

歌 德 自 傳

每冊實價國幣壹圓貳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C o e t h e

譯者

思慕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出版

第二
年
革
新
後

世界文庫

已出
下列
各冊

被開墾的處女地

俄·梭羅訶夫著 立波譯

這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期間的一首偉大的敘事詩。「靜靜的頓河」的作者梭羅訶夫，用了他的更熟的藝術，描寫頓河流域一個哥薩克村落的集體農場化運動中的人物和光景。從這本書裏，我們可以見到蘇聯農村私有財產制度消滅前夜各種農民的姿態以及各種鬥爭的畫圖。作者以近於殘酷的真實筆，以樸素而又極為優雅健康的風格，描繪了人類進化的一個極其複雜的歷史過程，創造了新人類的各種各樣典型人物；火花似的鬥爭，秋的蘋果一樣的戀愛，偉大的社會背景，哀怨深深的落伍者的悲劇，奇妙的頓河流域的景色，繁複不堪的矛盾心理，這一切都雜駁紛陳，令人迷惑而神往，可也令人學到無數生活的教訓。

燎原

俄·高爾基著

羅稷南譯
甲種一元五角
乙種一元

華倫斯聚

德·席勒著

郭沫若譯
甲種一元七角
乙種一元

安娜卡列尼娜

俄·託爾斯泰著

周覽譯
甲種一元六角
乙種一元一角

醒世恒言

明·馮夢龍編

甲種一元八角
乙種一元三角

聖安東的誘惑

法·福樓拜著 李健吾譯

這本關於靈肉交戰的名著，佔有作者二十五年的生命，所謂誘惑竟成作者自己的誘惑。我們如今特請譯者譯出這本十九世紀傑作的一八七四年刊行的定稿。同代法國的文豪雨果推做：「你的書森林一樣豐碩；我愛這種影和這種光。高尚的思想和偉大的散文，是我所愛的兩件東西；我全由你尋到」。譯者在他的福樓拜評傳（商務）裏詮釋道：「這是一個平常而非常的謬夢。這本書要是一個全然根據了科學的觀察而衍成的現實」。未附插圖多幅，頗為名貴。

預定辦法

全套（十八卷）

▲郵費▼
全套國內二元半，

甲種十四元 國外十二元四角，
乙種九元 港澳五元七角，外

外國之部（十二卷） 國之部國內一元七角，國外八角，

甲種十一元 角，國外八角五角

乙種七元五角 港澳三元八角。中

中國之部（六卷） 國之部，國內九角

甲種五元 國之部，國內九角

乙種三元五角 二元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第三部

Es ist dafür gesorgt, dass die Bäume nicht in den Himmel wachsen •

小心翼翼，為的是不讓樹長到衝天那麼的高。

目錄 下冊

第三部

第十一卷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四部

序言

第十六卷

一

七

三九

一九五

二九九

二六五

第十七卷 三一

第十八卷 三五

第十九卷 三九

第二十卷 四三

第十一卷

我在塞遜海姆的樹蔭下，把我的故事——把尋常普通的事與不可能的事，十分巧妙地交錯織成的故事——講完之後，我看見那一路凝神傾聽着的兩姊妹給我的離奇的講述完全顛倒了。她們懇切地請求我給她們把這個童話寫下來，好讓她們自己時時能複述出來和講給別人聽。我欣然答應，而且我希望因此可以得到一個藉口來再造訪。和與她們作較親密的交結的機會。我們一會就要分開，我們恐怕全都會感到，那麼快樂地消磨了一個白天之後，晚上就會相形而興味索然。可是，我的朋友却替我擺脫了這種憂慮，他替我們請求主人許可我們馬上告辭，因為他是一個研讀有恆的用功的大學生，決定今晚在德魯遜海姆過夜，明天就依時趕回斯特拉斯堡大學上課去。

當我們到歇宿的地方去的時候，我們兩人都默然無語。在我方面，因為我覺得心坎裏有一根逆鉤把我鉤回去；在他方面，因為他心裏想着一樁不同的事情。一當我們到達的時候，他立即把他所想的，告訴我：「你剛才恰恰講起這個故事。」他開始說，「真是奇怪。牠引起很特別的印象，你覺得沒有？」「那當然。」

我答道：「那姊姊聽到有幾個地方，異乎尋常地笑起來，她的妹妹却搖搖頭，你們三人還很有意思地互相瞧着，你自己差不多興奮到失了常態，這些我怎麼會不覺得呢。老實說，你們這種態度幾乎使我胡塗起來；因為我忽然想起，在這樣的純潔的少女之前，講起她們不知道還好的戲謔，以及使她們對於我的傳奇中的主人公一定發生關於男性的不良的概念，也許是很不合式的事吧。」「絕不，」我的朋友答道，「你猜想不到，你怎麼能猜得到呢？那兩個純良的女孩不是像你所信的那樣絕不習知這些事情，因為她們周遭的廣大的社會給予她們以作種種思索的誘因而且在萊因河的彼岸就恰有一對夫婦，像你所描寫的那樣，所不同的，不過是你張大其詞和以故事的體裁出之罷了。那男的恰像你所說的那樣高大，粗笨的漢子，女的也夠纖秀，以致男的可以把女的放在手上。這一對夫婦的其他生活狀態，他們的歷史也跟你所講的如出一轍，因此，女孩們會認真地向我打聽，是否你知道這對夫婦，而把他們開玩笑地講出來。我矢口的說：『沒有這個事！』我以為你不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倒好。我們如果用延宕的方法和用種種的藉口，就可以卸去履行約言之責了。」

我聽了覺得很奇怪：因為我杜撰這故事時，絕沒有想及萊因河的此岸或彼岸有這樣一對的夫婦，甚至我自己也不能說明我怎樣會作此奇想。在我的想像中，我很喜歡杜撰這種與實際人事無關的笑話，因

此我也相信，我講給別人聽時，他們也單是把牠當作純粹的無稽之談來聽。

當我回到城裏，重理舊業時，我覺得牠的艱苦比向來爲甚。因爲生而勤勉的人，立下超出他的實力以外的計劃，和担任過於繁重的工作，初時雖做得還很好，但是到後來一有身體或精神上的故障發生，實力與企圖的不相稱便顯現出來了。

我既希望以相當優良的成績考得學位，我便以達到這種目的所必需的勤勉來研究法律方面的東西，可是醫學也引起我的興味，因爲牠縱然不是從一切方面對自然加以解釋，也使人看得明白，而我又因爲社會環境和自己的習慣的關係，更與醫學有緣。對於社交也不能不分相當的時間和注意：因爲許多家庭每對我表示好感和敬重呢。不過担负起這一切重荷，和繼續的做下去，比起赫德爾課於我的負擔——無限地沈重壓在我身上的負擔來，實在算不了甚麼。他首先從我的面前撕破了那隱蔽着德國文學的貧困的帷幕；他首先殘酷地打破我所抱的那麼些的成見，這樣子，在祖國的天空中便只有寥寥無幾的明星輝耀着，因爲他把其餘的一切文星都只看作是一時的流星呢。而且，我自己所希望和幻想的事情他却那樣的看輕，以至我開始對於我自己的能力發生懷疑了。可是，同時，他又拉着我走上他自身所欲通行的光明的大道去，使我注意他所愛讀的著者——其中斯尉夫特（Swift）英國諷刺作家，一六六七——一七

四五)和哈曼(Hamann)德國哲學者，生於哥尼斯堡與康德赫德爾友善，文體神祕，思想深奧，有「北方魔術師」之稱，最爲他所敬重。他使我低首下心，而又激動我使我昂頭向上。我既陷在這種種的迷惑混亂之中，這時又添上新生的戀情，使我有沈沒其中之勢，這種戀情雖一時間引我逸出這種迷惑狀態之外，但究很難完全超脫。此外，我的身體上還得有一種病，這即是說，我每吃過飯後，便覺得喉痛如絞，得病的原因由於我在公寓裏慣飲並且很喜歡飲一種紅酒，到後來我才把這種習慣戒除，病便很容易治好了。當我到塞遜海姆去的時候這種難堪的苦痛幸而離開了我，因此我在那兒得有兩種的歡樂。可是一當我回到城裏吃飯，這種痛苦馬上再起，使我大爲煩累。因爲這一切事，我爲之憂悶不樂，外貌跟我的內心同樣的陷於這種狀態中。

因爲正在食後這種病痛劇作的時候，我就要參加臨牀實習，我更異常不快。我所尊敬的教授，以愉快的態度，領我們從一病床到另一病床去，有重要可注意的症候，便給我們詳細說明，對於病的經過作診斷的解釋，他的處理的方法，恰像醫聖希波革拉第(Hippocrates)那樣非凡。藉着這種方法，他不須理論，而由自己的經驗把病理學的各項目解說出來，他的結論更常是一課中最可寶貴的地方。這一切吸引我到他的身邊，使我對於這一種外行的學科——我僅僅從罅隙中窺進去的學科——更有興味更加喜歡。我

越明白病理，覺得藉着這理論，病的治理，人類的外形和本質的恢復都有可能，我對於病人的嫌惡便愈減退。在教授方面，覺得我是一個奇特的青年，像是特加青眼，我去聽他的講授那樣的變格的事情，他也原諒。可是，這一天，在將下課時，他不像向來那樣，作關於診察病症的結論，而與致洋洋的說道：「諸君，我們將有幾天的假期了，請您們利用這幾天來把精神振作一下；學問的工夫不單是要認真的勤勉地來做，而且也要以愉快自由的精神來對付牠。好好的把身體運動運動，徒步或騎馬漫遊這個風景美麗的郊野，本地的人將會看見慣熟的故鄉的風物而色喜，外來的人會得到新的印象，留下一種愉快的記憶呢。」

實則他這種帶有忠告意味的話只爲我和另一個學生兩個人而發；我希望那一位學生聽了這種金石良言也像我那樣恍然大悟吧！我覺得如聞來自九霄的福音，趕快去雇定一匹馬，打扮整齊，我叫人找外蘭來，偏巧他不在。我的決心不會因此而挫折，不過，可惜我打算錯了，不能像預期那樣的早出發。我雖快馬加鞭的趕路，但是在途中已見夜的掩至。路是看得清楚，不至迷失，月亮像是嘉賞我的熱情的企圖那樣，燦然照着。晚風頗緊；夜色凄然，我爲着不要待至天明才獲覩她的顏色，便縱馬奔馳而去。

當我到達塞遜海姆從馬上下來的時候，天已很晚。我向客店主人打聽牧師家裏還有沒有燈，他便斷言，小姐們才回到家裏；他聽見說，她們還等候一個客人來。我覺得這個話有點不對勁；因爲我希望訪問她

們的單是我一個人。我連忙跑去，縱然是晚了，至少也要占先一步看到她們。兩姊妹正在門口坐着；她們像是不大顯出驚訝，可是當菲烈德力加對珂梨佛湊着耳朵說道：「我不是說過嗎？他真個來了！」這話給我聽見，我倒驚訝起來。她們領我進屋裏去，我看見，在桌子上已預備有一些輕淡的夜飯。母親把我看做老朋友那樣跟我寒暄，可是當姊妹在燈光下端相我時，她哈哈的縱聲大笑，因為她是不大能自制的。

這種開頭的有點離奇的應接過了之後，我們的談話馬上就隨便和熱鬧起來，那一晚上我還在悶葫蘆裏的事情到第二朝我就明白了。菲烈德力加也曾預言我會來訪，如果一個人的預言……縱然是可悲的預言——應驗了，誰不覺得洋洋自得呢？一切豫感，在爲事實證明靈驗的場合，無論這是由於感情的銳敏而察知遠隔的事件，或是藉着銳利的知性而能推知必然而不確的因果關係，都使個人感到有可自負之處。至於珂梨佛的大笑的原因也公開出來：據她的自白，她看見我這回打扮齊整裝飾漂亮而覺得好笑；可是，關於這一點，菲烈德力加的見解便不同，她以爲把我這種裝束看做是爲取悅於她起見，而不視爲出自虛榮心。這是較好的解釋。

早晨，還早的時候，菲烈德力加便約我一塊去散步，母親和姊妹都忙着有事，準備一切來款待好些客人。我與這個可愛的女孩並肩走着，在美麗的星期日的早晨，享受像那位極可敬慕的嘿柏爾（Hebel）即

醫科教授）所描寫的那樣的田野的景色。她向我細說將臨的嘉會，請求我幫她的忙，俾一切的遊樂都可以盡量的一塊兒和有秩序地享受。她說：「客人多的時候，通常各自消遣，笑謔和遊戲只恍恍惚惚地享樂着，所以到末了，有一部分客人除了拿紙牌來玩，另一部分人縱情跳舞之外，便沒有別的消遣方法了。」

於是，我們打算在吃飯前後娛客的計劃，兩人互將所知的新的社交遊戲說出來，我們的意見一致，心滿意足作成了今日的程序。那時教堂的鐘聲已招我們去禮拜去，在教堂裏，坐在她的身旁，聽着她的父親的有點乾燥的說法，也不覺得太長。

在愛人身邊的光陰老像是箭一樣的快，不過，我在教堂的時間也在特殊的思量上消磨過去。我翻覆地想着她剛在我面前極自由地展開的種種特長之點：有思慮的愉快，帶着意識的天真爛漫，有先見之明的喜悅的心境，這些特質像是兩不相容而竟在她身上合體，而且在她的外貌上也很美妙地表現出來。同時我也不禁對於我自身認真地省察一下，可是這種反省倒敗壞了我們的自由無碍的愉快心情了。

自從那一位狂熱的女郎（指跳舞師之女兒璿仙德，見上冊第九卷）詛咒過我的嘴唇和使牠聖化（因為每一種起誓都含有這兩方面）以來，夠迷信的我，小心不敢跟任何女子接吻，因為我恐怕異常靈祕地害及她。在動人的青年女子之前，情慾的發作常足以使青年人向她求取這種多少可以為愛的表

示的接吻，所以我總極力遏抑這種情慾。可是，即在極規矩的交際社會中，我也須忍受一種很困難的試練。那種帶有多少機智，所謂「小遊戲」(Kleine Spiele)——青年男女們藉着牠們而聚在一塊，大夥兒歡樂——恰是大部分靠着打賭的彩頭來增加興趣，而接吻却不是不重要的打賭之彩頭。我曾下決心不跟人接吻，可是有某一種缺陷或故障常引起我們試作我們平常不爲的事，在這種場合，我便出盡我所有的才能和機智，來使我渡過難關，而且使舉座也無所失，而倒有所得。當以卽席吟詩來認罰的時候人們大都向我要求。我既常預備着有這一套，而且識得在這場合以詩來讚美那家的女主人，或對自己最表示好感的的女客。倘若碰着逼着要我接吻的時候，我便力謀轉圓的方法來脫身，並且使人們也滿意，我既有時間預先來作這種思索，所以不會缺少種種色色的巧思妙想，不過在卽席之間想出的，倒常是最妙的呢。

當我們回到家裏，從各方面來的客人已雜沓一堂，高興地交相談笑。不一會，菲烈德力加便把他們聚在一起，領他們到那林中的清幽的廣場去散步。在那兒已準備有很豐富的小午食，想以有趣的社交遊戲來消磨午飯以前的時間。在這種場合，我也能得到菲烈德力加的同意——縱然她不測知我的祕密——準備和實行一些不須賭彩，和不以接吻爲賭彩的遊戲。

這時我的技巧和熟練，更特別的需要，因爲這一班對於我全然陌生的客人恐怕很快已經覺得我跟

菲烈德力加的特別關係戲謔而殘酷地拼命逼着我做我私人要避免的事。本來，在這種會集之中，人們一看出男女們戀愛的開始，或把他們弄到狼狽，或強使他們的關係更密切一點。誠然，在後來，他們兩人之間的戀愛關係已經顯露出來，人們這時便又想法子來把他們拆散，究其竟，這樣的社交界中人，只求有趣，對他人爲利爲害就完全不放在心上。

在這一早晨，我可以十分仔細來觀察菲烈德力加的一切言行，在整個遊樂的時候，她仍是始終一致。看了附近農人們特別對她親切的招呼，就使人知道她是對他們有恩惠，和引起他們的愛慕了。在家裏，有姊姊在母親旁邊幫忙；凡是需要體力的事情都不用幹，家人說她「胸弱」，所以不讓她做粗重的事。

女性之中有些在室內時特別惹人愛，有些在戶外時較爲悅目，菲烈德力加是屬於後一種女性。她的舉動，她的體貌，最動人的就是她步登高坡的時候。那時，她的體態的輕盈優美，像是與繁花滿徑的地上爭妍，她的姿容的無限的綽約像是與碧空競麗。這種在她周圍的歡暢之氣，她也帶回家裏去，不消一會就使人覺得她懂得消除那些起自客人間的困惑，和很容易地把一些不快的小事情的印象打消。

一個人在他的愛人身上感到的最純潔的歡悅，就是看見她也使他人歡喜。菲烈德力加在客人間的行動一般是藹然可親的。在幾次散步的時候，她像一個分人歡慰的仙人那樣，這兒那兒飄翔着，這兒那

兒一有漏罅出來，她就認得填補。她的動作的輕靈，我們前已讚美過，而最美妙的就是當她跑的時候，正如小鹿輕輕地飛越過初萌生的植物的場合，牠像是很充分盡牠的性分那樣。菲烈德力加最明白地表現她的獨特的舉措的場合，就是當她忙躑着步輕輕地在田畔或草野走過，去拿回忘了的東西，找尋失物，招喚遠遠走過的人，或辦一件切要的事情的時候。那時，她從不會喘氣，跟平時完全一樣的安閑。因此，在有些人看來，她的兩親說她「胸弱」對她特別掛心，未免是杞人之憂吧。

有時陪同我們在草地和原野間散步的牧師，常不得到適當的談話的伴侶。因此我便陪着他走，而他總不免再提起他的老題目，對我詳細地談及他提議重建牧師宅一事。他特別抱怨的，就是他不能再得到那精細地繪成的圖樣，俾能對此加以思索，以及考慮一下關於修繕的事情。我聽了便說，補畫一個不是難事，並自告奮勇替他繪一個先成爲一切的基準的草案。他聽了很高興，他說必要的尺寸的測量就要靠學校教師的幫忙。說完他馬上連忙跑到教師那兒去找他，俾明日早上可以得到大尺和小尺。

他之後，菲烈德力加便對我說：「您真是親切，能夠包涵父親的弱點，不像別人那樣，早已厭煩他這種話，想避免說起這事，或打斷他的話頭。不過，我要向您直白地說，我們家裏其餘的人都不願意新築，這種新築對於這鄉村，以至對於我們都像是過分，不相稱呢。而且，新的房子就要新的傢具！我們的客人既在舊

房子過慣了，進了新築的房子恐怕也不會覺得舒服一點吧。在現在的房子裏，我們可以充分地款接客人，在一個較寬大的房子裏我們怕會感到不適合。我們所想的就是這樣。可是請您不必中止您對父親的好意，我真是衷心感激您啊！」

有一個陪同我們一塊的女人，說起幾本小說的名字，問菲烈德力加有沒有讀過。她答說沒有，因為她本來讀書很少；她是在一種澄明的、道德的生之享樂中長大，和從此得到教養。我差不多把威克斐爾、牧師、傅說到嘴唇邊來，不過我沒有勇氣把這書介紹給她；小說的情節與他的家庭的狀況相似的地方太顯著太多了。「我很喜歡讀小說，」她說道，「在小說裏頭我們看到種種的好人，我們希望真正看見有相似的人呢。」

房子的丈量是在第二天早晨舉行。這事進行得頗慢，因為在這種技術上，我跟學校教師都是一樣的不熟練。到末了，才繪成一張過得去的草圖。善良的牧師，向我說出他的意見，當我向他告辭，要將這圖帶回城裏去從容的畫好的時候，他也高興。菲烈德力加欣然跟我作別；她之深信我的愛，正如相信我信她的一樣，因此十二哩的路程的距離也不再覺得是遠隔了。坐驛馬車到德魯遜海姆來，是很容易的，以及藉着這種交通工具，經過職業的信差或臨時的信差之手，與她保持接觸也不是難。而傳遞信息者常是請喬治充當。

回到城裏去後，我一清早，因為我實無法久睡呀——就從事於圖樣的製作，力求畫得整潔。在未畫好以前，我叫人帶幾種書籍給菲烈德力加，還附上一張說得很親切的短簡。我馬上得到她的覆信，對着她的纖秀娟好，衷心流露的筆蹟而非常高興。信的內容和風格也是自然的，美好可愛，出自心底，因此我從她所得的印象銘刻於心，常活生生地留着。我心裏老是欣然翻覆想像她的一切的特長，滿心盼着不久就可以再見到她，而且更長久地與她晤面。

這時已不再需要那位善良的教授的督促；他那一番話恰在適切的時機使我從根本上得到治療，因此，我不大有心思想再去看他以及當作他的教材之病人了。和菲烈德力加的通訊漸漸頻繁起來。她邀我去參加一個祝典，那時，住在萊因河的彼岸的客人也會來，這回我還可以住久一點。我答應她去，收拾了一大箱子衣服裝在驛馬車裏，不消幾個鐘頭，我又在她的身邊了。在那兒會見了一大羣的歡笑着的客人，我把牧師拉到一旁，把圖樣遞給他，他看了大為高興，我跟他談起我在製圖時所想及的事情，他歡喜到忘形了。繪圖的整潔特別得他的稱讚。我本來從小時起已練習繪圖，這回更用極精美的紙，特別用心的畫。不過，主人的這種歡悅不一會就給人削減了。因為他心裏太高興了，不聽我的勸告，把這房子的設計圖拿出來給客人們看。客人們不獨不對這圖表示他所期待的讚辭，而且一部分人對於這精巧的製圖漠然不加一

盼，一部分人自以為懂得此事的人的態度更壞，他們譏諷這圖畫得不內行，當老牧師一下子不留意的時候，他們竟把這個整潔的圖當作草稿那樣看待，有一個客人用一桿硬鉛筆將他所擬的修正的線粗重地畫在這細薄的紙上頭，以致無法再恢復原來的美好修潔。

老牧師的喜悅既備受摧殘，他極感不快，我縱然對他矢口的說，我自己只把這圖當作是我們所談過的計畫的草稿，還應依照着牠來畫新的圖，但我也差不多無法安慰他。他不管我怎麼說，快快地走開了。菲烈德力加因為我對她的父親那樣親切，對別的客人的粗暴的態度又那樣忍耐，向我表示感謝。

可是，在她的身旁的我既不知有甚麼痛苦，也不知有甚麼不快。那天的客人差不多全是年青好鬧的人，其中有一個老紳士吵鬧得比他們更甚，所行的事更比他們做的出奇。在早餐的時候，他們已不肯把酒放過，午飯既很豐富，他們更縱情的吃喝。而且在頗熱的天時鬧了一下之後，他們更特別的開胃，當那上述的老官吏狼吞虎嚥時，青年的客人們也不甘落後，風捲殘雲似的吃喝了。

我在菲烈德力加的左右感到無窮的歡悅，談笑風生，意興洋溢，機智百出，聲調高揚，不過因為她的情感，敬意和倦戀之故，不無矜慎自持。她也同樣的爽朗愉快，對我的話抱有興味，而同時向我吐露衷情。我們像是只為客人們而生活着，實際上，我們倆單單是你為我，我為你而生存。

吃完飯之後，大家都跑到樹蔭下，開始作社交的遊戲，種種打賭的遊戲輪流的拿出來玩，輸了認罰時，便要答應種種的奢求，人們要求輸的人裝扮奇怪模樣，或作種種的可笑的舉動，或課他以難題，要他解答，這一切都顯然是迷醉於恣情無度的歡樂之中。我自己也談諧百出，來增進這種笑謔之樂，菲烈德力加屢以天才的雅謔使四座增光。我覺得她這時比向來更加可愛，一切的憂鬱的，迷信的痴想都從我心中消逝，一有機會讓我深情款款地吻我的那樣窈窕可愛的女郎，我就不肯辜負過，而且以後更敢常翻尋這種歡悅了。

衆人對於音樂的企盼終於得到滿足了，他們一聽見音樂，全都連忙開始舞蹈。初作日爾曼的土風舞（Die Allmand）繼作「華爾茲」舞，終以旋回的跳舞結束。客人們誰都習於這種國民的舞蹈，我也施展出從那兩個祕密的女教師所得的本領來。菲烈德力加的跳舞像她走路，跳躍，飛跑那樣輕盈自然，發見我是一個有熟練的舞侶，很是高興，我們倆大半都合在一塊兒起舞，可是人們四面八方的要跟她說話，沒有多久我們不得不停止跳舞，不再鬧下去了。我們彌補的方法就是手挽着手兩人獨自去散步，到了那塊林中的平地裏，我們極熱烈地互相擁抱，極真摯地誓言相愛不渝。

客人中年齡稍長的人們避去遊樂的熱鬧，也跑到這兒來，把我們喚走。在晚餐的時候，人們的豪興還

沒有闌珊跳舞，直至深夜，人們乾杯互祝健康以及互爲笑樂，跟中午一樣的熱鬧。

我就寢後，才熟睡了兩三個鐘頭，沸騰的熱血使我醒過來。在這種時分，在這種場合，憂慮和後悔常向着那橫陳榻上的無備的人襲來。是我的想像中，同時描出那最生動可怕的光景；我看見璘仙德在使勁地吻我之後，狂熱似地從我身邊退去，雙頰熾紅，眼睛散着火光，吐出那個毒咒的情狀，歷歷如繪。她的詛咒本只爲威嚇她的妹妹，怎知無意識詛及其他無辜的女子了。我又看見菲烈德力加在她的面前呆呆像化石地站着，面容慘白，感受着她自己茫然不知的毒咒的結果。我夾在她們的中間，既不能否定那奇事的精神的影響，又不能避免那預兆凶事的接吻。菲烈德力加的柔弱的身體像是更增那詛咒的惡果的兇儀，這時她對於我的愛像是要以不幸而終，我真願向另一個世界逃去呵！

但是這時隱在我心裏，比這種悔恨更痛苦的，我也不想隱瞞不說。我這種迷信是給某種的自負心所支持着：我的嘴唇——無論是聖化也好，被詛咒也好——比一向像是特別一點，有意義一點，我許多時故意避免接吻這種純潔的歡悅，一部分爲的是保存我的兩唇那種魔法的特權，一部分爲的是免得一個無辜的婦人因此受禍，我意識到自己這種禁慾的行動時，實在有不少的自負心。

可是，現在一切都已完了，噬臍莫及。我已再回到尋常凡俗的狀態中，我相信這位極可愛的女性已受

了災侵，我給她以無法回復的傷害，這樣子，破戒後的我不獨不能拔除那個毒咒，而且牠反從我的嘴唇刺入我的心裏了。

這一切的思想在我的爲愛和熱情，酒和跳舞所激動的血中馳驟狂舞着，使我的思考力混亂，使我的感情苦惱，於是，特別是把現在的心境比起昨日的歡暢時，我感到突陷於無涯的絕望之中，幸虧曉日的光輝從窗櫺的罅隙射進來，這個初昇的太陽打消了黑夜的一切魔力，使我再從榻上站起來；我一直跑到戶外去，心傷縱不會全治，也已很快地回復元氣了。

本來，迷信和其他類似的妄想，如不迎合我們的虛榮心，反成爲牠的障礙，使這種微妙的心理陷於苦悶，便很容易失掉其威力。那麼，我們會注意到，只要擺脫牠，無論何時都可以擺脫牠。如果我們壓抑牠越爲我們之利，我們便越容易驅逐牠。我再與菲德烈力加會面後，她的姿容之晤對，她的愛情之感受，以及環境的快關，一切都似責備我爲甚麼在極樂的時節中却在心裏棲留着憂愁的惡鳥。我相信已永遠把這種黑暗之力驅逐了。這個可愛的女郎的日益親近和可信賴的態度使我歡樂不勝。這回跟她作別，她像對別的朋友和親戚那樣公然給我一吻，我更覺得幸福不淺。

回到城裏，已有許多的事務和交際上的事情等着我，但我却藉着與我的愛人的經常的通信，而把心

集中到她的身上。在信裏頭，她也老是始終如一，或把一些新聞說給我聽，或語及以前的事情，輕描淡寫，時時流露一些感想，她的運筆老像是她運步時的往來跳躍那樣，輕快明確兼而有之。我也很喜歡寫信給她，因為我對於她的優點的凝想，就在遠離她的時候，也增加我的愛情。所以紙上的通談之樂也不減於對面時，到後來，甚至更使我感到愉快可貴。

那種迷信當然要完全消逝了。牠縱然是植根於往年的印象中，但是時代的精神，青年的輕銳之氣，與冷靜明達的人之交往，一切都不利於那種迷信的存在，實際上，我所來往的友好中，無論誰也好，一聽見我關於那種妄想的自白，沒有不捧腹絕倒的。但是，最難堪的，就是那種妄想逃去之後還使我不得不對於當時的情境加以真實的考察。初時只管戀愛而不保證後來有甚麼永續的結果的青年，便往往會陷於這種情境。我既然無法擺脫這種迷誤，理性和思慮在這場合只更使我苦惱。我越認識這個優秀的女郎的特長，我的熱情越增長，我恐怕那樣大的愛和善永遠失去的時刻快就來了。

我跟菲烈德力加繼續着閒靜優美地來往，已有一些時候，其間，我的朋友外蘭却故弄狡獪，把威克斐爾牧師傳帶到塞遜海姆去，恰當我們談起關於誦讀詩文的時候，他突然把這書拿出來，像是無心要我的那樣子。我也能鎮靜自己，誦讀得盡可能的爽朗舒暢。聽我的誦讀的人們的面容也馬上露着歡暢之色，就

是她們不禁再把書中的人物與現實的作一比較，她們也不會覺得不快，她們從前既在現實中找到雷門德（Raymond）和美璐仙（Melusine）那樣的人物，那麼她們在這小說中看見自己的小影，也決不是可厭的吧。她們聽了這篇小說，縱沒有明白地自承，但也沒有否認，是置身於精神上和性情上與自身相似的人物之中。

凡是善良有思想的人，隨着自己的敏養的進展，漸感到本身在世上要充任兩重的角色。一是現實生活中的脚色，一是理想上的角色，一切高貴的意思和行動都可於這種感覺中求之。分配給我們充當的現實的脚色是怎樣，我們已充分了然於胸，但是第二種角色是怎麼樣，我們了然的時候却很少。一個人可以在地上或天上，現在或將來尋求這種較高尙的使命，因此他的內心總有永遠不斷的動搖而在外界又常爲周遭的影響所妨阻，他終於作這樣的結論，認爲適應自己的就是善良的生活方法。

自與較高尙的人物同化，自儕於較偉大的人物之列的雄心，是最可饒恕的，青年人自比於小說中人物的本能也屬於這一類的心理。這種心理是極純潔無邪的，無論人們怎樣激烈地加以反對，實際上也是全然無害。當我們無聊欲絕，或必須作激昂的談話時，這樣子自比是很可排遣的。

我們聽見人板着面孔數說小說的害處，不知有多少回了吧！如果爛靜的少女，英俊的青年，自比於小

說中的比他自身較幸福或不幸的人物，究竟是怎樣有害呢？是不是實際的市民生活有那麼大的價值，日常的生活的欲求把人的全體吞沒，以致他定要拒絕一切種類的優美的刺激呢？

在德國教會中，兒童受洗禮的時候（縱然施行洗禮式的僧侶也常感到不滿），便命以聖徒之名，這種歷史的兼詩的洗禮無疑地可算作是小說的兼詩的虛擬行為的別出的旁枝吧。就是替自己的兒童起一個好聽的名字，使之高貴——縱然沒有隱含甚麼特別的意義——也是值得稱讚的習慣。這樣子構成的想像世界與實際世界的聯結就已為他的兒童的全生涯指點出一片燦爛的輝光。有一個美好的孩子，我們給他起個像「維爾太」（Veta）那樣的嘉名，如有人要替他命名做「烏耳塞爾伯蘭丁納」（Urselbandine）我們便以為那是羞辱這個孩子的確，一個有教養的人——更不必說有愛兒癖的人了——自不會把這樣的名字說出口。固然，世人以冷酷偏頗的眼光來判斷事物，把一切源於空想的事物視為可笑和不足取，我們不必對這種人加以責備。但是理解人性的有思想的人便一定要識得以這種行為的真實的價值為準而加以尊重。

對於美麗的萊因河上的情侶的我們倆，因外蘭的惡作劇而弄成的對比（與威克斐牧師傳的對比）有極美妙的影響。一個人照鏡的時候，他不是想及自身而只是感到自身，容認自身的存在。同樣，一個人看

見自己的精神上的肖像，從牠那兒，像是在影畫裏，描出來那樣看見自己的形狀，嗜好，習慣和特質，便不禁想以骨肉那樣的親切之感來擁抱牠。

我到菲烈德力加的家裏，跟她在一塊的習慣日益成爲固定，她家裏的人也只視我如一家人，恬不爲怪。他們聽其自然，而不問及我們這樣子做會有甚麼的結果。實則，無論那一個做父母的，不是要放任自己的兒女於動搖的狀態中，假以相當的時日，直至他們無意中確實地得到爲人處世的經驗，這種效果，比起由深思熟慮的計畫所生者還好。

家人們對於菲烈德力加的純潔以及我的規矩都以爲可以深信，因爲我連天真無邪的戲吻也拒而不爲，他們對我已先入的好感了。照着當時這地方的一般習俗，他們放任我們，不加管束。我們倆跟別人（有時三數人，有時一大批人）一塊作小旅行，漫步探訪附近的友好。在萊因河的此岸和彼岸，哈根璠，路易堡，菲列普斯堡，阿爾敦璠等地，有我在塞遜海姆認識的人們散居着。我往訪時，他們各都殷勤地款待我，欣然饗以酒食，而且還導我游覽庭園，葡萄圃以至全境。那時，萊因河的島嶼也常是我們的泛舟的目的地。在那兒，我們忍心地把澄澈的萊因河中的冷血的住民（魚）投進鍋裏，放在烤爐上，沸騰的油中來燒。我們在這兒的舒服的漁舍中，恐怕會流連得很久，如果不是可怕的萊因河的蚊蚋，只有過了兩三個鐘頭就

把我們攆出來的話。我們這樣的舟遊是最快適不過的，除了蚊蚋的侵擾之外，一切都甚如意，我們的愛情像是隨着我們的游樂的順途而更見增長，但是蚊蚋的擾襲却太難受了。有一天很早，我呆呆地快快然回到家裏，竟在那善良的牧師之前，衝口發出冒瀆神明的話，力言單是蚊蚋一樣東西便足以使我擯棄世界的創造者是全智全愛的上帝之說了。這個敬虔的老人誠懇地勸誡我，並對我解說，這些蚊蚋和其他的毒蟲類都是在我們最初的祖先（亞當和夏娃）墮落以後才發生的，倘若牠們或也在樂園中住過，牠們只作悅耳的嗡嗡的鳴聲，而不刺人。我聽了這話，覺得自己馬上心平氣和了，因為一個動怒的人如幸得別人把他逗到笑起來，怒也容易止了。不過我還力說，有了蚊蚋在，簡直不要天使揮動他的燦爛的寶劍，就可把這對犯罪的夫婦趕到樂去園外了。我並說「恕我僭越，我想像泰格里士和歐發拉底河的大蚊，就有這樣的功效」這回我這句話又使老牧師笑起來，他是懂得諧謔的，或者至少也不以諧謔為忤。

可是在這個優美的鄉間，更真切的和使人精神煥發的享樂，還是晨夕四季的自然之美。我們只要委身於現在之中，來在愛人的身邊或其附近，享受那兒的清澄的天空的明淨，豐沃的大地的光輝，快適的黃昏，溫和的夜。我們幸得到連續幾月的澄明清爽的晨間，其時，大空呈出牠的一切的壯麗，大地飽過牠所降的清露，而且為使景色不太單調起見，雲峯從遠山突起，時浮在這兒，時浮在那兒，雲雖整天的甚至整週的

聚着不散，但却不會把晴朗的天空弄曇了，就使驟襲來的風雨也是給田野以活氣，使草木呈更鮮綠之色，不到枯萎的地步，就再溶於日光之中輝耀着。兩重的彩虹，綑纏着天際的濃灰近於黑的兩色的外圍，比起我在別的地方看見的，更爲美艷，分明而又更迅速地幻逝。

在這種環境之中，我久已忘了的作詩的興味不覺油然復生。我按着舊有的樂譜爲菲烈德力加作許多的小歌。牠們已可集成一本綺麗的小歌集了，可是其中殘留至現在的很少，從我的其他的詩稿中大抵還可以容易找出來吧。

因爲我的珍奇的功課和種種的對人關係，我必須時常回到城裏去。由是我們的戀愛獲得一新生命，而像這樣的戀愛小把戲通常會引起的不快的結果因可以完全避免。她在離開我的時候，爲我而操心，想方法在我回來的時候添加新的樂趣；我在離開她的時候，也爲她而忙碌着，想藉着一種新的禮物，新的妙想，使她再見到我時有一種新穎之感。那時，繪畫的帶子恰是新流行的飾物，我買了幾條帶子，自己繪上畫送給她，附以小詩，因爲我這回在城裏滯留的時日之久，要出於我意想之外了。我曾答應她的父親繪製一幅新的精細的屋圖，爲要繪製的圖尤勝於我所許者，我便拜託一個對建築內行的青年代自己繪製。這位青年對我既有好意，而對於製圖也有興味，且因有獲得這樣良好的家庭的親切的接待之希望，而更

增興趣。他畫好了房屋的圖樣，縱斷圖和斷面圖，連附屬的院子和庭園也添上，此外更附上一個詳細而有
限度的意見書，根據牠，一個大規模的費錢的建築工程也可以容易地見於實行。

這些圖和意見書既足以徵見我們的友誼的苦心，因此我們贏得最盛厚的款待。慈祥的老牧師既看
見我們極懇切地爲他効勞，所以再提出一個願望。這即是希望我們替他把他的一色的小馬車，畫上花藻，
添上裝飾。我們馬上答應他了。繪畫的顏料，畫筆，及其他的需用的東西從附近城鎮的雜貨店和藥店購備。
可是，這家與威克斐爾牧師之家的類似的，地方真是到處都碰着，在那兒有過的失敗在這兒也就免不了。
即是，當我們孜孜汲汲地使用許多鮮妍的顏色描繪艷麗的花樣時，才發現我們買得的是乾不了的壞的
假漆，無論是當着日光也好，風也好，晴朗的天氣也好，潮濕的天氣也好，都不會乾。在其間，老牧師只得用一
輛老式馬車來代步。我們沒有辦法，只得設法把這個壞的漆畫磨掉，麻煩之處，還甚於畫花樣的時候。而且，
在做這種工作時，娘兒們還極力的請求我們慢慢地小心地擦，免得把牠的原樣也弄壞了，我們的不快更
見增加。可是，經過這種手術之後，原樣真的不能再恢復牠原來的艷光。

不過，縱有這些不快的瑣事發生，我們也像普麟洛茲（Primrose）博士（威克斐爾牧師傳中的
人物）與他的可愛的好家庭那樣，絕不會因而害及我們的快適的生活。因爲我們也好，朋友也好，鄰近的

人們也好，都碰着許多意外的快事：結婚，產兒，新築落成，遺產的承繼，中彩，一類的事，不斷地來臨，我們一同享樂。我們像是享受公有物那樣來共同消受這種歡樂，並能以機智和相互的愛來作錦上添花。我現身於別人的家庭和社會集會裏，恰就是牠們最熱鬧最高興的時節，已不止這一次，而是屢見的了。假如許我自負的話，我可以說我之在場對於這種場合的歡樂有幾分的貢獻，不過他方面，這樣的歡樂的時期正因為這個緣故而更迅速地消逝，我又不能不自責了。

可是，這時，我與菲烈德力加的愛情還要經受一種特殊的試驗。一試驗一這一個名詞雖不適當，但我要用來稱牠做一試驗。我所親交的鄉下牧師有親戚住在城裏，他們是市中的有名望有豐厚的財產的人家。這些親戚的晚輩常到塞遜海姆來玩。但是，老輩的人，他們的母親，伯母，姑母等，却不輕易出門，聽見兒女們說及鄉村生活的種種事情，菲烈德力加姊妹們漸漸出落得美麗可人，甚至聽到我對於她們的好影響，因此，他們便願意跟我認識。我訪問過他們幾回，而且也受他們很好的接待，後來他們又盼望我跟菲烈德力加的全家都來，一塊地玩一下，況且他們以為兒女們既在塞遜海姆受牧師家人的殷勤款待，也要禮遇一下。

他們應招與否，拉拉扯扯的交涉了好些時候。牧師太太很難擺脫她的家務。珂梨佛不宜於過城市生

活，她對牠有點嫌疑，非烈德力加也不喜歡到城裏去，這個事情因此久延不決，直至後來因為我的緣故而解決了。即是，我爲事所阻，在兩星期內不能到鄉間來。她們當頗有點勉強，冒着不便到城裏來看我，還比在那期間完全看不到我好點。這樣子，我一向只在鄉村的場面中看到的女朋友們——向以臨風搖曳的枝柯，湍流的小溪，草花招展的草場，廣袤數里的曠野爲背景，而現身的她們——這時却破題兒第一遭在都會風的寬廣的屋子中出現於我的眼前了。可是置身於簾帷、照身鏡、座鐘和瓷器等陳設之中，房屋雖寬，她們倒覺得侷促起來。

對於自己所愛者的關係是那樣的有決定的能力，所以環境對事物的影響甚微。但是，置身於適當的自然的和慣熟的環境，還是心意所企求的。我對於一切目前的事物既有強烈的感覺，所以我不能對目前的矛盾齟齬之處無所關心。母親的嫺雅大方的豐度與都會的客室是完全相稱，不在別的婦人之下。反之，珂黎佛却像是給浪打上海邊的魚那樣，顯出侷促不甯的態度。一向在鄉下的時候，如她有事跟我說，她或在庭園之中高聲呼我，或在田原之中向我招手使眼色，她在這兒也是作類似的行動，從窗窺裏呼我進來。她狠狠地，笨拙地作這樣的行動，因爲她自己也感到與這種地方不相宜，但她還是現出那樣的舉止來。她對我講的話只是我已知道的最無關緊要的話。她說，在這兒太苦了，太不舒服了，願意跑到萊因河岸去，逃

過萊因河，以至到土耳其去。他方面，在這種情境中的菲烈德力加却極可注目。老實說，她本也不適宜於這種環境，可是，她不是被動地陷身於這個新的狀態中，而不知不覺地使環境來適應她，這就可徵見她的性格怎樣了。她在鄉間施展的娛樂的方法，也在這兒施展出來。無論那一瞬間，她都能增加人的熱鬧高興。她不用焦灼周章，就使一座活動起來，因此，那實在無聊時才躊躇不甯的座客恰就恬寧起來。她以這種態度使城居的姑母伯母們十分的滿意，她們現在也願離開自己家中的安樂椅子，親自領略一下鄉間的遊樂。她這種行徑既做得妥貼，而都會婦女的衣着裝飾，以及法國式打扮的姪女們所特別映眼的地方，她也願而樂之，不露羨妒之色。她對待我也輕快自然，像平日一樣。她有甚麼欲求願望，不向別人而偏向我說出來，把我認做她的忠僕，我覺得這是她賞給我的唯一的特典。

有一天，她以相信我會服從的態度命我劬勞，她向我說女客們希望我朗誦小說或戲曲給她們聽。這一家的女兒們，到寒遜海姆來時常聽見我朗誦——因為我在那兒，無論甚麼時候或拿甚麼書請我朗誦，我都答應——首先替我大為鼓吹。我馬上答應了，只請求她們注意靜聽幾個鐘頭。她們也首肯了，我於是在一個晚上把全部哈姆勒特(Hamlet)一口氣地朗誦出來，盡我的能力來貫透全曲的意義，以青年的特有的活潑和熱情表現出來。我博得聽者的大大的讚美。其間，菲烈德力加時常作深的喘息，兩頰上突泛

着紅色。這是她的纖柔的心深受感動時的兩種徵象，她外貌上雖似愉快恬甯，但我已十分明白。這也就是我所企求的唯一的報酬。聽者們都說，因為得她的斡旋才得到聽這樣好的朗誦，而對她致謝。她得意洋洋的領受這些感謝，不免感到她已在我身上，和藉着我而得到光彩的小小的自誇了。

這次的城中之遊，本預定只作數日的逗留，但是歸程却延宕下去。菲烈德力加設法的使她的家人享受社交之樂，我也盡我所能。但是在鄉間看到的那樣豐富的自然景物，在城裏既沒有，不久，可供娛樂的資源便涸竭了。加以姊姊漸漸蹣跚不甯起來，情形更苦。到這家裏來的婦女中作德國式的裝束的只有她們姊妹兩人。菲烈德力加從沒有作另行打扮之想，不把自己的衣服與別人的相比，以為無論在那兒穿德國式的衣服都合式的。但是在珂梨佛看來，插進這樣的儀容華貴的婦人隊中，而露出婢女那樣的裝束，實在太難堪了。在鄉下，她差不多看不到別人穿都會式的服裝，她因也不作改裝之想，到了城市來，她却不能再穿村姑的裝束了。她初見的都會貴婦人們，不單是在服裝上，而且在一切舉止上都嫺雅輕巧，為生所未見，而都會的事物更有無數與鄉村懸殊之處。這種相形見絀之感在她的容易激昂的心中縈迴沸騰着已有好幾天，我順着她的妹妹之意，竭力以近於阿諛的體貼來安慰她，我恐怕會鬧出活劇出來。我眼中似看見她將要投身伏在我的脚下，苦苦的求我把她從這個苦獄裏救出的光景。如果她按着她平素的生活方法

來自處，她是一個天仙似的好人兒，但是勉強置身在這種環境中，便使她快快不快，並且終會弄到絕望。於是，我設法促成母親和珂梨佛所企求而非烈德力加也不反對的事，使之早日實現。說起非烈德力加來，我覺得她與姊姊相異，不由得不在面前致讚美之辭。我對她說：看見她不改平素的態度，在這種環境也像枝頭的小鳥那樣自由無碍，我真是高興得很。她的答語更是可愛。她說：這只是因為我在這兒的緣故。只要我在她的身邊，她那兒都不想去。

末了，我終於看見她們動身回去了，我的胸中像是除去了一塊大石那樣，因為我分有非烈德力加和珂梨佛兩方的心境，縱然不像後者那樣的惴惴不安，但也絕不像前者那樣泰然自若。

本來，我之到斯特拉斯堡來，是為考取學位起見，所以我把這樣一樁主要的事情當作是附帶的事，的確是我一生的變則的行動中之一。對於試驗的懸念，我極輕易地付之等閒。可是這時也要想想作論文的事了。因為我從佛郎克福動身時我曾答應父親並且自己立下決心要寫論文。凡是有一點能耐，以至許多能耐的人，都有對於一切存自負之心的通病。青年如有所成就，總要經過那樣的一個時期。我對於法學的一般及各分科已有綱要的知識，而對於法學上的各個題目也有充分的興味。而且我既以萊塞爾（Ly-見前）的勤勉來做我的模範，自信靠着自己的一點常識就可以試驗及格。在那時的法學界中正見

重大的新運動之開始，法律上的判決應多側重公平合理方面，向來的一切習慣法日見動搖，尤其是刑法，預期將有大大的改革。回顧我自己，我很覺得，要發揮我自己所定的題目，便有無限的不足之處，不獨我缺乏所需的知識，而且又沒有內心的興味來督促我在這個題目上用工夫。外部的激勵也是缺乏，另一種性質全然不同的學問反吸引了我，使我埋頭其中。本來，我抱有興味的場合，只限於我能夠從那對象得有一些甚麼收穫的時候，以及我看到會從中得到效果和前途的時候。我已經選取一些材料，並且蒐集起來，拿出我的筆記本子來讀，再考慮一下我所主張的論點，我把各細目編排成體系，這樣子工作了已有一些日子了，可是不久我的靈機一動就發覺這樣子做是不成功的，我知道要論列一特殊的專門的題目，也要有長期間永續的和特殊的勤勉，如做一篇這樣的論文，縱不須是法學的宗師，至少也須是老手，才能順利的完成呢。

當我把這樣的迷惑對朋友說起時，他們覺得可笑，據他們說，人們可以不必把牠當作「論文」(Eratrat) 那樣的寫，而只當作是一個「論題」(Theses) 來研究，甚至這樣寫還好一點，這樣的做法在拉斯堡是很流行的。我也很願意這樣子馬馬虎虎的幹，但是，我把這事情寫信告訴我的父親時，他的覆信要求我寫一篇正式的像樣的論文，據他的意思，只要我有這個心，肯用相當的時間，我就很可以辦得到。這

時，我只有在一般的題目上下工夫，和挑出一些我所熟知的問題來。我關於教會的歷史的知識差不多比在世界史方面還好一點，而且，我對於教會，公共承認的禮拜式在兩方面所起的衝突——老是存續着的衝突——抱有很大的興味。這即是說，教會一方面與出乎其上的國家不斷的發生糾紛，他方面與牠所欲集合到自已身上來的各個個人衝突。在國家方面，牠不欲承認教會的宗主權，而個人又反抗教會的強制權。國家企圖想把一切事情都以公共的一般的目的為依歸，而個人則想以跟家庭感情和心意有關係的目的做一切事物的標準。我從小孩的時候起就見聞過僧侶有時與他們的官憲有時與民衆齟齬的風波，結果，照着自己的青年氣的見解，我確信國家——立法者——有規定宗教上的式制的權力，教會應以之為準來行動和宣教，而民衆方面在外表的和公衆的行動上也要以之為準。至於各個個人內心怎樣思想，感覺，有甚麼觀念。是在問題之外。我想這樣子就可以一舉把所有的論爭解決。因此，我選出這個問題的前半做我的論文的題目，即是說：立法者之國家不獨有權利來確立某一定的成形的宗教，而且還有這個義務。無論是僧侶也好，民衆也好都不許逸出牠的範圍之外。我就史實和推理兩方面論到這個題目，指出從來一切的公共的宗教都依靠軍事領袖國王和其他的世俗的權威者來樹立，即基督教也不是例外。新教的興起與普及就是最近的實例。我之寫這篇論文本來只是為使父親滿意起見，我更大胆的寫。如果牠犯

着審查官的忌諱，不予公表，就是我最渴望不過的事。自從與伯里斯交往以來，看見自己的著作印刷出來一事仍覺得厭惡，不能自抑。而且我與赫德爾的親交又使我十二分清楚地發現自己的疏才淺學，甚至因而深深地養成對於自己不信任之念。

這篇論文既差不多完全自出心裁，而拉丁語的講和寫方面也算流暢。所以我用在論文寫作的時間還過得很快速。我的論旨至少也有多少根據，以修辭而論，文筆也不劣，全體頗算圓滿無憾。一脫稿之後，就拿去給一個精於拉丁文的友人共同檢視一遍。他縱然不能把我的文章大體加以潤飾，但是有注目的謬誤的地方，他圓熟地加以改削，俾能示人。我把牠整潔地磨好，馬上寄給父親。他的覆示雖因為我絕不論及以前所從事的題材而不以為然，可是對於我以大膽的態度選此論旨一事，寫於新教精神的父親甚為滿意。他寬恕我的矯激，稱賞我的努力，并預期這篇小論文發表後會有良好的影響。

我把這個論文向法學院提出，幸而教授們對牠取聰明而又懇切的態度。靈活明達的院長初時大加稱讚，繼而轉到這論文的思想可疑之處，漸漸他更目這種疑問性為危險性，最後他的結論認為這篇東西不宜當作學位論文那樣公表於世。他說：提出論文的人已表示出他是一個有思想的青年，學院當局對於我的前途有莫大的期望。為使這事情不致耽誤起見，他們也贊成把我的論文付諸討論。日後，我可以照現

在的樣子，或加以補充，用拉丁語或其他文字把牠出版。我以私人的和新教徒的資格來印行，這就沒有甚麼困難，而且這樣子廣爲流布，博得世人的稱賞，比由學校印行更爲純潔普遍。我聽他的一番話時，心扉像是有大石在骨碌骨碌地盤旋着那樣起落不定，我差不多要將我這種心境對這位善良的院長說出來。至於院長爲使我對於他拒絕公表我的論文一事不致怨懟或不快，而說出新的理由，我越聽越覺得安心。而我對於他的論據，不獨出人意表地不加反對，而倒覺得非常有理，并答應今後完全照他的忠告和指導辦理。他最後也覺得安心了。於是我再到我的復習教師那兒，把我前後提出的論文選擇數種出來付印，至於論文討論，則由和我一同吃飯的朋友們做反對者，談笑般輕快地舉行。我少年時對於羅馬法記誦上的習練，還時很足爲我之助，我因而能有富於法學知識之稱。討論的儀式終了之後，便殿以盛大的常例的酒宴。

可是，我的父親聽見我這篇論稿沒有當作新博士的討論文那樣正式印行，大爲不滿，因爲他希望我的論文正式發表後回到佛郎克福便可藉此榮耀一下。他因此願自費特別把牠拿出來印行。我却對他這樣子說明，即是，這論稿的材料只倉卒集成，將來定要再加補充。爲着這個目的，他很小心地替我保存這篇論稿，好些年之後，我仍看見牠藏在他的文件之中。

我是在一七七一年八月六日得到學位；第二天叔普夫林（Schöpflin）史學家，斯特拉斯堡大學教

授，一六九四——一七七二，以七十五歲的高齡逝世。我雖沒有親炙過他，但他仍給我以顯著的影響。因爲同時代的偉大人物可比於空中的大星，當牠在地平綫上現着的時候，我們的眼便不禁向牠注望。如我們幸能消受這樣的優美之性，我們便感到自強和受了陶冶那樣。慈惠的造物賦予他以俊秀的外貌，身軀修長，兩目慈藹，嘴也很能說話，故到處都受人歡迎。造物對於他的寵兒的精神上的恩惠也不吝嗇，他的成功不是痛下苦功所得來，而只是他天賦的和安靜地培養成的優良的結果。他是一個歷史的研究者，算是喜歡把過去和現在結合，識得以歷史的知識應用到人生問題上的幸福的人們中的一個。他生於巴登，在巴塞爾和斯特拉斯堡受教育，地域廣大，位置優良，樂園似的萊茵河流域的低地真不愧爲他的故鄉。他既傾心於史學與考古學的對象，藉着優良的想像力而靈活地加以把握，藉着最練達的記憶力而鉅細保留不忘。好學而又好啓迪人的他，無論在學者生活也好，實際生活也好，以始終一律的步調前進。他沒有何等的中斷，不久便嶄然露頭角，盛名容易地傳佈於文學界和市民間。因爲他的歷史知識既到處有用場，而他的謙和的態度又無處不得人的歡迎。他歷游德國，荷蘭，法國，意大利各地，到處與當地的知名學者結交，又爲各國君侯所招請，以陪食時的進講相娛，只當他的滔滔的辭源超過豫定的進食時間，伴食的朝臣才感到厭倦，在他方面，他得到有力的政治家的信任，向他們貢獻關於懸案的最澈底的演譯的斷定。這樣子，

他的才能到處都有供活動的舞台了。他所到的地方，當地人士都願他永住其間，但他固守着對斯特拉斯堡和法蘭西王家的忠誠。他的堅貞不搖的德國人的誠篤的品性，也爲法國宮廷所承認。有權有勢的大法官克凌格林 (Klinglin) 會暗中對他敵視，人們却庇護他。他天性既好交游而健談，故不止在學問和實務方面，在社交方面也很出風頭。他一輩子是一個女人的嫌惡者，如果我們不知道他人爲異性愉快地浪費的許多的光陰，却成爲他的餘暇，我們就不明白他有那麼些的時間了。

而且，他也是以一般人爲讀者的著作家，以民衆爲聽衆的演說家。他的論說，講演或演說，大抵是在特別的日子，或慶典的來臨之前發表，以資紀念的。他的大著「阿爾薩斯誌」 (Alsatea illustrata) 使過去重現，使白骨化的人物復活，再予雕刻物石像以生命，使磨滅破損的碑銘再度鮮明地映於讀者的心目中，這真可說是屬於人生的讀物了。他的活動以這樣的方式充塞於阿爾薩斯州和鄰近地方間，在巴登和普法爾次兩州，直至高齡還不斷保有藉藉的聲望。他又在曼海姆城創立科學專門學校，至死前還是充當該校的校長。

我得親炙這個卓越的學者的顏色，只有一回，那就是我們學生爲他奏炬火夜樂 (Fackelstandchen) 的那一天晚上。那一個給蒼鬱的菩提樹覆蓋着的古僧院的中庭，與其說是爲我們的火炬所照耀，毋

甯說是給牠的煙所瀰漫着。嘈雜的音樂奏過之後，他從他的座上走下來置身於我們的中間，這兒比那高座更與他相宜。這個長身瘦軀的爽朗的老學者，以悠悠自在的態度，莊嚴可敬地站在我們的面前，餉我們以一篇語重心長的演說，演詞絕無勉強及炫學的痕跡，而露出慈父似的藹然可親的聲口。因此，我們聽到這位常爲國君王侯所招請，講演於他們之前的老學者的話，當時便有自身受與王侯同等待遇之感。我們大聲喝采，表示我們的滿足之意，三番四次的吹喇叭和打大鼓，然後可愛有爲的大學生們滿心洋洋得意的散隊回家。

我跟他的弟子和學友之科克（Kock）和奧伯靈（Oberlin）兩人早已有一種頗密切的關係。我對於古代遺物的癖好至爲熱烈。他們常領我至博物館去參觀，館中藏有許多足爲叔普夫林關於阿爾薩斯的名著立證的東西。我作阿爾薩斯的旅行，當場看到那兒的古物之後，才較精密地讀這本大作，此後，我藉着這書之援助每作大小的探勝旅行時，可以歷歷地想像出屬於羅馬帝國時的萊茵河流域是怎樣情景，而且像是在白晝下夢入前代的風物之中那樣。

我才對於古代的阿爾薩斯得有多少的知識，奧伯靈便又引起我的探究中世遺物之心，介紹我認識那時還殘存的廢墟、遺跡、器物、圖印、文書，甚至灌注我以對於宮廷「戀愛詩人」（Minnesinger）和英

雄詩的興味。我得這個豁達的學者和科克君的幫助不少，如果我照着他們的希望期待做去，那麼我的——生的運命便要受他們之賜了。可是其間的事情却是這樣的。

叔普夫林既一生進出於國法學那樣的更崇高的學問園地中，並有很大的影響（這種學問和同類的學問在宮廷和內閣中自易給予一個有才幹的人以影響），所以對於當時的民法學者有一種不能自抑的（甚至不當的）反感，而且影響到他的弟子們也抱同樣的態度。上述的兩人同是薩爾茲曼（見前）的知友，以豐厚的友情跟我結交。熱情地把握外界的事物，以獨特的技巧來描寫牠們的長處，引起對牠們的特殊興趣，這是我的一種能力，但他們對於牠的評價比我自己還高。我的民法知識的狹小——並且可以說是貧弱——也不會逃過他們的眼中。他們看破我是胸無定見的人，而我也向他們披瀝我對於學者生活的志趣。他們企圖先誘導我暫時對歷史、國法學與辯論發生興趣，然後使我更確定地走上這條路。本來斯特拉斯堡城本身就提供這樣的事以充分的便利。他們希望我在此地得法學博士的學位後便任事於凡爾賽的德意志法院。叔普夫林曾任職該地，他的功績誠非我能企及，縱不能引起我的模倣之志，但也使我羨慕，也許因此就養成我的與之相彷彿的才能。實際上，這樣的才能，對於那些以此擅長的人們固有裨助，即對於那些想利用牠的人們也會有實利的。這兩位援助我的人連同薩爾茲曼，認為我的記憶

力以及對於外國語的理解力很有價值，以此爲主要的理由提出他們對我的主意和建議。

可是，後來他們的計畫怎樣完全不能實現，我怎樣從法國方面回到德國方面去，我想在這兒細加敘述一下。不過像以前那樣，讓我在記述之前先作一點一般的考察吧。

本來，傳記之能夠表現主人公個人的生涯的純粹的、靜穩的和不斷的發展的，實不多見。我們的生涯與包含我們的總體同樣，是以一種不可解的方法由自由和必然構成的。我們的意欲是我們在一切的情勢之下所欲爲的事情之預告。但是這些形勢却按着獨特的方式來影響我們。「甚麼」(Das Was)是視乎我們自己而定，「怎樣」(das Wie)却很少由我們自己主張，我們更加沒有尋問「爲甚麼」(das Warum)的資格，因此人們說我們「因爲如此如此」(Gut)也是對的了。

我從小時起就愛好法蘭西語；我在一種活潑的生活中學習法文，又從法文的學習認識一種活潑的生活。沒有學過文法，沒有經過正式的教授，恰像是第二種母語那樣，從交際和練習中就把牠學會了。爲想更熟習法語起見，我不進別地的大學，特地挑中了斯特拉斯堡大學而到這裏來，可是，我在這兒的經歷可惜與我的期望恰相背離，不獨不與法國的語言、法國的習俗接近，而且倒與之疏隔起來。

一般上，法蘭西人是以優雅的舉止自勵的，對於初講法語的外國人取寬容的態度，有說錯的，從不加

以誹笑，即指摘錯誤也無不以婉曲的方法出之，可是把本國語說錯了，他們聽了究竟不能堪，因此他們把對方所說的事自己再以別的說法重覆地說出來，藉着這樣的委婉的方式來示人以正當的語法。如果對方是有理解力小心的人，就可以由此學得正當無誤的語法了。

誠然，如果我們外國人真心地學習法語，努力克己，自居於一介學生而不以為恥，法人這樣的修正法自給予我們以很大的裨益，不過，我們在這種場合總感到多少屈辱，而且我們談話也是為有所談而談的，法人這種修正方法使我們所談的話常常中斷了，甚至轉到題外，他們因不能忍耐而把談話中止了。我特別比別人多碰到這樣的事情，因為我自信常是說些有點興味的事，在他方面也常對於有意義的事傾耳而聽。不欲老是只關心於語法方面，加以我的法語比任何別的外國人都駁雜一點，我碰見這樣的事便更頻繁。我的法文的語法以至讀音，是我從僕人、侍役、哨兵、老幼的劇員、戲迷、農夫、大人物，種種色色的法國人那裏加以注意而學來的。我這種像巴比崙語那樣亂七八糟的慣用語，因為一種奇怪的成份之參入而更混雜。即是，我喜歡聽改革派的法蘭西僧侶的說教，星期日往博根海姆（佛郎克福城之近郊）散步時，便到他們的教會去，父親因此不獨許我作博根海姆之行，而且還勸促我去，可是，還不止此，入了青年時代的我，對於十六世紀的德意志文藝日益傾倒，而同一的優美時代的法蘭西作家也在我的愛好範圍之內。蒙田

(Montaigne 懷疑家道德家，一五三三——九二) 阿米奧 (Amyot) 刺柏雷 (Rabelais 諷刺作家，一四九四——一五五三) 馬魯 (Marot) 是我的良伴，使我對他們的作品起共鳴和驚歎。所有這種不同的成分在我的法語中亂七八糟地混雜起來，因此，我的異乎尋常的語法便使我的聽者茫然於我的話中的旨趣了。以至連有教養的法國人也不再客氣地婉曲地修正我的話，而不得不得單刀直入地指摘我的錯誤。因此，我在這兒又再像在萊比錫城所碰到那樣的事了（即是改鄉音一事），但是在萊比錫城的場合，我可以根據自己的故國也有與他州同樣說自己的方言的權利來自處，今回既置身外國的領土，那就只有依隨牠的傳統的法則了。

也許我們也會甘心這樣子做了，如果不是有一個惡意之神老在耳邊喃喃的說的話。他說：「一個外國人講法國話，無論怎樣努力，還是徒勞無功；德國人，英國人，意大利人而學法語。總會被一個耳朵尖利的人聽得出來。人們聽他們的話，雖可以聽得過去，但他們決不能登法國本國人士的語言的堂奧。」

在斯特拉斯堡的法國人認為只有極少數是例外的。有一個人可以舉出來的，就是格林姆那位名紳士，但是，連叔普夫林也不能稱為登峰造極。他們承認他從早就已看到了完全的法語表達的必要，稱許他好與任何法國人談話，特別是樂與和貴顯高官對談一事，甚至他在所居的法國領土內，努力以法國語言

作爲本國的語言，盡可能的使自己成爲法蘭西式的社交家和演說家，也爲他們所讚揚。但是他拋棄本國的母語，而苦心致力於外國語，到底有甚麼好處呢？結局誰也不滿意他這樣子做。在社交場裏，人們覺得他是虛榮家，人們認爲這種情形恰像是一個沒有自覺沒有自負的人對別人講話那樣上流社會和語言學者們斷言他講的話倒像是一種議論和對白，而不是會話。前者是德國人的遺傳的根本的缺點，而後者是周知的法國人的基本特長。就是在公衆之前演說的時候，也不見得好一點。他曾把對國王君侯的精心結構的演說印了出來，因爲他是新教徒，而向來憎惡他的耶穌會僧侶，便留心指摘出他的語法的不合法國語的地方來。

我們不獨不因叔普夫林之受到酷評而藉以自慰，以及像幼樹那樣來忍受枯樹所加的負擔，（出自舊約）對於這種批評家的銜學不公平態度反憤憤不以爲然。我們想起叔普夫林的顯著的實例，而反絕望起來，深信以內容來使法人滿意的努力是徒勞而無功的，因爲他們太過拘泥於表現事物的語法的外形的條件了。由是，我們立下一個相反的決心，完全拋棄法語，比以前更起勁更認真地致力於母語的修練。即在這一點上，實際生活也給我們以機會和助勢。阿爾薩斯之合併於法國爲時還不久，因而在老年人中，青年人中，還保留有對德領時代的舊政制、習俗、語言、服裝的愛好。當被征服者必須喪失他的存在的

一半時，他便覺得把剩下的一半自動地拋棄是一種恥辱。因此，他牢牢地抱着那足以使他憶起過去的好時代以及助長他對於幸福時期的復歸的希望的一切事物而不放。有許多許多的斯特拉斯堡的德籍居民雖然散居各地，但在精神上是構成一個緊密的小集團。這個集團因為在法國主權下擁有廣大的地產的德意志王侯的許多臣民之入居而日益擴大起來。這些臣民，為求學或經商起見，在斯特拉斯堡作長期或短期的勾留。

在我們的膳食小組中，會話也只用德語。薩爾茲曼講得一口流暢優尙的法國話，但也贊成求為純粹的德國人的努力和活動，勒爾塞可立為德意志青年的模範。邁耶爾·豐·林道（Meyer von Lindan）倒喜歡從容的說優美的德國語，而不肯費勁去說好的法語。其餘的人中雖有不少愛慕法蘭西系的語言和風習，但是只要跟我們在一塊的時候，也恪守這個一般的主義。

現在讓我們從語言轉到國制方面去。誠然，關於德意志帝國的制度沒有許多可以稱讚之處。我們承認，牠是單由法律的濫用構成，但是這正是牠高出現在的法國制度的地方。因為法國的制度是陷於無法律的濫用的紊亂之中，行政上的威力只用在不當之處，因此，在牠的暗澹的前途上早晚會起根本的變革，已在一般人的預料之中，不容否認了。

反之，回望北方，那兒普魯士王腓德烈却像北極星那樣燦然呈輝，德國全土，歐洲以至全世界都彷彿以他爲中樞而迴轉於他的周圍。他在一切方面顯出他的絕對的優越性，最顯著的確證，就是在法國軍隊裏頭，普魯士式的操練法，甚至普魯士式的棍也被採用。至於他對於外國語的法語的愛好，我們也加以原諒，因爲他所招聘的法蘭西的詩人，哲學家，文學家們始終惹起他的厭惱，而他們也屢次宣稱，只把他當做愛管閒事者看待。

但是，最使我們疏遠法國人的一樁事，就是他們屢屢不遜地力言德國一般人以至這個採用法國文化的君王都不知趣味爲何物。這種說法，正像詩歌中各節末尾重複的疊句那樣，殿於法國人的每一批評之後。對於這種批評，我們加以無視以平自己之憤。可是，我們總不能解釋爲甚麼法國人倒會有這樣的話，因爲我們也聽見說過，美那日（*Ménage*）法國的文學者，言語學者，一六一三——一六九二（首謂「法國的作家甚麼都具備了，只缺乏趣味。」又如我們從現在的巴黎的文壇看來，最近的作家全體缺乏趣味，連福祿特爾也不能完全免這種最高的瑕疵。從少年時候起，就與自然相親，以後不斷習於自然的我們，除了感情的真實和誠摯以及牠的大胆直截的表現之外，不認有何物爲真正的文學的價值。

Traget die sich nicht von selber vor

(友誼，愛情，親睦。

那不是從本身表白出來的嗎？)

這一句話在我們學生的小團體中成爲公認和互相勉勵的口號和口令，我們一切的友誼的宴集也基於這個格言，在這種晚上宴集裏我們許多時還讓市民中的典型的德國人來參加，發揮我們的國粹。

在上述的話中，我們縱只看到外來的偶然的誘因及個人的特性，但是，法國的文學本身也有一些特質，使年少發奮的我不爲所吸引，而反與之疏遠。這就是說，法國文學是老成的高貴的，而四處尋求生之享樂與自由的少年却不會從這兩種特質得到快慰。

自從十六世紀以來，法國文學從不見一度的完全中絕，而且國內的政治和宗教的動亂以及數次的對外戰爭加速牠的進步。但是，一般人已斷言法國文學早在百年以前，已達於全盛的狀態。由於種種有利的情況，法國文學一舉而得到豐富成熟的收穫，以至十八世紀的最偉大的作家，也不得不謙退地以拾落穗自足。

可是，這期間，也有好些文學作品是達於老朽之境了，就中特別是喜劇。本來喜劇一物，縱不能很圓滿，

也須具有新的興味，以投合新的生活和風習，故須不斷地更新。悲劇中有許多已在舞台上絕跡，而福祿特爾不肯放過這千載一時的機會，把柯奈耶（Cornelle）的戲曲拿來出版，來顯出他的先代的劇作家是有怎樣多的缺點，但是據一般的批評，後者却非他所能及呢。

這個福祿特爾，可算是他的時代的奇蹟的天才，他自身也與他支配歷一世紀和予以活氣的文學同樣衰老了。除他以外，還有許多老作家殘留着，多少做點創作，頗好的度日，但他們也漸漸消逝了。社會對於著作家的影響漸見優勢，因為從名門世族，貴顯和富豪之家構成的上流社會挑選文學做主要的娛樂，文學由是帶有很大的社交性質，和成為高貴的東西。上流人士與文學者互相陶冶，而同時又必然互相惡化，因為一切高貴的東西都是帶有排斥的性質，因法國的文學批評也富於排斥性，盡摺拒、貶黜和誹議的能事。上流社會的人們以這樣的批評施於著作家的身上，而著作家們又以更放恣的態度，譏評其同伴，甚至對他們的恩主也報以惡罵。他們既不能使讀者大衆畏服，因努力而贏得後者的驚異，或自卑以博其好感。由是，除了教會與國家的內部的糾紛以外，文學界也發生風潮，以至福祿特爾要用他的全力，拿出他的一切的優越點來，才能從這一般的漠不關心的潮流，聳身自拔。他本已有「老年的放恣的孩子」之稱，他的繼續不倦的努力，人們視為垂死的老人的徒勞的奮勵。他一生恪守并致力宣傳的某幾種原則，世人已不

再重視，不再尊崇了。甚至他的關於神之說——因為他承認這神的存在而繼續與一切無神論者絕緣——也不再為世人所稱許。因此，本屬文壇祭酒的他，也不得不學當時他的較年少的後輩文學家那樣，覷着機會，攫取新的寵遇，對自己的友方過分的獎譽，對自己的敵方，過分的譏罵，在真理的熱情的追求者的假面具下，玩弄虛偽不真之筆。他的生涯漸漸失去初期時代的自由，而終於沒有獨立性，度過這樣活動的偉大的一生的勞苦，是值得的嗎？這種情境怎樣難堪，不會為他的卓拔的精神和敏銳的感性所放過，有時突然地癡癡地發洩他的鬱憤，放縱自己的脾性，發出一些過度的言行，以致惹起大多數的友和敵的惡感，因為無論何人縱然事實上不能與他相頡抗，却都自以為可漠視他。常常只聽老輩的判斷的讀者大衆易流於老成，而一種未成熟的精神所取的成熟的判斷却是最不充分的。

我們青年為德意志人特有的對自然和真理之愛所促，對自己和對他人誠實一事，像是生活和為學的最好的指導者那樣，常浮現於眼前，因此福祿特爾的帶有黨派性的不誠實，及他之將許多值得尊重的事物歪曲惡化，便為我們所嫌惡，並日益加甚，而我對於他個人的厭倦也與日俱深。他為着要懲創那些所謂僧侶起見，總不厭對宗教和牠的基礎之聖經加以貶黜，因此常惹起我的不快之感。可是現在我竟聽見說，他為要推翻挪亞大洪水之說，否認有化石的貝類，認為這不過是自然的作用。他由是完全失掉我的信

仰。因為從前在巴斯的山（Babsberg）所見的大堆貝殼十分清楚地證明，我是置身於太古的已涸的海底，牠的原始住民的遺物之中。不錯！這個山曾一度為波濤所覆，至於這是在洪水以前或是在洪水泛濫的當兒的事，也不能動我的確信。總而言之，萊因河流域的低地從前是一個浩瀚的海，一個望之無盡的灣；這是無可置疑的餘地的。我想再進一步作地質和山岳的研究，也許這種研究會有滿足我的所欲的結果。

要之，法國的文學，在本身上是衰老的，高貴的，並且經由福祿特爾表現出來。讓我們關於這個卓著的文學家再作一點考察吧！

福祿特爾從少年時代所希求努力的，就是活動的社交的生活，政治，豐富的薪給，與世間的權威結交，以及這種關係之利用，因而自己也成為世間的權威。一個人把自己弄到那樣不獨立而想求獨立是不容易的。他又能使許多思想家屈服，一時間國民全體也靡然從風。他的敵對者徒然發揮他們的平庸的才能，對他抱極度的憎惡，但總不能損他的毫末。他縱然不能與法國的宮廷和解，但外國的君王却轉成為他的風雅的附庸。喀德鄰王后和腓德烈大王，瑞典的考斯道夫（Gustav）丹麥的基利斯當（Christian）波蘭的坡納托甫斯歧（Poniatowski）普魯士的亨利，布藍士外喜的加爾，都自居於他的思想的臣僕之列；甚至羅馬法皇也以為要對他稍示寬大，來懷柔他。只約瑟夫二世與他疏遠，可是這事決不能提高他的

令名。因爲，本有那樣優秀的頭腦美的心性的他，如能師事福祿特爾，成爲一個更有才智的人，以及更好的文士庇護者，他自身，以及他的事業恐怕只有得而無失吧。

我在這兒簡略地略有系統地講出來的事，在當時像是目前的呼聲，永遠不能諧和的嘈雜之音，沒有聯絡沒有啓發地在我們的耳邊響着。我們只老聽見對於先代的讚美。人們要求一些好的新的東西，但是最新的總不想要，一個法國愛國主義的作家，才把他的富有國民精神激勵觀客的戲曲，拿到久已消沈的劇場上出演，「加萊城之圍」（*Die Belagerung von Calais*）才博得熱烈的喝采，這篇戲曲卽已隨同其他的愛國主義的作品被目爲空疏，從那一點看來都應該拋棄了。對圖士（*Destouches*）擅長風俗劇的法國喜劇作家，一六八〇——一七五四）的風俗描寫，我在兒時常讀而樂之，現在却被譏爲文筆軟弱，這個可尊敬的作者的名字已不再掛於人的口邊。還有其他不知多少的作家，我不能在人前話及，如果我在那些乘着最近的文學潮流的人們之前，表示對這些作家或作品有一點同感，我便祇目爲鄉曲流的批評者，而不得不忍受他們的諷罵了。

因此，我們便日益爲別的德意志同學所厭惡。依照我們自己的性情和天性，我們喜歡明確地把握對象的印象，只緩緩地對之加工，而且要加工的時候，也要很遲得很遲。我們確信，藉着真誠的注意，持續不斷

的勤勞，無論從甚麼事物都會得到一點結果，而且我們必須以堅強的熱心繼續努力，終於達到不獨可得關於這事物的判斷，而且可說出牠的判斷的根據之點。我們也不否認，偉大而光輝的法蘭西的世界提供我們以許多的好處和利益：例如盧騷就實獲我們之心。可是，如果我們把他的生涯和連命觀察一下，我們就可以看見，他的一切成就的最大報酬，不外是在巴黎度着沒有人知，爲人所忘的生活吧。

如果我們聽見人說及百科全書的編纂者（Enzyklopädist 一七五一年至一七七二年編纂百科全書之翁貝爾 Amber 狄德羅 Diderot 福祿特爾 孟德斯鳩 盧騷等）或打開他們編的巨帙一看，我們便感到，恍惚是徬徨於大紡織工場中，無數的轉動着的卷絲軸和織機之間，置身於嘈雜的唧唧得得的聲音，心迷目眩的機械以及極複雜的種種色色不可解的裝置之前，看見要那麼大的麻煩才製成一塊布，因而連自己身上着的衣服也嫌棄起來。

就中狄德羅與我們尙算很接近，他在一切方面都有純粹德意志人之風，因而招法人的指摘。但是，他的立場也已過高，他的視域也已太廣，我們雖欲追隨他接近他也有所不能。他能夠以偉大的修詞的手腕指出和使之高尚化的自然兒（Naturkind）甚爲我們所喜，又如他所描寫的豪勇的盜獵者和私梟，也使我們非常感興。這種無賴的人物後來在德國文學上更頻頻的出現了。這樣子，他也像盧騷那樣，宣傳一種

對社會生反感暗地裏導出那打破世界一切現狀的巨大的變革來。

可是我們置這點的觀察而不論，轉考察一下上述兩個思想家對於藝術的影響，似較為適當。他們在藝術方面也昭示我們以自然，也從藝術那兒驅策我們去接近自然。

一切藝術的最高的使命，就是藉着外觀給予一種更高的現實性的幻惑。可是如果使外觀過於現實化，以至末了只剩有一種平凡的現實，作者的努力便錯了。

舞台本是一個觀念上（理想上）的場面，應用遠景法順次裝置起來的側面背景，獲得最大的效果，可是人們想任意放棄這種好處，關閉舞台的兩側，配置真正的房屋的牆壁。在這樣的舞台場面上，連戲曲本身，劇員的演法，以至一切都應一致，而嶄新的劇場便生出來。

法國的優伶演喜劇時已達到藝術的真實的絕頂。他們在巴黎的居留，宮廷人士的外貌的觀察，男女優們以戀愛的勾當跟上流社會的人們接觸，這一切事都有助於社交界最高的技巧之移植於舞台之上。在這點，「自然之友」（自然主義者）沒有多大的非難。但是，他們却相信，若果選擇較認真的悲劇的劇本（在市民生活中也不缺乏悲劇的材料）上演，應用散文表白更高的意味，這樣子便可以漸漸一同摒棄喜劇所用的不自然的韻文，以及不自然的道白做手了。

有一樁極值得注意，而又不爲一般人所認識的事，就是當時連古的，體裁嚴格的，韻文的，精巧的悲劇作品，也有被革命之虞，這種革命，只有藉着偉大的天才和傳統的威力才可避免。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有一個名喚奧夫勒奴（Aufresne）的優伶起而與名優勒加因（Lecain）抗爭。勒加因以特殊的戲劇性的優雅高貴和力量來扮演主角，而不務自然化和現實化，但奧夫勒奴却對一切不自然宣戰，力謀在他的悲劇性的戲劇中表現最高的真實性。這種表演方法與巴黎其他優伶的相牴觸，他因同行的連結一氣而弄到孤立，但他堅抱他的志向，寧願離開巴黎而道經斯特勒斯堡。在那兒，我們看見他扮演 Cinna（柯奈耶的悲劇）的奧古斯，和密特里達脫（Mithridat 拉辛的悲劇的主人公）以及其他一類的角色，演起來極爲自然，饒有真實性。他以俊偉之姿現身於舞台之上，長身玉立而大強壯，雖不威武動人，但具高貴可親的風度。他的表演，沈着穩重，而不流於冷淡，需要氣魄雄渾的時候也夠雄渾。他是一個非常熟練的藝術家，是能夠把藝術的東西全化爲自然，把自然全化爲藝術的少數人中的一個。但是，這樣的人的特長多被誤解，錯誤的自然主義的論理每由是發生。

在這兒我還想再說一說一本小小的而有開新紀元的影響的戲曲：這就是盧騷的“Pygmalion”。這作品大有議論之餘地，因爲這個奇異的作品彷徨於自然與藝術間，是想將藝術融化於自然之中的錯

誤的努力的產物。在這戲劇裏，我們看見一個藝術家雖已作成最完全的作品，却不以藝術地表現他的理想和賦以高尚的生命爲滿足，不要把牠引下到現實的生活中，和與他自身接近，他想以最鄙俗的肉慾的行爲把精神和行動所成就的最高尚之物敗壞了。

一切這類的作品以及其他許多的作品，無論是正當或愚蠢，真或半真，都給我們以影響，更促使我們的頭腦混亂，我們徬徨蹀躞於迷路和歧路之中，這樣子，後來的德國文學革命也從許多方面準備出來，我們成爲這革命的目擊者，無論有意識地無意識地，願意或不願意，不能自己地參加進去。

至於哲學方面的啓迪和誘掖，我們還沒有這樣的衝動或傾向。關於宗教的事情，我們自信自己已獲有充分的光明，故對於法國哲學者與僧侶的激烈論爭頗漠不關心。被禁被焚燬的書籍在當時曾引起騷然的物議，但對我們却没有甚麼影響。我可舉出因爲好奇心而到了我們的手上的自然的體系（*Système de la nature* 爲居於巴黎的德國男爵荷爾巴哈 Holbach 所著，是十八世紀法國啓蒙思想之唯物論的典型的代表作有唯物論聖經之稱，一七七〇年出版）一書以例其餘。我們不明白爲什麼這樣的書會是危險的，牠的內容顯出那樣的灰色、黝暗、帶着死的氣味，我們很努力才耐得住把牠閱覽並且對着牠就像對着幽靈那樣感到陰慘。著者在序言中申言，他已到風燭殘年，行將就木，願以此書對現代和後

世宜達真理，想特別地把這書推舉。

我們讀了不禁失笑：因為據我們看來，這世上本來沒有甚麼可愛的善良的東西爲老年人予以正當的評價。「古寺的玻璃是暗的——櫻桃和莓果的味道怎樣，一定要問小孩和麻雀兒才知道」這是我們的口頭禪。因此那本稱爲老年人的結晶品的書在我們看來是沒有味兒的，甚至味惡不堪一讀的。著者說一切應是必然存在的，因沒有神，我們反問神不可以也，必然地存在嗎？不消說，我們也不能否認晝夜的迭代四季的往復氣候的影響，物理狀態和動物性底必然性，但是我們仍感到在自身中有一物如完全的自由意志，然更有一物，力求與這自由意志保持均衡。

日進於理智化以及日益不依存於外物甚至不依存於我們自身是我們的希望，不容拋棄。自由一名詞那樣的好聽，縱然牠表白某一種的謬妄，我們也不能少了牠。

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把這本書讀到終卷，因爲我們覺得翻開牠來讀時，就使我們大失所望。這書以自然的體系的名字宣告出來，我們因希望真個得到一點關於我們所崇拜的自然的知識。物理學和化學，天文學和地理學，博物學和解剖學，以及其他許多的科學；自這幾年以來至於最近，不絕地使我們注目於那廣大的美的世界，我們很願得到關於太陽和天體，行星和月球，山岳、谷野、河川、海洋以及在那兒生活活

動的一切事物的一般的知識和特殊的知識。當然，這樣的把宇宙闡明，尋常人視爲有害的，僧侶階級視爲危險的，國家視爲不可容的許多事態便不能不跟着生出來，我們對此不以爲疑，並且希望這本小書確有價值，耐得試鍊。可是我們開卷一讀，便覺得墮入於淒慘的無神論的黃昏中，地球天界的森羅萬象都在這黑暗裏消失，空虛之感便向我們襲來。一種物質是永遠存在而且永久運動着，因爲這種四面八方的運動

——單是這種運動——就生出存在的無窮的現象。如果著者真能在我們的面前證明世界是確由他所說的動的物質構成，這種學說我們也許還覺得滿意，但是他關於自然的知識的貧弱，跟我們不相上下，因爲他把幾個一般的觀念標出來之後馬上就離開牠們爲的是要把比自然更高的東西或現於自然中的更高的自然化爲物質的有重量的，雖運動而沒有方向沒有形狀的自然，以爲這樣子就可以充分地發展自然的奧秘。

這書雖給我們的思想以上一些壞的影響，但消極地給我們以裨益。因爲，讀了這書後，我們對於一切哲學——特別是形而上學——十分厭惡，視同糟粕，而轉以更活潑的精神更大的熱心灌注於活的知識、經驗、實行、和詩作方面去。

這樣子，我們身在法國的邊區裏，而一舉擺脫了一切法國的東西的束縛。我們覺得法國人的生活方

式太過固定，太過上流，他們的詩流於冷淡，他們的批評偏於否定，他們的哲學晦澀而又不充分，因此，我們幾有非歸依——至少也當作是嘗試那樣——於粗獷的自然不可之勢，幸而有另一好的影響給我們以正當的指導，才免於這種危險。這種影響從很早以前就提供我們以較高級的，較自由的，詩的而同時又真實的世界觀和精神的快樂，初時只隱隱地，淡淡地，但後來漸漸明顯地和強有力地支配我們的思想了。

我這裏指的是莎士比亞，差不多不用我明言，我說出來之後，也用不着我怎樣詳細闡明。莎士比亞的價值之為德國人認識，比其他一切國民都較深切，恐怕連他的本國人也不及。我們德國人對於他，不吝以對待本國人那樣的公平，正義和愛護相獻。優秀的學者們忙於以極好意的態度來探究他的偉大的天才，我每讀到他們的論評，無論是尊崇他也好，稱讚他也好，以至為他護短也好，我都欣然同意。這個曠世的天才對我的影響已在少年時見出來，我並曾把對於他的戲曲的感想和評論，試寫出來，頗得別人的贊許。在這兒我只想籠統地說出他的影響就算了，待到適當的機會才把關於那樣偉大的作品的零星論評再錄出來獻給那些願意讀的讀者。——其實，我在這兒差不多心裏躍躍想把牠們插入了。

現在我只想稍為詳細地說說我以怎樣的因緣得知莎士比亞。那是頗早以前在萊比錫城讀多德斯 (Dodds) 的莎翁選粹 (Beauties of Shakespeare) 一書開始的。這本選本把著者的全集斷片地介紹

出來，不管人們怎樣指摘，牠仍發生好些很好的影響，我們究竟不能常有那樣恬寧的心，卓絕的精神力來把全集讀遍而理解其價值。我們讀書時不是在那些直接與我們有關涉的地方加以標記嗎？青年人特別是如此，他們既缺乏澈底的教養，而醉心於光彩彪炳的地方。我還記得我耽讀上述的莎翁選粹時，可算是一生最快樂的時期。莎翁的絕倫的特長，擲地作金石聲的名言佳句，不爽絲毫的描寫，幽默的情調，一切處處都獲我心，和深銘於我的肺腑中。

這時，薇蘭的譯本出現了。我一口氣把牠讀完，拿牠向朋友知交鼓吹介紹。我們德國人有一勝人之處，就是許多外國名著最初給我們以平易明快的體裁，遂譯過來。莎士比亞的散文譯，以薇蘭為嚆矢，繼則為厄申堡（Erschenburg）因為以散文譯出，無論何人也易讀易明，所以流布很快，收效很大。我對於韻和節奏都認為有重要的價值，詩之所以成為詩，就靠着牠們，但是，詩作中本來根本地深切影響我們的，實際上陶冶化育我們之物却是譯成散文之後而尚儼然殘存的地方。即是，這時剩下的是純粹的完全的實質，因為有詩形那種絢爛的外飾，沒有牠時也。使我們覺得有，有牠時詩形却把牠的存在遮蓋了。因此，我以為對於青年初期的教養，散文譯比韻文譯較為有效。我們知道，一切事物在兒童的心目中都視同娛樂，他們以詩句的鏗鏘，腳韻的諧調為快，因為一種耽於一種順口好聽的格調，而大作名著的深遠的實質往往為之

破壞。所以我嘗有首先把荷馬的詩用散文翻譯之想。當然，這種翻譯工作，在現在的階段的德國文學已可擔當而無愧。我想把這個提案以及剛才所說的事，請我們的可尊敬的教育家諸君考慮一下，他們的廣泛的經驗對於這問題當有極好的貢獻。爲支持我的建議起見，我只想引馬丁路德的聖經德文譯本做例子。這個卓越的宗教家，把聖經中所包含的各種各色的文體，牠的詩的，歷史的，命令的，教訓的繁異的語調，合一爐而冶之，用國語譯出來，牠這種譯法比起刻意模倣原本的一一的特色更有助於宗教思想的進步。其後，聖經學者們努力把約伯記，頌歌，雅歌之類，依照原本以韻文譯出給我們欣賞，也是徒勞而無功。對於讀聖經的人，散文譯本總是最適當的。那種與原本爭巧的批評的翻譯，實只對於聖經素有研究的學者們相互間的娛樂品吧。

這樣子，在我們的斯特拉斯堡的小社會裏，莎士比亞的作品，無論是依據譯本，抑或原本，斷片抑或全體，有那麼大的影響，以致我們也像世間的聖經。通那樣。漸成爲莎翁通了，在會話中模倣他所描出的當時的德性和過惡，耽溺於他的 quibbles (諧謔) 或翻譯來應用，或依樣葫蘆杜撰出來。我比其他任何友人更熱心地耽讀他的著作一事，也有不少的影響。當我對友人欣然自白，有一種較高的事物在我上頭籠罩着，我的朋友便受了薰染，開始步我的後塵。我們不否認這時也有對這偉大的作品加以精確的考究，理解，

和充分的批判的可能，不過我們把這事留到後頭去，現在我們只想欣然與他共鳴，活生生地模倣他，並且對於這個提供我們以那麼大的快慰的作者，不敢加以考究妄評，而覺得無條件地崇拜他，倒痛快一點。

如果讀者中有想直接地知道當時我們的生氣蓬勃的小社會關於莎士比亞和他的著作是怎樣的思想怎樣的講和怎樣的對付，那就請看收在赫德爾的德國風格與德國藝術（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一書中的關於莎翁的論文，楞次（Lenz）狂飈時代的詩人，在斯特拉斯堡當家庭教師時認識的，一七五二——一七九三）的劇場觀（Anmerkungen über Theater）在後一書中還附有戀愛的徒勞（Love's labour's lost）的翻譯。赫德爾對於莎翁的湛深之處有透澈的理解，而能美妙地表達出來。楞次對於舞台的常套取偶像破壞者的態度，要求一切都莎翁化，我在這兒既已把這個多才多藝而又異乎常人的朋友（指楞次）提出來，正是試把他略加敘述的時機了。我到斯特拉斯堡的居留將終的時候才認識他，我們很少碰頭，他的親交是另外一些人，不過我們仍找機會來彼此見面，我們既是同時代抱有同樣意趣的青年，因喜歡互相傾吐心曲，他身軀矮小而美豐姿，小腦袋美好可愛，端正而微帶扁平的五官完全與之相襯；藍碧的眼睛，黃金色的頭髮，一句話，他是北歐青年中，有時可以碰到的一個美男子，他的步武安閒而略帶端謹，談吐雖不大流暢而甚悅耳，舉措在羞怯與謹慎之間，與青年人也相稱，他朗讀起

小詩——特別是他自作的詩——來，琅琅可聽，又寫得一手很美的字。像他那樣的人物豐度，我只能以英語的 Whimsical（雋妙）一字名之，照辭典所示，這個字把許多的偏異的傾向包納於一個概念之中。正因為他是一個這樣的人，他恐怕比任何人更能領略和模倣莎士比亞的天才的橫逸和兀贅之處。上述的他的翻譯就是一個好的例證。他以非常的自由的筆調來對付原作，在簡淨和忠實方面最爲缺乏，但是他披起原作者的異樣的裝束——更不如說滑稽的裝束來能夠那樣的合身分，那樣的幽默地模倣原作的——一切的諧謔的做手，因此他當然能博得那些對此有趣味的人的喝彩。

莎翁喜劇中的丑角的荒唐無稽的言動特別使我們高興得厲害，我們認楞次的翻譯的手腕在這方面更值得讚賞。下錄他譯的某公主射死的獵獸的「詠詞」，就是如此。

Die schöne Prinzessin schoss und traf

Eines jungen Hirscheleins Leben;

Es fiel dahin in schweren Schlaf

Und wird ein Bräutlein geben.

Der Jagdhund bollt—Ein L zu Hirsch,

So wird es denn ein Hirschel;

Doch setzt ein römisch L zu Hirsch,

So macht es fünfzig Hirschel.

Ich mach hundred Hirsche draus,

Schreib' Hirschell mit zwei Llen.

美麗的公主射獵

傷了一匹小牡鹿的性命；

牡鹿倒地長眠

堪供一小盤的烤肉。

獵犬吠了！——對牡鹿 (Hirsch) 吠出 L 一個字，

這樣子便湊成一個 Hirschel (小鹿，意謂把 l 添在 Hirsch 一字之後，便成 Hirschel)

可是如把羅馬數字的 L 添上去，

便變成五十四的小鹿了。

我從此可繁殖到百匹的鹿兒，

添加兩個上於Hirschell之後。

青年人不羈地恬不以爲異地顯露出的愛好誕妄的傾向，隨着年齒的加長而日益回到事物的深邃之處去，但決不因此而完全喪失。這種傾向在我們當時正是全盛的時候，我們並且努力自出心裁想出一些諧謔來讚頌我們的最大的宗師。如果我們能夠在座上獻出這一類的妙文，我們便引以爲榮，而在社交上這種諧謔也被容許的。下錄的嘲笑一個騎劣馬墜下受傷的馬術師的詩就是一例。

Ein Ritter wohnt in diesem Haws,

Ein Meister auch daneben;

Macht man davon einen Blumenstrauss,

So wird's einen Rittmeister geben.

Ist er nun Meister von dem Pitt

Führt er mit Pecht dem Mannen;

Doch nimmt der Ritt den Meister mit,

Woh ihm und seinen Samen!

在這家裏住着一個騎士 (Ritter)

在旁邊還有一個工匠 (Meister)

如果將這兩人以花束結合起來，

便變成一個馬術師 (Ritmeister)

如果他是馬術的先生 (Meister von dem Ritt)

那就名副其實；

可是倘若馬術竟把先生弄壞，

先生和他的子孫都要當災！

這樣的詩拿出來，我們都認真地加以討論，看牠有沒有上莎翁的丑角之口的價值，是否來自純粹真實的滑稽的源泉，抑或有一些心意和悟性，不相稱地不適合地夾雜其間。可是這種奇態的傾向大大的傳播起來，有許多人已能夠參加這種文章遊戲，而博得一般人的信用的勒辛在他的戲劇論 (Dramaturgie) 中，給這種滑稽之作以最初的着手的信號，更特別助長這種形勢。

我與這樣的耽好文學和染着莎翁熱的人們常作上阿爾薩斯之遊，至爲愉快，然正因爲這個緣故，在知識上沒有甚麼特別所得。我們在每回流送出來的小詩集起來便有不少，且可用牠們作爲材料編成一種新鮮活潑的遊記，但現在已散失了。在摩爾斯海姆（Molsheim）僧寺的十字廊下，我們嘆賞窗玻璃的彩色繽紛的繪畫；在科耳馬爾（Colmar）和斯勒特斯達特（Schlettstadt）之間的豐沃的地方漫步時，我們高聲吟出對栖里茲（Ceres 羅馬司農牧的女神）的頌歌，而穀物的莫大的消費也詳加說明和讚美。連牠的販賣的自由制度或限制制度這一重要問題也給我們熱烈地辯論起來。到了安西斯海姆（Ensisheim）我們看見教堂中懸着一塊巨大的隕石，隨着當時一般的懷疑精神，把人類的迷信加以嘲笑，他們料不到這樣的空中的怪客縱不落在我們自己的田中來，至少也應在我們的博物館中保存着。

有一次使我常常回憶的旅行，就是由信徒百人——甚至千人——組成的奧提利安堡（Ottilienberg）服給福山脈的絕頂）的巡禮。在那兒，繞着古羅馬衛城的基壁還殘存着，據說在這些雜陳的瓦礫和龜裂的石料中，有一個美麗的伯爵女兒曾有結庵修道之舉。離那些參拜的信者們虛構的禮拜堂不遠，導遊者指點一個泉給我們看，說是那女尼朝夕出汲之所，還談起許多關於她的優美的逸事。我想像中的她的逸姿，和她的姓名，在我心坎裏深深鏤刻着。我把這兩者保留到很久，直至後來我在我的作品中拿牠們

來構成一個女主角，雖然晚出，但不因此而不見得可愛，而心地虔誠純潔的人們也喜歡讀。

在這山上，我們也極目遠眺那美麗的阿爾薩斯州，牠的景色雖少變化而常新。當我們入到圓形劇場之中，無論在何處就席，雖可遍望全體的觀衆，但只有身邊的人看得最清楚，在這兒眺望遠處近處的叢林、岩石、丘陵、森林、田野、牧場、草原等等，恰也是如此。導遊者甚至指點地平線上的一點給我們看，說是瑞士的巴塞爾。巴塞爾之入我們的眼與否，不敢確言，但是瑞士羣山的迢遞的藍色，也從遠處向我們逞牠的魅力，一若要招我們前去那樣，可惜我們不能應邀，再作快遊，深以爲憾。

我儘情的作這種的排遣和游樂，因爲當時我對菲烈德力加的熱情的關係漸已引起我的不安，而更耽溺，弄到神魂顛倒。這樣的盲目地灌注的青年的愛情，可以黑夜裏射放的砲彈爲喻，彈丸循着一條輕柔放着光的直線上昇，直進至天空的星辰之間，甚至像是在那兒逗留了一會，然後循着同一的路，只走相反的方向，落下來，到末了，破壞了牠落下的場所。菲烈德力加始終如一，她像是想不到也不願意想及，我跟她的交情那樣快就完結了。至於珂梨佛方面，雖也以不見我爲苦，却不像她的妹妹那樣翹望我。因此她較有先見，對我較爲公開。她許多時跟我談起我們的預期的遠別，努力自尋慰解和安慰妹妹。在一個青年的女子跟一個男子隱然有愛情的場合，如果離絕了，她雖是痛苦，却沒有像一個男子與一個嘗對之明白表示

愛情的女子斷絕關係時那樣痛苦。在這場合，他老是扮演一個苦角，因為他正是一個入於成人期的人，對於自己的現在未來應有相當的遠見，露骨的輕薄行為與他已不相宜。使一個青年女子解除戀愛關係的事由，總被世人目為正當，但在男子的場合却貽不德之譏了。

可是這種帶有沾沾自喜的戀情怎樣會讓我們預先見到，牠會領我們到甚麼地方去呢？就是當我們以理性之力斷了這種戀愛的念頭之後，我們還不能完全擺脫，方法雖變，但我們總以翻尋過去的，可愛的習慣自慰。我就是如此。縱然跟菲烈德力加的晤會引起我的不安，我總感到離開她時懷想她以及與她共話時是比甚麼都愉快的事。我到她的家裏雖漸漸疏了，但我們的通信却愈頻繁。在信中，她以明快的語調報告她的近況，以優美的筆致描述她的心情；而我讀起來，也滿心歡喜，熱情洋溢地把她的種種美點細加吟味。我與她的睽隔倒使我自由，而我對她的愛情藉着遠遠的筆談而才像滿開的花那樣遠到極點。在這時節，我對於未來的明察力已完全失掉了，而時間的流轉和種種的忙急的事務又使我無暇分心顧及。一向我靠着對現在和目前的事的不斷地熱烈地參加，能夠做許多許多的事，但是到了末了，正像人們要離開一個慣住的地方時往往會有的那樣，一切要做的事便同時猛然迫來。

那時，更有一樁無端插入的事情把我最後的幾日也佔了去。事情是這樣的，我跟一些上流社會的人

到鄉間的別墅去，從那兒可以很壯麗地眺見大寺院的正面和牠上面的高聳的尖塔。游伴中有一個人說：「可惜得很，大寺的全體沒有完成，我們只看見一個塔。」我聽了便答道：「我覺得有同樣抱憾的事就是連這一個塔也沒有完全造好，因為那四個柱頭的螺旋形弄得太過扁平了，我以為牠們上頭應當樹上四個輕的尖頂，並且在那個厚重的橫桁所在的地方的中央再安上一個更高的尖頂。」

當我以平素的興奮的語氣這樣斷言時，一個爽快的短小的男子向我打話，問道：「誰對您這樣說過呢？」「塔自己，」我答道。「我既對牠長久地注意地觀察，並對牠表示那麼大的興味，以致後來牠終於決定對我說出這種公開的祕密。」「塔對您說的話是沒有離開真實的。我對於這一點最能明白，因為我是受命管理那個建築物的職員。在我們的檔案裏還保存有原來的設計圖，那圖所指示的跟您所說的一樣，我可以領您去看。」因為我動身在即，亟盼他這種特別的好意儘早實行。他出示那卷貴重的設計圖的時候，我迅速地以蠟紙把現在的塔所缺的那些部分摹繪上，並恨不能早日得親接原圖。但是，我總要經過直觀和觀察，費了一番心血，然後對於某種事物得有概念，已是慣常的事，不止這一樁了，而且，如果別人把這種概念先向我指示時，恐怕這種概念還不會那樣明顯和有裨益吧。

在這樣的忙亂之中，我仍不能拋棄重見菲烈德力加一面之念，在她的家裏那幾天是很痛苦的，到現

在已不能記憶清楚了。當我動身時，從馬上伸手與她作別，她的眼淚已盈睫了，而我也感到很悲酸。我向着德魯遜海姆的路上馳去，在途中，一種極奇異的預感向我襲來。卽是，我以精神的眼——不是肉體的眼——看見我自己騎着馬在同一的道上迎面而來，并且所穿的衣服是我從沒有穿過的繡着金絲的灰鼠色的衣服。一當我掙脫了這個幻覺，那個姿影便完全消逝了。可是，更奇怪的，在八年之後，我恰穿着與幻覺裏所見的一樣的衣服，不是出自故意，而是出自偶然的走在同一的道上，來重訪菲烈德力加。不管這樣的幻覺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在訣別的途上這種幻象總給我以一點安慰。我因永遠離開美麗的阿爾薩斯以及我那兒所得的一切樂事而感到的苦痛，稍爲緩和了，終於脫離了那一曲驪歌所給與的昏迷，而覺得已再置身於一個平和而愉快的小旅程中。

到了曼海姆我抱着非常的熱望，連忙跑到那聲譽洋溢的古物館去。在萊比錫城時，我從溫克爾曼和勒辛的著作已聽見說及關於這裏所藏的貴重的藝術品的許多的話，可是實物還沒有看見。因爲在萊城繪畫專門學校裏除了「雷奧科溫」（Laokoon）「父親」「手持拍板的農收神」（Der Faun mit den Krotalen）之外，便沒有別的名作的模型。就使厄塞爾有時高興起來對我們談談這些雕像，但他所說的還是謎一樣。可是，我們那時對於藝術還是初學者，怎樣能給我們以關於藝術的目的的觀念呢？

博物館的館長味薩斐爾特 (Verschaffelt) 很和藹地接見我。他的一個屬員領我到陳列室去。他把室門打開之後，便讓我隨自己的喜歡觀賞。在這兒，我置身於一個寬敞的，四方形的，因天花板的非常高而差不多成爲立方形的室中，從戶槽下的窗口射下來的光線照着的廣闊中，而爲極可驚嘆的印象所圍繞。古代的最優美的雕像不獨沿着壁排列着，而且還在地板的全面高低參差地擺着。可以說是一個雕像之林，觀衆一定要在其中左轉右繞地穿過，更可以說是一個理想的偉大的各國民的懇親會，參觀者必須穿插其間。這一切的名貴的雕像藉着簾帷的上下，而發着最適合的光線，而且牠們的台脚是迴轉式的，可以隨意的變換方向。

我聚精會神頷略這些陳列物全體的不可抗的，初次印象一會之後，轉而觀賞那些最吸引我的雕像去。「拍爾味對勒的阿坡羅」 (Apoll von Belvedere 羅馬教王宮城內拍爾味對勒博物館所藏的名作的複製品) 最出人頭地，誰能否認呢？這個立像有相當的巨大。身軀修長，運動的姿勢自由而輕快，目光炯炯，像勝利者那樣。這像對於我們的感覺的影響也非別的作品所能及。其次，我轉而鑑賞「雷奧科溫」 (一五〇六年在羅馬發見，原作為前四世紀之物，有三種) 雷奧科溫與他的兩個兒子一塊兒的雕像，我是破題兒第一遭看見。我盡可能的設想關於牠的論述和辯論的一切之點，而力尋自己獨有的創見。可是，

我時而爲這種見解所牽，時而爲別種見解所引。那個「垂死的戰鬥者」使我凝視很久。可是，使我最感到眼福不淺的，就是觀賞「卡斯陀爾和普爾祿斯」(Kastor und Pollux)的羣像之時，這個遺物的真偽雖成問題，但很可貴。我還不知道觀賞美術品時馬上就把自己的觀感說明是怎樣不可能的事。我強迫自己來思索，却得不到甚麼明白的觀念。不過我仍覺得，這些名作的大集團中每一樣都是可理解的，每一對象都是自然的，在本身上是有意義的。

可是，我最加注意的還是「雷奧科溫」對於「他爲甚麼不號叫呢？」這個著名的疑問，我自己對自已答道：「他不能號叫呵！」以爲這樣子可把這個謎兒解答了。父子三體的一切動作和運動，我以爲是從這羣像的最初的構想出來。主體之雷奧科溫現出那樣的藝術的而又強烈的動的姿勢，是由於與蛇掙扎的努力和想逃避目前的噬嚼的兩個誘因所致。爲要減輕這時的痛苦，自然要把下腹收縮，而號叫出聲便不可能。我又主張他的幼子不會被噬，此外關於這羣像的藝術的優點還試作種種的解釋，我把這些觀感寫在信上寄給厄塞爾，可是他對我的說明不加以特別的注意，而只以一般的獎勵的話來報答我的好意。幸而我仍固守這種見解，許多年後還不動搖，到後來他卒贊同我的經驗和確信。其後我出版的美術雜論 (Propyläen 與友人邁耶爾 Heinrich meyer 共同出版，三卷，一七九八——一八〇〇年) 就是

以現在所說的意味發表這種見解。

熱烈地觀賞了那麼些的崇高的造形美術的傑作之後。我對於古代建築的吟味的機會也不肯放過。我看見圓形屋(Rotonde)的柱頭的模型，牠的棘林科植物葉形雕飾(Akanthblätter)既宏偉而又優美，我注視時，一向對於北方建築術的愛好，開始爲之動搖了。

這種青年時期的觀賞對於我的一生雖有大的影響，但是後來不久却沒有收很大的效果。如果我能夠將參觀博物館的記事從卷頭寫起而不殿之卷末；那是多麼高興的事情。那瑰麗的陳列室之門剛在我踏出之後關上了，如醉如癡的我便想把自己回復過來，甚至力謀擺脫那些雕像加於我的想像力的重負。所以，後來要繞了一個大彎然後再回到這些美術品之林裏。不過，這種印象暗地裏作用着，我們只欣賞地領略牠，而不加以支離滅裂的判斷，牠的效果是不可以估量的。如果青年人取批判的態度，不加穿鑿，不加探索，讓那些優秀善美的東西對自己起作用，他就能享受最高的慰樂了。

第十二卷

遊子終於回家了，比前次歸省時較為健康，較為愉快，但是在他的一切舉動裏現出一種過度的緊張，不見得充分地表示精神上的健康；我一回到家裏，母親鑒於父親的嚴謹方正的性格與我的種種的清狂偏僻的傾向間會發生衝突，便要用某一種方法來調節和解。在梅恩茲的途中，我曾碰見一個彈豎琴的少年，非常的喜歡他，因為那時彌撒祭（大市集日）已在目前，我便邀他到佛郎克福城來，答應給他地方住，和替他吹噓。在這個事情中也顯出我生平的癖性來，因為牠，我一生招來不少的負擔。這就是說，我很歡喜年齡比我小的人慕我的名而集於我的左右，和緊相追隨，可是結果我當然要分擔他們的運命。縱然經驗過一回又一回的麻煩累贅，我仍不能遏止這種衝動。即在近年，我對於這種事情雖已充分明白，但仍時會再犯這種錯誤。我的母親比我較有先見之明，覺得一個彌撒市的賣藝人安頓在那樣體面的家裏，要到旅館去和酒店裏彈琴賺錢，父親一定看作奇怪。她因此在附近替這少年找到適當的食宿的地方。我替這少年向友人們介紹，他在彌撒市期間過得也不壞。數年之後我再看到他，他已是長大粗野了，但他的技術却

沒有怎樣上進。可敬佩的母親第一回試做調停的事，做得很滿意了。料不到在以後我居家的時節，這套把戲還是非常必要的。父親以他的中年以後的種種癖好和工作度着滿足的生活，他心中像那些不管一切的障礙和延宕而貫徹他的計畫的人一樣的愉快。我已考得學位了，向着漸進的公民生活走去的第一步算是完成。我的論文獲得他的稱讚，使他更綿密地對他加以斟酌，作將來印行的種種準備。當我滯留在阿爾薩斯時，我寫了許多小詩、小論文、遊記及其他即興的東西。父親以編排這些文章，附以標題和請求我加以完成爲樂，並且欣然希望我從前不歡喜把這類東西附印的頑強之見馬上放棄。妹子聚了一班伶俐可愛的女友，她雖沒有妄自尊大，但却把她們支配了。這因爲她的明智能夠容忍許多事情，她的善意可以調和種種衝突，此外她又能使人不目之爲競爭者，而視同可信賴的人。在舊友朋中，荷爾恩依然是忠實的友人，愉快的游伴。我跟里塞（Riese）也很親密。我有所主張，每流於獨斷，他却常以疑問否定等反對的態度相向，以試鍊我的推理力。別的人也漸漸加入我和荷爾恩、里塞的隊裏來，關於他們，以後須再加敘述。可是我這次新回到故鄉來，最有助於我和最使我愉快的友人總算是斯羅塞爾兄弟。年長的希羅尼穆斯（Hieronymus）是一個學有根柢的優良的法學者，執律師業，博得世人的信望。他最愛棲遲的地方，就是書籍文書琳琅滿架，陳設整然的書齋中。我上那兒訪他的時候，總看見他以爽朗同情的容貌相迎。即在

大庭廣衆之中，他亦譎然可親，添人興趣。這因爲他讀書既多，腦中充滿着關於前代的珍聞逸事之故。一有適當的機會，他不吝以拉丁語作天才橫溢的詩，來增加一座的歡娛。我到現在還保存有他所作的種種滑稽詩，我會把佛城的有名的畸人寫成漫畫，他便爲題上這些詩。我常跟他商量以後我的生活和事業的途徑，如果不是有無數的傾向，種種方面的熱情，和許多的可以分心的雜事，把我從法律的路上拉走，他一定會成爲我的最確實可靠的指導者呢。

在年齡上與我較接近的是他的兄弟喬治，他這時已辭去歐根公爵那兒的職務，從圖勤多夫回到佛城來。他在世界的知識和實務的技能上已有長進，而關於德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眼光，也不落人後。他依舊歡喜用各種外國語寫東西，但是這已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惹起我的外國語熟了。因爲我這時已一心一意的專用德語，外國語只修養到能讀名著的原文就算了。他的正義之念依然不變，而且，人情世故之洞達反使他更嚴謹地，甚至更強頑地抱守他的善良的心地。

不久，藉這兩兄弟的介紹，我也與麥爾克（Merck）認識了。我在斯特拉斯堡時，從赫德爾的口中，已聽見稱道他。這個對我的生涯有極大的影響的特異的人物，本生於丹姆斯達城，關於他少年時期的教養，我不知其詳。學校生活完畢之後，他伴着一個青年到瑞士去，在那兒滯留了一些時候，結了婚才回國。我認識

他的時候，他正任丹姆斯達的經理官。他生來本富於理智和氣魄，對於近代文學特有深造，又博覽各時代各國的通史與人文史。他具有適確而敏銳的判斷力，在友朋中他有果斷和可靠的事務家和老練的計政家之譽。他的丰度雖像是嚴峻，但在見慣了他的人們之間，他被目為可親的社交家而受歡迎，他到處都以輕爽的態度臨場。身軀瘦長，突出的尖鼻惹人注目，炯炯四射的淡藍色——或灰色——的兩眼有點鷹瞵虎視的樣子。拉發忒（Lavater 瑞士的著述家，骨相學的創始者，一七四一——一八〇一）在他的骨相學中會引他的相為例。在他的性格中含有奇妙的不調和之處。本性上他是一個善良、高潔、可信賴的人物，以憤世嫉俗之故，任由這種妄想的脾性支配他自己，像是為不可禁遏的傾向所驅使那樣，故意玩世不恭，甚至取惡辣的態度。在某一瞬間，他現出一個明達、安閒溫良的人，但在另一瞬間他突然像蝸牛之伸出牠的觸角那樣，想做出一些事來傷人的感情，惹人的憤怒，甚至予人以損害。可是正像世人相信自己對某種危險有安全的保障而愛親近危險那樣，我既有確信，預料他不會以他的惡意的方面對我，正因他有二重性格而更喜歡和他來往，和領略他的善良的方面。他在道德方面既有這樣的不安的精神，又不得以險惡毒來待人，一方面自會敗壞他的社交生活，他方面，另有一種的不安狀態——他也很小心養成的不安狀態——與他的內心的快感相逕庭。這即是說，他感到有一種業餘的創作慾，因為他能

夠輕快流利地以散文或韻文表現自己的感想，而實際上以他的文才也很可以儕於當時的名作家之林而無愧色，他更熱心地耽於詩文的撰作。到現在我還保存有他寫的韻文的信，豪放曠肆，而又帶有斯尉夫特（Swift）的苦辣之味，以對人對事的獨創的見解非常見長，但同時他的筆鋒却有那樣傷人的力量，我究竟不敢在現在的讀書界中公表，我只有或把牠們毀棄，或保留於後世，作爲證明德國文學內部不和的顯著的文獻。可是在他的一切作品中，他都從否定的破壞方面着筆，他自己感覺得不愉快，他時常對我聲言：他對我的無邪的著作癖既羨且妒，他以爲這種癖好是源於對於前人的模範和自己模擬的作品之喜悅而來的。

究其竟，如果他不到在技術的和商業的方面也有不可遏的衝動，而從事於實務，他的文學的業餘嗜好與其說會誤他，不如說有益於他。因爲，當他一開始詛咒自己的才能，又憤恨不能十分天才般滿足自己對於實行的才能的要求，他便時而捨棄造形美術，時而拋棄文學，而立心從事那既可賺錢又會有趣的商工業去。

此外，在丹姆斯達城還有一班很有教養的人。方伯的大臣，樞密院顧問官豐·赫塞（von Hesse）培特遜（Petersen）教授，溫克（Wenck）校長，等等是世居丹姆斯達城的人，許多從鄰地來的學者和旅行過

境的名人輪流地加入他們的高貴的隊中。赫塞夫人和她的妹妹佛拉克斯蘭 (Flachsland) 小姐是罕見的多才多藝的婦人，後者是赫德爾的未婚妻，既有種種的特質，而又跟那樣卓越的人相愛，更兩重的惹我注意。

這一班人物怎樣促進我，刺戟我，非一言所能盡。他們喜歡傾聽我朗誦我的脫稿的或在執筆中的作品，當我公開地和詳細地講述我的腹稿時，他們鼓勵我，當我因為新的誘因而擱筆不把以前着手過的作品寫下去時，他們便指斥我。浮士德已經動筆寫了格茲·豐·伯里生根 (Götz von Berlichingen) 的構想也漸漸完成。十五六世紀的研究仍繼續着，斯特拉斯堡的大寺在我心裏留下很嚴肅的印象，很可用來充做這樣的詩作的背景。

我關於大寺的建築藝術的感想和空想，曾拉雜寫下來。就中我主張最力的，就是：第一，我們應當稱這種的建築為德國式，而不是哥特式，不是外來的，而是國粹的；第二，我們不應當把牠來與希臘和羅馬的建築術相比較，因為牠是從一種完全不同的原則出來。如果這個大寺是在和風麗日的天空下，以圓柱來支持屋頂，那麼，牠自身自會為滿開着門窗的牆壁所圍了。可是，我們北國的人，既必須到處繞以牆壁來禦寒，所以，天才的建築家設法把厚大的外壁弄到有多樣的凸凹，從外表看來像是開有窗孔那樣子，打破全體

的單調，使觀者對那巨大的平面生優美之感，那是值得我們敬服的。這個道理也可應用到塔的方面。那個塔不是像圓頂閣那樣，在內部作成天空之形，而是要在外部向着天際高插，並且要使安置在牠的基地的至聖所的存在傳達給遠遠的周圍的地方知道。至於這個可貴的大建築的內部，我只敢以詩的觀照和敬虔的調子來觸及了。

這個見解之有相當的價值，我自己也不想否認，如果我肯以好懂的文體把牠明晰地寫出來，那麼，我其他出版的德國的建築藝術與豐·斯泰因巴赫（Von deutscher Baukunst, D. M. Ervini a Steinbach 見前）一小冊子在當時，就會引起更大的影響，而使祖國的愛好藝術的人早加注意了。然而，爲哈曼（Hamann）和赫德爾的先例所誤的我，却把這樣非常單純的思想和觀察埋沒在異樣的文字，瑰奇的詞句的五幕霧中，使自己得來的光明在自己和他人的眼中都受障蔽而朦朧不可見。雖然是這樣，這小冊子還受人歡迎，並且再錄入赫德爾編的德國的風格與德國美術之中出版。

這樣子，我一方面因爲自己的嗜好，一方面爲着作詩及其他的目的起見，很熱烈地研究祖國的古代美術，並力求得有新鮮活潑的印象，可是同時，我又因爲聖經的研究和宗教上的共鳴，而時常分心。而且彪炳於十六世紀中的馬丁路德的生涯和事業，自會不斷地導引我作聖經的研究，以及作宗教的情緒與意

見的考察。主張聖經爲湊集而成，逐漸出現，由各時代加以補修的典籍之說，很能取悅於我的幼稚的自負心，不過，這種新見解在當時還沒有成爲定論，在我所親交的友朋中更受懷疑。以大體論，我附從路德的譯文，以各個的細端論，我贊同斯密特（Schmidt）的直譯，並且想盡可能的利用我的淺薄的希伯來語的知識。聖經中之有矛盾的地方，今已沒有異議。人們却想以這樣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即是把那些最明白的部分當作基礎，而設法把那些意義欠明瞭，與前者矛盾的部分，看作與前者相似的東西。反之，我自己却想加以檢討，尋出那些最明白地表達事物的意義的地方，只重視這些地方，而把其餘的視爲後世插入而加以擯棄。

其實，當時我已確立一種根本的見解，不而曉得這種見解是否從別人灌輸給我，或由刺戟而發生，或源於自己的深思熟慮，我的見解是這樣的：即是，凡是流傳給我們的東西，特別是以文字流傳下來的東西，最關重要的，就是牠的根柢，牠的內面，牠的意義和傾向，牠所以爲根本的，神聖的，有效果的，不可干犯的和不能磨滅的，正在這個地方。所以無論甚麼時代，甚麼外來的影響和條件，都不能傷這內面的原體之毫末，至少也不能像肉體上的病之能傷及善良的靈魂那樣。那麼，語言，方言，特色文體，以至全體文字都應視爲一種精神的事物的形骸，這個形骸雖與內面的原體有密切的關係，但仍不能不受傷害敗壞。其實，無論

那一種的傳統的東西，在性質上總不能全然純粹的傳下來，就使純粹地傳下來，無論在甚麼時代也不能完全理解牠的原來的樣子，前者的不可能由於傳授的媒介物之不完全，後者的不可能是因為時代、地方的變遷，尤其是因為人類的能力與思考的方法之相異，同一典籍，有許多不同的釋義者，他們間絕不會有一致，就是這個緣故。

因此，探討自己所特別愛好的書籍的真實的內面的本體，是各人自己的事，而首先要省察的，就是這書對於我們自己的內性有甚麼關係，我們自己的生命力為這書的生命力刺戟和培養到甚麼地步。反之，凡是對我們不起甚麼作用或成為疑問的外面的部分，我們可委諸批評家之手。批評家縱然能夠把全體條分縷析，剖解無遺，但絕不能毀損我們牢牢地把握着的真實的根柢，甚至連搖動我們已抱的信心一瞬間也有所不能。

這種從我的信念和直觀發生的確信可以適用於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一切場合，予以興奮，而且成為我的道德的生活和文學的生活的根柢，縱然在單個的場合每會誤用，但可視為一種安全地投下能產豐富的利潤的資本。我抱着這種觀念，才真的得親炙聖經。像受新教的宗教教育的一般人那樣，我把聖經翻覆讀過好些回，或隨意飛躍地，或從頭到尾，或從尾到頭研究舊約的粗獷的自然味，與新約的優美的純

味使我處處都爲所動。我雖不會一度好好的領略牠的全體，但是對於彼此相異的各書今已不再因爲他們的不同的特質而迷惑了。我能夠正確地、明白地依次把握和看出各書的價值和意義。究竟我的心情與聖經太拉得緊了牠已成爲我的不能或缺的東西，恰是因爲這心情的方面，我不爲任何的聖經嘲罵者所動馬上就識破他們的不正的伎倆。我不獨憎惡他們，而且會因而憤怒起來。我還很清楚地記得，初讀福祿特爾的“Satir”（攻擊宗教的戲曲，一七六三）之時，爲小孩似的狂怒所激，如他會落在我手內，便欲絞殺他。反之，對於一切的誠實的研究，我非常抱有好感，東方的地理與風俗的闡明，既愈益昭示聖經的真相，我更喜歡接受，並進而以聖經所含的貴重的傳說來鍛煉我自己的眼力。

讀者已經知道，我以前怎樣想闡明摩西第一書所描寫的原始世界的狀態。現在我既想順序的一步的進而研究，所以，中斷了頗久之後，又拿起第二書來讀。可是第一書第二書之間有多大的差異呵，恰像幼年時代的充實的內容從我的生涯逝去那樣，我也覺得那第二書與第一書之間有很大的鴻溝相隔着。第二書中有一句不大重要的話已表出牠怎樣把過去全然忘却：「於是在埃及有新王卽位。他一點也不知道約瑟，」不只是埃及王，就連像天空的星辰那樣無量數的繁衍下來的民族也差不多忘了他們的祖宗。然而人類的這樣的繁殖却正是耶和華在星空之下對他們祖宗許下的神約，到這時才實現的。我以

難以名狀的苦心，不充分的工具和能力，把五書細讀過，結果却突生一奇想。卽是，我相信發見了，那十誡不是寫在石碑之上，以色列族之跋涉荒漠不是經歷四十年的歲月而只費短時間。由是關於摩西的性格，我也自以爲可得一個嶄新的說明。

在我的檢視之下，卽新約書也有問題，對於牠，我的分析的研究興趣也不肯放過，但是，由於對聖經的愛慕和癖好，我却贊同那句敬虔的話：「福音書的著者也許是自相矛盾的，只要不與福音矛盾就成了。」卽在福音書的領域內我也自信有種種的新發現。在聖靈降臨節的時候，語言的天才之明晰地堂皇地傳授記事，我會用一種晦澀的方法說明，因不能獲得多數的贊同者。

認罪惡的傾向在人類中占優勢之說爲路德宗的主要教條之一，「同胞教會」(Brüdergemeine)更張大其說，我也想順應這種教旨，但沒有多大的成功。不過，我仍略應用牠的用語，並曾假作鄉村牧師致新任牧師的一封信，插入這種用語。這信的主要題目却是當時的流行的標語，這卽是「宗教上的寬容」(Toleranz)，在當時的有力的學者和思想家之間，這是公認的思想。

這些隨時寫下來的東西漸積漸多，爲欲公諸於世起見，我在後年自費把牠們付印，送給——或不如說贈給——愛森堡書店，讓牠們盡可能地在世間銷流，而自己當然得不到甚麼報酬。關於這小冊子，時有

批評，或加贊賞，或加反對，但這些反響都消失了。我的父親把這小冊子小心地保存在他的文書庫中，否則我後來連一冊也不會存有了。我想把牠連同其他還找得到的未付印的相類的雜稿，附在新的全集之中。

我之以玄祕的文體來寫這些小論文，並拿來出版，本是受了哈曼的影響，因此，我以為這正是一個適當的機會來把這個可敬重的風靡一時的學者提一下。他對於祖國老是一個神祕之謎，對於當時的我們也同樣玄祕不可解。他所著的蘇格拉底要錄（*Sokratischen Denkwürdigkeiten*）（一七五九年出版）轟動一時，而對於眩惑的時代精神抱反感的人特別地歡迎牠，從這書可以感知著者是一個思想深刻的徹底的思想家，精諳世相及一般的文學，同時又承認世界中有某種祕密的，不可探究的東西之存在，而他又以全然特異之筆把他的思想表現出來。固然，支配當時的文壇的作家們把他看做幽玄的夢想家，但是有向上的青年不由得不爲他所吸引，即使那些稱爲「村野的靜者」（*die Stillen im Lande*）他們半開玩笑地，半認真地得到這種稱呼）不屬於任何宗派而隱然形成一個教會的敬虔的信徒們，也注意到他，在我所親交的克勒敦堡女士（見前），以至她的朋友摩些爾（*黑森大公國的宰相*，公法學者，一七三三——一七九八）的眼中，這個「北方的神祕家」（*Magus aus Norden*）也是一個可歡迎的人物。更有一事使人們好與哈曼接近的，就是他們聽見他爲貧窶的家境所苦，而仍能抱持這樣的優美崇

高的思想。他現在既得到當宰相的摩些爾的崇拜，以他的勢力，這個恬淡的學者之獲得相當的富裕的生活當不是難事。與摩些爾同志的人們已安排好，邀請哈曼從哥尼斯堡到丹斯姆達來，而摩些爾也贊同和促成其事，但是他到那裏的時候，摩些爾偏巧有事外出，這個時人不知因為甚麼緣故馬上回去，但他與摩些爾之間仍繼續作友誼的通信。我還藏有他從哥尼斯堡致他的愛護者的兩封信，很可徵見筆者的異常偉大和篤實的性質。

可是，這樣的良好關係是不會永續多久的。這些敬虔的人以為他也抱與自己同樣的敬虔主義，他們把他看作「北方的神祕家」那樣崇拜他，希望他也繼續表現出可尊敬的行為。但是，他們的期待是辜負了他所著的雲——蘇格拉底要錄的補篇（*Wolken, ein Nachspiel Sokratischer Denkwürdigkeiten*）已引起一點不快，後來，他竟印行古語言學者的十字遠征（*Kreuzzüge des Philologen*）不獨在這書的封面上畫上一個帶角的森林牧畜之神（*Pan*，半人半羊之神）的山羊的臉孔，而且在前頭幾頁的木版插畫中，有一個大公雞做音樂的指揮者在牠的前面，站着許多的小雞，爪裏拿着樂譜，全體的樣子極為滑稽可笑，據說這畫是作者拿來嘲罵自己不喜歡的幾種教會樂的。因此，在善良溫和的人們的心中便起一種反感，這事傳給著者知道，他沒有因此覺悟其非，由是與這些人的親交便中斷了。可是，我們

青年人對於他的熱心注意，因赫德爾的刺激而仍不斷。赫德爾與他的未婚妻和我們繼續通信，凡是這個可注意的學者有什麼新的言論，他即在信裏報告。有時，插在哥尼斯堡新聞的他的著作批評和介紹也錄給我們看，在這些東西裏可徵見作者的極特異的性格。哈曼的著作我殆收藏無遺，其中還有他論赫德爾的應徵論文語言的起源（一七二二年出版）的可注目的手稿。在這篇東西裏頭，他對於赫德爾的論究，以極特異的筆法可驚嘆地加以闡明。

我至今還希望哈曼全集之印行，或自己從事編訂，或至少由我促進其事。只當這些重要的文稿再度提供於讀者大眾之前的時候，然後才可以較深切地談到著者的本人，他的性行。不過，在這事未實現以前，我還想在這兒略加論述。況且有一些與我同樣敬服他的卓越的名人還生存着，我更喜歡由此得到他們的共鳴和教正。哈曼的一切的主張思想可以歸結到下錄的原則，即是：「凡是自任要做的事，無論是以行為或言語或其他完成之，必須出自全能力的合體的活動，凡是欠渾一的，支離割裂的都不足取。」這誠然是金石良言！但是牠的實則是不容易。在實際生活和藝術方面也許可以適用，可是，以語言文字傳下來，沒有純粹詩的構造的東西很難適用這格言。因為語言文字而欲表白事物，就必須分解割裂人類在說話的時候那一瞬間定然是偏於一面的，沒有那一種傳言，教授是不分離割裂的。可是哈曼無論甚麼時候都反

對這種分割，自己在一個統一之中感覺、想像、思考，而又想這樣子講說和著爲文字，並期望別人也這樣子做。因此他必然會與自己的文章，以及他人的撰作抗爭衝突了。爲要實行這種不可能的事，他試盡種種的方法：自然與精神暗地裏交接時的奧祕的直觀，從這種交接閃出的光輝的理智的電火，在這樣的境地浮現出的意義深遠的形象，聖俗的先輩作家的金石名言，以及其他的幽默雋永的辭句——這一切構成了他的文章的異樣的內容的全體。讀者既不能在思想的深度上與他親近，不能在高處與他共步，不能把握那些映在他自己眼中的異常的對象，在浩如煙海的文獻中又不能找出他引用的典據的意義，所以我們越研究他，便愈感到周圍的昏暗，而且這種暗昧隨歲月而俱增，這因爲他的引喻主要地與當時文學和生
活一時間顯著的極特殊的事跡有關。在我蒐集的東西中，有幾篇他的已付印的文稿，他在頁邊親手標明他所引據的例證的出處。如果把他所註明的典據翻查一下，便又發見意義曖昧，這種朦朧之趣雖然使我們感到很舒服，但是普通所謂「理解」一事，絕不能希望從他的著作得來。所以，這種文章也可稱爲「占語的」(sbyjiniſch) 這因爲不能從牠的本身去理解牠，讀者必須等待到一個機會來臨，在那時才乞靈於他的豫言，看出他所昭示的光輝。每一回翻閱他的著作，讀者每一回都似感到一點新的東西，這因爲隱存於一個地方的多方面的意義却隨場合的不同，而以種種不同的式樣接觸我們，刺戟我們。

我從沒與他有一面之緣，也沒有跟他直接通過書信。但是我像是極瞭然於他的生活狀態和交友情況，並且很確鑿地感知他的朋友間和對他的關係。我所看到的出自他手的信札，都很優美，遠比他的文章爲明晰易懂，這因爲信中對時代、對環境、對人的關係都較明瞭地現出之故。不過，從他的信，我以爲很可以看出他極率直地感到自己的才智的優越，無時不自視爲比受信者較聰明睿智，因而對後者的態度缺乏深情而近於諷刺。也許他只在這些信中才有這種態度，但是，這總是使我從不企求與他親接的主要的原因。

反之，在赫德爾與我們之間，很快意的文學的通訊極熱烈地繼續着，只可惜這種交往從不能穩靜地純潔地維持下去。赫德爾在信中也不免帶有揶揄叱責的話。麥爾克不經一激就怒起來，他又會煽動我們生氣，因爲這時赫德爾在一切作家和人物中最敬服斯尉夫特，所以我們替他起個渾名，喚做主任牧師。（斯尉夫特自一七七四年以後任愛爾蘭都柏林的聖巴多力克寺院的主任牧師）因爲這個綽號，我們中間再發生種種的誤會和不快。

雖然是這樣，當他任職畢克堡（Birckeburg 立貝 Lippe 伯爵領的首都）的消息傳來，我們都非常高興。這個職位給他兩重的光榮：這因爲他的新恩主雖以畸人著稱，而同時以睿智果敢獲得好的聲名，

托馬斯·阿布特 (Thomas Abbt 哲學的通俗著述家，畢克堡的名譽牧師，一七三八——一七六六) 曾任同一的職務而享盛名，他之逝世，舉國同悼，他的恩主爲他建紀念碑一事，國人又引爲欣慰。現在，赫德爾要承早逝的阿布特之後，來完成他的前任者所引起的世人的唱唱的期望了。

從那時期看來這種任命是具有兩重的光榮和價值的，因爲德國的好幾個領主已學立貝伯爵的榜樣，不獨任用學者和實務的幹才，而且還招聘有望的天才的人物。其中顯著的一例，就是克洛普斯托克 (見前) 爲巴登的方伯加爾所招，不是讓他奉職服官，而爲的是使上流人士得接他的風采，受他的高雅的舉止的薰陶，和獲得精神的裨益。加爾們平素對於一切有益的優美的事物都加注意，這回的舉動更增高他的信望。同時，克洛普斯托克的聲價也增加不少。出自他筆下的一切是仁愛和高貴。我們一得到他的短詩或挽歌，便仔細地抄下來。因此，一聽見黑森·丹姆斯達的大公爵夫人加羅蓮娜把他的詩集印刷，我們便非常欣慰。詩集印數很少，其中一部幸而到了我們的手裏，這使我們把舊有的手抄的詩集增補不少了。對於我們，克洛普斯托克最初流布於世的詩，歷久還是最可珍愛的，就是後來作者自己貶棄的作品，我們還歡喜吟讀。這是真的，從一個美麗的靈魂迸流出來的生命，愈少受批評的影響，引渡到藝術的專門範圍去，只會更自由地發揮牠的感化力吧。

克洛普斯托克藉着他的性格和行爲，能夠替他自己以及別的多才多藝的作家博得聲價信望，而他們的家境的安固和改善也有賴於克洛普斯托克之力。事情是這樣的，向來的書業主要地出版有價值之科學專門書，和常備的販賣書，對著者的報酬不多。可是詩的著作的印行視同一種神聖的事業，如著者受書肆的報酬金，更或請求增額，殆看做犯了「沽聖罪」(Simonie 僧侶之營買賣)那樣了。著者和出版者立於極奇異的相互關係中。兩者因人的看法的不同而互爲愛護者與受護者。著者方面，除了著作上的才能之外，通常被目爲極有道德的人物而受公衆的尊敬，擁有一種精神上的高位，自覺其著述上的勞苦得到成名的報酬，出版者方面自甘居於著者之次，而享有豐厚的利潤。可是，富裕的書買的資財實際上居貧乏的詩人的上位，由是，極微妙的均勢的關係便形成了，雙方彼此慷慨和感恩的佳話並不罕聞。布賴特科普夫和哥特瑟德(見前)一輩子都親切如家人。書商——特別是翻版者的吝嗇和卑劣行爲在當時還未流行呢。

然而，在德國著作者之間却發生了一個一般的運動。他們把自己的雖不是貧窶也是寒素的生活狀態與有力的書買的豪富生活比較，他們想起像革勒特(Gellert)拉賓納爾(Rabener見前)那樣的作家，縱享很大的聲名，他們的物質報酬還是那樣的少。一個爲全國愛讀的德國作家，如果沒有別方面的

收入來彌補一下，便須以窮乏的家計自甘。因此，就是中流以下的作家也熱望能改善自己的生活 and 離出版者而獨立。

這時，克洛普斯、托克乘機奮起，預告他的學者的共和國（Gelehrtenrepublik 一七七四年出版）的出版，徵集預約。縱然彌賽亞（第一部一七四八——四九年出版，第二部一七七三年出版）的後半，因為內容和作風的關係，不能像本身純潔無邪而又在純潔無邪的時代出現的第一部那樣，發生極好的影響，但是著者藉着許多的優美的小詩之出版，仍能吸引許多讀者的心情和精神，讀者對於他的崇敬依然不變。因此，他募集預約時，許多有思想的人——其中還有一些顯宦名流——踴躍應募，繳納預約費金「路易」一枚，這錢其實不單是支付書的代價，而實是趁此機會來報酬著者對於祖國的功績吧。應募者爭先恐後，連那些平素沒有多少錢花的無名青年男女，也解囊預約了。男的，女的，上層的，中層的，都釀金來贊助這個神聖的出版計劃，應募者之數恐怕在千名左右。他們的期待極度的緊張，他們對著者的新作的信賴，無上的大。

其後，這書的出版得到空前的異樣的結果。牠誠然有很大的價值，但決不與一般的讀者相宜。著者關於詩和文學的見解，以古代德魯伊得（Druide 古代塞羅民族的僧侶之稱，他們結成一種自治的教

團，以研究學問、醫療、卜星等爲事）共和國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們論純真和虛僞的原理，以極簡潔的格言式的話來表達，因此，許多有教訓價值的實質却爲異樣的文句所隱蔽了。固然，對於著述家和文學者，這書是有不可估計的永久的價值，然牠的效果所及也只限於這些人吧。凡是自己有思索上的經驗的人，會爲他的思想所指導，凡是能夠尋求和尊重純真的事物的人會爲他的徹底的態度所訓迪，不過一般的文藝愛好者，一般的讀書家，却從這書得不到甚麼啓迪，牠仍是一本可望而不可即的天書。可是，這書終於到了一切預約者之手了，他們各人本都期望牠是一種極有啓蒙效果的著作，但大多數人所得的却是不能從中得有甚麼興趣之物。一般讀者都爲之愕然失望了，不過，他們對著者的尊敬既然那麼利害，因此，公然的不平之鳴固沒有發生，連喃喃的怨語也不可聞。青年的男女們忍受着他們的損失，把這種以高價得來的書開玩笑地送與他們的朋友。我也從一些篤信的女朋友們那裏得到數部，可是牠們全都散失了。

這種對於著者雖算成功，對於公衆却是失敗的計劃，有壞的影響，公衆對於預約的應募之事今已望而生畏，但是，改善著作家的物質報酬的願望既因此事而爲一般人所承認，這種企圖也沒有重試之必要。現在，德羅城的書賈自己進行大規模的預約募集，學者與出版者結成緊密的關係，賣得的利潤由雙方適當分配。因爲世人久已痛切地感到這種需要，這種辦法再惹起他們的信賴，應募者很多，可是他們的信

賴不久又失掉，這因為著者和書賈努力合作了一些時候之後，雙方受了損失而彼此分裂了。

可是，乘着這個機運，文學者間的急激地互通聲氣，互相聯絡已得實現。文藝年刊（*Museenalmanna-*che）把一切青年詩人都集在一卷帙之中，日刊把詩人與其他的作家聯繫起來。我的著作發表表態非常的大，不過一旦發表出來之後，我對之又常沒有甚麼感興，只當我在社交的結集中，在他人之前欣然把牠朗讀或再想像及牠時，我這種發表態才再發動。有好些朋友對於我的大小詩作發生共鳴，因為略有創作上的慾望和手腕的人見了我的新作便受了强有力的刺激，而想自己也作出一些憂憂獨造的東西，而我同時也為他們的努力所淬勵，從事於新的吟咏和著述。這樣子的交相策勉，有時雖逸出常軌以外，但隨着各自的性質予以很好的影響，這種激動和創造，自利和利他，取和與，是許多青年們以自由無礙的心地，不須甚麼理論的指導，隨各自的先天的性格，沒有顧忌地行出來，而那個有名的毀譽不一的文學上的時期（即「狂飆運動」）也由此誕生。這個時期中一班青年的天才作家，以那樣的時期固有的勇敢和自負活躍着，藉着他們的才能的發揮，作出許多可喜的，優良的事，他方面又因為他們的才能的妄用而引起許多不快和弊害。現在本卷（十二卷）的主題恰就是關於從這種新機運出來的結果和反動。

可是，如果青年沒有愛來賦予他以心靈，沒有執情的事，——無論是那種也好——在他的心中活躍，

那麼，他從那兒可以寄他的最高的感興，他在同輩之中又怎樣可以引起感興呢？我在暗默裏惆悵着已失去的戀情，這種悲哀使我溫柔和婉起來，在從前我對人毫無抱疚於心的時候，我像野馬那樣奔放不羈，逞我的個性，現在比起那時來，在社交界中我較為可親了。

菲列德力加對於我的向她訣別的信的覆書使我的心碎了，在這信裏頭我看見那同一的手蹟，同一的心，同一的愛情，從前培養起來傾注於我的也是這個心，這個愛情。我這時才感到她所抱的遺憾，總找不到彌補牠，甚至減輕牠的辦法。她的姿影始終在我的心裏縈迴着，我老是覺得我失去了她了，最糟的，就是感到這回的不幸是由於自己的不可恕的薄倖來。格麗真是給別人逼走，安妮德是她自己拋開我，而這回却是我破題兒第一遭要負疚了。我創傷了那最美的心，直達到牠的最深處，這樣子一種嘗慣了的歡暢的愛的滋味失去之後，陰鬱的懊悔的光陰是極苦痛的極難堪的。可是人類還是好生的，我為排解自己的苦悶起見，誠實地盡力替他人幫忙，他們有困難的事情，便為解救，有愛侶要分拆的時候，便為結合，不使他們也陷於與自己同樣的苦惱。因此，人們慣稱我為「可靠的心腹朋友」，又因為我常在郊野中躑躅漫步，給我一個「浪游者」的綽號。其實，那時候我的心，只在置身大空之下，谷中，山上，田野森林之間，才得寧靜，而佛郎克福城介在丹姆斯達和荷姆堡之間的位置，更有助於我這種以漫游自遣的方法。丹姆斯達和荷姆堡

是兩個宜人的都會，以雙方的領主是姻親之故，兩地也保持親睦的關係。我過慣了路上的生活，恰像信差那樣慣往來於山和平地之間。我常一人獨自或偕同伴侶踏遍我的故鄉之佛城，像是與牠極陌生的那樣。有時在法爾街的大飯店中吃飯，飯後又繼續的舞蹈。我那時之好與廣大的世界和自然爲伍，爲以前所未有。在途中，我隨時唱出奇態的頌歌和酒神之歌（*Dithyramben*）其中有一首喚做浪遊者的暴風雨之歌（*Wanderers Sturmlied*）今仍保存在手裏。因爲在途中碰着可怕的暴風，無從躲避，我便熱烈地唱出這首半狂的詩來。

我的心已冷然無所動於中，也無牽掛，只爲天良所驅使，極力避免與女人接近。因此縱然有一個愛的精靈祕密地在我的周遭蕩漾着，不加注意的蒙昧的我却一點也不知道。一個溫柔可愛的婦人暗地裏對我傾心，我覺不出來，正因爲這個緣故，我跟她在一塊兒的時候，我的舉動越顯得和藹。過了好些年之後，到了她逝世之後，我才知道她這種祕密的神聖的愛，大爲震悼。但是我在道德上於心無虧的，可以純白誠實的心來傷悼這個可憐的無辜的婦人，而且我更感到一種神聖的美的，就是因爲那時的我恰是收拾閒情，一心爲自身和精神的追求而上進的時候。

但是，當我因爲與菲烈德力加的訣絕而痛苦不安的時候，我又照從前的老法子，乞靈於吟咏。我續行

把我的懺悔寄托於詩歌上，俾能以自責自苦的悔行來得到內心的赦免。格茲·豐·伯里生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和克拉維哥（Clavigo）兩詩劇中名喚馬利安的兩個女性，以及那兩個做她們的情人的薄倖郎，可以說是我這種懺情的靜思的產物。

可是，正如少年時期的創傷和疾病之迅速痊愈，因為有機體的不健康的一部分，為新生的其他的健康的部分所替代，前者便有時間來復元那樣，我也幸得有許多機會作種種的體育運動，這給予我的精神以很好的影響，我便受鼓舞而再恢復元氣，重膏生的歡悅和享樂。從前我是蹣跚地，惘惘地，憂鬱地，而又緩緩地漫無目的地隨處漫步，現在却漸漸代以馳馬遊騁了。騎馬出遊既迅疾而又愉快舒服地達到目的。比我年幼的朋友們開始再作擊劍的練習。特別是冬天來臨的時候，一個新的世界在我們面前展開了。我決心看見友人們滑冰，自己也即決心去學。我從未曾一試的遊戲，不消幾天，我藉着練習，思索和有恆的熱心，雖不能說滑得勝人一籌，也能夠做到可以在冰場上跟朋友們一塊兒洋洋得意地滑走如飛了。

可是，我們這種新的愉快的遊戲，也是有點受克洛普斯托克之賜，他在私信中熱心勸人作這種有益的運動，而從他的短詩看來也證明他自己也愛好牠。我到現在還很清楚地記得有一天晴朗的霜晨，從床上跳下來，高唱出他的短詩的兩節來：

Schon von dem Gefühle der Gesundheit froh,

Hab' ich, weit hinab, weiss an dem Gestade gemacht

Den bedeckenden Kristall

Wie erhellt des Winters werdender Tag

Sanft den See! Glanzenden Reif, Sternen gleich

Strente die Nacht über ihn ans!

健康之感使我的心喜躍，

在遙遙的岸邊覆蓋着的晶筭的冰，

我使他更化成白雪

冬天的曙光破曉的時候，

溫柔的湖盡白了！

夜滿撒璀璨像星屑一樣的霜在牠上面呢！

我的遲滯猶豫的決心馬上確定了，一徑飛跑到滑冰場去，在那兒一個像我那樣的年紀稍大的初學者也能以相當的熟練試行他的初次的練習。不錯！這樣子的體力的發揮確很值得克洛普斯托克的稱贊。到了滑冰場來，可與幼年的人接觸，而薰染他們極清新之氣，青年人的筋肉骨節可以充分的伸縮自如，而老衰的硬化狀態也可以預防。我們對於這種遊戲也耽好無度。單是一個晴和的星期日在冰上消磨還不夠癮，我們一直滑到夜深。其他激烈的運動會使身體疲乏，可是這種運動常會使我們的新活氣愈益增加。從雲裏現出來遍照着廣漠的冰凍的夜的原野，老虎的迎着滑走着的我們吹來的晚風，因為河水減少而墮落的冰的雷鳴似的嚴肅的聲音，從我們的滑走作出來的異樣的反響，這一切使奧斯安（Ossian）皋羅族的古代詩人，三世紀）的詩所描寫的光景歷歷如繪地現在我們的眼前。一會這個朋友，一會那個朋友以朗吟的聲調唱出克洛普斯托克的短詩來，當我們在朦朧的夜色中聚在一塊時，我們對那個最先推薦這種遊戲給我們，給予我們快樂的克洛普斯托克一齊高唱真誠的頌歌。

Und sollte der unsterblich nicht sein

Der Gesundheit uns und Freunden erfand,

Die das Ross mutig im Lauf niemals gab

Welche der Paal selber nicht hat?

他替我們發見健康和喜悅

馳驟的駿馬絕不能有那樣效力，

連跳舞會也比不上這種成績，

難道他還不是不朽不滅？

一個人能以獨特的精神的鼓舞把一樁世俗的事高尚化和使之有效地流行，是值得我們這樣的感謝的。

這樣子，正像富於天分的兒童，很早已養成他的突異的才力，一有機會便再致力於極單純的小孩的遊戲那樣，耽於這種運動的我們，已把我們的較嚴重的作業忘個乾淨。不過，這種常獨自做的運動，在茫然不定之中飄飄然的滑轉，恰激起我的久已潛伏不動的種種的內心的欲求，我以前的創作的計劃之能較迅速地實現，實受費在這種遊戲的時間之賜。

我的知識慾和想像力很早已爲德國史的黑暗時代（十四五世紀）所吸引。把格茲·豐·伯里生

根(Götz von Berlichingen)和牠的時代環境戲曲化是我的極喜歡和珍惜的夙願。我孜孜不倦地研讀關於這時代的主要著作，而達特(Datt)的公安的史的研究(De pace publica)尤爲我致力的所在，我埋頭埋腦地鑽研牠，盡可能地在腦中想像出其中的異樣的史實。我這種苦心的研究本基於道德的和詩的意圖，但也能在別的方面應用。不久我要有感茲勒爾(Wetzlar)帝國直屬市之一，帝國高等法院的所在地)之行，在歷史的知識上我已有充分的準備，因爲那個高等法院(Kammergericht)(註一)的產生是國內公安協約(Land friede)(註二)的結果，而關於牠的沿革的史的研究可以用爲貫串德國史上的錯雜紛紜的事件的重要線索，無論在那一個國家，如法院和軍隊的體制知道清楚，就能精確地知道這個國家的性質和制度。財政雖同爲國家的重大要素，但比起法院和軍隊來，却遠乏考究的價值。因爲如果國家財政拮据的時候，牠就設法從個人徵收他的辛勞地賺貯下來的錢，國家便常有錢了。

(註一)一四九五年馬克西米連一世(Maximilian)制定的裁判所與皇室法院(Reichshofrat)同爲國內的最高司法機關。一六九三年以後設於威茲勒爾，一八〇六年撤消。有一名或二名之勅任裁判長，二十五名的審判官(半數爲法律學者，半數爲貴族)，凡公安事件，對於帝國直屬市縣及個人的訴訟事件，其他民事訴訟均歸其審判。

(註二)爲維持全國的平和與公安起見，由各州的君權所有者議定的法律協約。最初爲一一〇三年在梅因茲議定之協約，一四九五年，馬克西米連一世在位時所定者稱爲永久的國內公安協約(Ewig Landfriede)。

我在威茲勒爾所遭遇的事沒有多大的重要，可是，如果讀者不以高等法院的歷史的簡略的記述爲嫌，那麼，我在威茲勒爾的所遇也夠有趣吧。實際上，如不明白那高等法院的事情，就不會明確地理會得我那兒所碰到的不快的印象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地上的支配者之把持主權，在戰時主要地靠着集於自己身邊的最勇敢的人，在平時却靠着最賢明正直的人之網羅。在德國凱撒的宮廷中也設有一個特別的裁判所，凱撒巡幸國中時，這個裁判所也附隨而行。可是，無論這種綿密的設置也好，在南部德國施行的許華勃法（Schwabenrecht）許華勃公爵領銜頒行的法律）也好，在北部德國頒行的薩克森法（Sachsenrecht）也好，無論爲維持這種法律而設置的裁判官也好，與雙方敵對者同等位的人的調停也好，雙方會議承認的仲裁者也好，僧侶所斡旋的和解也好——這一切總不足以鎮壓那熾熱沸騰的騎士階級的爭鬥心。因爲德國人這種爭鬥心，由於連年的內亂，國外的遠征——特別是十字軍之役，甚至法庭的法律的誤用，而促發培養起來，變成特殊的習俗。他們這種紛爭擾攘使凱撒及其他的君侯領主非常煩厭，爲着牠，小國們互相威脅騷擾，如果牠們聯合起來連大的隣國也受害，結果德國在國內便見秩序之紊亂，對外的戰鬥力也爲之減削。而且，當時的祕密裁判所（Feinggericht）前註之永久國內公安協定後便撤消的司法機關）爲德國大部分地方之累，

只要我們知道牠已失去裁判所的本質，而流為一種祕密的警察機關，到後來甚至為少數私人所把持，我們就可明白牠是怎樣一個暴虐恐怖的組織了。

為要改善這種枉法不公的狀態，曾作種種的嘗試而沒有效果，直至後來領主貴族們亟謀以自費設置一個裁判所。他們的提案雖基於善意，但是在運用上總是有擴大他們自身的特權，削弱凱撒的權能之趨勢。這個提案在腓德烈三世時懸而未決，他的兒子馬克西米連一世即位，為外間的形勢所逼，批准這個提案。裁判長由他勅任，領主大貴族等派送自選的陪審官。陪審官之數本定為二十四名，初時只得半數就算了。

人類計劃一事時所犯的一般的過失，也就是這個帝國高等法院最初的而又永久的根本的缺憾：這就是以不充分的設備來當大事。陪審官的數目太少了，以他們區區之數怎樣能裁斷大規模和困難的事件呢！其實又有誰急急於把這個法院弄成充分有力的機關呢？這個對於凱撒像是害多而利少的機關，凱撒自不會加以贊助，把自己的裁判所，自己的樞密院充實，似更有理由。至於從領主大貴族們的立場考察，他們設立這個機關的本意，只在於止血，傷口痊愈與否，他們便不大理會了。而且這個機關又要一大筆的新費用！這個機關之設立會使每個領主的臣下之數增加，他們初時不大了然，事實上却是如此，這個機關

雖爲一定的目的而設，可是就是爲必要的的事情，誰高興出錢呢？不費甚麼費用而把必要的事辦得成功，那是誰都認爲最好的事呵！

初時，陪審官要靠訟費生活，其後由貴族階級給予定額的俸給，兩者都是微薄得很。可是，有非常重大的案件發生，特別需人爲助時，法院便由溫順的精明的勤勉的人組織起來。究其竟法院的當局察知與否，他們自己的任務只在於害惡的緩和而不在於牠的解除，抑或他們像在類似的場合那樣，奢望以小的設備來辦大事，那就不能決定了。總而言之，高等法院的作用，與其說是爲根本地防止不正而存在，不如說是只爲懲罰秩序之擾亂者而存在吧。然而，法院才一度開庭，有一種威力就從法院自身發生出來，牠感到自己的位置之高，牠認識了自己具有重大的政治的權威。於是，牠力謀以驚人的活動來博得更確固的威信。法院的當局把那些可以及必要急速裁斷的事，卽席可加裁決或容易裁決的事，敏捷地清理，因此在全國人的眼中，他們像是有相當的效果，令人敬服。可是內容困難的案件以及帶有純粹法律性質的案件却仍然擱置着，而這對於國家也沒有甚麼妨害。因爲國家所側重的事情只是所有權的確定安固一點，至於所有之正當與否，便非國家所急的了。因此，後來擱置的案件漸漸山積，而也無關於國家的痛癢。對於用暴力的人之須以暴力制壓，已預先知道，關於他們的處置可以乾脆地決定。至於其他的關於所有權的訴訟，就

不裁斷，任由原告者被告者隨意的活着，或得，或失，到了他們死亡，事件自然解決了。這樣的事情都是有關各家的福禍，德意志帝國却漸漸安甯起來。實際上，高等法院是賦有制裁不遵守法律者的法律的威力，如果牠再能有發出破門狀（*Bannstrahl*）法王對基督教徒的罰法）的權力，牠就更會更有效吧。

可是後來因為陪審官之數時增時減，裁判權之行使有時中斷，牠的所在地又有移動，攔壓的案件，文卷自然堆積無數。到了與法國的戰爭開始之時，法院的檔案的一部分由斯派爾（*Speier*）巴威略選帝候領之首都，由一五一三年至一五二九年為帝國高等法院所在地）遷至阿薩芬堡，有一部分遷到瓦姆斯其餘一部分却落在法國軍隊之手。初時他們以為虜獲了敵國的國事檔案，後來發現牠只是裁判所的無用的案卷，露出意思，只要有人願意運走，就無償地返還。

其後，當威斯特發楞的媾和會議開會時（三十年戰爭完結，一六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與會的有力的人們很看得到要以怎樣的槓杆來扛動這個艱難的重荷結果，陪審官之數增設至五十名，然實際上這個定額從沒有達到。領主們恐怕費用太大，仍以定額的半數為限。可是，若果關係者切實地感到法院的存在是對他們有利的話，那是不難實行的。二十五名陪審官的俸給的全額約須十萬哥爾登（*Gulden*）照這樣子算來，兩倍之數德國全國也很可以支辦得來。後來又有人提議沒收僧侶的財產來充高等法院

之用，但也不能實行。因為天主教派和新教派中誰肯答應這樣的犧牲呢？天主教不願再有所喪失，而新教僧侶要把物質的所得用在宗教上。德國之在宗教上兩派分立，即在這個地方，從種種方面看來，也是現出極壞的影響。漸漸，貴族們漠視他們自己所設的這個裁判機關；有力的君侯欲退出國內公安協約，請求凱撒署名免除隸屬任何高等裁判所的免許狀，日見請求者之激增。大貴族延滯不納其應付的高等法院之費用，小貴族相信自己已在納款上頭給別人欺騙了也儘可能地緩納。

因此，高等法院的棒給的開支弄到很困難了。由是，對於高等法院，便發生一項新的耗費時間的事。在從前，對於滯納款項者有一年一回的檢查。王侯自己或他們的顧問官，一週一回或一個月一回到高等法院所在的地方按臨檢查金庫，計算不足之數，担任籌補。同時，法律案件上裁判事件上有甚麼停滯的地方，法院有甚麼誤用濫用的行爲，他們有設法救濟之權。法院的缺點，他們有摘發剷除之責，但是法官、雇員等個人的過犯之查辦懲罰，到後來才成爲他們的任務。可是，訴訟人有一線的希望也總願把這希望延長一瞬間，因此常重行控告上訴。這些巡視大員便成爲再審裁判者，初時，他們再審的只是特定的世間周知的案件，其後凡是求訴訟之延宕，纏訟不休者都到他們那裏來，連本向國會控訴的事，天主教會與新教會爲着彼此保全均勢——縱然不是互相凌駕——而起的企求，也要他們管到了。

可是，如果我們想想，這個法院沒有這種種的故障和這種紛擾破壞的條件時，會有甚麼的成就，我們就可明白牠還沒有完成牠的重大顯著的任務。倘若一開頭就充實以適當的人數的陪審官，而他們又得保證有充分的俸給，那麼這個備有精明能幹的法律家的法院就會成爲非常有勢力的機關。世人會賜他們以 Amphiktyonen（古代希臘同盟諸州派往特爾斐 Delphi 的定期會議，作一種高等裁判的代表者）的嘉名，雖只文辭上的稱呼，但也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其實，他們還可以一躍而成爲君主與諸侯之間的一個中間主權者，得他們兩者的尊敬呢。

可是，事實上却沒有這樣大的效果，除了加爾五世在位和三十年戰爭開始以前一個短時期以外，高等法院只苟延殘喘地維持下去。世人常不明白怎樣也會有人做這樣的等於徒勞的苦事呢。但是人類所做的日常的事情，縱然他看不到有甚麼特別的成績出來，只要他對這事情熟手，還是甘心做下去的。德國人特別有這樣堅強的忍耐性，因此，三百年以來，最優秀的人材也委身於這個法院的工作。關於他們的人格精神的記述，至今仍能引起我們的感興，和鼓舞我們的勇氣。

因爲，恰在當時那樣的無政府的時代，精明有爲的人物便嶄然露頭角，凡是求善者都得其所。例如爾斯敦堡（Furstenberg）做裁判長時的法院，便有口皆碑，至今不滅，及至這個卓越的人物逝世後，法院

的歷史便入於職權濫用的腐敗時期。

但是，初期後期的一切的缺陷都源於最初的唯一的弱點：那就是人員數額之過少。法院的條件規定陪審官應依一定的順序和手續提案。他們各知道甚麼時候輪到自己來，以及那一樁是交自己辦的案件，他能夠預先準備為這案件而做工夫。可是，法院攔壓的案件數既堆積起來，法院便不得不從這些訴件中挑出性質較重大的來，要陪審官在規定的輪值以外清理。不過，判斷某一件案比別一件重要，在需要迅速地決定的場合，殊不容易，牠的挑選已有偏心的流弊，偏又添上另一件危險的事情。即是當報告案件的人以重大複雜的案件自苦和給予裁判官以困難時，就沒有人肯下判決。在其間，原告被告兩造或由調處而和解了，或死掉了，或他們的意思變更了。因此，法院便決定只把那些被當事人催促的事件挑出來審理。如果法院確信當事人依然堅持他們的訴訟，法院的極大的過失便會誘發。因為要運動自己的訴件勝利的人，一定要向人運動，而向經手辦自己的案件的人運動是最好沒有的了。把這種事情保持秘密，使不致有犯法的嫌疑是不可能的：因為法院內有那麼些的下屬共同知道，怎樣瞞得住外間呢？即使要求訴件之速辦，也得要求陪審官的人情，因為法官把自己的訴件熱心的辦，就顯出他認為自己是合理的。也許法官自己不出頭直接做這個事，但一定先由下僚經手，下僚定要賺錢，因此便引起種種的陰謀和賄賂的行爲了。

凱撒約瑟（神聖羅馬皇帝一六七八——一七一）一半由於自己的發動，一半由於前凱撒腓德烈的榜樣，先注意於軍隊和司法的興革。他留心高等法院的情形，傳襲下來的不正的事，新起的職權濫用的行爲也瞞不過他的眼。他認爲這個機關也有予以激動，打擊和改革的必要。他不管這是不是對凱撒有利，不會有良好的結果，提議「按臨」國內，平理訴訟，並趕即實行到那時沒有舉行過正式的「按臨」。已有一百六十六年了，案卷堆積如山，與年增高，因爲十七名的陪審官連現行的案件也從不能辦通呢。積壓的案件有二萬宗，每年只能清理六十件，但每年却新添了兩倍之多。等待按臨大員來再審的也有不少，據說有五萬件之多。而且，種種的法律的誤用阻礙裁判的進行，但是最重大的就是陪審官個人的暗中舞弊瀆職的行爲。

當我要到威爾茲去的時候，「按臨」已從前幾年起在舉行中，被告訴者停職，審理進行得很快。因爲這時正是德國國法學者和精通者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爲公衆的幸福盡力的千載一時的機會，所以有好些徹底的優良的法學著述的出現，凡是有多少的法律的入門知識者，可以從這些書得到根本的知識。如果我們在這個機會，溯尋德意志帝國的體制，和論究牠的典籍，便會覺得很出奇，爲甚麼這個只藉着奇蹟來苟延殘喘的高等法院的病廢的機關，縱是畸形的產物，偏成爲學者最好論議的題目。這固爲德國的

可敬服的努力，多在各個事物的蒐集和闡明方面用工夫，而不注重事物的總結果，故高等法院便提供給他們以一無盡藏的研究材料。學者可以從帝國與凱撒的對立上，小貴族與大貴族的對立上，天主教徒與新教徒的對立上論述，隨着種種的利害的不同，而必然具有種種的意見，不絕地引起新的論爭和辯駁。

我既把這一切的過去和現在的狀態盡可能地加以考慮想像，我在威爾茲勒的逗留自不能期待有很多的愉快。那兒的景物是不動人的，城市的位置雖好，而規模小，建築壞，在那兒見到兩重的世界。一個是舊的傳統的土著的世界，另一個是受命把這個加以峻嚴的檢視的外來的新世界，一個裁判人的裁判所和一個被裁判的裁判所。居民中有許多正提心吊胆，恐怕也會被牽入森嚴可怕的按臨的刑網之內，一些久著聲望的人的極醜的惡行却被摘發出來，且受最屈辱的處刑的宣告。這一切湊合起來使威爾茲勒市露出極悲慘的景象，高等法院本身已是混亂，今因這些惡行而更像是弄到亂七八糟，引不起人對牠作較深入的研究。

我預想到威爾茲勒來除了德國的民法和國法的研究之外，不會在其他的科學上有甚麼遭遇，而與一切詩的消息更是絕緣。可是，略事躊躇之後，我仍然跑到這裏來，與其說是知識慾的驅使，毋甯說是出自換換環境的願望。可是，在那兒我碰到的不是面孔陰鬱的人們，而第三次的大學生活反突然的在我面前

展開，我便覺得很爲驚異。事情是這樣的：在一個大飯店中，我碰見差不多全部的公使館員在一塊兒吃飯。他們全是快活的青年人，很親切地接待我。第一天，我已經明白他們每天到這裏來吃午飯，以一種羅曼司的模擬爲樂。即是他們各自居於騎士，愉快歡暢地圍着一個所謂「騎士之桌」而食。在上席坐着大將軍一名，他們身旁爲宰相，其次爲高級官吏，以下是號爲騎士的人，依資歷的次序坐下，外來者加入的場合，他必須甘居末席。他們的會話不只使用騎士的話，而且還有許多暗喻隱譬，外來的人聽了大多數睜目不知所云。每人都起一個騎士的名字和加上一個別號。他們稱我做「格茲·豐·伯里生根」，別號「誠實之士」。我有前者的稱號是因爲我對於古代勇烈的武士的尊敬，後者的稱號是因爲我對於我在這兒結識的優秀的人們之真誠的愛慕和傾倒。我在該城滯留中特別可感謝者是伯爵豐·基爾曼斯厄格（ *Graf von Kiemannsegg*）。他是一個極誠篤的君子，非常能幹和可靠。豐·顧愛（*Von Goue*）是一個難以說明和描寫的人物，具有結實肥大的漢諾威型（漢諾威 *Hannover* 爲普魯士的小王國，其住民特有一種體貌）的體格，舉止沈潛。他的才能也不失爲多方面的。有人猜測他是一個私生兒。他也喜歡做一種很神祕的舉動，以種種奇特的外觀來隱藏他自己的願望和企圖。他本是這個奇異的騎士聯盟的中心的人物，而沒有覬覦那大將軍的席位。當騎士團中的領袖離去本城時，他甯願讓別人當選而假手於他來施展他自己

的勢力。他又能夠把許多偶然的小事體弄成像煞有介事的，和以傳奇的形式來處理牠們，可是，在他這種的舉動中，都不見有甚麼認真的目的，他所關心的只是排遣他和他的友人在冗長的公務中所必然感到的無聊，以把那空虛的空間充實一下，縱然只是拿蜘蛛網來佈滿也是好的。可是他這種虛構的荒唐的開玩笑，在表面上是極認真地演出來，當他把一個磨坊主看做城堡主，把海孟的四兒（*Die Vier Haimonskinder* 海孟為小說上的人物，西南法蘭西的領伯，曾與加爾大帝抗爭，這種史流行於十二世紀至十七世紀間）稱爲經典，在舉行某種儀式時，他從那裏頭選出幾節恭恭敬敬地朗讀，會衆決不會當作可笑。騎士授任的打劍式（*Ritterschlag*）的舉行，是採用種種騎士團所行的傳統的儀注。更有一個足資笑諷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們把明白周知的事偏當作祕密的看待，他們公開地做某事，但禁止對他人談及。全體騎士的人名錄印出來，形式的莊嚴有如國會議員錄。如果有團員的家人見了這人名錄，胆敢加以嘲笑和把這整件事情目爲誕妄可笑，團員爲報復起見，多方設計，直到把那團員的一個篤厚的有家室的家人，或近親說服了，拉到團裏來，和舉行打劍的授任式，那時看見這家的家人們的不快，而感到一種幸災樂禍似的快慰。

這個騎士團還有另一個奇特的小團體，錯綜其間，那是一個哲學的神祕的小團體，沒有甚麼特別的

名稱。這團體內分爲四級，第一級喚做「過渡」(Übergang) 第二級「過渡之過渡」(Übergangsübergang) 第三級「到過渡之過渡的過渡」(Übergangsübergang zum Übergang) 第四級「過渡的過渡到過渡的過渡」(Übergangsübergang zu des Übergangsübergang) 把這種等級的高遠的意義解釋是同人對於新加入者的義務，這種釋義是以一本印出來的小冊子做根據，在那裏頭，這些奇異的字眼以更奇異的文句說明，——或不如說更把牠們引伸敷衍。他們做這套的把戲是一種極可樂的時間消磨方法。伯里斯的優氣和楞次的悖理，在這兒似乎是合而爲一了。我只重複地說一句，這種玩意兒的背後也沒有甚麼的目的存在。

我雖然很喜歡參加這種滑稽戲，並替他們出主意，而且首先從前述的海孟的四兒一書中把講「遠鏡」(die Perikopen) 幾節整理出來，並提議在舉行祭典和儀式的場合應當怎樣把牠們朗誦，而自己也抑揚頓挫地把牠們讀出來；不過，我對於這種玩藝究已玩厭了。我到了此地來既失掉了佛郎克和達姆斯達兩城的環境和友朋，感到寂寞，我與哥特爾(Götter 詩人，一七四六——一七九七)的結交使我非常高興，他以誠摯的愛慕接近我，我也報以出自衷心的好意。他的心地溫和明朗，他的才能凝鍊有法度。他醉心於法蘭西人的風雅，而又愛讀以倫理和健全的情節爲題材的英國文學。我們一塊兒消

磨了許多歡暢的時間，互相傾吐彼此的知識，目的和嗜好。我爲他的督促而着筆作了許多小文章，特別是因爲他與格丁根的詩人們有關係，曾替波亞（Boie 著述家，一七四四——一八〇六）的年刊（Almanach）向我索寄一些詩去。

因此，我與格丁根的詩人們也有多少的接觸，他們青年多才，彼此團結起來（結成格丁根詩人同盟），到後來在許多方面有很大的貢獻。斯托爾堡（Stollberg）伯爵兄弟（兩者均爲詩人，前者一七四八——一八二二，後者一七五〇——一八一九）步耳革（Bürger）波士（Boss）赫爾第（Höltz）等等在信仰和精神上都以克洛普斯托克爲中心而互相結納。克洛普斯托克的偉大的影響在各方面都波及。在這樣一個漸漸擴大的德國詩人結集中，除了種種色色的詩的貢獻以外，同時還發展有一種特別的精神。我不知道給予這種精神以甚麼名字才適當，也許可以稱做獨立要求的精神。本來，這種欲求是在和平的時代才發生，而人之脫離非獨立的狀態也恰是在這時候。在戰時，人們盡可能的忍耐強暴的權力，縱然感到身體和經濟上受損害，但精神和道德上却没有此感，無論何人也不以被強制爲恥，爲時代而服役不是可鄙的事。人們從敵我兩方忍受不幸的事，已慣之若素，雖有願望而沒有意見。反之，在平和的時代，人類的自由慾日益萌生，怒茁越得自由，越更要自由。人們不甘受甚麼的壓制，自己不欲被拘束，也不願別人受拘束。這

種過敏的，過偏的感情，在善良人的心中以所謂「正義」的形出現。這種精神，這種思想，到處都顯露發揮出來，而且正是在只少數人被壓迫的時候，但人們也要從這種偶然的壓迫解放出來。由是發生一種對爲政者的道德的鬥爭，在野的私人對政權的干預；這種活動在初時雖可稱道，但其後却招來非常不幸的結果。

福祿特爾曾爲卡拉斯 (Caras) 家的冤罪辯護而震動一時，博得人的尊敬。(卡拉斯爲沮里茲的大商人，新教的信仰者，他的兒子自殺死，卡拉斯被誣爲憤兒子之改宗天主教，將之殺害，一七六二年國會宣告卡拉斯以車磔之刑，福祿特爾因出版「信教自由論」*Sur la Tolérance* 一書，以鳴其冤，要求再審，審議的結果，宣告無罪。) 在德國有一樁差不多更顯著重大的義行，就是拉發忒 (見前) 與地方長官格勒伯爾之抗爭 (一七六二年)。格丁根的詩人的文藝慾與少年的銳氣合起來，勇往前進，不久以前，所學既爲出仕而學，這時便開始以官吏的監督者自居，盡口誅筆伐之責。恰好戲曲家和小說家好以大臣和官吏爲主角而描寫的文學史上一時期，在那時期已來臨了。於是便產生一個一半兒實在一半兒虛構的瀾漫攻擊和反響的世界，後來我們在這世界中我們目擊到極酷烈的訐發和煽動，雜誌和日報的記者，激於一種公憤，以主張正義爲名大肆抨擊，加以他們使公衆相信他們的論議就是真實的法庭，他們的攻擊

更銳不可當，其實，這是傻的行爲吧！因爲民衆沒有甚麼的司法行使權，在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德國中，輿論也不會爲何人之利，也不會爲何人之害。

我們青年詩人中雖絕沒有爲這種可譏的參政的風潮所波及，但已爲一種相類的傾向所薰染。這種傾向是源於詩，道德和高尙的努力之合流，雖沒有流弊但也沒有甚麼的成果。

當時克洛普斯托克出版赫爾曼的戰役（Hermannschlacht）以赫爾曼爲主人公的三部曲，一七六九年出版）一劇，並在卷頭有致約瑟二世的獻辭，給世人以異樣的激動。在那裏頭，從羅馬的桎梏解放出來的德意志人的狀態優美地有力地描寫出來，這種描寫本很可以振起國民的自覺，可是在和平的時代，所謂愛國心者實只是各個國民各守本分，自忠於所事，勤於所學，使各家臻於和樂繁榮而已，所以那個由克洛普斯托克所喚起的報國的心情實沒有發洩的餘地。然而，腓德烈王首擯拒聯合來攻的外國，使德國一部的名譽得以保存，各個國民因得以讚嘆和崇拜，來分潤這個大王的戰勝的光榮，可是，像那樣的激起來的好戰的敵愾心却發洩到那兒去呢？牠要取甚麼的方向，和產生甚麼的結果呢？初時只見一種新詩體的興起，其後，那種常惹人譏評甚至可笑的巴爾德（Bard）古泉羅的彈唱詩人（體的詩歌，也因爲這種衝動和誘因，而大批的陸續發表。可是既沒有外敵可資鬥爭，人們便虛構一些暴虐者，各地的君侯和他

們的臣僚自成爲他們的對象，初時只籠統地抨擊，其後且摘發特殊的事實，對閒人也加以詆譏。結果，詩人也猛然奮起加入前述的干預司法權的運動。因此，從當時的詩看來，最觸目的特徵，就是牠們基於推翻一切君臨者——無論是帝王抑或貴族——的精神。

以我當時而論，我繼續利用詩來表現自己的感情和狂想。像浪游者（*Der Wanderer*）一類的短詩就是在那時期寫的。牠們登載在格丁根的文藝年刊內。可是，那種愛國熱滲進我心中的影響，到稍後我努力以格茲·豐·伯里生根一戲曲發洩出來，在這戲曲中，我描寫一個生當中世紀的黑暗時代的善良的勇士，怎樣決心欲代替法律和行政權來實行他的理想，但是，當那些公認的可崇敬的君侯把他看做抱異心的人，甚至叛逆時，他便陷於絕望了。

因爲克洛普斯托克的短詩的出現，德國詩中與其說是添加了北方的神話，不如說流布了種種的神之名。我在別的場合雖喜歡利用那些提供給我的東西，但是我却沒有心想利用這些神名。牠的理由是這樣的：我在很久以前，已從馬勒特（*Mallet*）的丹麥史的緒言知道關於厄達（*Edda*）的寓言發生於九世紀至十二世紀，爲歌詠神與英雄事蹟的故事詩，並且馬上把牠記在心中。我在社交的席上，爲客人所敦促而講述故事時，這個寓言也是我最喜歡講的。赫德爾給我一本勒遜尼阿斯（*Resenius*）的北方神話集

讀，使我更熟知該地的英雄故事。不過，這一切東西我縱認爲有貴重的價值，也不能接受入我的詩作的園地之內。牠們對於我的想像力雖有奇妙的刺激，究缺乏實感的素質，反之，在希臘的神話中藉着最偉大的文學家的手腕，神與英雄却繪影繪聲，栩栩如生，在我們眼前仍有許多活現着。其實我總不好在作品中把牠們描寫，因爲他們是存在於我所能照實描繪的自然以外。那麼，有甚麼能夠推動我，使我把窩丹（Wodan）受了厄達神話影響的古德意志神話的主神（代替朱匹忒（Jupiter）羅馬神話的主神）以多爾（Thor）北方神話的雷神，又農耕的守護者（來代替馬爾斯（Mars）羅馬神話之軍神）捨棄那些描摹得輪廓判然的南方的形象，而採用模糊影響，甚至只存名字的形象，做我的詩材呢？所以，一方面我甯把牠們置於奧西安（Ossian）三世紀的塞羅族的故事詩人（）同樣的形體不明的英雄之列，只較爲粗獷魁梧；在他方面，我把牠們歸入於有趣的童話之中，因爲北方神話全體無處不露出來的幽默味，是我極加注意和非常喜歡的。我覺得牠有一個唯一的特點，就是牠自己跟自己開玩笑，把奇異的巨人，魔法師和怪物與奇妙的神的派系對立起來，前者一心只想迷惑君臨者之諸神，愚弄他們，和從後頭算計陷他們於不可抗的可羞的沒落。

印度寓言使我得到一種與此相類的——縱然不是同一的——興味。我最初從達柏爾（Dapper）

的游記知道印度寓言，同樣感到很大的興趣而收歸我的童話寓言的材料庫中。我最好對人講述的就是拉姆的祭壇（Der Altar des Ram 拉馬那那“Ramayana”英雄史事詩中的一篇，以寓言的體裁記述阿利耶族的印度人侵略南印度和錫蘭島的事，把與前者敵對的土著民族當作惡鬼，把歡迎他們的德坎州的原始民當作猿類來描寫，皇子拉馬率領善良的猿漢納曼和猿軍討伐惡鬼拉哇拿，奪回給後者誘拐的自己的妃子。）這個故事中雖有無數種種色色的人物，但我的聽衆最喜歡的還是喚做漢納曼的猿。不過，這裏頭的奇形的和無形的怪物不能給予我以詩的滿足。他們離開我的心所刻意追求的真實太遠了。

不過，這一切的反乎美的異樣的形象，因為我的美的意識的絕對之力，仍不足以敗壞我的藝術心。我以為文學的幸福的時期常就是在過去的大作重新出現，編入文壇的日程之中的場合，因為這時候，這些不滅的傑作會產出完全嶄新的影響。恰在那時，荷馬的燦爛的光輝也重新映射於我們之前，並且那個時代正極歡迎這樣的作品之再現，所以牠的重現恰與時代的精神之推移相吻合；因為不斷地傾心致力於自然的結果，終於影響到連古代的大作也須得要從自然的方面來玩味。像好些游歷家之爲聖經的闡明而盡力那樣，另有一些旅行家爲荷馬作考證的工夫。荷馬的地理考證由蓋氏（Guy's 法國學者）發其

端，由伍德（Wood 英國學者）的鼓吹而大見盛行。對於最初非常罕見的原本之批評在格丁根之出現，使我們知道這個企圖，和明白這個意圖實現到甚麼程度。此後，我們在荷馬的故事詩中不再看見只是張浮誇的英雄人物，而認出是遠古世界的如實的反映，並盡可能的努力把牠引到現在來。可是，同時，有人主張，爲要正確的理解荷馬所描寫的人類性起見，我們必須知道今日的旅行家所報告的新世界的野蠻民族與其風習，我們對此殊不敢完全贊同。因爲我們不能否認，荷馬詩中所描寫的歐羅巴人也好，亞細亞人也好，已是達到高度的文化，恐怕比托洛耶戰爭當時還高一點。不過那種說法仍與當時盛行的時代精神——自然的認識——合致，在這一點，我們也可容認牠的。

這樣子，我分心於種種的研究上頭去，這些研究，在較高的意味上是與人類學有關，與詩學也有極密切極惹人興味的關係，可是那時我仍不能不感到我是在威爾茲勒逗留。關於「按臨」的情形，牠的故障的日益增加以及新的犯罪的發現的談話時時刻刻在我的耳邊響着。在這兒，神聖羅馬帝國的主腦者再一度聚集，但是，不單爲外表的儀式的舉行，而是爲着國家的根本大事的商議。我在這兒也不由得不突然想起加冕禮舉行那天的半空的食堂，被招請的諸侯，以待宴爲有失體面，留居別室。在這兒，他們雖共聚一堂，但不得不顯出更險惡的徵象。全體的不統一，各部分的互相抗爭，不斷地現出來，同一鼻孔出氣的王侯

們互相密談，看能否利用這機會來削減皇帝的特權一事，已成爲公開的祕密。關於高等法院的荒怠職務，濫用職權，瀆職收賄等行爲的傳說風聞，對於追求正義和基於此種意旨來培養內部的生活的青年的印象之惡，凡是有道義心的人都會同感吧。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怎能發生對法律與裁判官的尊敬呢？可是，縱然有人對於「按臨」的效果極爲信賴，相信牠能夠完全實現牠的崇高的使命，在一個活潑前進的青年看來，這仍不是甚麼挽救之方。訴訟裁判進行的繁冗的形式和手續，在本身上已可使訴訟延宕下去，倘若這時候有人想出來露頭角和使人認知他自己的實力，那他就只要爲不義的方面盡力，常爲被告洗脫，以及長於狡卸曲解的刀法就行了。

我的心既爲這種事情所擾而不能着手於文學的著作，便耽於美學的冥想中。蓋一切理論的思索都是恰在創作力缺乏或停滯的時期行之。以前我與麥爾克一塊，現在却常與格特爾一道，力圖尋出可作爲創作的準則的詩的原理。但是我也好，他們也好，都得不到甚麼好成績。麥爾克是一個懷疑論者和折衷論者，格特爾則拿自己最喜歡的作品來作準則。蘇爾茲(Sulzer)的理論（美德的理論）一七九二——一七九九年出版）已發表出來，但是只適於一般文藝愛好者的口味，而不合於作家之用。在於這種詩論的觀點看來，首先最側重的是道德的效果，由是便即發生作家階級與利用作品的階級間的不調和的關係。因

爲一種文藝上的傑作雖能夠會有道德上的效果，但是要求作家抱着道德上的目的來創作，那就是叫他把他工作敗壞了。

至於古代的學者對於這個重要的題目的說法，我這幾年以來已熱心加以研究，雖不是連續地閱讀，也時時瀏覽。亞里斯多德，西塞祿，昆體良（Quintilian）羅馬的修辭學者，紀元後約三五至九五年）龍基納（Longinus）雅典的哲學者，二一三——二七三）無一不爲我所注意，但是我讀了也渺無所得。因爲這些學者都以一種我所缺乏的經驗爲前提。他們引導我進到一個無限豐富的文藝的世界，縷述卓越的詩人和演說家的功績，而這些人的大多數只剩下名字爲我們所知。不過我從他們的理論却得到一個極深切的確信，即是第一，我們先要有對象的很豐富的內容在我們之前，然後能對他們加以思維考察；第二，我們先要自己實行一下，甚至必須失敗過，然後才能知自己的能力和他人的能力。然而，我關於古代的許多傑作的知識，老只是從教室和書卷得來，缺乏生氣。但是，古代作家——特別是最著名的演說家——是在活生生的人生之中陶冶和教養自己，如果我們同時不能了然於他們的個人的情意的性格，就永談不上他們在作家的性格上的特質。在詩人的場合，像是不盡如此；可是無論在甚麼場合，自然與藝術也經由生活然後互相接觸。所以，我探究內部和外部自然，熱心地描寫牠任其所之的夙望，是我這一切的考慮和

省察的結果。

這種影響無日無夜不在我的心裏縈迴，在這種影響之下，我碰着兩樣大的——甚至可以說巨大的——材料。這些材料極爲豐富，我只須稍加重視，就可以產生偉大的創作。一種材料是舊時代的，包合格茲·豐·伯里生祿的生涯，一種是新時代的，牠的不幸的全盛狀態却在維特（Werther）中描寫出來。

關於前一作品的歷史的準備，我已經在上頭講過，至於第二種作品的倫理的誘因，我現在要敘說一下。

一方面保存那現於我的內部的自然的本來面目，他方面任內外界的自然不改其特質地給予我以影響，是我的心願，這種心願驅使我入於一種異樣的雰圍中，維特一書就是在這種雰圍裏構思和寫出來。在內心方面，我想擺脫一切異類的陌生的傾向和思想，對外則以親愛的態度來觀察一切事物，自人類以至下等動物，只要能理會得的，就任其對我各顯其特殊的作用。由此便發生與自然界的各個物象的不可思議的親接，與自然全體的內心的契合和共鳴，因此外界每發生一種變化迭代，無論是場所地方的遷換也好，時日季節的流轉也好，或任何種的推移也好，都觸到我的心的最深處。詩人的眼更添上畫家的眼，美

麗的鄉村風景又有宜人的小河點綴其間，加深我的獨處之癖，以及使我更得以在沉默裏向各方面玩味和考察自然了。

可是自從我別去那在塞遜海姆的家族，現在又與佛郎克福和丹姆士達的朋友們睽離，我只感到心的空虛，無由充填。因此，那時的我便置身於一種這樣的狀態中，即是，只要愛情戀慕稍為改換面目現出來，就可以突然掩襲，把我一切的好的意圖都打消了。

著者之自傳既已寫到現在的階段，他破題兒第一遭覺得握管時心裏暢快，因為從這時起，這自傳纔轉到他本來的內容。我既已聲明這自傳不是獨立的著述，而實是爲着填充著者的生涯的缺隙，修補許多破碎的斷片，以及保存那些消失去或忘掉的種種嘗試的紀念。不過，已經一度做過的事情，不應也不能再度的做，到了現在，那時著者在拉因河（Lein）萊因河右方的支流（滯留所遭遇的那樣的美妙可愛的對人關係，雖欲重新栩栩地憶想，以牠的暗鈍的心靈之力，已是徒勞了。幸虧那呵護他的神早已爲顧慮到這一層，在他年富力強的時候，就策勉他把那雖已過去而還新鮮熱辣的關係牢牢把握加以描寫，和在適當的時機大胆地發表出來。我這兒指的是維特這一小冊子，恐怕不用怎樣明言吧；至於其中所描述的人物以及所表現的心情，我將在下頭逐漸略加闡明。

服務於威茲勒爾的公使館的青年人，是在練習着未來的外交官的職務，在這些人中有一個青年我們簡單地慣稱他做「新郎」(der Brautigam)他的特長處，就是安嫻不變的態度，眼光的明晰，以及行為言談的確定。他的明快的活動力和堅毅的勤勉大得上官的激賞，許以不久即正式任用。他既有這種確實可期的前途，因與一閨秀締結婚約。這個女子極與他的性情和理想所宜。自從她的母親去世以後，她以長姊的地位，在許多弟妹的家庭中極盡操持照料之責，獨自扶助安慰她的鰥居的父親。所以她的未來的丈夫，也滿可以希望她對自己和兒女做個賢妻良母，而家庭的圓滿幸福也在期望之中。無論誰人知道這個女子的，縱然不是抱有得她為妻的自私的希望，也承認她是一個值得稱道的女人。女人中有些縱不能惹起男子的熱烈的愛情，但足以引起一般的愛好，她就是這一流的女子。輕盈娟秀的體貌，純良健全的心性，以及從此派生的蓬勃愉快的生氣，對於日常要事的處理穩妥的才智，兼備於這女子的一身。我對於這種美點也向加重視，並且很喜歡與具有這種美點的人來往。我雖然不能常找到機會替這些女子們忠實地效勞，但比起別的女子來也較喜歡與她們共享受少年男女不費甚麼工夫和財力而常極容易得到的天真爛漫的歡樂。那時的婦女大抵總是為對女伴炫耀起見而打扮，彼此間不倦地互鬥妍麗，我却不喜歡這種常態的女子。我最喜歡的還是那些淡裝素服，對男友或未婚夫暗中保證，她們只為他們的緣故而打

扮，不須多大的麻煩和化費就可以一輩子繼續作這種修飾的女子。

這樣的人既不太過在自己身上做工夫，自有餘暇來觀察外間的世界，以及有使自己順應牠，和使自己與牠居於同等的位置的餘裕，她們不須多大的奮勵而自聰明賢達，不須讀多少的書本而得到自己的教養。那個公使館員的未婚妻就是這樣一個人。至於「新郎」既是一個非常正直和相信人的男子，凡是她敬重的人就把他的未婚妻介紹與之相識。他自身一日的大部分時間既忙在公務上頭，所以很喜歡他的未婚妻在家務停妥之後，以別的事情自娛，以及跟男女友人們一塊兒在市中或郊外散步、游樂。綠蒂 (Lotte) —— 讓我們這樣稱呼她吧 —— 是一個淡泊寡慾的女子，我們這樣子說她，是有兩重的意味：一方面，以她的天性論，與其說是求自己特殊的愛好，不如說是求衆人共同的幸福；他方面，她已委身於一個男子，而這個男子也值得她的傾心，已自矢一輩子將自己的命運與她結合。在她的周遭蕩漾着極愉快的空氣，誠然，看見父母們不絕爲兒女們費心已是使人快適，如果兄弟們對弟妹們作同樣的照拂，更是美好的光景。在前一場合，我們看出較多的自然的本能和家庭生活的習慣，在後一場合，我們看出較多的選擇和心情的自發的作用。

新來的我無拘無束，在這個女子的面前更無所用心。她既是已訂有婚約的女子，自不會對別人的好

意的效勞解釋作爲求愛的表示，更喜歡這樣的殷勤，任其自然了。可是我與她接近不久就那樣的爲她的魅力所束縛，同時又爲這一對青年愛侶當作親切的朋友樣看待和信賴，我自己也茫然墮入五里霧中了。閑散和耽於夢想的我，對於現在既得不到滿足，在這個女友的身上找到我所缺的東西。她事實上雖爲整年累月而生存着，而在我的眼中却像是只爲目前的瞬間而生存。他很喜歡我跟她作伴，我不久也不能離開她一刻，她導引我到這市裏的平常的世界去，她到她家中所經營的廣大的耕地、牧場、草原和果樹園去的時候，我總是她的不能分離的伴侶。「新郎」公務有暇的時候也跟我们一道。我們三個人雖不是故意的這樣子做，但彼此已這樣子弄慣了，並且不知道怎樣會弄到不能分離的地步。這樣子，我們消磨了一個晴和美好的夏季，像是一首純粹的德國風的牧歌似的，豐美的田野構成散文詩的部分，而我們間的純潔的愛情構成韻文詩的部分。在滿着清露的早晨，我們悠然自得地在黃熟的麥田間漫步，雲雀的歌聲和鶉的鳴聲極爲悅耳。蒸暑的時光連續來了，暴風雨掩至，我們因此只更親近，藉着不斷的愛，她的家庭有時會發生的小小不快也容易解消了。這樣子，一天又一天的消磨過去，天天都像是節日那樣，我們的日曆整個都要印紅色了。那時我的心情怎樣，凡是還記得新愛綠綺思（*Neue Heloise* 盧騷的小說）中關於那個幸福的不幸的青年的話，就可明白了。那裏說「坐在他所愛的女人的脚下，他想梳櫛着大麻，他願意今天，

「明天，後天，甚至一輩子這樣子梳櫛着大麻。」

現在我講的只是很少，但已到所必須的充分的程度，我可轉述另一個青年了。他的名字我在後頭常常提起。這青年就是耶路撒冷（Jerusalem），溫和的自由思想家的神學者的兒子。他也是在某一公使館中任事，身材中等，體貌英俊可親，臉龐長中帶圓，五官柔和靜穆，其他的特徵也是與一個金髮白皙的少年相襯，他的碧眼不獨表情欲語，且有攝人的魔力。他的服裝是與倣效英國人的北部德國人相同，穿着藍色的常禮服，革黃色的背心和褲子，以及褐色的長靴。著者從沒有去訪問過他，他也沒有到過我這裏來，常常在朋友家裏碰見。這個青年人是沈默寡言的，但是他的談吐表出他的良好的心地。他對於各種的創作抱有興味，時常參加，特別喜歡那些描寫僻靜的鄉村郊野的景色與其靜寂之趣的圖畫和素描。他在這種機會便把自己所藏的革斯涅（Gessner）的銅版畫拿出來傳觀，激勵他的愛好者對牠作研究。前說的騎士聯盟和化裝遊戲他很少或絕不參加，他好獨處，惓惓於自己和自己的心情。人們傳說他跟一個朋友的太太有熱烈的戀愛關係，但絕沒有看見他跟這女人公然在一塊。其實，關於他的情況，人們所知極少，只知道他是致力於英國文學的。他的父親既是一個有錢人，他不用埋頭埋腦於使館的公務，也不必急急於正式官的任命。

那些革斯涅的版畫增加我們對於郊野田舍的風物的感興，同時，我們在小聚會中熱烈地讀的一首短詩使我此後只有憧憬於郊野的景物之一途。這詩就是哥德斯密（Goldsmith）即威克斐爾牧師傳的作者）的荒村（Deserted Village）無論何人，在我們那樣的教養程度，和那樣的心境，定然會對這詩感到極大的興趣。牠所描寫的一切，不是當作是活生生的或有効力的，而是當作已過去的，消失的存在來描寫，但是，牠都是鄉村中人喜歡看的，愛重的，以及在現在熱烈地尋求，俾能寄托他們的少年之心的東西。鄉村的祭日和慶典，教堂的創立紀念祭和每年的廟會，以及在那時候先見的菩提古樹下的老人們的鄭重的聚會，繼之而起的青年男女們狂熱的跳舞，（連有教養有身分的人也常參加其中，）都是鄉村中的風物。在其間，善良的鄉村的牧師，又能抑制一切放逸的行動，消弭可以招致爭吵和不和的原因，使遊樂不致漫無節制，這種歡樂便像是恰如其度了。卽在這兒，我們也再度看見，可敬的威克斐爾牧師的出現，他的周圍還是在威克斐爾牧師傳所慣見的那樣，但是，在這詩中的他却不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是爲作者的悲惻的輓歌之音所召還的魂影，如果我們明白這詩是以清幽的懷古之情來描出純美的過去，這種構思，已是極可推稱的了。而那位英國詩人，在這種構思的描寫上，從各方面看來，是多麼成功呢！我與哥特爾共同愛賞這首極可愛的詩，兩人同從事牠的翻譯，可是他的翻譯比我的成功，這因爲我太過斷

斷於原語的微妙的意味之譯出，句斟字酌，細處雖還要得，但在全體上却不協洽了。

如果正如世人所說的那樣，最大的幸福在於憧憬，而真正的憧憬是以那些得不到的東西爲對象，那麼一切事情湊合起來，就可以使得那位青年——我們現在像是伴着他在迷途中走而記述他的短促的可悲的生涯——成爲最幸福的人類了。對於一個已婚的女性的愛戀，把外國文學傑作完全轉化爲本國文學的努力，不獨以文字而且以雕刀畫筆不求完整地描摹自然的苦心，這種種的事情，就是其中的一樣已足以使他的心胸怦怦波動，忐忑不甯了。但是強使他從這樣的甜蜜的苦惱離開，而投入新的境遇，新的苦惱中，却因爲下述的事情。

在基森(Giessen)城有一位喚做赫普夫納(Höpfner)的法律學教授。他是法學大家，麥爾克和斯羅塞爾都推稱他爲有思想的善良的紳士，極加尊敬。我久欲跟他結識，這時恰巧這兩位朋友爲着文學上問題的商討，有訪他之約，並邀我趁這機會也到基森去，我固欣然答應。可是，我們青年人在這樣的愉快和平的時節，總常充着驕矜自喜之氣，做甚麼事也不肯循直筆的途徑，而像真正的小孩子那樣，必要的事情中也要雜以一點諧謔，所以，我們決定我在訪他時要隱去真姓名，裝作別人那樣，於是我的改裝癩再一度施展出來。在一天晴和的早晨，太陽還沒有出來之前，我由威茲勒爾動身，沿着拉因河步行，越過那美麗可

愛的河谷，這樣的徒步漫遊使我再感到無上的幸福。我在途中一路走一路尋思構想，在靜默中我洋洋自得。我把那永遠矛盾着的世界粗雜地混亂地闖襲到我的心目中的事物加以整理。一到了我的旅行的目的地，我即找到赫普夫納的住所，和叩他的書齋的門。當我聽見「請進來」一聲，便端謹地走進去站在他的面前，像是一個在歸省途中的大學生慕他的高名而晉謁的那樣。他所問關於我的身上的種種的事，我已預備好了答話；我對他述說了一番很可置信的杜撰的話，他聽了像是滿意。我對他說我是一個學法律的學生，在應對上也敷衍得過去。因為我知道他在法學上的功績，以及他致力於自然法的研究。可是我們的談話有時也停頓，他彷彿是要拿來客的簽名簿或催促我走的樣子。可是，我知道斯羅塞爾素來是守時間的，等待着他來，老坐着不走。果然，斯羅塞爾來了，大為主人所歡迎；他橫眼看見我，却裝做不注意我那樣。可是赫普夫納却引我加入他們的談話中，顯出他是一個非常和藹近人情的人物。後來我告辭了，趕快跑到旅店去，在那兒我略與麥爾克攀談，安排好以後要做的事。

這兩位朋友約定請赫普夫納吃飯，另外還請一位喚做海因里希·斯密（Christian Heinrich Schmid）的人。這人在當時的文壇中雖地位很微，然也是一個角色。本來我們在這晚餐會中暗地裏要耍的把戲是以這人爲目的，他在文藝上所做的種種可非難的事，要在笑謔裏受到窘對。當客人進了食堂的

時候，我叫茶房給我通報，看許我共食與否。面上像是表着一種難色的斯羅塞爾不答應，不欲他們的親切的談話爲第三者所打斷。可是因爲我叫茶房苦苦的請求，而赫普夫納也插口斷言我是一個沒有妨礙的人，我便被請進去了。初時我的態度裝作很謙遜羞澀似的。斯羅塞爾和麥爾克自由無礙地，放言高論，談到種種的問題，像是旁邊沒有陌生的人那樣，他的談話從重要的文學的事件談到著名的作家。這時我漸漸顯出放肆一點，陳述我的意見，縱然斯羅塞爾有時認真地反對我，麥爾克開玩笑地批評我，我也不管。可是我所放的箭全都針對着斯密射去，深知道他的弱點的我每箭都深銳地的確地射中他。

斟給我的「奈些爾」（量器名）的食桌用的葡萄酒，我只稍微喝一下，但是他們却叫較好的酒也勸我飲。當日的文壇的許多問題痛論過一番之後，談話便轉到一般的問題去。那就是談到文學是在高潮中還是低潮中，是在前進着還是後退着的問題——只要著作家有一天存在，便一天重複提起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無論在甚麼人之間，尤其是年長者與青年間，文壇的著宿與新進者間，很少能得一致的解決，他們大家都以明快的態度把牠透切地討論，但沒有打算求得決定的一致的結論。到後來，我插口說道：據鄙見看來，文學也有四季的，像自然的四季那樣，循環迭代，順次引起一定的現象，周而復始。因此，我相信我們不能讚揚或指摘文學上某一時期的全體，我特別期期以爲不可的，就是把一個時代的作家抬到很

高，非常崇拜，而把別的作家痛加貶斥，壓到很低。夜鶯的喉因陽春而激動，但是杜鵑的啼聲同時也是一樣的呀，美麗悅目的蝴蝶和惹人憎恨的蠅蚋，同樣是日暖的產物。因此，如果我們留心到這一點，我們就不用每閱十年便重複作這樣的不平之鳴了，而爲着要免除這種或那種的劣作而白費的苦心勞力就可以省回不少了。」他們大家不知道我從那兒學到那樣的達觀大量，都以驚異的眼看着我。我却泰然繼續說下去，把文學的現象與自然的產物對比，我不自解，我居然將輕體動物拿來作譬，并講出關於牠們的習性的種種不可思議的事。我說，這種生物之也像是有一種身體以至一種形體，我們也不能否認，可是牠們既沒有骨骼，初時真不知把牠們當作甚麼好，只有看作一種活的粘液。可是在海裏總也有這類的東西。其後我續拿水母來做比方，暗指眼前的斯密以及跟他一般的無定見的文學者，有人便批評我道：「譬喻雖不錯，說得太遠了，終歸沒有意思。」我因答道：「那麼，我就從海回到陸上去，拿長春藤來說說吧。正像水母類之沒有骨骼那樣，長春藤是沒有幹的，無論攀緣到甚麼地方，都喜歡出風頭。最宜於牠的生長的地方就是坍塌的古牆，因爲那兒上頭沒有甚麼好給牠敗壞了，但是在新的建築物上，人們便不讓牠蔓生。牠吸取牠捲繞着的樹的汁液，我最討厭的就是牠攀纏上一根柱子的時候，因爲柱子爲牠的枝葉所包了，牠便儼然以有活的樹幹自居。」

不管別人再以我的比喻爲晦澀和不切當，而加非難，我越說越有勁，把一切寄生動物痛罵一頓，並出盡我當時所有的博物物的知識，把我的譬喻弄到相當的妥適。最後，我對一切自主獨立的人高呼萬歲，高喊打倒那些強行依傍別人的作家。飯後，我執着赫普夫納的手，使勁的握幾下，稱讚他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擁抱他，到後來也與其餘的人懇切地行擁抱禮。這個善良的新朋友（指赫普夫納）真以爲是做著夢了，到末了，斯羅塞爾和麥爾克把這個悶葫蘆打開了，這個玩笑明白了之後，大家都更興高彩烈起來，連那位斯密先生，也因爲我們賞讚他的真正的功績和對他的嗜好表示同感，而釋去前嫌，跟我們一道笑樂了。

這樣的有風趣的開場，只能夠使我們的「文學協議會」更有勁地更順利地開了。其實，我們這次的基森之行，是以這種會商爲目的。麥爾克有時像是藝術家那樣，有時像是文學家那樣，有時更像是商人那樣，議論風生，引動了那位有思想和多才博識的斯羅塞爾，提議要在本年內發刊佛郎克福學術雜誌（Frankfurter gelehrte Anzeigen）他們已約有赫普夫納和基森城的別的教授，丹姆斯達城的著名教育家溫克校長（Rektor Wenck）以及許多別的知名之士參加。他們各人對於自己專門的學術都有充分的歷史的知識和理論的知識，而當時的時代精神又使他們尋求某一定的傾向。出版最初二年間（因爲這個雜誌到第三年便由別人接辦）的這個雜誌，顯然證見牠的撰稿者的觀察是怎樣的廣泛，眼

光是怎樣純淨，意志是怎樣的誠實。人道主義和世界主義都加以鼓吹。凡有名副其實的篤厚的學者便代爲盡捍衛之責，使不爲一切強求固請所束縛，並替他們盡力防備論敵的攻擊，特別是預防那些誤傳他們所教的門下生的暗箭。大抵最有意見的，就是對於別的雜誌——如柏林的叢刊（Bibliothek）德意志麥庫爾星（Teutschen Merkur）等——的批評，那些文章對那麼些的專門學問有明快精練的論議，眼光超卓，批判公平，確值得世人的驚嘆。

以我而論，他們也認爲不是不適宜充當普通所謂批評家。實際上我的歷史的知識缺乏一貫的聯絡，關於世界史，科學史和文學史，我只有一個時期一個時期的研究，關於各個題目，也只是探求牠的部分或一羣的事實。我之能夠撇開事物與牠的總體的聯絡，栩栩如生地思索設想，使我可以精通一世紀的事情，或科學的某一部門，而不須知道前後的事。並且，我具有一種理論的兼實際的眼光，關於種種的事情，不獨知其然，而且較能知其應然，雖沒有真正的哲學的聯絡，但時時洞中肯綮，此外，我還有容易理解事物真相的能力，他人的意見只要不與自己的確信正反對，我使很喜歡接納。

加之，那個文學團體因參加者的通訊的頻繁和近住者的常相訪談，更呈活氣。團員中有讀到一本新刊者，便作批評報告，與他團員通信，許多時別人也有相似的書評，關於這件事情的意見互相交換，與有關

係的別的題目聯起來，最後便作成一個結論，由一個人把他編述出來。因此，好些評論又精到又潑刺，又快意又有興味。我常任編輯上的祕書的事務，我的朋友也讓我在他們所做的工作範圍內稍爲戲耍一下，而在對於某一題目特別有興味，或覺得有把握的場合，便讓我自抒所見在雜誌上發表。當日的學界的真正的精神和旨趣究竟怎樣，如果不是有那兩年的雜誌本身提示我們以最可靠的文獻，那就欲回顧地加以觀察和敘述，也是徒勞的吧！我認爲是自己的手筆的文章，也許會選拔出來，跟別的類似的論文一塊，在適當的機會再發表出來。

我們的知識，意見和確信那樣殷殷地交換，因此，不久我就知赫普夫納較深，並博得他的愛慕。只要我跟他在一道兒，我便與他談論他的專門的學問——也即是我應該專攻的學科——從他那裏得到很自然地成系統的說明和啓迪。那時我還不知道，我得到的一點學識，恐怕多半是倚靠書卷和談話，而不是從教室的連續的講授得來。書卷可以任我在某一個地方停滯吟味一下，以至回顧重想一下，而教師口授的演講却不能讓我這樣子做。許多時，在上一課聽講的開頭，我每突起一念，只顧着思索牠，其後的講授便聽漏了，以致全體失去聯絡。我上法學課的時候也是如此，因此我盡可能的利用機會來請教於赫普夫納，而他也欣然替我解釋種種的疑問，爲我彌補了許多知識上的罅隙。由是我便希望不須離去威茲勒爾

太遠，就滯留在基森城，就教於赫普夫納。可是，我那兩位朋友對於我這種願望，最初只無意地持反對的態度，其後却故意反對，因為他們兩人不獨決心急急要離開該地，而且還盼望也能把我一同拉走。

斯羅塞爾這時對我說明，他初時與我的妹妹做朋友，後來却發生更密切的關係，他最近要找尋一個適當的官職，好來跟她結婚。縱然我在以前從妹妹給我的信中早看出這種情形，他的說明仍使我有點吃驚。固然，能夠傷自己的自尊心的事就容易就想開，但我現在却開始覺得自己真個對妹妹抱有妒意。加我這次從斯特拉斯堡回來，我們兄妹情間的誼比以前更加親密，我這種妒意更不能自隱。我們聚首的時候，怎樣絮絮不休地互傾我們別後的事，種種的心情，戀愛以及其他瑣事呵！而且在想像力的領域內不是有一個新世界在我面前展開，而我也要把妹妹領到那兒去嗎？我自己所作的小東西以及以廣泛的材料做題材的關於世相的詩篇，必須逐漸給她讀。例如我從荷馬的詩中選出她會即發生興味的地方，即席譯給她聽。有時我又把加拉克（Clarke）的逐字直譯本，用德語朗誦出來，盡可能地求其正確，我的朗誦不是單像講書那樣，而常是有高低抑揚，聲韻鏗鏘，而且我對於詩中的人物和情景的描寫的栩栩欲活，我說出來時的語調的雄勁有力，使翻譯朗誦的一切的局限性都打破了。我意興洋溢地講出來時，她也心領神會地聽着。我們倆日中的大部分時間就是以這樣子的遣興消磨去了。如果她的女友也聚在一起時，他

們一致要求我把大狼芬里斯（Fenris 出自北方神話的怪獸）和猿將軍漢納曼（見前）的故事講出來，而雷神多爾（Thor 日爾曼神話）和他的從者怎樣爲使魔法的巨人所騙的有名的故事也不知道。要詳細地覆述多少回呢！這些要創作的工夫的講述既留給我那樣愉快的印象，所以牠們到現在仍算是引起我的想像力的最貴重之物。我在丹姆斯達城跟朋友的關係，也把我的妹妹牽入去，甚至我有甚麼遊覽旅行也只有更加深我們的友愛，因爲我把我所見聞的一切都用信告訴她知道，每作一首小詩，縱然只是一種表示感嘆之詞，也馬上寄給她讀，並且把我所收到的一切的信和我所有的覆信都讓她看。可是，我對妹妹這種熱烈的親切，自這次離開佛郎克福城以後便停止了，我在威茲勒爾的居留沒有多大的收穫，足供這樣的通信的資料，其後我對於綠蒂的愛慕使我又無暇分心到妹妹身上去。總而言之，她覺得孤寂，也許感到被遺忘了，更容易接受那個篤厚的人的真誠的求愛，而許心於他；斯羅塞爾本是一個值得敬重和信賴的君子，厚重寡言，平素不肯輕易用情，今却熱烈地對她傾心。既然是這樣，我只任他們怎樣就怎樣，期望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未來的幸福。不過我暗地裏禁不住自於地說，如果我做哥哥的不是出外的話，斯羅塞爾的成功恐怕不能到這樣的地步吧。

我的朋友和未來的妹夫這時確很願我回到家裏去，因爲這個意外地發生戀愛的他，像是極需要我

做個居間者來謀更進一步的接近呢。他因此要我答應他，他一走後，我便跟着他回到佛城去。

那時麥爾克恰有工夫，我希望他會在基森多逗留幾天，化一些時候來準備佛郎克福學術雜誌的創刊，俾我每天能有幾個鐘頭向赫普夫納請益。但是他不爲我所動，正如我的妹妹之爲愛所拉走那樣，他因爲對於此間的大學的憎惡而不願滯留。人類常有一種生而具之的反感，有些人看見貓就受不了，有一些人對於另一種東西感到不快，這位麥爾克先生却極討厭大學生，而那時基森的大學生恰又是粗暴不堪的。我覺得他們還不錯，我還把他們用來充當我的大齋節戲曲的假裝人物的模特兒。但是在麥爾克看來，日間他們的模樣，夜裏他們的醉鬧，實敗人的清興。他在少年時候在瑞士的法領地區過極好的日子，其後與宮廷中人，上流社會，名商巨賈和有學問的文學家，作高尚的交際，有幾個有志於精神的文化的高級軍人也求與他結交，因此，他是在很有教養的交際社會中過日的。這樣子說來，他之憎惡此地大學生們的粗蠻之氣，是不足怪的。不過他的反感確是太激越了，不是冷靜如他所宜有。可是，他與高彩烈地描寫學生們的怪狀醜態時，我也常給他引到大笑。赫普夫納的邀請，我的敦勸都歸無效，我一定要儘早跟他一道回到威茲勒爾去。

我回去沒有多久，便即領他到綠蒂那兒去。可是他身臨這種人家倒使我得不到好結果。因爲正如麥

菲斯陀斐爾 (Mephistopheles 卽浮士德中之魔鬼) 無論到甚麼地方去，大都不會爲人祝福那樣，他對於我所愛的人的冷淡縱然不使我的情懷動搖起來，也至少使我索然寡歡了。可是，如果我記得他不特別喜歡的正是這種修長溫柔的女人，只使自己的周圍清爽澄明，而淡素自甘的女人，我就會預知他會對綠蒂持甚麼態度了。可是，他不久卽對綠蒂的女友中的一個朱諾 (Juno 羅馬主神朱匹忒之妻，體態莊嚴) 型的女人加以青眼，不過他要費工夫才可與這女子接近，所以他嚴厲地責我爲甚麼不追求這個美麗的女人，況且她又是沒有跟人訂婚，比綠蒂較爲自由。他認爲我不知選擇較有利的事，他極不喜歡我把時間浪費在這個我偏好的地方來。

。如果使自己的朋友知道自己所愛的女人的美點，因爲他也覺得她的動人可愛之處，是一種危險，那麼，如果友人對她作不好的批評，使自己的心懷疑起來，也有同樣大的危險。在我的場合却不會到這樣的地步，因爲她的好處，已鏤刻在我的心中，不容易因別人的批評就磨滅了去，不過麥爾克之在場以及他種種的勸說，使我早下決心離開威茲勒爾，他正想偕同妻子作萊因河之遊，因對我細說旅程怎樣的愉快動人。我本已常聽見人說到萊因河的風物而羨慕不置，這時他引起我終要目覩爲快的渴望。麥爾克先行出發，我與夏綠蒂作別，雖比別菲烈德力加時較爲無虧於心，但中心仍不免耿耿。而且，我與她的友誼，因爲連

續的習慣和放任之故，在我方面已弄到熱情過當，不過她與那位「新郎」歡愉地契合無間，那種關係已達到最美最親切的了。正是這個從此而起的保證使我忘記了一切危險。而且，我也明白地知道，這個羅曼司就要收場，因為這位青年人與這個可愛的女郎的結婚，視乎他預期實現在即的任官而定。人類只要有多少的決心，就會甘受那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也決定先自動離開此地，免到後來逼於難堪的境地而不得不走避。

第十三卷

我與麥爾克約定在晴和的季節到科不林士城的拉·洛赫夫人(Fran von la Roche)家裏會齊。我已預先將我的行李寄到佛郎克福去，將在旅行中所需的東西托拉因河的便船帶走，因可以沿着拉因河作徒步的旅行。河既曲折多趣，岸亦變化多端，我一路走來，在決心上是自由無礙，在情感上却爲景物所牽引，置身於沈默而饒有生趣的自然之中，而得到很大的慰藉。我的長於發現景物的圖畫的和超圖畫的美的眼睛，沈溺於遠近的景色的眺賞送迎之中，蒙着矮樹的岩石，浴着陽光的樹梢，蒼潤的低地，王冠似的古堡，和從天際攝引遊子的心的幾疊蔚藍的遠山，我都游目眺覽。

我沿着河的右岸走，河流離路頗遠，從岸上望下去，河道頗低，時爲青密的楊柳叢所遮蔽，蜿蜒於陽光之中。於是，我欲將這種景物好好地繪入畫圖的舊癖驀地起了。恰巧我的左手拿着一柄美麗的小刀子，從我的靈魂的深處突然發出一個命令似的思想：「把那小刀不加躊躇地投在河裏去吧！如果牠落在河裏，那麼你的畫家的願望就可以實現；如果這小刀爲臨河的楊柳之叢所遮阻而不能沒入水裏，那麼，你就息

了這心，不必枉費工夫了。」我這種妄想一起來，我即照着實行。本來這柄小刀有其他種種的利器附屬其間，用處很大，我却不管了，我就用握着牠的左手使勁地把牠投到河裏去。但古代的人所引以為苦的占卜的意義的曖昧欺人，我在這回也要經驗到了。小刀之沒入水中與否，為枿出的楊柳技所遮而不能分辨，但是，應着小刀的投入而起的水花，却高濺像猛噴的泉那樣，並且很清楚地入我的眼，我把這個現象作為不吉之兆解釋，因此而起的自信的動搖使我後來對於繪畫比前疏懶，由是倒使我隨便解釋的占卜的前兆靈驗了。至少，因為占卜的緣故，這時的外部世界不大為我所喜歡，而醉心於自己的想像和感想之中，任由淮爾堡 (Weilburg) 靈堡 (Limburg) 第次 (Diez) 和拿騷 (Nassau) 等勝地，古堡像雲煙過眼那樣過去。我大多時踽踽獨行，有時與他人為伴走一短程。

這樣愉快地漫遊了幾天之後，我便到了延姆斯城 (Ems 拉因河下流的小都會) 在那兒我曾嘗了幾次溫泉浴的風味，然後乘着一葉輕舸順流而下。老萊因河的名川豁然在我眼前展開了，奧柏拉因斯泰因 (Oberahnstein) 延姆斯附近的古城 的勝景使我心曠神怡，可是我覺得最美麗最莊嚴的還是亞棧布里斯泰因 (Ehrenbreitstein) 十二世紀建築的古城) 的城堡，氣象森雄，壁壘堅牢，巍然瞰臨着與牠恰相對照的，是牠的脚下的稱做泰爾 (Tbal) 的美麗的小村落，在那兒我很容易就找尋到樞密顧

問官拉·洛赫的寓邸。麥爾克已預先給我介紹，故這個高貴的家庭很殷勤地接待我，不消一會便把我當作親人看待。我與這家裏的母親談美術、文學上情感上的事情，與父親明朗地談到人情世故都甚融洽，與小姐們則同是具有青年的心情而自然水乳交融。

他們的邸宅位在谷的盡頭，離河面不高，可以縱目眺覽下流的風景。房室高敞，四壁像是畫廊那樣密密懸着許多的畫。通四方的窗戶使窗櫺就構成一幅自然的圖畫，柔和的目光照耀着，使牠更添生氣。我相信一輩子從沒有從窗間眺望到那樣明朗的朝景和美麗的夜景。

不久，便不是單我一個人在這兒作客。約定在這兒開的會商一半兒帶有藝術的意味，一半兒帶有感情的意味，類遜靈格（Lenchseuring）也被邀加入，從杜塞爾多夫城來。這個人精通近代文學，在各地旅行的時候——特別是在瑞士居留的時候，認識了許多人，他既和藹可親，能承順人意，故很博得人的寵遇。他帶了好些小箱子來，其中藏有許多朋友給他的親切的書信。本來那時的德國人是有一種這樣的普遍的坦白公開的習性，即是他寫信不單是爲那個收信的人而寫，同時還想收信者的友朋們也得讀到這信。這種通信既是互相披肝瀝胆的，政府對於牠也不加檢查。郵車又迅速四達，途中封緘安穩，郵費不高，故這種道德上和文學上的通訊很快就大爲盛行。

這樣的書柬——特別是從名人寄來的——每什襲珍藏起來，到日後與朋友聚會的時候，便選出其中的一部分拿來念，政治的討論既無多大興趣，這樣子，人們對於全思想界的問題仍頗熟識。

類遜靈格的小箱子中藏有許多在這種意味上算是貴重的寶物。特別可珍貴的就是一個喚做朱里·逢德利 (Julie Bondeli) 女士的信，她是一個有思想有才具的閩秀，以曾爲盧騷的女友著稱於世。凡是與這個卓拔的人只要有一點關係，便與有榮焉，在盧騷的名字之下，暗地裏形成的同志之羣遍於各國。讀這些信的時候，我很喜歡在傍邊傾聽，因爲藉此我感到像是被引到一個未知的世界去，和認識在最近過去發生的事件的真際。當然，不是所有的信都是內容豐富的。拉·洛赫先生本是一個性情豪爽精於人情世故的實務家，雖屬天主教徒，以前已在一些書中嘲笑僧徒和修道院的制度，他聽見朗讀這些信時，也看出有好些自己沒有甚麼價值的人，攀上名人與之結交，舉以驕人，結局他們狐假虎威自計甚得，而所結交的名人反受其累。每當類遜靈格開他的寶物箱的時候，這位拉·洛赫先生大抵避席他去。有時他雖在旁邊聽着讀一兩封信，他總不免加以冷嘲熱諷。有一回，他這樣說：「看了這封信，我更相信我以前所信的是有根據，即是，女人們實在可以省去封信的火漆不用，只須用夾針把信夾上就成了，因爲在途中可以担保沒有人把牠打開來讀呵！」他以同樣的態度對人生的實際活動以外的一切事物嘲笑揶揄，學他

的主人和恩師的梅因茲選帝侯領的大臣斯達底安 (Stadion) 伯爵的榜樣。後者誠不能使少年時代的他的機敏冷靜的世才，以對於冥冥不可測的事物的敬畏之故，得到平衡的發展。

可是，關於伯爵的實際主義的逸事，讓我在這兒插敘一下。拉·洛赫幼時就沒有父母，伯爵愛憐這個孤兒，親自教養他，在他童年的時候已要他任祕書的事務；要他答覆來信，草擬急用的文書，這些文件還要他自己謄淨，有時又要他作暗記，封緘以至簽題。他這樣做了許多年，由童年而進於青年的他，確能勝任他從前只自以為可擔當的職務。伯爵使領他到一張大公事檯之前，那兒保存有一大堆的信和小包裹，原封不動，讓拉·洛赫拿來作為初任事時的練習的材料。

伯爵更給與他自己的弟子的另一種訓練，恐怕不會那樣得人的佩服。即是為免去伯爵的自己執筆之勞，拉·洛赫必須練到自己的字，酷肖他的主人兼恩師的筆跡。可是，拉·洛赫這種技能不獨應用在公務事務上，即在戀愛的勾當上頭，伯爵也要他代筆。伯爵與一個高貴有才的婦人熱烈地戀愛着。當伯爵與這貴婦人一道兒歡聚至深夜的時候，他的祕書却留在家裏編出極熾熱的情書，伯爵回來把他喜歡的情書挑出來，即在深夜派人送去，那貴婦人看見她的熱烈的崇拜者那樣的熊熊不滅的情燄，恐怕會很歡喜吧。這種少年時候的經歷當然會使拉·洛赫對於愛情的書柬不會有很好的觀念了。

曾服官於兩個選帝侯（天主教）的他，對於僧侶痛惡深絕，這大概因為他察知德國的僧侶往往演出粗拙無味沒理解的醜態，因而阻礙和敗壞德國國民的一切教養的緣故吧。他出版的論僧院制度的信（Briefe über das Monchswesen）轟動一時，一切的新教信徒以至許多的天主教信徒大加歡迎。

可是，拉·洛赫氏雖反對一切所謂感情的事，自己又決不肯裝做這樣子，但他對於自己的大女兒的慈愛仍不能隱祕。事實上，大女兒確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子；身材不高，體貌秀麗，容態雍容大方，漆黑的雙眸，柔嫩的面色，其澄潔艷麗之處非想像所能及。她也愛他的父親，意趣也偏近父親的那一方面。拉·洛赫氏既是一個勤勉的實務家，差不多全部的時間給公務占去，來訪的客人本不是由他，而由他的夫人招來，所以與客人的交際不會使他有多大的高興。不過，共餐的時候，他也有說有笑，藹然可親，只極力使自家的食桌不帶有情感的氣味。

凡是知道拉·洛赫夫人的志趣思想的人——她是很長命的，而且留有許多著作，所以德國人對她都知道都尊敬——恐怕會猜想他們的夫妻關係因此一定不會融洽。但是，事實上絕不是這樣。她是一個最可驚異的非凡的婦人，我找不到有那一個女人可與她相比。她的身材略高，體貌娟秀，卽至老年，她的風

姿和舉止仍能保持有一種特殊的優美。她的儀態實介於貴族社會的婦人和上流的市民階級的婦人之間，極饒優婉之致。她的服裝多年沒有改變，不逐時流。綺麗的覆額垂下的小頭巾很與她的小腦袋和美好的臉龐相配，褐色或灰色的衣裳使她的儀態更添嫻靜莊嚴。她善於辭令，無論說甚麼都含有一種感情，講起來便很動聽。她對任何人的態度都是一樣的。可是，我上述的一切話仍不能說出她的特異之處，其實表達牠不是容易的事呢。她像是對於一切事都有興味有同感，但甚麼事都不能深切地影響她。她對於甚麼事都持柔和的態度，對一切事都能忍耐，而不覺得苦。丈夫的諧謔，來客的慇懃，兒女們的優美可愛，她都以一樣的態度應接，因此，世間的善也好，惡也好，書卷中有可稱道的事也好，有可指摘的也好，她都滿不在乎，甚麼時候都不失自己的常態。她雖遭遇到種種的可悲的，甚至可憐的事變，但她到老年仍保持着她的獨立性，實受她這種性情之賜。不過，爲要不違背事實，我還要補述一句話，即是，那時她的兩個兒子，正是含苞初放似的美少年，有時誘她不由得不說出一些與平常所用的不同的詞句。

這樣子，我處在一個異常愉快的新的環境中，度過一些日子。後來麥爾克借他的妻子同來了，於是我們之間馬上起新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作用，即是，拉·洛赫夫人與麥爾克夫人兩位太太接近起來，麥爾克以拉·洛赫氏爲洞明人情世務富於學識和閱歷的人而親近他，男孩子們打成一夥，兩個女兒則跟

我在一道。就中大女兒不消多久就特別對我有吸引力，在舊的愛情還沒有完全消滅的時候，新的愛情就萌芽，使人感到非常愉快。這正像剛在落日蒼茫的時候，新月從對面出現，看見日月雙懸的兩重光燦而歡悅不勝那樣。

這時在屋內也好在戶外也好，都不愁沒有豐富的娛樂。我們遍遊這一帶地方，在這方的亞梭布里斯泰因，在那方的卡爾陶塞（Karlause 在山上的卡爾陶塞教派的修道院）都會登臨過。這兒的城市，摩些爾橋（萊因河支流摩些爾河的大橋）渡過萊因河的擺渡，給我們以種種多趣的娛樂。新的城堡那時還沒有着手建築，我們被帶到牠的基址去，並得見牠的設計圖。

但是，我們的情況縱很愉快，齟齬衝突的暗流已在動着。這種齟齬在有教養的人們中也好，沒有教養的朋侶中也好，通常會顯出不愉快的影響。心冷而同時又不耐煩的麥爾克，不消多久就不肯傾聽那些書信的朗誦，對於信內所說到的事情人物和人的關係，他恣意加以揶揄，在背後則對我揭發信中本來包含的種種極可驚異的祕密。他所說的並不是政治上的祕密，也不是一種有關聯的事情，他只教我注意某一種人。這種人雖沒有特異的才能，但會巧妙地造成自己個人的聲望地位，結交許多名人，來撐自己的腰。自此以後，我便有機會多領教這種人物。這種人通常變換他的居地，像游歷者那樣時東時西，因此人們視他

爲新來者不加妒忌，不加指摘，他便占了便宜。因爲這是一種傳統的現象，凡是旅行者都因此而享受優遇，凡是定居一地都因此受到不利。

這些都不管了，總而言之，自從那時起，我們對於那些隨着漫遊各地，一城又一城的寄泊，至少在幾個有名的家庭裏買得人的敬仰的人們，抱有一種不安的，甚或嫉視的戒心了。這類的人中的柔弱的型，我曾在“*Pater Brey*”一戲曲中描寫出來，較能幹和粗豪的型見於我將來出版的一篇大齋節戲劇中，後者的名字喚做“*Satyros*”，或視同神明的森林的惡魔，（*Vergotterte Waldteufel*）這兩篇東西對於這種人物的描寫縱或失當，但至少也饒幽默的意味。

不過，在拉·洛赫家作客的我們的小團體雖含有奇異的分子，但彼此還可以湊合得來。這一半兒因爲我們爲自己的教養和禮節所約束之故，一半兒也因爲女主人的特異的人品有微妙的緩和的作用。她不大爲起於自己周圍的事物所動，老是耽於某種的理想，而又能親切地好意地把牠說出來，故起於我們間的一切軋轢都爲之緩和，一切的凹凸不平都爲之平滑了。

麥爾克恰在適當的時機告辭，因此大家分手時友誼還是極好。我跟他和他的妻子一道走，趁一隻歸航梅因茲的帆船溯萊因河而上。船本來已走得很慢，我們還叫船夫不要趕程。我們悠然賞玩着沿河的

變幻無窮的種種的風物，因風和日麗而景物更像是時時刻刻不同，規模和美麗之處老像是變換着。可是，我只把萊茵菲爾士（Rhinifels）聖哥爾（St. Goor）巴哈拉哈（Baharah）賓根（Bingen）厄爾斐爾德（Elfeld）和卑伯里斯（Biebrich）的地名揭出來，希望每一個讀者都能回憶起遊過這些名勝的往事。

我們熱心地繪畫沿途的景色，至少由此可以使美麗的兩岸的變幻，無盡的風物更牢牢地印在我們的心中。此外，因為我們同舟共處那麼久，彼此對於種種的事物互傾肝胆，我們的交情便更密切起來，以至我大受麥爾克的感化，把他看做我的暢適的生活上的不可缺少的人。我的為自然所鍛鍊的審美的眼光再投到美術品的觀覽上頭，佛郎克福城的繪畫和銅版畫的珍藏給我以充分的機會，在這方面我很受厄特靈（Ettling），愛倫賴希諸氏——特別是善良的諾特拿格爾（Notnagel）——好意之賜。從美術中認識自然，已成為我的一種熱情，當這種熱情達到最高峯時，連熱心美術的人們看來，也一定覺得類於狂癡。欲培養這種對於自然的愛好，除了不斷地鑒賞荷蘭派的傑作之外，恐怕沒有再好的方法吧。諾特拿格爾氏為使在這方面我不獨做一個觀賞者，而且在實技方面也能了然起見，為我特闢一工作室，凡是油畫所必需的東西都備好。我照着實物畫了幾幅簡單的靜物畫，其中有一幅是畫小刀的鑲銀的玳瑁柄，我繪畫的老師在我繪這畫的前一小時才來看過我，後來看我畫得那樣好，便驚起來，斷言一定是當他不任的時候

有一個他的高足弟子來幫過我的忙。

如果我有耐性地繼續練習這種寫生畫，把實物的光線，陰影和表面的特徵畫出，我便會養成一種熟練的技巧，可以再求深造。但是我犯了與一切的業餘藝術家同樣的過失，先從最難的着手，甚至想揀自己所不能成就的來做，沒有多久，我便從事艱巨的圖繪，以至手足無所措，半途而廢，這一方面因為作此種畫是遠超出我的技能之外，他方面因為那使初學者也略能有所成就的帶有熱情的注意和沈着的勤勉心，我也不能常純粹地有效地保持。

同時，我又被引入比繪畫更高一層的藝術部門去，那時恰有機會買到幾個古代人首的石膏模型。來趕年會的意大利人常帶着這樣的好東西來，把牠們的型打好後，也拿來賣。我從他們漸漸買得「雷奧科溫」他的兒子們，「奈奧比女兒們」（此像的原作現藏於佛羅倫斯博物館）等頭像，作成一個小博物館。此外恰有一個同好的友人死去，從他的遺物中又買得最著名的古代美術的縮製品。這樣子，我力圖使我在曼海姆博物館所得的大的印象盡可能地栩栩復活起來。

這時，我除了培養我自己所抱的才能，嗜好和其他一切的性癖之外，我還順着父親的意思，把一日中大部分的時間化在律師那樣的職務上頭。偏巧那時有一個最好的機會供我作這種的活動。自從我的外

祖父逝世後，舅父任市議會的陪審官，把我勝任的法律上的預事委托我辦理。斯羅塞爾兄弟也幫舅父辦這樣的事。我努力熟習法律的文書，我的父親讀起牠們來也覺得很有樂趣，他因為兒子開始從事法律的實務的緣故，使得自己也重作久已拋棄的活動。我們共同商討，然後我從容不費思索地作成必須的文稿。我們雇有一個熟練的錄事，一切關於公文程式的寫法都可以交給他辦。這種新的作業既使我更接近父親，所以我更感愉快。父親在這方面既對我的態度完全滿意，對於我所做的其他的事，也很關心，渴望我不久也可博得一個著述家的聲譽。

無論在那一個時代，一切事物都是息息相關，支配的意見和思想向各方面分歧發葉，所以那時的法律學也漸漸以適用於宗教和倫理方面的原理為依歸。在當時以青年佔多數的律師之間，以及在以老年人佔多數的裁判官之間，盛行人道主義的思想，即在法律的處理上，他們也競以人道主義相尚。他們改良監獄，寬免微罪，減輕刑罰，使認可證明的法律手續比前容易，掖助離婚和怨偶。我們的優秀的律師中有一個因能說服一個死刑執行吏的兒子改入醫學校，而博得極高的聲譽。當時的行會和種種團體雖起而反對這種革新運動，也歸無效，障壁一重又一重地被打破。各派宗教之彼此互相寬容，不獨以言詞勸說，而且見於實行。有一事使民法受更大的影響的，就是以理智、達見和熱誠、向善意的時代鼓吹猶太人待遇的改

善。這種法律處理的新的對象既在成文法和習慣法的範圍以外，只要求正當的判斷和同情，同時自須一種自然而有生氣的文體爲之表達。在這方面，便爲我們少年後進闢一寬暢的場面，可供我們隨意施展我們的好身手了。我還記得很清楚，有一位帝室樞密顧問官，因爲我作這樣的法律文書，寫信對我大加讚賞。在法國法庭所流行的辯論方法做我們的榜樣，給我們以刺激。

這樣子一來，我們有成爲雄辯家而不太像法律家的趨勢，關於這一層，篤實的斯羅塞爾君曾一度加以指摘提醒我的注意。我告訴他：「我會替我的當事人很費工夫地寫一辯護書，極力爲他辯護，當我讀給他聽時，他很高興呢。」斯羅塞爾聽了便答道：「你的所爲，顯出你倒像文章家而不太像律師了，我們從不要問這樣的辯護狀會不會得當事人的歡心，而只問牠能否動裁判官的視聽。」

一個人無論在日間致力於怎樣重大和急迫的事，到了晚上決不會因而沒有出去看戲的餘暇的。我就有這樣的閒工夫。因爲佛郎克福城沒有良好的劇場之故，我自己不斷地對德國劇壇加以考察思索，尋求出一個可以改善牠的法子。前世紀後半期德國劇壇的狀況，已爲人所耳熟，凡欲詳知當時情況者到處都可找到整理好的研究資料。因此，我只在這兒插敘我的一點的一般的感想。

戲劇演出的成敗繫於俳優的技巧者多，決於劇本的價值者少。全然或一半即興的戲曲演出的時

候特別是如此。在這場合，一切都視乎喜劇優伶的幽默和技能而定。這種劇本的題材一定要從最普通的實際生活採取與來看戲的國民大眾的風俗習慣相適應。基於這種直接的感應性，這些戲劇便時常惹起觀衆的大喝采。這種情形在德國南部習以為常，到現在還是如此，只有時由於俳優的更換，使滑稽人物的性格不得有多少的變化。不過，因為德國的篤厚的國民性之故，德國劇場早已轉到道德倫理的題材去，這種趨向因一種外部的誘因而更促進。嚴正的基督教徒們提出一個問題，即是，究竟戲劇一物是否屬於罪惡的和應該忌避的東西，抑或是無關重要的東西，善人看了還是善，惡人看了還是惡呢？嚴謹的反對者否認後一點，斷言僧侶不應涉足劇場。所以反駁他們的人單是說劇場無害還是不夠力，而且還要說明牠是有益的。如要有益，牠就要成爲道德的。由是，在德國北部，戲劇的道德化便逐漸實現，首先，一種半生半熟的趣味，先將諧角驅逐了，對此雖有一些著作家提出反對，但是這些諧角也早從德國的粗野風的一漢斯烏爾斯特（Hanswurst 十六世紀以後德國喜劇所描寫的代表滑稽人物）變身為優雅溫文的意大利風和法國風的丑角（Harlekin）了，所以終不得不從舞台之上消聲匿跡。即使斯加賓（Scapin 假面劇的歹角）與克利斯賓（Crispin 從法國喜劇輸入的諧角）也漸漸不上演了。我看見老伶工科克（Koch 劇場經營者，戲曲家，一七一八年以後自充優伶，一七〇三——一七七五）扮演克利斯賓算

是最後的一次。

本來里察遜 (Richardson) 英國小說家，一六八九——一七六一) 的小說已引起市民階級對善美的道德方面注意。在他的“Charisse”之中，因婦人的失足而生的必然的悲慘的結果，無慈悲地剖析出來。勒辛的“Miss Sara Sampson”寫同一樣的題目。其後，倫敦的商人 (Kaufmann von London) 英國劇作家里羅 Lillo 所作) 一劇描出一個青年怎樣被女人的誘惑而陷入極可怕的境地中。法國的戲曲也有同樣的目的，只題材的處理較為不趨極端，並且插入新的事情，便有幸福的結局。狄德羅的家長 (Hausvater) 名譽的犯罪者 (der chrliche Verbrecher) 醋商人 (Essighändler) 不知其事的哲學家 (der Philosoph ohne es zu wissen) 尤金呢 (Eugenie) 等類的戲曲，是與當時日益佔勢力的可敬的平民精神和家庭思想相適應的著作。在我們德國，報恩的兒子 (der Dankbare Sohn) 為愛子的逃軍 (der Deserteur aus Kindeslieb) 一類的戲曲也循同一的途軌。給布勒 (Gebler) 的宰相 (Der Minister) 克勒門丁 (Clementine) 以及其他的戲劇，金明根 (Gemmingen) 戲曲家，一七五五——一八三六) 的德國的家長 (der deutsch Hausvater) 都把中層以下階級的價值優美地表示，博得一般民衆的歡迎。厄克賀夫 (Erlhot) 漢堡國民劇場的台柱，為德國

北部的特有的寫實的演技的創始者，一七二〇——一七七八）更藉其高潔的人格使從來爲人所鄙的俳優界得有一種品格體面，扮演這些劇本的主角，收到空前的效果。加以他本身具有誠篤的人格，表白正直誠實的劇情來，恰到好處。

但是，當德國劇壇的這種新傾向中又有陷於文弱化之虞的時候，恰好有一個劇作家兼俳優的希勒得（Schröder）在漢堡的戲劇界活動，初演喜劇，後演悲劇，以演莎翁劇見長，一七四四——一八一六）他靠着漢堡市與英國間的密切的關係（自十六世紀中葉以來，包容荷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住商人的漢堡市，歡迎英國的冒險商人 Merchant Adventurers，他們在十八世紀中在漢堡佔有牢固的地盤）而致力於英國劇本的改作。可是，他在改作時只能極一般地採取原作的材料，因爲原作大多數是沒有具戲曲的形式的，開頭縱很美滿有條理，到末了便流於放逸無度。牠們的原作者像是只顧弄出出人意表的奇異的場面，因此，看慣了密實的藝術品的人便不喜歡到後來被領到茫無涯岸的地方去。而且，這些戲曲的全篇中滿着野蠻，不道德和粗俗的東西，達到使人不堪的程度，故從情節與人物中去掉這一切缺點是不容易的。這些戲曲實是一種粗硬而有毛病的食物，只有半墮落的大羣的民衆在某一時代才能享受和消化牠。然而，希勒得對於這些戲曲的改作，出乎常人的推測之外。他把牠們根本地改變過，力求與德

意志的精神同化，和盡可能地減輕牠們的粗野的氣味。但是，這些作品常是描寫無論是具有正當的理由與否，有些人總爲他人所虐待的情節，而以諧謔出之，所以改作的戲曲仍老是帶有一種辛辣之味。這種改作的戲曲的上演，因此對於過於文弱的新戲曲暗中起平衡的作用，雙方彼此互相影響，德國劇壇便幸而不致陷於單調化的危險。

先天上具有善良寬大的性格的德國人，不欲任何人爲他人所虐待。但是，無論怎樣心性善良的人也不能担保他人不插入一些自己所不喜歡的事情，而且喜劇一物之有趣本來常就以觀衆的一種幸災樂禍心爲前提，或要引起他們這種心理，所以德國劇壇便自然而然地走向一種從前視爲不自然的行徑。這就是把上流的階級加以貶黜輕藐，甚至或多或少或少的詆譏。以前在散文上或詩歌上的諷刺總當心不施於宮廷和貴族階級。拉班納（Rabener 見前）對這方面避免一切的嘲罵，而所揶揄的只限於較低的階級。紮哈里河（見前）好以鄉村貴族爲諧謔的對象，滑稽地描出他們的嗜好和特性，但沒有含輕蔑之意。屠姆麥爾（Thümmel 著述家一七四八——一八一七）的威爾赫爾密納（Wilhelmine 散文的滑稽長詩，別名既婚的炫學者）是一篇才氣橫逸，大胆而又快人意的小作品，大博得人的稱賞，這或者有一部分因爲著者自身爲貴族和宮廷中人，對於自己階級毫不留情地描寫之故。不過，接着這樣的方向最決

然邁進者還是勒辛，他在愛密里亞·加羅蒂（*Emilia Galote* 悲劇，一七七二年）一劇中把上流社會的情慾和詐僞的情事痛切地苛酷地描寫出來。這一切作品都與那新興的時代精神完全適應，思想和才能較劣的文學者自信也可以同樣的做，甚至做得更甚一點，格羅斯曼（*Grossmann* 劇作家，俳優，一七四六——一七九六）在他的六個不美味的「盤」（原名六盤以上無用，一篇滑稽劇）中，把他自己的窮乏的廚房中的一切的餽饌都獻上給幸災樂禍的觀衆，就是一例。在這個索然寡歡的飯局上，一個善良的人，樞密院顧問萊因哈德（*Reinhard*）自任家庭教師之役，對全座客人加以勸慰感化。自從這時候起，舞台上的角色日益從上流社會中人選出充當，不過，爲使這種表彰有聲有色，這種人物一定是宮廷的侍從，或至少是宮中的祕書。但是，當作家描寫極惡不赦的人的場合，便以大小獨立國的大官顯爵做主人公，而法官們在這些高貴的階層中只佔惡漢中的末席。

可是我這樣子敘述，恐怕已越過我現在所述的時期，所以我要掉回筆鋒，來說明我怎樣感到強烈的衝動，在有工夫的時候從事於既已一度構思的劇作計畫的完成吧。

因爲我不斷地精研莎士比亞的劇作，自己的精神的視野大爲擴展之故，我便覺得向來的狹隘的舞台面和只適於一齣單純的戲的短促的時間不足供一種偉大的戲曲的上演，忠勇的武士格茲·豐·伯

里生根的自敘傳，使我決心把材料作歷史的處理，同時我的想像力擴展得那麼厲害，以至戲劇的形式也踰越一切舞台的限界，我極力使情節栩栩如生，我的構思每進一步，便把牠詳細地說給妹妹聽，而她對於這種事情也抱有理解和興味。我既屢屢向她談起這件事，而從沒有着筆，她終於不能忍耐，向我好意地規勸，不要老是只說得天花亂墜，而應當把我所構思的，浮現在腦海中的，寫到紙上來。我爲她這話所督促，有一朝便開始拿起筆來寫了，連草案計劃都沒有預先定好。我寫好了開場的幾幕，到晚上便念給妹妹聽。她大加讚賞，但同時却說，她恐怕我不能一路這樣子寫下去，甚至斷言不相信我有這樣的恆心和毅力。這話只會更鼓舞我，第二天第三天我繼續這樣子寫；每一回與妹妹共話，對我的希望便愈加強。因爲我已把一切的材料都消化了，故每進一步，個中的情節人物也愈加活潑如生地現在我的心目中。我這樣子不斷地目無旁顧地一直寫下去，約經六個星期，我便欣然看見這篇東西脫稿，綴成一小帙了。我把這篇稿子給麥爾克看，他以理解和好意批評牠。我又寄給赫德爾看，他不獨加以苛刻無情的非難，而且因此時在一些嘲罵的詩中送給我種種的渾名。但我不因爲他這種態度而迷惑，反却更深銳地檢視自己的試作，棋子已經下了，成爲問題的，只是怎樣使局中的棋子得操勝算。我很明白，在這方面恐怕沒有人可以請益；到後來過了一些日子，我可以把這篇東西當作他人的作品那樣客觀地檢視牠，我便發覺，我的破壞時間與場所的

統一的嘗試却損壞了因此更需要的更高的統一。我這篇東西既是沒有先擬好草案計畫就寫起來，任從我的想像力和一種內心衝動爲所欲爲，所以，最初的部分還頗貼切，不離本題，前幾齣還可以說與理想中所欲達到的相洽，但是其後的部分——特別是臨到結束時的部分——我便不知不覺地爲一種不可思議的熱情所牽引。即是當我要把阿德爾海德（Adelheid）寫成一個很可愛的女人時，我自己對於她也不禁起倦戀之情，不知不覺地將全副的筆墨專描寫她，關於她的運命的興味大增。將近結束的時候，格茲既成爲一個不活動的人物，只現身爲農民戰爭的不幸的參加者回來，那麼，欲擺脫藝術上一切的拘束而另拓一新園地的作者把一個美婦人挑出來代替他的主人公的位置，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了。這種缺點，或不如說畫蛇添足似的多餘之筆，因爲我的劇詩的性質逼着我要求腳色的一貫之故，我不久即已發覺，於是我不再單留心格茲的自傳和德國古代史，而注意我自己的戲曲，而極力在其中添加歷史的和國民性的內容，淘汰去傳奇的分子或單是熱情的分子。人間味既要對藝術的信條讓步，我自不免作很多的犧牲。例如我在支波西人的可怕的夜間的聚會中，讓阿德爾海德出現，描寫她的美貌怎樣奇蹟似地發生作用，我初時很爲得意，但後來細加考察，便把她撤消了。又如在第四齣和第五齣的詳細地描寫的法蘭茲和他的女主人的戀愛情節後來也縮短了，只將牠的要點點出來。

我不欲把最初的原稿修改（這稿子現在我仍保存着，一點不失原來面目）而決心重頭把牠改作，我仍孜孜汲汲地握管，三數星期之後，一篇面目一新的劇曲便陳在我的面前了。我之所以能更快地把牠完成，正因為我這次更無心拿第二回的作品付印，只是爲預習的試作，想待後來以更大的勤勉和考慮重新寫作時，拿牠來做基礎。

當我把心中盤算怎樣着手改寫的種種的方案對麥爾克披瀝時，他便嘲笑我，問我這樣子不斷的寫和改寫有甚麼意思呢？改作的東西只與前作不同但很少比前作好一點；因此，我們要拿所作的東西出而問世，看牠有甚麼反響，然後不斷地從事新的創作。——「讓孩子在適當的時候就扶牆而行，襪襪就會乾了。」他喊出這句諺語來。「躊躇猶豫只造成懷疑不定的人吧。」我却對他答稱，我對於這一篇作品抱有了那麼大的興味，如果把牠送到書店去請求出版，書店恐怕以我爲青年無名而又大胆的作家，不加青眼，我甚或得到拒絕的答語，那時我會感到怎樣的不快呢？當我的嫌怕印刷的心理漸漸消滅之時，我也曾想拿我的頗有自信的共犯者一劇曲付印，但是我却找不到一家書店肯承受牠。

麥爾克聽了這個話，他對於技術和商业方面的興味便勃然激動起來。他因爲佛郎克福新聞的關係已與本市的學者們和出版業者有一些交情。他以爲我的戲曲既是新穎定然可以轟動出版界的著作，主

張自費出版，由此可以得到豐厚的利益。他常與別人計算書買所得的利益，他們在好些書身上賺得厚利。如果我們不把他們在別些書或別的買賣中所賠的錢算在一塊，他們的利益更是豐厚。總而言之，我們決定了印刷的紙張由我担任，印刷費則由他張羅。我們開始爲這事敏捷地忙起來，我看見我的信筆揮成的戲曲的原稿漸漸變成整潔的校正樣，覺得殊不惡，實際上印刷來的齊整修潔還出乎我的預期之外。我們把印刷、校正、釘裝的事全弄成功了，便分作許多小包發出去。不消多久，到處都起很大的反響，全國爲之轟動。可是因爲我們的財和力都不足，不能十分迅速地將書分發到各地去，突然有翻版書出現。而且，我們發出的書自不能馬上就有書價——尤其是現款——付回，而我尙是人子，自己沒有多少私財，縱在惹起全國的注目以至博得很大的稱讚的時候，也因不能償付紙張——使自己的詩才爲世人所知的媒介者的紙張——的價錢而極爲狼狽。麥爾克是一個無論甚麼事情也會辦通的人，他反泰然預期一切事不久就會弄妥。後來究竟怎麼樣我却不知道了。

當我以前不署名印行一些小冊子時，我已以當時的出版費用爲代價而認識了公衆和批評家是怎麼樣的了，對於他們的或褒或貶已以頗冷靜的態度處之，況且這幾年以來，我不斷注意他們對於我所敬重的著述怎樣看待，我因之更覺泰然。

我把這戲曲發表之後，即在疑惑不定之中已看見很清楚，公衆和批評家怎樣沒有根據地，偏頗地，隨意地亂說。現在我躬嘗這種滋味了。如果我不是有相當的自信力，有教養的人們的非難指摘便會使我怎樣迷惑失望呢！例如在德意志麥庫爾雜誌上登載有一個冗長而好意的批評，出自一個思想凡庸的作家之手。他所非難之點，我不能同意，他認為應怎樣修改，起頭應怎樣寫之點，我更不能承認。因此，這個批評文剛出現之後，我看到薇蘭的明快的評論，大體上是爲我辯護反駁那批評，我使很喜歡感激。但是，像頭一種那樣批評還印刷出來，由此可以看見所謂有教育有學識的人的頭腦呆鈍的實例了。他們猶且如此，讀者大衆怎樣看待這戲曲更不用說吧！

我與麥爾克一塊兒談論這種事情的樂趣只是短促的，因爲有才識的里森·丹姆士達方伯夫人請他作聖彼得堡旅行的隨員。他從那兒寫給我的詳細的信，使我得擴展我在世界中的視域，況且那描寫又出自慣熟親切的友人之手，俄國的情況更使我容易領會。雖然是這樣，因爲麥爾克的遠遊，我却感到長時間的非常的寂寞，恰在我很需要他的啓迪的時候，他就離開我，那是很可惜的。

我們可以下決心去當軍人，參加戰爭，勇敢地預定要經歷危險艱難，捱受傷創苦痛，甚至死亡，但是其間決不會想像這種籠統空泛地預期的危害，實際向我們襲來的時候是怎樣極度的不快。凡是初闖世界

的人，尤其是初出茅廬的作家，也有同樣的情形，我就是一例。讀者大衆的大部分人多爲題材所動，而不大注意到描寫的方法，所以青年人對於我的劇作的同感，大抵是關於題材方面。他們以爲在格茲·豐·伯里生根中看見一面大旗，如以這旗爲先導而進行，青年所具有的一切野蠻粗暴性都可以自由地馳驟，特別是以前也作過與這劇的情節相似的想法的有思想的人，更爲牠所感動。我現在仍藏有一個優秀的讀者——並且在許多方面看來可以說是唯一的讀者的信。他寫給誰，我已忘記了，但是從這封信很可證見這篇作品給與當時的青年人以怎樣的刺激和影響。可是，在他方面，老成持重的人便責我把「強權」(Ranstrecht) 騎士們行使暴力的權力——描寫得太有聲有色了，甚至強指我有希望亂世之復歸之意。更有一部分人相信我是一個學問湛深的人，希望我把格茲自傳加以註釋重新印行。當然這樣的事，我知道自己是絕不能勝任的，但是，如果書店把牠重印，喜歡將我的名字題在表頁，我也欣然承諾的。有人見我把王侯的豪華的生活能夠那樣細加描寫，認爲我是一個非常精細的風雅之士。但是對於我是一個大學者精通史實一事致疑的人也是有的，有一天一個著名的大商人意外地來訪問我，我感到非常榮幸，尤其是因爲他的談話開頭就表示對我的格茲·豐·伯里生根和我的德國史知識的讚美。但是我聽了他後頭的話却爲之愕然。他說，他之特地來訪，只爲指點我一點，即是格茲·豐·伯里生根不是法蘭茲·豐·復

輕根 (Franz von Sickingen 與格茲同時代的騎士，一四八一——一五二三) 的內兄弟，或姊妹丈，或襟兄弟 Schwager) 我的詩上把他們這樣弄成有親戚關係便與正史牴觸云云。於是我便說，格茲自己曾這樣稱呼過法蘭茲以為辯解，但他却答我說，那時所謂 Schwager (內兄弟等等) 的稱呼，正如今日把郵遞馬車的車夫也稱做 Schwager 那樣，只是表示親暱的朋友關係的慣用語，而不含有甚麼嫵戚的關係於其間。我極口感謝他的指正，只可惜這個錯誤無法改正。他那一方面也引以為憾，并懇切地勸我以後再精研德國歷史和國法，且願提供他的藏書給我利用。我以後真個常借覽他的藏書，得益不少。

因格茲一戲曲的出版而發生的事情中的最滑稽可笑的事，就是一個書商的來訪。他以滿不在乎的豪爽的態度約我寫一打像格茲那樣的作品，并答應給我豐厚的報酬。我跟麥爾克拿這事來當作笑柄，自己不消說，不過這個提案也不是完全沒根據的。因為我已暗中把格茲的時代當作是德國史的轉機點，注意到牠前後的時代，和把其中的主要事件也擬作爲同樣的戲曲。這雖是很可稱道的意圖，但是，正像別的許多相似的意圖那樣，因人事的倥傯，光陰的飛掠而終成泡影了。

不過，這一篇戲曲不是使作者單埋頭埋腦於牠那方面，而在構想、撰寫、改作、印刷和發送牠的時候，在

我的腦海中，別的想像主意也紛至沓來。那些要作成戲曲的構想特別爲我所注重，思索最頻，往往瀕於完成之境。但是，同時我又轉向別種的描寫法去，這種描寫法通常雖不能算是戲曲的描寫之一，却與牠有密切的關係。這種轉向主要地因爲作者連獨白也好以會話之形出之的特性的緣故。

作者既極喜歡在友朋的談笑中消磨他的時間，因此連個人獨自的思索也要化作偶語對談，詳細的情形却是這樣的。即是，當我獨處的時候，我慣常在腦海中把所知交的某一個人召來。我先請他坐下，在他的身邊往來蹀躞着，站在他的面前，然後跟他交換關於自己剛想起的問題的意見。他聽了有時加以答覆，或以他平素的表情（人類各有其特別的表情法）表示贊否。然後，論主的我繼續將客人所表示贊同的題材再詳加論述，或將他不贊成之點附以條件制約，或更精確地說明其真義，甚或到末了迎合客人的意向，而拋棄自己的論據。在這種想像的對談中，最不可思議的，就是我從不選擇親密的朋友做對手，而選擇自己罕與晤面的人，甚至多數是只有極疏淡的關係遠在國外住的人。但是這些人大多數性質上是偏於「受」而不是偏於「與」的，關於自己的視域所能及的事，都以純一的精神來表示恬靜的同情的。固然，在這樣帶有辯證性質的練習中，我許多時也招請富於反對的精神的人來。這樣子，男女老少，身分不同的種種色色的人都來與我共話，因爲我們所談的都是他們各自了然和喜歡談的事，所以無時不

現和藹愉快之色。他們中許多都是實際上難有與我談話的機會的，如果他們知道他常時被召爲我的理想中的談話的對手，他們應會怎樣驚訝呢！

這樣一種的理想中的對談與通訊之相似，是很夠明白的，所異者，只是在覆信中所看到的是一種因襲應酬性質的披瀝，而在前者的場合，所得到的是一種新穎的，次不同的出人意料之外的獨創的答語。因此，如要描寫不是因爲貧苦所逼而起，而是在感情上感到的人生的厭惡，作者便不得不卽以書翰體來表現他的意趣。因爲，一切的不滿之感都是孤寂的產兒，凡是陷於孤寂之感的人都想避免一切從他人來的反感，而最使他起反感的却是熱鬧歡愉的社交結集。別人的生的享樂在他的眼中却是一種痛苦的譏刺，由是，生的享樂雖應從他的自身之中誘引出來，却轉把他鎖閉於自己的幽暗的悲哀的深處。如果他要把這種悲哀發洩出來，那就要用書翰的體裁。因爲用文字來傳達自己的情感，無論是喜也好，悲也好，仍沒有人直接與自己相反對，但是具有堂堂的反對的論證的覆書使寂處者有機會來加強他自己的幻想，更沈溺於悲哀之中。少年維特的煩惱就是以這種意味而寫成的書翰，牠的種種的內容本來是在這種理想的對話中跟種種人互相披瀝的話，但後來在作品中却只向一個朋友和同情者說出來，故有紛異多趣的動人之處。關於這篇小東西已談過不少了，再講牠的描寫方法，似屬贅言，但是關於牠的內容讓我再補

充幾句話吧。

對於人生這一類的嫌厭，有生理的原因和道德的原因，前者的究明，我們要委諸醫師，後者的查考，要委諸倫理學者；關於這種常爲人所論究的厭世思想，我們只就其最明顯地呈現之主要點加以注意就成了。對人生的愉樂都基於外界事物的有規律性的循環往復。晝夜的輪流，四季的迭代，開花與結實，以及其他以時呈現於我們的面前的事物，使我們能夠和可以享受牠，這些實是塵世生活的本來的動力。我們越自由自在的領略這種享樂，我們便越覺得自己幸福。可是，如果這些現象在我們的面前作種種的交替變化，而我們不能寄與同感，我們既對於這些美麗可愛的現象不能領略，最大的不幸，最難治的心病便產生了，這時我們已把人生當作是可厭的重負。據說有一個英國人爲要不再每天又穿衣服又脫衣服而縊死。我認識一個管理大公園的誠實的園藝師，他有一天惘然忿然喊道：「我老是要這樣子天天看着雨雲由西飄到東嗎！」又聽說我們認識的優秀的人中有一個看見春天萬物再呈綠色而討厭起來，希望變換一下，春天盡成紅色。這些事本已是厭生的徵象，驅人於自殺的時候也不少，有思想，好獨處反省的人懼這種心病之多，更出人意表。

可是，引起這種哀感的諸誘因之中，戀愛的復歸，最有強烈的作用。俗諺說得好，最初的戀愛是唯一的

戀愛：因爲在第二次戀愛中和經過第二次的戀愛，戀愛的最高的意義已失掉了，本來提高和支持戀愛的永遠性和無限性歸於烏有，牠與一切可以復歸重現的東西同樣，只像是一時的、無常的，在複雜地文明化的世界中，靈與肉的分離也使戀愛與情慾之感分裂，結果助長厭世的傾向使達於極端。

並且，一個青年縱不在自己身上也在他人身上不久就會發見道德也像季節那樣以時變遷的。大人的寵錫，權威者的恩惠，勤勉者的掖助，民衆愛好，個人的愛，這一切都起伏出沒，正像日月星辰之變轉運行那樣，非人力所能定住。而這一切又不單是自然的現象，因爲我們自身或他人的過失偶然或運命而從我們手邊脫去。但是牠們是變遷的，因而我們對牠們總不能有把握。

可是敏感的青年最感到苦惱的，就是自己的失德的不斷的再現。因爲到了後來年長一點，我們悟到一方面培養自己的德性，而同時自己的弱點也與之俱長。德性植根於弱點之上，後者暗地裏向四面八方散布牠的強密的根莖，正如前者之在光天化日中之開枝發葉那樣。因爲我們大抵以意志和意識實踐德性，而無意識地爲過失所襲，故德行很少使我們有多少的喜悅，而失德倒常爲我們的苦惱之源。這點是自知的最困難之點，甚至使自知成爲不可能。而且，如果我們想及青年時代的沸騰的血，因爲一件事物而容易麻木的想像力，以及人事的倥傯變幻，則就會明白青年之急圖掙扎，脫出這樣的窮境，決不是不自然的。

事了。

這樣的陰鬱的人生觀使一度被迷的人萬劫不復，不過，如果不是有一種外來的誘因的刺激和促進，這種悲鬱的心理決不能在德國青年的心中那樣強烈地發展。這是由於英國的文學——特別是詩的影響。英詩的優美之處還伴有一種嚴肅的悲哀，凡是耽讀的人便受其薰染。天才的英國人自少年的時候起便看見自己為一個非同小可的世界所圍繞，自己的一切的力為所刺激，他遲早總會覺得自己要抖擻他的智能來與這世界打交道。他們中的詩人在青年時代已作放逸不羈的生活，很早就已慨歎塵世事物的空虛，而自認為正當，像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呵！他們中在政治上作種種的嘗試，或參加國會，或服官於宮廷，或出任於內閣，或就國外使臣之職，因職務之不同，而作用亦有高下，或參加國內之騷亂，或干預政變的運動，縱不是從自己而從友人或恩主身上也得有不少的悲慘而不愉快的經驗。這種人又有多少呢！更或被放逐、流謫、投入牢獄、財產被沒收，這樣的人也不知多少呵！

他們雖只是這種人世大事的目擊者傍觀者，但這種事也促使人生嚴肅之心，而這種嚴肅之心結果除了使人把一切世間的事物視為無常無價值之外，還會怎樣呢？德國人本來也是嚴肅的，故英國的這樣的詩便極適合德國人的脾胃，加以牠們又是從一種較高級的社會狀態傳來，故又有力量。我們在這些詩

中看到有一種偉大的優秀的受過世界的訓練的知能，深沈而優嫻的心情，卓拔的思想和熱情的活動，才與教養兼備者的特質在其中盡情發揮，但是這一切的特質湊合起來還不能構成詩人。真正的詩之所以成爲真正的詩，是因爲牠像是世界的福音那樣，藉其內面的明朗喜悅，外形的諧和美暢，使我們得以擺脫肩上的塵世的重負。正像是輕汽球那樣，牠把我們以及附着於我們身上的重荷上浮於雲霄之中，任下頭人間的錯雜紛亂的景色像鳥瞰圖那樣在我們的眼前展開。最嚴肅的著作與最爽快的著作具有同一的目的，就是以一種美麗玲瓏的描寫來調節我們的快樂和苦惱。如果我們從這種觀點來看英國的大多數的詩——特別是帶道德的教訓的意味的詩，則牠們在平均上只會顯出一種幽暗的厭世觀來。不獨是楊格（Young英國詩人，一六八三——一七六五）的夜思（Night-Thoughts倫敦，一七四二——四六）把這種悲哀特別美妙地抒寫出來，其餘的顯著的詩也出人意外地徘徊流連於這個哀愁的世界中。在這兒我們要給予我們的理智以一個牠無法解決的難題，因爲連知性能夠建立的宗教在這兒也束手無策呢。下錄的可怕的詩句（見於莎翁劇曲中）如要加以註釋真是可以印成幾本書呢。

Then old age and experience, hand in hand,

Lead him to death, and make him understand

After a search so painful and so long,

That all his life he has been in the wrong.

於是老年和經驗，手攏着手

領他到死亡之路，使他明瞭，

經過長年艱苦的追求之後，

他的一輩子還是在迷誤裏頭。

有一事更使英國詩人成爲人間的憎惡者，以及使他們的著作充滿着對一切事物厭惡的不快之感的，就是因爲社會的體制四分五裂之故，縱然不是一輩子，也要在盛年委身於這個或那個的黨派。這樣的一個著述家如要讚頌自己所屬的黨派和牠的主義精神，即會招他派的嫉妒和反感，所以，他的才能就在對付反對黨的方面，盡情詆譏反對黨，竭力磨鍊他的諷刺的武器，甚至把牠塗上毒藥。敵對的派別互相攻擊，夾在其間的無黨派的世界便被蹂躪，破滅，結果在一個理智地活動着的廣大的民族結合中只能找到愚笨狂妄。即使他們的戀愛詩也以悲哀的情節爲題材。不是一個被遺棄的女郎的情死，就是一個矢情

的男子投河自溺，或是急忙地游泳，還沒有追到他的愛人以前就葬身魚腹。像格雷（Gray）抒情詩人，一七一六——一七七一一）那樣的一個詩人，躲在鄉村的教會的墓地之上，把他的著名的哀調（格雷的名詩 *Elegy written on a country churchyard* 一七五一）再唱出來，定然會有無數的悲哀之友環集在他的身邊。密爾敦的“*Allegro*”（牧歌，一六四三年）不得不在激越的詩句中先掃去那慘淡的愁雲，然後才能達到很有限度的喜悅，即使那樂世的哥爾斯密也醉心於挽歌似的心情之中，他的荒村（*Deserted Village*）描寫一個「旅客」（*Traveller*）怎樣踏遍世界來找尋一個失去的樂園，文筆美妙而又充滿着悲哀之色。

無疑的，人們也可以從英國詩中找出一些明朗愉快的作品出來，指給我看，作為反證，但是這種詩的大部分和最傑出的部分是較古的時代的作品，其中較近的作品也是有諷刺的傾向，很為辛辣，特別是以嘲罵婦人為快。

總而言之，上頭籠統地提及的破壞人世的樂觀的天性的嚴肅的英國詩是我們德國青年的愛好之物，我們對牠們的追求比任何作物為迫切，隨着性情的相近，或從其中尋求挽歌般的輕輕的悲哀，或從中尋求摒棄一切的重苦的絕望。我們的文學之父師的莎士比亞，雖能散播歡樂的種子，而仍加強這種厭世

的悲惱，更是奇怪的事。哈姆勒特（Hamlet）和他的獨白，像是一個不可見的幽靈，我們的青年全都爲牠所魔壓。其中的主要的文句，那一個青年都記得住，好拿來吟誦。縱然誰也沒有看見他的父親的亡靈，沒有父王的仇要報，但也相信應該像那個丹麥的王子那樣的悲哀。

而且，連爲這一切的悲哀而設的適當的場所也不缺乏，奧西安（Ossian）三世紀的皋羅族的詩人，作有以荒涼的北海諸島爲背景的故事詩（把我們引到屠爾（Thule）古代羅馬人相信在歐洲北端之島）之濱去，在那兒，我們置身於無窮無際的灰色的荒野之中，漫步於滿着青苔的矗立的墓碑之間，環顧盡是怪風吹動的荒草，仰望是陰沈的瀰漫着黑雲的大空。在月明的時候，這個北地的夜才變成白晝，戰死的英雄，凋萎的美人的亡靈，在我們的周遭浮游着，直至連羅達（Loth）那樣的可怖的形體，也活生生地映現於我們的眼中。

我們在這樣的冢園之中，處着這樣的環境，愛好和鑽研這種的詩文，爲自己的不滿足的熱情所苦，而又絕沒有刺激來使我們在外界作有意義的活動，在無聊死鈍的日常生活中苟延下去，是未來的唯一的出路，於是我們便滿懷憤慨，不顧一切，以爲人生既無可樂，隨着自己高興，脫離塵世，倒爲得策，我們狎於這種思想，并以此才能把每日的無聊不快捱過去。這種思想既那樣普遍地流行，把青年的病態的妄想亦裸

地貼切地描寫出來的維特才能到處引起同感的反響，收大的效果。英國怎樣精密地了解這種悲哀，下錄的剛在維特出版以前寫的幾行的有意義的詩句可以證明：

To griefs congenial prone
More wounds than nature gave he knew
While misery's form his fancy drew
In dark ideal hues and horrors not its own

傾心於這種的悲愁的他

自知創傷還甚於自然所賜

悲慘的形象是自己的空想所虛擬，

幽暗的理想的可惡的色彩不是本來的樣子。

自殺是本於人類的性情的一種事變，關於自殺雖早已有許多許多的論議，但仍喚起一切人的同情，在每一個時代必會重新加以論議。孟德斯鳩認為英雄和大人物有能任意死的權利，他說，我們應任從各個人自由地隨意結束他的悲劇的第五幕。但是我們在這裏所講的不是勤勞地度着一種有意義的生活，

爲着一個大的國家的捍衛，或自由的鬥爭而消磨其時日的偉大人物的自殺，如果這樣的人因他的視爲性命的理想在塵世間消失了，而想在死後的世界尋求，這樣的死我們不會非議的。我們在這裏談論的是本因爲自己的行動的缺乏，置身於極平和的生活狀態中，爲對自身的過當的要求所誤，而厭世的人。我自身既有這樣的經驗，極了然於自己所嘗的苦味，以及爲擺脫牠而費的努力，所以，我不敢自秘想將我關於人們會選擇的種種自殺之方的痛切的考察發表出來。

人類之輕生，不獨把自己傷害，而且要毀滅自己，這是那麼不自然的行爲，因此，自殺的實行大抵是採取機械的手段。當阿查克斯（Ajax）荷馬史詩中所述的參加托洛亞戰爭的希臘方面的勇將，阿溪里（Achilles）死後與阿加棉農（Agamemnon）相爭，後發狂自殺，陷身自己的劍鋒的時候，爲他効最後之勞的，是他自己的身體的重量。又如古代的戰士向他的持盾的從者誓言不讓自己落在敵人的手內爲俘虜，而甯願自刎，這也是特着一種外部的力，所異者這力不是物質的力，而是精神的力。婦人以投身水中來消除她的絕望，用槍自殺是一種最機械的手段，藉牠可以最小的努力而得到最迅速的死。盜死爲一種不名譽的死，故人們不喜歡提牠。英國最常見這種死法，這因爲英國人自幼少時起就見慣了絞刑，而恬不以這種刑罰爲污辱。更有以服毒，割開動脈來自殺的，不過是想慢慢的與人世訣絕。至於以毒蛇纏身那樣的

死法是最美妙的，最迅速的，最無苦痛的，與一個在歡樂榮華中度過一生的女王（指埃及女王克利奧佩特刺 Cleopatra）最相宜。但是，這一切手段都是靠外頭的臂助，是人類爲着仇視自己而與之聯盟的敵人。

當我將一切的自殺手段加以考慮，和把歷史上所載的種種的自殺加以詳細的考究，我便發見在輕生的人中沒有一個能夠像鄂圖皇帝（Otho 神聖羅馬皇帝，鄂圖四世，一一八二——一一八八）那樣以偉大的人格，精神的充分自由來實現這種行動。他在戰爭中爲統帥，雖陷於不利的形勢，但仍未到絕境。爲着已有一部分歸屬於他的帝國的利益起見，爲着免無數生靈於塗炭起見，決心以自殺離去人世。他招請親密的友人開筵作歡樂的夜宴，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人們發見他已用利刃自刺心胸而死了。他這種空前無比的死法我覺得是值得模倣的，我確信，凡是不能做到像鄂圖大帝那樣自殺的人，是沒有隨便辭去人世的權利。藉着這種確信，我把自已從自殺的意圖和妄想中救出來。自殺實是在平和時代的閒散的青年暗藏着的念頭。我蒐集有不少的刀劍，其中有一柄非常快利的名貴的短劍。我常把牠放在床的旁邊，在每晚熄燈以前，我自己每以劍擬胸看我有沒有決心把牠的銳利的劍鋒向心頭刺二三寸的深，可是我總沒有一回這樣子做出來，我終於自笑自己的愚不可及，此後拋去一切的憂鬱病的妄念，決心活下去。但

是爲要能以明快的心情來實行這種決心起見，我就非把一種詩的作品完成不可。在這作品之中，我要把自己關於這個重大問題所感的，所思的和所妄想的寫出來。於是我把這幾年來縈迴於我的心中的悲思愁緒蒐集起來，追憶自己最苦惱最悲傷的情境；但是這種構想還不能具體化，因爲我還缺乏一件實事，一個小說的情節來做牠的骨幹呢。

突然間我聽見耶路撒冷的自殺的噩耗，剛傳來大概的消息之後，便有人詳細地精確地報告這事的經過，就在這當兒，我找到維特的情節了。牠的全體是從各方集來，却構成一結實的晶體，正如容器中快將結冰的水，因極輕微的搖動而卽化爲堅硬的冰那樣。當時有一事更使我能夠把這種異樣的僥倖的收穫，拿得穩穩，把含有那樣紛異多趣的內容的作品在胸中構想，和把各部分完成，這就是說，我恰又陷於一種比前更少希望的苦境中，縱不致引起我的厭世之思，也使我非常懊惱了。

無端的置身於新的對人關係之中總會成爲一種不幸；我們常常反乎自己的意志，爲一種魔力所魅惑而生一種不常的同感，這種情境的非驢非馬使我們痛苦，但我們却找不到方法來填補牠或簡直放棄牠。

拉·洛赫夫人的長女嫁到佛郎克福城的某家來，夫人因常來探望她，可是嫁後的情形却不能像她

自己以前選婚時所期待的那樣。夫人每次來訪總感到不快，也不講求改善的方策，只一味悲歎，所以聽見這事的朋友們，雖明知她的長女沒有甚麼缺憾，她的丈夫也絕沒有怎樣忤逆她的意向，不明白她的不幸究在甚麼地方，但也不得不以夫人的長女的新婚生活爲不如意了。那時我常到這一家人來，受到親切的款待，與常來的賓客們亦漸習熟，他們或是在結婚時幫過忙的人，或是願望他們一對新夫婦前途幸福的人。其中，聖·里昂赫德 (St. Leonhard) 的牧師，杜買茲 (Dumetz) 很信任我，且跟我結成友人的關係。我與天主教的僧侶親近的他算是第一個人。他的頭腦非常明敏，給我解說原始的教會信條，慣例，內外諸關係，繁證博引美妙多趣。其次，一個雖已不是年青而風姿仍佳喚做塞維愛爾 (Servère) 的婦人，我也記得很清楚。我又與阿勒新那·瑞士等家族和別的家庭有來往。跟他們的女兒們友善，我與她們的友好關係到後來還繼續着。這時我又突然在新認識的人家中交際出入，被邀甚至必要參加他們的所作所爲，遊樂以至宗教上的慣習。我與少女時代的新夫人的情誼只是兄妹似的，這種關係到她結婚後還繼續着。我的年齡與她的相當，在她的夫家的來往親朋中能夠理解她從幼時起就習慣了的心聲的，只有我一個。我們像孩子們那樣互相信賴地繼續來往，縱然我們的友誼沒有甚麼熱情的分子參進去，但也夠使人苦惱。因爲她覺得也不能使新的境遇中與自己相適應，物質上處境雖豐裕，但是，從風光明媚的亞梭布里斯泰因的

山谷，遷入城中的陰沈的商人之家，從愉快的少女時代，變為主婦，而且又要做幾個兒子的繼母，自然會感到不如意。我在這一家雖與許多許多的家庭發生關係，但我沒有實際的同感和興味，沒有插身協助其間。如果人們恆此融洽無間，這像是當然之理；可是，有甚麼軋轢不快的事發生的時候，參加者多請求我幫忙，不過我的積極的參與調處，慣常不把事情改善，而倒使她惡化。不消多久，我便覺得這種情境不能忍耐下去，一切從半生不熟似的對人關係而起的不快之感，像是二重三重地壓着我，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新決心來擺脫這種事情。

因與友人的妻的不幸的戀愛而致的耶路撒冷之死，把我突從夢中撼醒，我不只靜觀冥想我與他所遭遇的戀愛的事，而且把現在恰碰到的使我熱情沸騰焦灼不安的同樣的事加以觀察，因此，我正要拿起來寫的作品之滿注着熾烈的情焰，詩的情景與實際的情景的差別，不能分辨出來，是不足怪的了。我特使自己與外界完全絕隔，連朋友的探訪也謝絕，在內心上也把所有與這作品無直接關係的思念攔在一旁。在他方面我把一切與我這個意圖有多少關係的思緒彙集起來，把還沒有使用作為詩的材料的身邊的經驗加以追憶。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經過那麼久的那麼大的暗中準備，在四星期間握管疾寫，沒有把全部的計畫或一部分的描寫方法預先打下草稿，就一口氣寫成了。

在我面前堆着的原稿只略加修訂便完成了。我即把牠釘裝起來。因為稿子的釘裝彷彿是畫的配上框子那樣，作品之成爲東西與否，釘裝配框以後像是更看得清楚一點。我像一個夢游病者那樣，差不多無意識地寫成這本小東西，所以，當我自己把牠校讀欲加以潤飾改削時，我自己也覺得十分奇怪。可是我相信經過一些日子之後，從相當遠的脫離（時間上）來看牠，當會發見許多可以改善的地方，我因先拿牠給那些比我年輕的朋友們讀。這回我反乎從前的習慣，沒有預先將這書的原委告訴朋友們知道，連這種意圖也沒有洩漏出來，故他們讀了更大爲驚動。誠然，給予他們以影響的，這回還是書中的材料，所以讀了後的他們的心情正與寫了後的我心情相反：即是，我藉着這篇作品，比起其他任何的創作的嘗試來，最能搔我於暴風雨似的心境之中。我因爲自己和他人的過失，偶然的和故意選擇的生活狀態，決心和躁急，執拗和讓步等種種的原因而陷入這種心境之中，強烈地往來牽曳。這篇東西寫完了我覺得像是在愆罪師之前把一切懺悔了之後那樣復歸於歡樂自由，會該從頭再過新的生活。這一貼慣用的自製藥，這回特別的靈驗。可是，我這一方面因把實際化爲詩而心境明朗輕快，我的朋友們却因而迷惑顛倒了，他們相信定要把詩化爲實際，拿這小說來作模倣的榜樣，甚至失戀自殺，初時只有少數的青年是作這樣的思想，後來却普及於大眾，由是這本對於我自己那樣有用的小冊子，倒被目爲極危險而遭非議了。

不過，在牠脫稿以後不久牠有爲我付諸一炬的危險，如果我真個這樣做了，則牠所引起的一切的禍害都會偶然地預先遏滅了。這事的原委是這樣的：那時麥爾克才由聖彼得堡歸來不久，因爲他老是事情，我不能與他詳談，只將我心中構思的維特的梗概極粗略地告訴他。有一天，他來訪我，像是不大愛說話的樣子，我因請他聽我把原稿讀出來。他坐在安樂椅子上，我開始一封信一封信的，把那傳奇朗讀出來。我這樣子繼續了一些時間之後，總博不到他的一句的讚賞，我便更悱惻掩抑地讀起來，可是我稍一停頓的時候，他却極冷酷地下一斷語道：「唔，很不錯，」不再加甚麼解說，悄然起身走了。這是多麼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事呵！我完全呆了；因爲我自己無論怎樣歡喜自己的作品，一起頭就聽見人不加批評，我便確鑿地相信，我已將原來本可懷疑的主題，情調，體裁都弄壞了，寫成的只是要不得的東西。如果身旁有壁爐的話，我真會卽把牠拋在裏頭燒掉了。可是，不一會我便再振奮起來，過了幾天很苦惱的日子，終於再碰到麥爾克了，他才對我說明白，他那天正在人類所不能堪的極惡的情境中，因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茫然不知我的原稿是講些甚麼。其間，他的事情總算盡可能的弄妥了，正當年富力強的他會順應難局，他的性子也恢復原狀，只比從前更辛辣一點。他嚴厲地責我不應抱着改寫維特的念頭，勸我卽照原來的樣子拿牠出版。我把原稿騰好，不消多久就離了我的手。偏巧在我的妹與喬治·斯羅塞爾結婚，家中正在開筵設席熱鬧

輝煌的那一天，萊比錫城的淮干德（Waygard）書店便有信來，請求我寫稿。這樣的巧合我認為是一個吉兆，便把維特的稿子寄出去。我收到的稿費，除了償還我爲了格茲·豐·伯里生根的出版而必要担负的債之外，還有多餘，我因感到非常滿意。

這本小冊子的影響很大，甚至可以說轟動一時，這主要地因爲牠恰在適當的時候出版的緣故。正如只須一點的火藥線來爆炸一個猛烈的埋藏炸藥的地雷坑那樣，當時的青年界已埋藏有厭世觀的炸藥，故這本小冊子在讀者大衆前所引起的爆炸更爲猛烈，而各個青年既已抱着滿懷的過度的要求，不能滿足的熱情和虛擬的苦惱一觸即發，故這小說所引起的激動更大。我們不能希望公衆把一種精神的著作，何神地來理解。正像我已從我的朋友們所經驗到的那樣，世人本來只注意情節題材。此外，因一本印行的書籍的品格而起的傳統的成見，認爲牠定要有一個教訓的目的，也會助長這種誤解。但是，真實的描寫決不含有教訓的目的，牠沒有贊許甚麼，也沒有非難甚麼，只把思想與行爲依次地展開，以此來啓迪讀者而已。

我對於種種的批評全不介意。對於我自己，這事算是完全結束了，那些批評家先生們也可以看見他們是無所施其技的。但是我的朋友偏要把發表了的批評文章蒐集起來，因爲他們對於我的作品的用意

較能通曉，故把這些批評當作是滑稽可笑的資料。例如尼古拉（Nicolai）著述家，評論家，與勒辛，孟特爾遜親交，排斥法國文學而提倡英詩，一七三三——一八一—的拿來出風頭的少年維特的喜悅（Fanden des jungen Werthers 一七三三年）的出現，供給我們種種開玩笑的機會。從別的方面看來，尼古拉是一個學識豐厚在文壇着有功績的誠實的人物，可惜他器量狹小，相信自己的所見，認為是純真的唯一的，早已存心把一切不與自己志趣相合的東西加以貶黜排斥。我的維特出版後，他也馬上要對我挑釁，他的小冊子很快就到了我們的手。科多域基（Chodowiecki）畫家，生於丹齊，曾任柏林美術學校校長，以銅板畫擅長，一七二六——一〇八一）替他畫的屏畫，以我極度讚賞這位藝術家之故，使我非常的高興看。可是從這書的內容看來，像是由粗麻布裁成的笨拙的東西，人類的常識費了一番工夫而造出來的粗品。尼古拉把我的維特的描寫的方法踏襲至二百十四頁，感到維特的煩惱已到了無可解救之境。維特的青春之花早已像是為致命的毒蟲所嚙食，當那瘋狂似的他準備自殺的時候，一個洞明心理的名醫却識得偷偷以一根裝着鷄血的手槍來調換他的實彈的槍，結果雖然發生一個骯髒不堪的場面，但幸而自殺便不成功了。綠蒂終於成爲維特的太太，整個故事，便大團圓，誰看了也高興了。

關於尼古拉的小說我記得的只有這麼些，我讀過一回後再沒有經眼。屏畫我已經把它剪了出來，收

歸我的最珍愛的銅版畫的蒐藏中。其後，我暗地裏謀作無惡意的報復，寫了一篇短的嘲笑詩，喚做站在維特的墓前的尼古拉 (Nicolai auf Werthers Grabe) 但不欲將牠發表。我欲將一切戲曲化的癖性在這機會又激發起來。我寫了一段綠蒂與維特的散文對話，頗諛而虐。維特對於以鷄血替代火藥而得救的事，結局太壞，而痛加抱怨。他雖然保得一條性命，但兩眼却給鷄血弄瞎了。他做了綠蒂的丈夫而看不見她，覺得非常絕望，因為在他看來，單是觸覺所能給他的甜蜜的一點點的快樂，倒不如一覽他的愛人無遺時那樣幸福。像我們所知的那樣的綠蒂也不會以得偶瞎子為有很大的幸福，因有口實來把尼古拉的企圖痛加斥責，說他不自量力就來干與別人的事。這詩的全體都以充分的幽默寫成，并以充分的確信來刻畫尼古拉的自負而失敗的努力，他插手入自己所不能勝任的事因而弄到後來自己和他人都得到許多不快的結果，縱然他在文壇上有不少的功績，到末了也失了自己的作家的聲望。這篇開玩笑的作品的草稿從沒有抄下來，已經散佚許多年了。我對於那小小的對話特別喜歡。青年的維特與綠蒂的純潔熱烈的愛倒因為陷於這種悲劇兼喜劇的境遇而更加強。全篇都充滿着優美溫軟的滋味，就是對我的敵人尼古拉也不是加以辛辣的刺罵，而只滑稽地嘲弄。但是當我借維特那小冊子做自己的口吻說時，便沒有這樣的客氣，那是做效古的押韻法，這樣子表現的。

Mag jener dünnkelhaft Mann

Mich als gefährlich preisen:

Der Plumpe, der nicht schwimmen kann,

Er will's dem Wasser verweisen!

Was schiert mich der Berliner Bann

Geschmäckerpfaffenwesen!

Und wer mich nicht verstehen kann,

Der lerne besser lesen.

任那驕慢的人

稱我做危險的作家:

不能游泳的笨伯,

便要對水破口大罵!

柏林的放逐令難道我怕?

俗不可耐的小方家!

凡是不懂得我的人，
不如好好的讀書吧。

我既對於別人指摘維特的一切，有充分的預見和準備，雖聽見許許多多的非難也絕不以爲忤，但是我却不料到，與我共鳴的好意的人偏給予我難耐的苦惱，即是對於這篇小作品的本身沒有人懇切地說過稱讚的話，而想尋根究底知道我所寫的究竟是不是事實，我聽了這種質問很感不快，大抵總給以極不客氣的回答。因爲，如果回答這個質問我就會把我構想那麼久而使許多素材獲得詩的統一的作品再瓦解了，而牠的外形也不得不破壞，由是，連那真實的詩的要素縱不消失，也至少紛亂散逸了。不過，再細加攷察，我仍不能把公衆的這種要求認爲惡意。耶路撒冷的慘劇曾轟動一時。他本是第一流的神學家著作家（約翰·菲德力希·耶路撒冷，一七〇九——一七八九）的兒子，有學問的，無瑕的，可愛的青年，身體健全，家境豐裕，却突然間，以不明不白的誘因，辭去人世。（一七七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這等事怎樣會有呢？無論何人都會起這樣的疑問。後來人們知道了那是由於不幸的戀愛的原因，一切青年便大爲感動，同時他在上流交際社會中所遇的種種不快的小事又傳出來，整個中層社會的耳目也爲之聳動，結果，誰都想

知道這事的較詳細的真相。現在，在維特中有詳細的描述出現了，人們以為在維特中就可再找出耶路撒冷的平素生活和意趣。地方和人物恰與實際的相符合，而描寫又非常自然，人們因相信從這小說可以完全知道事情的原原本本，而感到滿足了。可是，再把這書精細地檢視一下，與實際相牴觸之點便發現許多，分析的批評必然地引起無數的疑竇，想尋求真相的人便覺得不能耐而要知個究竟了。不過他們想尋求根底也是枉然的；因為我雖把我自己的生活和苦惱，參入那小說的構想之中，但我既是一個無名的青年，縱不是祕密地也是暗暗裏過活，故不願把這啞謎兒剖明。

我寫東西時，我便想起一個美術家有機會來從許多美婦人中擷取精華集成一個維納司(Venus)女神的像，是多麼寵幸的事，我因不自揣，也摹倣這種故智，把許多美麗的女人們的容姿和特性合一爐陶冶之，鑄成那女主人公綠蒂，不過主要的美點却是從極愛的人處摘採來。好詮索的讀者因此可以發現出與種種女性的相似之點，而在閨秀們中也有人關心到自己也許是個中的人物。這樣子，好些自以為是的綠蒂却使我不勝其煩，因為逢人都想確知真正的人是在那兒。我想學拿單(Nathan)的故智，乞靈於三個指環。(見勒幸作的賢者拿單，有人問拿單世界上三種宗教之中那種才是真正的宗教，他便以薄伽邱Boccaccio的十日談中的三個指環的故事為喻，說得很巧妙)這種解說誠然會為較有頭腦的人所接

受，但是輕信的人和讀者大衆却不肯就此滿意。我希望過一些時候就可以擺脫這種尋根究底的苦惱，可是我一輩子却爲這種質問所苦。在旅行的時候，我想隱性埋名來避免這種煩擾，不過連這種辦法不料也歸於無用。這樣子，這小冊子的作者，就算是爲此做了一些不對和有害的事，他的罪過也從這種無可逃避的質問包圍陣中受到充分的，甚至過分的懲罰了。

我既爲這種情形所困苦，只越發明白作者與公衆之間是爲一鴻溝所隔，兩方如都不知道這點，那就是他們之幸。因此，一切像序言那樣的東西之徒勞無功，我早已看清楚。作者越想將自己的構想說明白，他的序言越發惹起人的迷惑。而且，作者縱然把序言寫得充分的長，讀者大衆仍老是要向作者追問他先已欲謝絕不說的事。關於讀者——特別是把他的批評發表的人——的共通的偏見，我也早已熟知，在我們作者看來，那是很滑稽的。即是，他們抱有一種妄想，以爲作者有甚麼書出版，就成爲他們的債務者那樣，縱然到書快要出版的時候，他們還沒有看見我們的作品，茫然不知像這樣的東西會出現或竟有可能，但總以爲這作品是遠落他們本來所企求希望者之後。如果把這一點全攔在一旁，則一切人之欲認識接近我這個突然大胆地現出的異樣的青年作家，算是我的無上的幸福或不幸了。人們希望見我，跟我談話，甚至在遠方也希望聽見關於我的消息，因此，我的門庭便常有許多人出入，有時見卓拔的人物的訪問，有時見

可喜的客人來，有時因人的訪問而感到不快，但總是使我費時失事。因為我身邊還有許多許多開了頭的工作要做，如果我以一向的愛好心繼續來幹，那就夠我兩三年的工作。本來靜寂、幽晦是對於純粹的創作工夫的唯一助力，但是我却從其中被拉出來而露身於白日的喧雜之中，為他人而消失了自己，因為他人的冷淡、同感、讚賞、非難而茫然無所適從。因為世人對我們的態度論議都是隔靴搔癢，總不與我們自己達到的內部的教養的程度相合，所以不能援助我們，而必然為我們之害。

不過，有一事比起日常的紛擾來更足以妨阻我去從事和完成較偉大的創作，就是流行於我們青年作家間，把實際生活中一切略可注目的事情戲曲化的好尚。「一切戲曲化」是我們青年作家間專用的術語，牠的意義究何所指，讓我在這裏說明一下。我們在極快樂的日子聚在一塊，談笑風生，興高彩烈，便慣把通常應集起來寫成較大的作品的題材分裂為短篇的速寫。一樁單純的事，無心說出來的天真的警句，甚至帶有憨氣的話，誤解、奇論、天才的雋語、個人的特質與習性，甚至一點可注目的表情——總而言之，在一個繁複嘈雜的生活中常會發生的一切事象，都以對話、問答、活潑的描寫或演劇的形式表現出來，許多時用散文的體裁，但用詩的形式的時候更多。

當時認為真正的詩的思想方法，是以這種天才的而又熱情的寫作的習練表現出來。即是，我們描寫

時任我們的對象、事件、人物照着原來的樣子，原來的關係，我們只明確地把握牠們，和生動地摹繪牠們。一切批判，無論是贊同或反對，應在觀者的眼前以活生生的形式發揮。我們可以稱這種創作爲活潑的寓意詩（*Sinngedicht*），牠不具甚麼稜角鋒刺，而能洞中肯綮，饒有明確的特徵。我所寫的歲市的社祭（*Jahrmarsfest*）就是這一類的作品，或不如說這類的警句詩的彙集。在那兒出現的化裝的人物，實有所指，或是我們朋友間實際上活着的人，或是至少與他們有關係和略認識的人。但是實在的人大多數對於這個啞謎還是猜不出，看了只笑，却不曉得他們自己的特性做了笑柄。其次，巴爾特的新默示錄的序曲（*Prilog zu Bahrdts neuesten Offenbarungen* 一七七四年出版，巴爾特爲新教主義理性主義的神學者，一七七三年所著的關於神的最近的默示的書翰和故事（*Neuesten Offenbarungen Gottes in Briefen und Erzählungen*，歌德因作此小戲曲諷刺他）是另一例子。還有同性質的極短的詩夾在雜誌之中，但很多已散逸無存了，還存在手上的有許多又不想發表。當時將這類的詩印行，只增加對讀者大衆的激動，和他們對作者的好奇心。將手寫的這些詩給親交的朋友們讀，那就使他們高興起來。我們親交的一夥人後來愈加擴充。巴爾特博士那時正在某森，有一天來訪我，表面上很殷勤親切，拿我的序曲來說笑，并希望跟我結交。但是，我們青年人在聚在一塊的時候繼續的做這種的惡作劇，總要把從別人觀察

得來和巧妙地加以刻畫的性癖拿來做惡意地笑諺的資料，才感到痛快。

我這個青年作家，被目爲文學界的流星，博得人的驚嘆，我誠然不會不高興，但我仍以帶着喜悅的謙仄之心敬重那些真正的第一流的前輩作家。其中最傑出的爲柔斯吐士·麥塞爾（Justus Möser）歷史家，經濟學者，著述有愛國者的空想等，一七二〇——一七九四（這個卓絕的人的小論說，論及公民生活，曾在數年前掲載於奧斯拿布律克（Osnabrück）城的知識週刊（Intelligenzblätter）由赫德爾介紹給我閱讀。赫德爾對於當時稍有價值的著作，特別是印刷出來的東西，無不過眼。麥塞爾的女兒佛阿格茲夫人（Fran von Voigts）正從事這些散見的論文的蒐集。我們等不了這論文集的刊行，我直接與夫人通信，我在信裏確表我的誠懇的共鳴，謂麥塞爾氏爲特殊的讀者階層而寫的有力的文章，無論在內容上，形式上都到處可供人利用，發生功用。她和她的父親得到一個也頗知名之士如我的這樣的稱許，甚爲滿意，他們關於論文出版的銷路所抱的杞憂因此爲之一時掃除了。

麥塞爾這種小論文，全部都是以同一的精神寫成，因而構成一個真正的整體，在其中，關於公民生活的深奧的極高度的知識，可驚歎地可欽佩地發表出來。我們在其中看見國法制度怎樣以過去爲根據而又怎樣活生生地存續着。在一方面，我們看見怎樣牢牢地守着傳統，在他方面，又看見文物制度有變遷進

展之餘地。在某個場合，世人連有利的革新也懷恐懼之心，在另一場合，連沒有用的甚至有害的新制度也引以為喜。著者毫無偏執之見，論述階級間的關係，城市與鄉鎮的相互的關係。我們由是知道牠們的權利是怎樣，以及有甚麼法律上的根據，我們又明白國家的「資本」是在於那兒，牠會產生出甚麼利息。至於所有權與其利益怎樣，賦稅及其他種種的損失又怎樣，關於種種色色的產業，營業，都詳加闡明。此外，過去時代和近代的情形在這些論文中加以對照比較。

奧斯拿布律克城本是漢撒同盟的一員，在中世紀時期商業非常繁盛。從那時的形勢看來，這城占優越的位置；一方面能夠吸收內地的產物，他方面與海距離不遠，能作海上的活動。但是，到了晚近，牠已成爲內地的都會，漸漸與海上貿易的舞台疏遠，甚至脫退。關於這種推移的由來，麥塞爾從許多方面說明。他論及英國與大陸沿岸諸地，海港與內地間的衝突，指出濱海的居民所占的優勢。懇切地建議內地的住民以怎樣的方法也來取得這樣優勢。其次，我們從論文中還知道許多關於舊式商業，手藝的事，牠們怎樣爲工場所壓倒，爲小商販所破壞；我們看見這種衰滅是種種原因的結果，而這結果又是新的衰滅的起因，因果相生，循環無盡。不過這位善良的公民把這種事實指示得那樣明白，使人看來仍以爲有避免這種必然的趨勢的可能。就是關於最特殊的事態著者也無不表現出他的澈底的根本的見解。他所提出的方案、建議、

都不是嚮壁虛構，不過實行仍往往困難，故把他出版的論文集稱愛國者的空想（*Patriotische Phantasien*）其實，其中所論的一切都是實際的和可能的事呢。

可是，一切公共生活都以家族生活為基礎，故作者也主要地對此加以注意。他在這方面的觀察莊諧雜作、風俗、習慣、飲食、家常生活、教育的變遷為他攷察的對象。如果我們要將他所論述的事項列舉無遺，我們就要將一切與公民生活和文教有關的事分門別類地標出來。他的論述確值得人驚服。他像是一個完全的實務家，在週刊的論壇中對民衆說法，使任何人對於一個卓見善意的政府應計畫實行的事有正確的了解，可是，他的筆調絕不是講壇式的，而是以複雜多趣的形式出之，可以稱為詩的形式而無愧，在最高的意味上且確可作為修辭的模範。他總不為題才所拘束，而超出題材之上，說到最嚴重的事情也使人有明快的觀感。有時借用這人那人的口吻，有時自己現身說法，但無時不淋漓盡致，而且常帶着愉快的聲口，雜有多少諷刺的意味，精明、公正、善意到處流露，有時雖不免橫肆激越，但總有法度，所以我們讀了，不能不同時驚嘆著者的精神、智力、輕妙、熟練、趣味和性格。以著者之選擇帶有公益性質的題材，深銳的觀察力，自由自在的曠觀，優秀的論述的手腕，輕妙而又透澈的諧謔而論，以我所知，只有佛蘭克林（*Franklin*）美國的政治家、外交家，一七〇六——一七九〇）可以為比吧。

這樣一個著述家使我們肅然起無限的敬畏，對於一個欲有所作爲，着手要做大事的青年有極大的影響。以他的論文的形式論，我們相信也可以辦得到，但是，誰敢希望擁有那麼樣豐富的內容，和以那樣輕快靈活的手腕來處理極別扭的題材呢？

然而，我們企望把自己所尊重敬服的事盡可能地化爲己有，以至能由自己把牠作出來，表現出來，是我們一種極美極甜蜜的妄想，牠縱然在我們生涯中惹起許多痛苦，我們仍不應放棄。

第十四卷

維特的發表除了在讀者大眾中引起上述的波瀾之外，還發生另一種波動，對於著者也許較有意義，這因為牠是在我的極親接的範圍內起的。我的故人之已讀過那轟動一時的維特的原稿者，因引爲自己與分的事，因自己以前大胆地預言的大成功得到實現，而感到勝利的愉快。在他們中更添有新的共鳴者，新的同志，而自覺具有創作的才能或希望有這種才能的人更特別興奮起來。

在這些朋友們中，楞次（Lenz 見前，狂飈時代的詩人，一七五一——一七九二。在斯特拉斯堡任家庭教師時與歌德結交，其後出版有詩集、家庭教師、軍人等喜劇、劇壇所見等著作，一七七七年發狂，一七八一年以後在莫斯科任家庭教師。）最活潑地最異樣地活動起來。這個非常的青年的外貌，以前已略有描述，他在幽默洒落的方面的天才亦已有稱道，現在讓我把他的性格總括地鉅出，而不細加刻畫，因爲隨着他的富於紆迴曲折的生涯，逐一把他的特性加以描寫，究是不可能的事呢。

我們知道當時的青年雖在外面沒有甚麼困苦不足，而偏要自苦，這種現象很爲流行，恰是使有天才

的青年躊躇不安。凡是不會內省不觀察自己的普通人只引爲一時的痛苦的事，凡是他們所欲從心中擺脫的事，却爲這些優秀的青年敏銳地加以注目，和在文稿、信札、日記之中留下痕跡。但是，對己對人的最嚴格道德的要求，却伴着在行動上的極大的怠慢，由是，從一種「半撇」的自我認識發生的自負心，造成最異樣的習癖和逸乎常軌的奇行。可是那時興起的實驗的心理學又承認這樣的過偏的自己觀察，牠認爲使我們內心不安的一切不是全是惡的，可非難的，但仍不能全都加以贊同。因此關於自苦的心理解釋便發生永遠無止期的論爭。現在，爲這種論爭的先導和支持者，比起一切自尋內心的苦惱的閒人或半閒人都勝過的，却是楞次。因此，他在一般的意味上爲那種應因維特的描寫而告終結的時代精神所苦惱，但是，他有一種特殊的個性，與那些應視爲坦白誠實的人有別。即是，他有一種好陰謀弄玄虛的堅牢的傾向，而這種陰謀却是施於他自己的，而又沒有甚麼真正目的。……明達的、利己的，可以達到的目的；他倒慣常企圖做些奇怪荒誕的事，幷正以此來不斷尋笑樂。這樣子，他一輩子是一個虛構的無賴漢，他的愛和憎都是想像的，他任性地揮使他的意象情感，俾能常有所事事以慰無聊。他謀以極離奇古怪的方法來使他的愛和憎有現實性，自己做出來的東西，常由自己把牠毀滅。因此對於他自己所愛的人們他從沒有給以利益，他所憎恨的人也從沒有受他的損害。究其竟，他像是只爲自懲而試作罪惡的事，只爲着常能把舊花

樣翻新而弄陰謀，搗玄虛。

他的才能是源於真實的心的深處和不竭的創作力，在其中，纖柔、靈活和犀銳相雜相競，然而他的才能雖有特異之美，同時却畢露出一種病的傾向。最難批判的正是這種才能。他的作品中之有某種偉大之處，是不容否認的。一種款款的深情隱現於最愚笨和最滑稽的離奇的敘述之間，即使他有很純粹徹底的幽默味，和真正的喜劇的手腕，也難原諒他這種敘述的缺點。他的日常的生活是由「無爲」構成，他藉着無事忙來使牠有特殊的意義，加以他賦有過人的記憶力，他費在讀書的時間總給他以豐富的收穫，他的獨創的思考方法提供他以種種雜多的材料，故他更可以浪費他的時間。

他被派隨同利夫蘭（俄國的州名）的貴族到斯特拉斯堡來，選他那樣的人做家庭教師實大爲失策。已上年紀的男爵有一些日子回到故國去，留下一個他愛寵甚深的情婦在德國。與伯爵一道來的第二個弟弟也垂涎於這個女人，此外還有一些人對她醉心，楞次爲要杜絕和攆去這些愛的篡奪者，替他的遠出的朋友保存他的珍愛的心頭一塊肉，決心裝作是戀愛她的樣子，或不如說，真個與她發生戀愛。於是，他把那女人的美點造成他的理想，以極頑強的態度，來實行他的理論，追求他的理想，可不知道他自己也是像別的求愛的人那樣是拿這女性來開玩笑供娛樂吧。可是，對於他，這正是最好不過的事呵！因爲在他看

來，這也不過是遊戲一類的事。況且那女的方面也以遊戲的態度來報他，時迎，時拒，一會逗惹他，一會又把
他冷落在一旁，所以這個遊戲更鬧得長久。他也有時自覺到他實際所做的事，當他有這樣的自覺的時候，
我們相信，他恐怕會欣然希望自己得有這樣的美好的遺下物的幸福吧。

此外，他與他的生徒小男爵們同樣，大多時與衛戍隊的將校們往來，由這種交際，他得到一種奇特的
觀感，後來他把牠在喜劇軍人中發表出來。他既從早就習於軍旅，因發生一種奇態的結果，即是他自命爲
嫻於軍務戰略，而實際上也漸漸在這方面作專們的研究，以致數年之後，他上一篇洋洋大觀的條陳給法
國軍務大臣，自期從此可得很大的成效。在這條陳中，關於軍務的種種缺陷雖指摘得頗得當，但他的改革
方案却不能實行，幼稚可笑，可是他自已確信藉這條陳他定會給予法國王室以很大的影響。因此，當他的
朋友們或持反對的論據，或以反對的行動，阻止他，把他已經膽好，附着書翰，封入信封和照着正式手續準
備呈遞的空想的條陳送達，和終於把牠燒掉時，他大爲抱怨。

他與那女人的曲折迷亂的戀愛故事的整個原委，他曾向我初時用口後來用信剖白過。他能夠以最
平凡的事入詩，常使我驚嘆，因此我激勵他把這樁紆迴漫長的艷史以天才的手腕裝點起來，作成一篇篇
小說但是他對於這事毫不關心，並且不高興這樣做，一若他只不着邊際地浮沈於單個的事物之中，沒有

目的地紡着一條無盡的絲那樣。我現在已將他的生涯作發凡的敘述，至於以後直到他發狂時的一生歷史，希冀在將來大概可設法再作明瞭的記述，因此，我只提到與本書這部分有關的事實。

格茲·豐·伯里生根出版不久，楞次即寄給我一篇長的文章。他的文章是寫在他常用的粗劣的稿紙上，寫得滿滿的，上下左右都沒有空白，牠的題目喚做關於我們的結婚（Über unsere Ehe）如果這篇東西現在還在手的話，我相信讀起牠來，可使我們關於他的生平比當時更加明瞭。因為我當時關於他和他的性行還是茫然呢。這篇長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把我的才能與他的才能對比，時或屈我居於其下，時或使我與他並肩，但是全體的語句却充滿着幽默和溫柔味，因此我欣然接受他說到我的見解。加以我實際上非常敬佩他的才能，只不絕地勸勉他不要那樣吊兒郎當地寫東西，而聚精會神以藝術的體裁來善用他的天才的想像力，我之接納他的意見，更是當然的了。我誠懇地寫信答覆他的信賴和好意，而且他的文章既要求與我作心腹的朋友，（由那奇態的題目就可察見了）我便把我已寫成的東西，和在打腹稿的東西，和盤告訴他知道。在他方面也逐漸把他的原稿寄給我，其中有家庭教師（Hofmeister）

新曼諾莎（Nenen Menoza）軍人等的模倣普羅塔斯（Plautus 大羅馬喜劇作家紀元前約二五〇——一八四）之作，以及作為劇壇論（Anmerkungen über das Theater的）附錄的英文戲曲的

翻譯。

對於這一篇劇壇論，我覺得有點詫異的地方，就是他在那簡單的緒言中說，此書的內容是對那些正當的戲劇加以劇烈的攻擊，這是在數年前在文學家的集會中講演過，那時我的格茲還沒有着筆。楞次在斯特拉斯堡的時候有甚麼我不認識的文學團體，似是一件成疑問的事，不過，我不管這疑問了，不久就替他這篇論文和別的著作找到出版的書店，他好挑我做他的空想的憎惡的絕好的對象，冒險的和狂妄的迫害的鴿的，我也絕不以爲意。

依着敘述的次序，我想把一個好的朋侶略敘一下，他雖不是具有非常的天才，但也算是我們的人中之一。他的名字喚做瓦格涅（Wagner），初在斯特拉斯堡後在佛郎克福城都加入我們的隊裏，也有相當的才情教養。他顯出一個勤奮有作爲的人，故爲我們所歡迎。他也很跟我要好，我心裏想甚麼都不瞞他，所以我也像對別人那樣把我的浮士德的腹稿——特別是關於格麗真的慘史——告訴他知道。他於是採取這個題材，寫成一篇名叫殺子的女人（Kindesmörderin），他人攘取我自己的構想，這實是破題兒第一遭，這雖使我感到不快，但沒有把他腳恨於心。我後來還常碰見這樣的腹稿的剽竊，不過我本性狐疑逡巡，有了甚麼計畫，虛構，便好喋喋對人訴說，我也不能責怪別人呢。

演說家和著述家爲要使自己所論述的發生大的效果，好應用對照法（Kontrast）而對照的事物却先要特加尋找然後可得來，但是當我從楞次說到克林格（Klinger）這兩個人物恰相反對，我自然得對照，因感到很愉快。（克林格生於佛郎克福城，出身微賤，而卒成爲有數的著述家，一七七三年與歌德相識，一七七五年模倣格茲而發表鄂圖（Otto）一戲曲，其後續作有數種戲曲小說行世。一七八〇年後投入俄國軍籍，後任中將，多爾巴得的大學校長。一七五二——一八三一）兩人是同時現身文壇，在青年時代彼此並駕齊驅互相角逐。然而楞次像是一顆飄忽的隕星那樣，在德國文學的地平線上只現一瞬間，就突然消逝，在世間不留下一些痕跡。反之，克林格是一個富有感化力的作者，勤勉的實務家，至今仍膾炙人口。兩人的異同是自明的，所以我不再作比較，況且他在著作和實務兩方面的活動都已公諸於世，他的功績遐邇皆知，至今仍爲人所懷念和仰望，因此，關於他的生平，我只揀必要的地方講出來。

克林格的外貌——我描寫人老是好從外貌開始——是很英俊的。自然賦予他以長身玉立的俊偉的體格和端正的五官。他是一個修邊幅的人，打扮得整齊，可以稱爲我們一小夥朋友中最翩翩的美男子。他的舉止態度，既不是殷懃也不是冷淡，內心不是有甚麼激動的時候，是安詳的。

我們之愛慕一個女子是愛她現在的樣子，我們之愛慕一個青年男子是爲着他的將來的期望，我就

是這樣子一認識了克林格就成爲他的摯友。他以一種純粹的溫厚的性情招人的愛慕。他的一見就判然的確定的性格博得人的信賴。他從幼小的時候起就度着嚴格認真的生活，與一個同樣秀美善良的姊妹一道兒侍養母親。他們的母親是守寡的，正靠她的兒女來扶養。他所備的教養，才能全是以自己的能力獲得來，所以流露於他的舉動態度中的獨立不撓的自負心，誰也不以爲忤。凡是天資好的人共有的判然的天才，敏活的理解力，非凡的記憶力，語學之才，他都兼備而且達於高度。但是他自己對於這一切好處像是沒有對於堅忍不拔的性質那樣重視，後一種優點也是先天的，因過去的閱歷而更充分地發揮。

對於一個這樣的青年，盧騷的著作一定很合脾胃。愛彌兒（Emile）是他的最看重最愛讀的書，這名著所表現的思想見解既傾動整個知識階級社會，對他有很好的效果，真的，他恐怕比任何人都能得到愛彌兒的好處吧。因爲他本身也是「自然之兒」，出身社會的下層，而卓然自立，連別人要拋棄的東西，他也從沒保有，別人應要脫出的環境也從不曾束縛他；因此，他可以稱爲「自然福音」的最純真的弟子中的一個，再以他的真摯的努力，不愧爲人類和人的行爲而論，真可以高喊：「凡是從自然之手出來的都善！」但是，連這口號的後半截「一切經過人類的手就醜惡」也使他不由得不同溯他過去所經歷的逆境。他沒有對自己本身鬥爭，而是與自身以外的傳統的世界搏戰。這個日內瓦的市民（克林格生於瑞

士的日內瓦，故云。）想把我們從傳統的世界解放出來。在青年的地位，這種鬥爭常是艱難慘淡的，他覺得比起能受到一種愉快暢適的教養陶冶的場合，更堅強地返於自我。他不得不力鬥應戰，自己殺開一條血路。因此他的人物舉止隱然有一種峻嚴之色，其後，他一方面培養這種特性，但矯正和克服牠的努力還大。

以我所知的他的創作而論，顯出一種嚴密的理解，誠篤的性氣，活潑的想像力，關於人性的複雜的種種相的確實的觀察，關於種類的差別相的獨特描繪。他的作品中的女孩，男孩都是自由自在而可愛，青年充滿着活氣和熱情，壯年以上的人物質朴而明達，所貶的人物也描寫得不流於誇張。明暢快活的心情，機智妙想也常流露，譬喻和象徵供他自由驅使。他識得娛樂和安慰讀者，如果他不時以一種酷烈的憤恨來滅殺他自己和讀者對於那些明朗有意義的諧謔的高興，則那種慰樂更爲純美了。不過，這正是他之所以爲他的地方，正因爲這個緣故，處世和著作上才有各種多樣的型，以致各個人在理論上徘徊於迷與悟之間，在實行上徬徨於生殺的歧路。

克林格是以自己的力，以自己的心性和知能教養自己而入世途的人的一例。可是，這樣的自己教養既是隨同巨大的羣衆和在這羣衆中得來的，而在這些羣衆中彼此所用的語言是源於一般的人性和國

民的特質的平易通俗的語言，他們用起來既有力而又有效果，因此，像克林格那樣的人們，對於一切典雅的語文形式，都始終極度憎惡，如果這些形式是從本來的活生生的現實源泉隔斷墮入舞文弄墨的惡道，完全失去牠們的最初的意義，他們更特別憎厭。像反對新的主張、見解和制度那樣，他們對於新發生的事件，新露頭角的人物，因其豫報或促進大的革新，也力加反對。他們之持這種態度，因為他們認為這種革新會使他們自己的存在與教養的根源陷於危險，故絕不應認他們為惡意。

但是，一個人具有卓絕的性格，抱持到底，縱歷經人世和事業的推移，而仍保持他的性格，他應付傳統的事物的態度，在許多人看來縱是矯激甚至亂暴，但能看準機會最確實地達到他的目的，則這種堅毅更為可敬。克林格就是如此。他沒有易撓的柔軟性（固然德國本國人之具有這種德性者實未曾有過），然正因此更能幹練地，堅強地誠實地努力，致身於顯達的地位，保持勿失，繼續博得那些寵遇他的國君王侯的讚賞和恩渥，但仍不會一時忘掉他的故人，忘掉他從前走過的人生之路。還不止此，克林格極力保持他對於過去的追憶，不管往事故人是怎樣疏隔，他總念念不忘。例如他做效維力基斯（Willing's 梅因茲的世襲僧正，鄂圖三世的攝政官，在德國文化和精神界上多所貢獻，九七五——一〇一一）在他的飾以勳章的文章中，保存往時的標識，使不湮滅，這種舉動確是值得提起的。

不消多久，我也與拉發忒（Lavater 見前）結識。我所寫的鄉村牧師致其同道的信有些地方很予他以啓發，因為有許多點是與他的見解完全一致。他既爲一個很活動的人，我們的通信不久便頻繁起來。他當時正熱心地準備他的人相學的大著作，其中的序論早已公表於世。他請求一切人送給他肖像畫，寫影像，特別是基督像。縱然我對於肖像畫一道簡直束手，他也希望我照自己所想像的，畫一個救世主的像出來。他這一類的不可能的要求，每給予我以種種的笑謔的資料，爲對付他這種奇怪的癖性，我只有把自己的癖性也拿出來。

不相信人相學的人，或至少認爲不確和欺人的人爲數很多，即使對拉發忒懷好意的人，也喜歡試他和設法耍弄他。他也曾向佛郎克福城一個有相當的藝術手腕的畫家，定繪幾個當地著名的人的側面畫。這畫家要跟他開玩笑，先把巴爾特的像，當作是我的相寄去。他接得後即覆回一封雖磊落而大發雷霆的短信，竭力斷言那不是我的肖像，以及說了一篇他在這種絕好機會可以拿來證明骨相學的話。後來寄給他的我的真正肖像他比較認爲滿足了，但是他與任何畫家也好，與任何個人也好，不能完全融洽之處在這裏也表現出來。即是，無論那一個畫家替他繪畫，總不能真實和正確到他滿意；一個個人無論有多少的優點，總遠比他對於人性和人類所抱的理想爲劣，以至一個個人之所以成爲個人的特性總引起他

的多少反感。

他自己所抱的人性的觀念爲模範來培養自己的人性的，而這觀念又與他對於基督所抱的栩栩如生的心像打成一片，因此，在他看來，一個人不同時做基督徒，而仍能生活呼吸於天地之間，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事。我對於基督教的關係，只在性情方面接近，而對於拉發忒所傾向的肉體的親緣之說，我絕沒有一點概念。因此，像他那樣的聰明誠懇的人，而以激烈的強迫的態度強我和孟特爾遜（見前）以及他人承認其說，——即是我們一定要跟他一樣成爲一個基督徒，像他那樣的基督徒，否則也一定要把他拉到自己的身邊來，在自己安身立命的問題上說服了他，——使我感到不快。我既漸漸傾向於自由主義的世界觀，他這種強求既直接與這種世界觀牴觸，對於我沒有甚麼很好的效果。本來，勸人改宗的企圖，如不成功，就使那些挑來做改宗說教的對象的人頑梗強項起來，我便是如此，加以拉發忒最後竟把「不爲基督徒卽爲無神論者」那樣的嚴酷的兩難論法拿出來，我更忍不住，而答他說：「如果他不容認我一向所抱持的基督教，我也未嘗不可以改信無神論，因爲我覺得兩者究竟是甚麼意義，誰也不知道清楚。」

我們這樣子往還的書柬措辭雖很激烈，却沒有妨礙我們的敦睦的友誼。拉發忒具有一種難信的忍耐固執和堅毅。他確信自己的學說，他既抱有宣揚自己的確信的堅決的心，用強如不可行，他却甘以柔和

忍耐的方法來貫徹牠。要之，有少數人的外面的使命與內面的使命完全一致，最初的教養與後來的教養有不絕的聯絡，自然地一貫地發展其能力，這種人是很幸福的，而拉發忒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既生而具有極精微美妙的道德的素質，故他決定以牧師爲業。他受有這種職業所必須的教育，和顯出異常的才能，但仍不進於真可以稱爲「學術的」那種的教育。他雖比我們長許多年，也爲當時的自由和自然主義的時代精神所傾動，這種時代精神在任何人聽來都很動聽，根據牠，人類不用外界怎樣的助力，在自己本身中就有充分的材料和實質，成爲問題的就是怎樣適當地開發牠們。牧師的職務在普通的意味上是對人發生道德的作用，在較高的意味上是發生宗教的作用，這種職務與他的思想方法完全合致。在他的青年時代，他的最有力的內心衝動，就是把自己所抱的篤實敬虔的意趣思想傳與別人，和喚起他們這種意趣思想。他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像審視自己那樣審視他人。自己的審視藉着緻密的內心，他人的審視，藉着銳利的眼光，而減去困難，或不如說因之不由得不起。不過，他本性不宜於作哲學的觀照，真正的寫作手腕，他也缺乏，他倒覺得自己的一切能力是要傾在行動方面，實際方面，所以，像他那樣孜孜汲汲地力行不倦的人，我還沒有見過。可是我們的內部的道德生活是具體化於種種外部的條件中，我們總要屬於一個家庭、閱閱、行會、城市或國家，因此，他如要以活動收實際的效果的話，同時必須涉及這一切的外部的條件，必須動

到牠們，由是定會生出許多衝突和糾紛來。特別是因爲他生長所在的瑞士共和國社會在一種最嚴密確定的制度之下，享受一種可稱讚的傳統的自由，他更會如此。他自幼小的時候起，留心政治，與人共同討論已成習慣。在正當青春的時代，他已爲同業團體的一員，覺得自己要表示或可或否的意見。如果他想爲獨立公平的判斷，他就先要確知他的同城的市民的價值，認識他們是怎樣的人，以及探求他們的思想 and 能力，那麼他既努力檢視他人，同時就必須常反省自己的內心了。

拉發忒很早就在這種情境中鍛鍊他自己，而正是這種活動像是占去他很多時間，使他不能多致力於語學的研究以及與之有密切關係爲牠的根柢和目的之解析的批評學方面。到後來，他的知識和見識日見比前廣博得多，他仍常常鄭重地或以戲談的口吻自道不是學者。他之所以泥於聖經，以至聖經的翻譯本的字面，以爲在這上頭就可以找尋到他所求的，所企盼的充分的食糧和助力，我們不能不說是正由於這種切要的學問的缺乏。

但是，沒有多久，那依着行會制度慢慢地活動的地盤，對於生性蓬勃活潑的他，已嫌過窄了。守正不阿，在青年的他看來是不難的，一個心情純潔的青年對於自己未嘗犯過的奸邪的事，深惡痛絕。當時有一個地方長官暴虐不道，市民有眼皆見，所難的就是把牠向法庭告發。拉發忒便與一個朋友結納，兩人匿名恐

嚇那個該懲罰的長官。這事洩漏出來了，當局必須查辦這事。結果那長官被判爲有罪而處刑，而引起這樣的主持正義的事的人，雖沒有受譴責，也受非難。因爲在一個整然有序的國家內，正義本身也應以合法的手段來實施呢。

拉發忒後來遍遊德國，到處與學者和思想家接觸，可是他因此更加強他自己的思想和信念。歸到故鄉之後，他日益放胆自由地靠自己活動。他既是一個高貴善良的人，對於人性向抱有一個美好的觀念，一切在實際經驗上與這觀念矛盾的地方，一切與圓滿的人性相乖離，所不能否認的人類的缺陷，應由神的觀念來彌縫。卽是他心中的神是降下於現世的正中，人性之中，來使最初與神相似的性相完全恢復。

關於這個特異的人物的初期時代的敘述先止於此，現在讓我先講我們與他的面晤和會談交歡的經過。我們與他通訊沒有多久，他就寫信通知我和別的佛城友人知道，他快就實行他的旅行萊茵河的計劃，順道到佛郎克福來。馬上佛城的社會大爲闐動，無論何人都抱着好奇心來見見這個著名的人物的風采；有許多人希望從他那兒獲得在道德和宗教的修養上的裨益；懷疑他的學說的人等着要拿出有力的反對說來，其中自負的人以爲一定可以把自己所確信的論據來難倒他，羞辱他，其他一切的快與不快的事都等待着這位要與這樣分子複雜的社會打交涉的知名的人了。

我們初次見面是很懇摯的，我們極親切地互相擁抱，我馬上認出他就是我在許多幅肖像上見過的同一的人。一個風貌非常特異，從前沒有見過，將來也不會再找到那樣的個性活生生地有勁地現在我的面前。反之，他驟然看到我的一瞬間，他異樣地驚喊出來：「依不到這位就是您呢……」我聽了按照着我先天和後天養成的現實主義對他說道：「神和自然既已把我造成這樣的人了，我們也就聽之而已。」我們隨即談論到我們在信中彼此最難一致的極關重要之點，不過詳盡的討論却沒有餘裕。那時我經驗到我從來還沒有試過的事。

向來我們要談論到關於精神和心靈的事的時候，我們慣常離開一般人，離開自己平常交際的朋友，靜心討論，因為人多，思想方法便繁雜，教養的程度參差，即欲得與極少數人的意見一致也不容易。但是，拉發忒關於這一點的設想却全然不同，他欲他的學說的影響廣為傳播，最好與凡庸的衆人交談，他既有那種神妙的觀相的才能為助，啓迪這一種人和逗引他們笑樂是他的特殊的長才。他一見就能把人的性格人心正確地判別出來，所以任何人給他看了一眼，他就能看出他究竟是怎樣心性的人。再加以對手方的誠實的自白，懇摯的質問，他就能從他的豐富的內外的經驗，予人以適當的答覆，使任何人都覺得滿意。他的眼光的深湛的溫柔，兩唇的特殊的可愛之形，甚至他的帶有高部德國語調的響亮而純朴的瑞士方言，

以及他的其他許多特徵，像聽見他講話的人，都感到極愉快的心神寧帖。甚至他的因胸部平凹而微向前彎的上半身，也使人見了他得有一種謙遜的印象，而消除了他與周遭的人間的高下優劣的差別。對於越驕慢的人，他會很閒靜地巧妙地應付：先頭他像是避人的詞鋒那樣，後來突然拿出一個像金剛石做的盾那樣的，目光狹小的論敵從不會想到的精到見解出來，而又仍把這見解所放的光輝加以適當的調節，以致他的論敵至少在他的面前的時候感到自己受了啓迪，被說服了。恐怕有很多人還繼續留有這種的印象，因為唯我主義的人同時也不失為善性的人呢，成爲問題的，只是這個堅硬的殼要有適宜的感化力輕輕敲破，才發見牠所含的多漿的仁肉呢。

但是，有些人因自己外貌醜惡之故，對於拉發忒所主張的外形與內心有密接關係之說，自視爲不共戴天之仇，碰着這種人倒使拉發忒感到莫大的苦痛。他們既目人相學爲侮辱他們的人格之學說，因常應用一種相當的常識，以至其他的才智，帶着熾熱的怨恨和小心眼的懷疑，來打破這學說。據他們的議論，像蘇格拉底那樣偉大的思想家是不容易找到的，而他的 Fann（半人半羊的森林之神）的外貌有裨於德性之修習的事實偏顯出來。拉發忒很怕他們這種執迷頑固的態度，他的應戰也不免帶着盛烈的感情，正如熔爐之火吁吁地熊熊地燒熔那頑強抵抗的礦石那樣。

在這種情形之下，關於我們自身的親密的會談是沒有指望的了，固然，我自己從他的應接人的方法的觀察而得到許多教訓，但仍不感到自己的教養由此得到進步。因為我的情形跟他的完全不同呢。凡是在道德上有作用的人，決不會徒勞而無功。他們可期待的收穫比新約聖書對播種者所明白保證的還得多。反之，在藝術方面活動的人的作品如不被公認為藝術品，則他化在這作品上的勞苦便是白費的了。我先前已經講過，與我共鳴的可愛的讀者的質問怎樣使我不耐煩，因為甚麼的理由我極不喜歡跟他們通款曲。由是我覺得我的影響範圍與拉發忒的影響範圍之間有莫大的距離。他的影響範圍是在面會的時間內，而我的却在與我遠隔的時候。凡在遠處對他不滿的人，一在他身邊便跟他諧洽；讀我的作品而認我為可愛的人，一看見我是一個頑固不可親的人便感到非常失望。

麥爾克即從丹姆斯達城跑到佛朗克福來，在以拉發忒為中心的朋友們中，扮演麥非斯陀斐爾士（惡魔）的脚色，特別嘲笑那些登門定欲一見拉發忒的婦人們。她們中有些很注意地檢視那些為這位「先知」而設的屋子，甚至他的寢室。這個滑稽家便說道：「篤信的女人也想知道人們把主安置在甚麼地方。」（新約聖經中的一句，）雖然是這樣他也不得不像別人那樣給拉發忒馴服了，因為隨同拉發忒來的立普斯（Lips）畫家，長於銅板肖像畫（也替他畫了一幅側面畫，甚為精妙，與其他的有名無名的

人們的肖像畫一起，貯爲將要出版的大著的人相學的資料。

與拉發忒的晤談對於我是極重要而有裨益的：因爲他的迫促的激勵使耽於安逸和藝術的觀照的我活動奮發起來，固然在目前是不見得於我有利，我的本已如野馬的心神因此只更紛散，但是我跟他談了那麼多的事情，我便發生繼續與他談話的渴望。所以，當他要到愛姆士城去時，我決心陪他走一遭，好在道上，墊居馬車之中，與世間隔絕，把兩人心中所懷的種種的事傾箱倒篋地互相披瀝。

可是，拉發忒留居佛城時，他與克勒敦堡女士（見前）的對談，對我甚饒興味，且多所啓迪。這時，兩個徹底的基督教徒面面相對了，聽他們的話，可以極明白地看到同是一樣的信仰，隨着各人的氣質心性的差異而有不同的形態。在高唱信教自由的當日，人們屢言各人各有自己的宗教，各有自己的特別的崇拜上帝之方。我自己縱然不露骨地作這種主張，但是我在他們兩人的交談中，却可以說，男人和女人所需要的救世主各有不同。克勒敦堡女士對自己的救世主的態度像是對愛人那樣，無條件地委身於他，自己一切的喜悅希望都放在他的身上，毫不懷疑，不稍顧慮，將一生涯的運命交付給他。反之，拉發忒視自己的救世主如一友人，不加嫉妒，以滿腔的友愛追隨他，師法他，承認和稱頌他的功績，而正因爲這個緣故，努力要近似他，甚至與他相等。兩者的傾向間有多大的差異啊！兩性的精神的欲求一般地從這個例子顯現出來。

從這一點我們還可以明白，性情溫婉的男子傾向於聖母的崇拜，像散那匝洛（Sanuano）意大利詩人，一四五六——一五三〇）在他的詩上所做的那樣，奉聖母爲女性美和女性的德性的典型，將自己的一生和才能供獻給她，而對於聖子之基督，却只視爲副主人公那樣崇拜。

我這兩個朋友彼此間持甚麼態度，彼此間的感情怎樣，在他們側邊的我不獨從他們的談話知道，而且還從他們後來暗中對我洩漏的話知道。不過，兩人中那一個的意見，我都不能完全贊同。因爲我所信的基督也按着我的心性意趣而取特殊的形相。可是他們既絕不肯容認我的救世主，我便拿出種種的奇說怪論，過激的意見來困他們，當他們忍受不了的時候，我常亂以一些諧謔的話就跑開了。

在當時的思想界中，知識和信仰間的紛爭還未成爲問題，只有時這兩個名詞以及與之聯繫的概念也間爲人所談論，而極端的玩世不恭者却認爲知識和信仰兩者都不可靠。因此，我喜歡把兩者都加稱許，而不博得拉發忒與克勒敦堡女士的贊意。我說，「在信仰方面，最關緊要的只是信仰之念，至於所信仰爲何完全無關緊要。所謂信仰就是對於現在和未來的一種廣大的安全確實之感，而這種情感是由於某一個超絕地偉大的全能的而又不可探究的實體的信賴而生。只要這種信賴確乎不動，一切都不成問題了。可是我們對於這個絕對的實體怎樣設想，是視乎各人自己的信仰以外的能力而定，以至視乎各人的環

境如何而定，無關輕重。信仰正像一個神聖的機器那樣，各人盡可能地把自己的感情，知能，想像力獻納其中。但知識恰與此相反，最關緊要的不是知之一事，而是所知爲何，所知到甚麼程度，和所知有多少。所以我們關於知識可以論爭，因爲知識可以匡正，可以增廣，可以縮窄。知識從各個的事物開始，無盡無形，從不能集約起來——極其度也不過是夢想似的集約起來——所以與信仰恰相反對。」

這樣的半撇的真理和從此而生的迷惑，如以詩描寫出來，也許會予人興奮和惹人興趣，但是在實際的生活之中，這只攪亂人的談話。因此，在拉發忒跟那些欲得他的感化和與他共同信仰的人們談話時，我不插進去，我這種自制雖苦，但我以爲我們約定的愛姆士共同旅行總可以補償而有餘了。沿途受風和日麗的夏季天氣之賜，拉發忒心曠神怡，極爲可親。他的精神傾向於宗教和道德方面，不知有甚麼的不安，但是當人的心神爲人生道上的種種事故刺激而暢適愉快時，他也不能無所動於中。他是富於同情、玲瓏、機智的人，也喜歡他人有這樣的特長，他只希望他人的話不超過他的精緻微妙的心性意趣所容許的範圍之外。如果別人敢越過這限度，他就拍拍那人的肩膀，懇摯地說道：「喂，聽我說呀！」忠告那人再回到正經的話去。這回愛姆士的旅行給予我種種的教訓和獎勵，但是這在我自己的性格的培養和調整上的作用，還沒有對理解他的性情上的作用那樣大。到了愛姆士城，他又卽爲種種的人所圍繞，那時我恰有一點小

事要辦，不容延滯，只得與拉發忒作別，回到佛郎克福去。

但是不消多久，我仍不能再回復以前的安靜的生活。因為巴西多夫（Basel）教育學者，受盧騷的影響，提倡愛人主義 Philanthropismus 的教育法，主張學校與教會的分離，教授方法的改善，母國語的尊重等，一七七四年得安哈忒·德騷的法蘭茲侯之援助，開設學校，使教育史上得有一新的轉機。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又到佛城來從別一方面影響我了。像拉發忒與巴西多夫兩人那樣顯然相反的，真是再找不到。就是一看見巴西多夫的外貌，就覺得與拉發忒大不相同。拉發忒的面貌朗朗如玉，照人，可任人自由瞻望，而巴西多夫的臉緊湊在一起，像是縮向內那樣。拉發忒的眼明澈虔敬，與眉相隔很闊，可是巴西多夫的眼小而深凹，黑而銳利，在逆豎的眉毛之下炯炯射出來，反之拉發忒的額像是覆着極柔輦的褐色的頭髮。巴西多夫的聲音洪壯粗獷，說話急而刺耳，伴着一種嘲弄人的冷笑，話題飄忽無定。這些特點以及巴西多夫其他的獨有的特性都與我們見慣了的拉發忒的特性全然相反。巴西多夫到了佛郎克福城來也有許多人訪問他，他的卓越的精神的天才也爲人所驚服，不過他不是適於教誨和指導人的精神的人物。他所致力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好好地開拓他自己劃定的廣大的田野，俾將來的人類得較自然地較舒適地在其中度人間的生活，他一徑向着這個目的衝去，其他都不管了。

我不獨不能贊同他的計劃，而且對於他的目的也總不能了。他希望一切教授方法都是活的，自然的，這一點我也以為然，古代語應活用於現代一層，我覺得也可稱道，其他以鼓舞人類的活動性和促進新穎的人生觀為目的的教育方針，我也欣然承認其價值。我不喜歡的就是他所著的“Elementarwerk”。

（列敍教育的基礎事項，四卷，插有百面的銅版畫，一七八五年）的內容。該書插圖之散漫，比所論述的事物更甚。本來，在實際的世界之中，總不過是可能的事物一塊兒共存着，因此，這些可能的事物縱繁雜紛異，甚至表面上似是混亂，但在牠們的一切部分中仍常有整然的秩序。可是他的書却簡直支離滅裂，同時，絕無當於世界觀的理論，單為着概念上類似的理由列在一塊。因此我們在阿摩士·夸美紐斯（Amos Comenius 摩拉維亞 Moravia 的教育學者，一五九二——一六七〇）的類似的著作（“Orbis sevensalium pictus” 一六五八）所看到的實感的，有系統的要素，在巴西多夫的書中也不得而見。

可是，比他的學說更奇怪的，更難索解的，就是他的行為態度。這次的旅行，他志在以他的人格來感化一般民衆，使贊同他的博愛主義的建設，但是他不謀啓人的心胸，而一徑以打開人的荷包為主眼。他能夠把他自己的計畫鼓吹得很動聽，誰聽了都許可他的主張。然而，他不獨對人述其教育上的所信，連自己關

於宗教方面的意見妄想也不能藏留而和盤說出，由是他極不可思議地傷及那些他求捐款的人的感情，甚至侮辱他們了。在這地方也顯出巴西多夫與拉發忒相反的地方。後者從字面上領略聖經認為全部的內容，甚至一字一句到今日仍然是對的，并可應用，而前者却亟亟於革新一切，欲依着自己的一時發生的妄想，把向來的信仰教條以至教會的外形儀式重新改過來。他最不容情地最輕率地攻擊的，是那些直接源於聖經而基於牠的釋義之說，即是教父們或宗教會議用來說明那些「難以名狀的教義」或駁倒異教徒的詞句，哲學術語，實物的比喻等。他又在一切人之前以刻薄難以寬恕的態度公言自己極力反對三位一體之說，對於一般人所承認的祕義，不斷加以論難。連我在與他的私人談話中聽了他這樣說，也受不了，必須聽他老把 *Hypostasis* (位) *Ousia* (實體) *Prosopon* (化身) 等教會哲學用語引出來。我這方面拿逆說法 (*Paradoxie*) 那樣的武器來對付他，壓倒他的言論，試以更大的話來反駁他的。大膽的話。這種論爭使我的精神再有新的刺激，因為巴西多夫讀書比我為多，在論爭的戰術上也比我這個自然本位的人為精練，所以所討論的問題越重要，我不能不越奮力應戰。

與他的談話縱不能啓發我，也總是鍛鍊我的頭腦的絕好機會，故我不能讓牠匆匆地走過。我設法將最重要的事務交給父親和朋友辦，再陪着巴西多夫離開佛郎克福。但是，當我記起跟拉發忒一道時他的

舉措的溫柔嫺雅之處，我感到巴西多夫的舉止多麼相異呢。拉發忒既是一個純潔的人，他的周圍也要純潔，跟他接近的人，爲要不傷他的純潔的心，在他的身邊，也溫文貞靜像處女那樣。巴西多夫便不然，他太注力於自己的內面的思想，而顧不到自己的外觀。他不絕地吸食惡劣的烟草，已予人以不快之感，加以他用一種骯髒粗惡容易引火而冒臭煙的火絨，煙斗才空便即再裝上，以致剛吸兩三口，四周的空氣便惡濁不堪。我替這種火絨起一個學名，喚做「巴西多夫氏臭絨」，希望他在博物學書上採用這個學名。他聽了很開心，怪可厭地詳細地把火絨的製法說明，看見我那樣嫌忌而反引以爲快。這實是這個那樣具有卓拔的天才的人的根深蒂固的惡癖之一，他好揶揄人，和惡意地嘔那些極天真直的人的氣。他總不肯讓那些在他的面前的人安靜。他或露齒作噁聲來嘲弄人，或以沒頭沒腦的質問來困人，如果他達到他的目的，他就格格大笑，如果對手方很快就鎮靜起來，用話來反攻他，他却也滿意。

我與巴西多夫一道的旅行，使我對拉發忒的思慕之情更深。再見到我的時候，他像也很高興，對我訴說別後所經歷的許多事情，特別是講到他的旅店的同住的客人的種種的性格。他在這些人中已得有不少的友人和信奉者。我在他們中也發見有好些是舊識，但已多年不見了。見了他們，我開始想起我在青年時代許久還是不識不知的「男老女變」的話了。溫泉客人一天比一天多起來，跳舞無度，而且兩個大溫

泉旅館相隔不遠，雙方客人漸漸熟悉，便鬧種種的玩笑和遊戲。有一回，我化裝鄉村牧師，一個著名的朋友扮作他的夫人，我們在上流階級的客人之前現出來，做成太好禮的樣子來討他們的煩厭，因而大家都快樂起來。傍晚，深夜和晨間少不得有音樂的彈奏，我們比較年青的人連睡也不遑多睡。

我雖然爲這樣的游樂而心散，但每晚總有一部分時間是跟巴西多夫一塊的過。巴西多夫從不早睡，別人睡的時候他也不斷地口授。有時他也躺在床上假寐而他的書記提羅（Tiro）握着筆，靜默地坐在一旁等待他的半睡半醒的主人思潮再湧出時就馬上繼續的寫。這都是在一間給惡劣的煙草和火絨的煙霧瀰漫着的屋子裏幹的事。我在跳舞中止的時候常即飛跑到他的屋子去，他見了我便馬上要把種種問題提出來跟我討論。過了一會，我仍匆匆趕回舞場去，我還沒有把門掩好，他就像是沒有跟我作過辯論那一回事那樣，拾起他的思緒，繼續泰然口授他的論文。

我們在附近的地方也一塊兒作過好幾次的小旅行，游覽古耶——特別是女貴族的古耶。她們比起男人們來更要熱心地探求領略精神和宗教上的事情。當我們往拿騷（Nassau）訪問斯泰因夫人（Frak von Stein）時，客人畢集。夫人是一位極可尊敬的女性，得全國人的敬仰（爲著名政治家斯泰因男爵的夫人）。拉·洛赫夫人恰也在那兒，青年的閨秀和小孩子也夾雜其間。跟我們一塊兒往訪的拉

發忒給客人們要請作骨相的判斷，不過大多數人的用意只想愚弄他，以偶然獲得的特徵讓牠作爲先天的特徵來判斷；可是，他的眼睛却夠精明，不爲他們所騙。我這回也像從前那樣給人斷斷地追究維特的煩惱是不是事實，綠蒂住在那兒。我不大客氣地擺脫這種無理的要求，倒聚集了一班小孩子，跟他們講述很珍奇的童話。這些童話是從一些誰也知道的故事採集來，因此，聽我講的人中沒有一個會斷斷地尋根究底，問我是眞事還是虛構，這樣子，我講時便很方便了。

巴西多夫提出一件他認爲最要緊的唯一的事，就是青年教育法的改善。因此，他請求上流人士和富裕的人踴躍解囊相助。可是，他才藉着他的論據和熱烈的雄辯使他們的心縱然不動也準備對他表示好意的時候，他卽爲那惡劣的「反三位一體」的精神所襲，全然忘記自己是在甚麼地方講話，迸出極奇怪的議論出來。照他自己看來，所講的是非常宗教的，照聽衆的所信，那是瀆神的話。拉發忒試盡委婉的忠言，我亂以笑謔，婦人們離席散步，均是設法來挽救這個僵局，可是惡印象仍不能抹去。人們預期從拉發忒領略的關於宗教的談話，從巴西多夫聆聽的教育的新說，以及我打算要講的文藝方面的話，都突然間給攪亂了，打斷了。在歸途中，拉發忒責他不對，我却以一種奇怪有趣的方法懲罰他。那天天氣很熱，煙草的氣使巴西多夫的口越發乾起來，渴望喝一杯啤酒。他在大路上遠遠已看見一家酒舖子，極急切地命令馬車夫

在酒舖子前面停車。恰當馬車要在酒店前停車的時節，我即嚴命馬車夫繼續前進。出乎意外的巴西多夫，以噴聲下反對的命令，我更使勁地逼令馬夫前行，馬夫便聽從我的話了。巴西多夫罵我，差不多要向我揮拳，我却泰然答道：「老先生，安靜一點吧！您應當大大的多謝我。幸虧您沒有看見那啤酒的招牌，那招牌是由兩個三角形的板組合而成的。您平素因為一個三角形（即三位一體之意）已要發瘋了，倘若那招牌的兩個三角形也給您看見，您一定會發瘋到要給人捆了才成呢！」他聽了這一個滑稽的說明，不禁縱聲大笑，一邊笑一邊呢我罵我，而拉發忒在一老一少的狂人之前仍神色自若地忍耐着。

到了七月中旬的時候，拉發忒準備動身他去，巴西多夫也趁這機會與他聯袂起程。我跟他們兩人已廝混慣了，總捨不得離開他們。我又陪同他們一道乘船沿拉因河而下，這次舟行非常愉快，心爲之曠，神爲之怡。當我眺望到一個著名的城廓的廢址時，我在列普士（見前）所携的畫冊之中寫了一首喚做高塔之詩。當我眺望到一個著名的城廓的廢址時，我在列普士（見前）所携的畫冊之中寫了一首喚做高塔之詩。站在古塔之上（Hoch auf dem alten Turme Steht）的詩。因爲這詩大得他們的激賞，我的壞習慣又發作了，在畫冊的另頁中寫了不少的打油詩，再打壞了他們的好印象。我重觀美麗的萊因河而神飛色舞，看見他們破題兒第一遭賞覽這景色的驚異的神態，而覺得有趣。後來，我們在科不林士上岸。我們所行經的地方，人很擁擠，我們三人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引起市民的好感和好奇心。巴西多夫和我像是要

比賽誰淘氣一點那樣子；拉發忒的舉止却謹慎明達，不過也不能守着沈默，而將他心中所想的吐露出來，他的話具有極純潔的意思，使凡庸的聽衆聽了覺得非常驚異。

我們在科不林十一一個酒店裏吃飯時的異樣的事，我曾寫成打油詩，留爲紀念，這詩跟別的同類的詩一道將收錄於我的新全集中。當時，我坐在拉發忒和巴西多夫之間；前者對一個鄉村牧師講授約翰默示錄的祕義，後者向一個頑固跳舞教師證明洗禮儀式的陳腐和不合現代之用，像是白費他的唇舌那樣。當我們再向科倫出發時，我在某一個人的畫冊中寫有這樣的幾句：

Und, wie nach Emmans werter ging's

Mit Sturm- und Fenerschreien:

Prophete rechts, Prophete links,

Das Weltkind in der Mittens,

於是，我們像往烈美阿斯●那樣繼續趕路，

邁着暴風烈火似的脚步：

右也是先知，左也是先知，

中間却是俗界之子。

● 羅美阿斯 (Emmans) 是耶路撒冷附近一個鎮，相傳復活的耶穌與兩個旅客在那兒歇宿過。

幸虧這個俗界之子也有向着天上的一面，不消多久這一面便很特異地接觸到了。事情是這樣的。我在愛姆士時已聽見說在科倫將可會見雅各比兩兄弟（兄名約翰·喬治·雅各比 Johann Georg Jacobi，流麗派的詩人，一七四〇——一八一四，弟名腓德里希·海因里希 Friedrich Heinrich，哲學者，小說家，主張信仰哲學，一七四三——一八一九），而很高興。他們兩兄弟偕同其他的篤學優秀的人為歡迎拉發忒和巴西多夫這兩個有名的遊客而到科倫來。在我方面，因為我們從前對他們的惡作劇——特別是因赫德爾的辛辣諧謔而起的惡作劇——我希望得他的寬恕。格林姆·因喬治·雅各比，公開地互相標榜互相稱讚的信和詩，常給我們拿來做戲謔的資料。我們却想不到，予那些自覺得舒適的人以難堪正像是捧高自己或自己的朋友一樣，是沾沾自喜的舉動。因為這事，上萊因和下萊因的文藝家間便發生不睦，不過這只是小嫌，無關重要，很容易調停和解，而婦女們特別適宜於做這種居間者。蘇菲·拉·洛赫（即拉·洛赫夫人的長女，出嫁於佛郎克福城）已對我們盛稱雅各比兩兄弟，使我們對他們有極好的印象，繼之，與雅各比等一班人有密切的交誼，從杜塞爾多夫移住佛郎克福城的法爾麥 (Farmer) 女士，以其

溫柔的性情，非常的優美的精神，證出她生長薰陶所在的社會和朋侶是怎樣有可敬重的價值。她對於我們的上部德國式粗野的言動的忍耐，使我漸漸感到羞恥。她勸導我們以恕道，而我們也因之覺得我們確需要這個。其次，來過佛城的雅各比兄弟的妹子的懇摯，腓德里希·雅各比夫人的豪爽之氣，使我們的精神情意日益憧憬下來。因河的人物。雅各比夫人特別使我敬慕，她沒有露出一點善感的心情，神思談吐端莊而活潑。她是一個美麗的荷蘭女子，不顯出官能的美，一種端莊精明之處使人記起魯本茲（Rubens 荷蘭派的畫家一五七七——一六四〇）所畫的婦人來。這兩位閨秀到佛城來或小住或久滯，跟我的妹妹來往得極密，使妹妹的過於認真、乾燥、有點缺乏情愛的心開暢起來。因此，從精神和心情上說我們在佛城也分得一點杜塞爾多夫（雅各比兄弟一家所住地）和盆柏爾福特（Pempelfort 杜塞爾多夫的市街區域）的風光了。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在科倫城與雅各比兄弟的初次會面便馬上會很坦白和誠摯。上述的女人們回到家裏也將她們對於我們的好感說得動聽。這時雅各比兄弟和同來的人們不像我一向在旅行中所經驗的那樣只把我當作是那兩大彗星的尾巴，倒也特別接待我，表示種種好意，並且像是想從我那兒受到影響那樣。我一路來所作的痴狂淘氣的舉動，這時也厭倦了，其實我這種舉動是因為這次旅行一路來我

在心情和性氣上都不大爲人理會而感到氣憤的緣故。這時自己既受到熱烈的歡迎，我的內心便猛然迸出來，我關於當時的事不能一一記清楚，也許就因爲我喜躍太利害的緣故。我們所想的事，所見的形象，可以在理智中或想像力中再現出來；但是我們的心却不是那樣聽使喚，美的感情很不容易再喚起，重憶起興奮熱烈的事更是憂憂乎其難。在那瞬間，我們是出其不意地被掩襲，無意識地委身任由這種事情的擺弄。在這時候，真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我一路來都閃避宗教上的談話，答一切正經的質問也很少以謙遜的態度出之，因爲在我看來這些問題比起我尋求的來都似乎太幼稚淺薄。當有人要強我聽他講他對於我的作品的感想和意見的時候——特別是當他以平凡的常識的立場來困我，像煞有介事地來忠告我那兒應補充那兒應刪去的時候，我的性兒便忍不住了，會談便寸斷瓦解。因此，跟我談話的人不能有一個抱有特別的好感回去的。本來，殷勤地溫文地應對人在我恐怕是較自然的事，但是我的心情不願受人板着面孔的教誨，而只能爲自由大方的好意所啓發，以及爲真實的同情所激發而委心聽從。而且，還有一種強烈地支配我，以怎樣奇拔的話也不能表白的感情，那就是「過去」與「現在」合而爲一之感：這樣一種的觀感使「現在」中也帶有一種幽靈般的氣味。在我許多的大小作品裏頭，都表現出來，在詩的場合雖常會提高詩的效果，但是當詩

是直接地講及關於實際生活的事或表現於實際生活之中的時節，在別人看來，一定會覺得異樣，難解，甚或感到不快。

在科倫這個地方，古代的建築藝術等等給我以難名的影響和印象。大寺（壯大無倫的哥特式建築物一二四八年動工建造，迄於十五世紀仍未見全部的竣工，後工事中，任其頹廢，到十九世紀（一八二一—一八〇）然後依照十四世紀的構圖完成牠的建築）的廢址——我所以稱為廢址，是因為未完成的建築與崩壞者無異——引起我從斯特拉斯堡以來慣抱的感情。欲試作藝術的觀察却有所不能，給予我觀察的對象我感到太多而同時又太少了。關於大寺的已完成的部分，欲完成的部分，實物與設計，建築出來的東西，和牠所暗示者等等的迷宮似的關係的指點和說明，沒有人能像我們的篤學不倦的朋友們做得那麼好了。跟別人一道遊覽的時候，我神迷目奪於殿堂柱桶的鬼斧神工，但是，一個人獨遊的時候，我對着這個正在建築的半途遠未完成而工事即已停頓的世界大建築物而常黯然魂銷。這兒又是一個偉大的構想不達於實現的實例了，我覺得這個大建築物矗立在那兒彷彿只為的是使我們確信許多的人費了迢迢的歲月到底也成就不出甚麼東西來，在藝術在實行的範圍內，恰像密涅發（Minerva）希臘神話中的智的女神）那樣，只有從創造者的頭腦中生長和準備出來的東西才能存在。

在瞻禮大寺的時候，我的心不見奮揚，而倒感抑鬱不歡，却絕不料到在那時節極柔美之感已臨到眼前了。人們領我到雅巴赫（Jabach）的舊宅去，在那兒，我平素只憑想像向自己描摹的，現在却實實在在地現於面前了。雅巴赫這一族恐怕早已死絕，但是我們看見那通往花園的地下室却沒有甚麼變改地保存着。用褐紅色的菱形煉瓦整齊地鋪裝成的地，帶有刺繡的墊子和背靠的雕花高椅子，鑲工精巧的桌面承以沈重的檯腳，金屬製的吊燭台，一個巨大的暖爐，以及與之相襯的火具，——一切都與那時代的情形相合致，在整個寬敞的屋子中，除了我們以外沒有甚麼新的，現代的東西。可是有一物更使我們由此激起的異樣的感興大大的增加補充者，就是掛在暖爐上頭的大幅的「家庭行樂圖」。在畫中，當日這個邸宅的富豪的主人與他的夫人一塊坐着，兒女們圍繞着他們。畫中所表現的一切都像是一切的、新鮮的、活生生的，看來彷彿他們是昨日的人，甚至今日的人，然而他們實早已逝去了。即是那些兩頰豐圓的鮮嫩的孩子們也已變成老人了，如果沒有這幅畫，恐怕誰也記憶不起他們。我既爲這種印象所感動，當時我的言動怎樣，我自己也說不上了。我的人類的稟賦和詩人的才能的最深邃的門，却爲無盡的心的震動所叩開，藏在我中心的一切的善良和可愛的傾向都流露出來：即是，從那時候起，我不細加審察就接受那些優秀的人們的愛好和信賴，一輩子傾心了。

在科倫所經驗的這種的靈與精神的契合中，各人都把自己的懷抱披瀝，結果，我也自告奮勇在眾人之前朗誦我的最近作最得意的兩首短詩。“Der König von Thule”和“Es war ein Bube frech genug”，給人很好的印象，加以這兩首詩仍繫繫在我的心裏，極少掛在口唇邊，所以我朗誦時更感快適。固然，在朗誦時，有些不以我的過於敏銳溫柔的情感爲然的人容易會攪亂我的調子，因此許多時我在朗誦的半途中心亂起來，不能再好好的念。爲着這個緣故，我便屢屢招人非難，說我任性妄爲，痴狂不羈了。

這時，詩的吟咏雖是我的致力的地方，而對於我的天性本也適宜，但同時對於一切種類的問題的攷究也不忽略，而雅各比關於不可探究的問題的獨創的和與他的天性相宜的說明的方法，我也極表歡迎。關於這個問題，我與他之間不會發生爭論，像我與拉發忒在討論基督教時，與巴西多夫在討論教育學問題時所發生的那樣。雅各比向我披瀝的思想是直接地源於他的感情，當他以無條件的信賴把他對於人類的靈性所抱的最深的要求和盤向我傾吐時，我怎樣奇特地受到激動呢！他的所說是靈的要求，情熱與觀念的奇異的結合，我聽起來在我的心中只起一種莫名的豫感，所豫感的是甚麼，恐怕到將來才會較明瞭吧。幸虧我以前在這方面也有留心，雖沒有受其陶冶，然也用過一些工夫，並且會將一個卓拔的人物的生涯和思想納入我的精神生活之中，縱使不完不備，生吞活剝，但我從此已受很有力的感染。這個給我以

決然的影響，對於我的整個思想有那麼大的作用的偉人，就是斯賓諾莎（荷蘭大哲學家，一六三二——一六七七）我找遍天下，想找尋一種足以教養陶冶自己的特異的性狀的資料，而仍是找尋不到之後，我終於得到他的「倫理學」了。我從這本書中「讀出」甚麼出來，在牠裏頭又「讀入」甚麼東西，我實在詳細說不上來；總而言之，我從這本書感到我的熱情的掌握，我覺得一個感覺的世界和道德的世界的廣大無碍的光景豁然現在我的面前。不過，特別使我醉心的就是從每句命題中都輝射出來的無際限的無我主義。那句可驚嘆的話「真正愛神的人不要希望神也愛自己」以及牠所根據的一切的前提，和從牠而出的一切的結論，縈迴於我的腦海中使我作深切的省察。對於甚麼事都不自私，而在愛方面，友誼方面特別極不自私，是我的最大的喜悅，我的格言，我的一「弦章」。所以在日後我大胆地寫的那句話「我縱然是愛你，這對你有甚麼相干？」實是從衷心呼出來的。此外，說到這兒，還要特別留意一點，即是，最親密的結合本是對立物的結果。斯賓諾莎的平等齊觀的甯靜的意境，與我的激動一切的努力相對比，他的數學的方法是，我的詩的思致和表現法的對照。他的整然有序的論法，雖有人認為施於道德上的問題的論究便不適宜，而我却正以此而成爲他的熱心的門徒和決定的崇拜者。精神與心，知性與感覺，以必然的親和力來相求，藉此，極相異的性質的契合無間，也可以實現了。

但是，上述的一切還是在最初的作用、反應、醱酵和沸騰的狀態中。最先聽我瀝陳這種混沌的狀態者就是雅各比。他既也是潛心於最深刻的問題，懇摯地傾聽我的剖白，答覆我，和詳細地吐露他自己的意趣。他也感到有種莫名的精神的欲求，也不欲靠他人之助來鎮慰牠，而靠自己的努力來陶冶自己，啓發自己。他對我說的關於他自己的心情意趣的話，我殊不了了，何況連我自己的心境怎樣自己還沒有明白的概念呢。不過，他在哲學的思維上——就使在斯賓諾莎的研究上——的造詣既比我深得多，他設法作我的暗中摸索的嚮導，指點我以光明之路。這樣一種的精神的契合，是我所未曾經驗的事，使我熱烈地希求再與他深談晚上，我們分手各自就寢之後我還再度到他那裏去。月光在廣闊的萊因河面顛漾着，我們站在窗前，沈醉於精神的此來彼往的交流之中，在當時彼此都披肝瀝胆，這種交流真是滔滔不絕。

可是，到了現在，我已無法細述當時這種難以名狀的精神的經驗，我比較還記得清楚的，就是坐船往訪賓斯堡（Bensberg 科倫的村名）的獵舍一事。獵舍位於萊因河的右岸，所憑臨的風景絕佳。在這獵舍中使我感到無限的歡喜的，就是出自維匿克斯（Weenix 荷蘭派的靜物畫家，長於鳥類與死的獵獸的描寫，一六四〇——一七一九）之手的壁畫。在畫中，凡是可以獵得的一切牲口，像是在列着柱的大堂的柱臺上那樣整然有序地列着，在牠們的上方，畫有遠景。這個非凡的名匠使盡他的手腕來把這些射死

的動物畫得有生氣，在動物的千態萬狀的外皮——毛呵，硬毛呵，羽呵，角呵，爪呵等等——的描寫上足與自然匹敵，而在效果一層且凌駕自然。我們把這個藝術品的全體鑒賞夠之後，就必須進而考察那能夠把這些物象那樣精妙地而又機械地描出來的技巧。我們不明白牠們怎樣出自人類之手，和以甚麼的工具繪成。單有畫筆還是不夠，一定要有一種很特殊的工具的設備裝置，才能繪出這樣的繁異多趣光怪陸離的畫。無論近看也好，遠看也好，都感到一樣的驚服：效果和原因都一樣的值得人的賞歎。

我們沿着萊茵河繼續作舟行，很感到愉快歡暢。河的擴展也使人心曠神怡，而悠然作遠方之想。我們到達杜塞爾多夫，由那兒再到益柏爾福特（見前）。那是一個極暢適明朗的居地，一個宏壯的住宅與一所寬敞而收拾得精緻的花園相連，是一羣優雅有德的人的圍聚之所。雅各比氏的家族大而人多，好在這一個豐厚舒適的家庭作客的外地人也終年不絕。

在杜塞爾多夫的畫廊中，我可以找到我對於荷蘭派的愛好心的充分的食糧。有好幾個屋子滿懸着堅實、精到輝耀着豐滿的自然之美的繪畫，我對於美術的鑒識力縱不會因此而進步，我的美術上的知識確因而增加了，我對於荷蘭派的偏好加強了。

美的靜穆、暢適和堅毅，是雅各比這一家的特色，在我這個新來的客人的眼前，馬上就栩栩地映現。同

時，我也看出，從這一家起，感化及於遠處，這一家的感化範圍實擴張到別處去。附近的城市鄉鎮的繁榮富裕，也是使到這兒的人感到內面的滿足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們往遊厄爾比菲爾（Elbertald）以機械業著名之鎮，看見那麼些設備良好的工廠的活動忙碌而感到愉快。在這個鎮裏，我們又再會見那位筆名斯提靈格（Stilling）的榮格（Jung，見前），這位舊朋友當我們到科不林士時已來迎接我們，到現在，他仍以對神的信仰，對人的忠實，為他的無上的伴侶。在這兒，我們在他所交往的人們中碰見他，看見鎮中人對他的信賴尊敬而感到很高興。鎮中人雖以俗世的營利為事，但仍不忽略於天上的幸福的尋求。這個繁盛熱鬧的地方倒使觀光客的我們有閒靜的觀感，因為這兒的有用的物品是從整齊的秩序和清潔的設備中造出來。因此我們參觀遊覽的幾天過得很愉快。

我再回到我的朋友雅各比的家裏時，我們的內心的契合更加親密，我感到無量的歡欣。我們倆預期以後彼此互相切磋，抱有極活潑的希望。我又激勵他將縈迴激動於他心中的一切，以一種形式強烈地表現出來。這是我擺脫那麼些精神的困惑煩惱的方法，我希望這種方法，他也用得着。他毫不躊躇地要毅然實行我的勸告，結果，他成就了多少善良，美好，快人意的事呵！這樣子，我們倆感到永久的結合，無限的幸福，終於互相作別了，完全不豫想到我們的努力將會取一種相反對的方向，這到了日後便漸漸非常明顯地

現出來了。

在萊茵河歸途上所遭遇的事情，已完全從我的記憶中消失了，這一部分因為事物情景第二回看見的時候，牠們的印象常與第一回的打成一片，一部分也因為這回我心不外務，而致力將我所見聞的許多的事物加以整理，將所領略的種種印象加以消化。這種沈思與反省產生一個重要的結果，牠既要我發表為作品，所以有一個時候費我不少的工夫。現在我想把這結果講一下。

我的思想意趣，雖然過於自由不羈，我的生活和行為雖然沒有目的和計劃，但有一事實總難瞞過我的，就是，拉發忒和巴西多夫用精神的甚至宗教上的手段來達到地上的（物質的）目的。把自己的才能和光陰沒目的地浪費着的我，很快不由得不看出，這兩個人各以其特有的方法，努力教導人，啓迪人，和說服人，而在其背後仍隱有某種的目的，這種目的的達到對於他們却是很重要的事。拉發忒和藹地伶俐地進行，巴西多夫却以急激，放縱甚至粗笨的手段出之；但是兩人對於自己的癖好，事業和所作所為的優越卓拔之處有那麼大的確信，所以世人不得不認他們為誠實的人，致其愛敬。以拉發忒論，更不能不舉他的美點；即是，他確有高尙的目的，縱然他的行為有很深的世故，但我們可以相信，他的目的使他的手段神聖化的。當我觀察這兩個人，並把關於上述之點的意見對他們直陳和聽了他們的意見後，結果發生這樣

一種的思想：即是優越的人物定然會將他心中所有的神的原素向外傳佈。然而一當他與粗俗的世界接觸，爲着在這世上起作用起見，便不得不把自己放在與牠同等的水準上，可是，這樣子一來，他們的高貴的特性便須作很大的讓步，隨俗浮沉，而終於全然失去自己的地盤。天上的東西，永生的東西埋沒於塵俗的意圖之中，與塵世其他的事物一同聽無常的擺佈。現在我從這樣的見地來觀察這兩個人的生涯，覺得他們的生涯又可尊敬，又可痛惜。因爲我敢預料他們倆結局都會爲卑下的事物而犧牲高尙的事物。可是，我既把這一類的觀察引伸至極端，越過我自己的狹隘的經驗範圍而在歷史中找尋類似的事件，由是便發生把謨罕默德的傳記演成戲曲的志望。我從沒有把謨罕默德看做一個欺騙者，在這戲曲中我想將我在實際世界中看得那樣瞭然的途徑——即偉大的人爲高尙的目的而選擇的途徑不會致福而反導於沈淪一事——加以描寫。我剛在不久以前，與致盎然地瀏覽研究東方先知者的傳記，故這個願望發生時，我已有了準備。戲曲的全體較近於正常的形式，我縱然也稍稍應用那隨意地處理「時」和「地」的新獲得的劇作上的自由，但那時已復傾向於正規的劇作的形式。這戲曲以一頌歌開場，謨罕默德獨自一人在明朗的夜空之下唱着牠。他初時讚頌無數的星辰，當作是無數之神那樣；繼而柔和的「加德」星（God即我們的木星）昇起了，於是他把牠當作是衆星之王，特別崇拜。不消多久，月也上昇了，博得膜拜者

的眼和心的專注，最後太陽的雄姿的出現，使膜拜者更加歡欣興奮而作新的讚頌。但是這種推移雖然很可喜，但仍引起不安，心中感覺到一定會再有更偉大者出現。於是他便抬出上帝，唯一的，永遠的，無限的神明出來認爲一切這些有限的天體都由這絕對者獲得牠們的存在。我很得意地寫這首頌歌，今已散佚無存。如果用來作爲教會聲樂，牠恐怕可以再整理出來，牠的辭句繁異多趣也值得推荐給音樂家。可是，我們必須想及當時的場合是游牧隊的領隊者與其家族及全族的情形（我當初作詩時也是這個意思），故聲是變化多端的，只有合唱的威力才能把問題解決。

這樣子，謨罕默德自己改宗之後，把這個信念和思想傳給他的家人，他的妻和阿里（Ali，謨罕默德的從兄弟，幼女法提馬 Fatima 之夫，回教最初的信奉者，從事宣教，自六五六——六六一年爲教主）絕對信服他。在第二幕中，謨罕默德拿這個信仰向族中廣爲宣傳，阿里的傳教更爲熱烈。同族中人隨着各人性格的不同而有信服，有反抗的。不睦開始發生了，鬥爭暴烈起來，謨罕默德不得不逃亡，在第三幕中，他征服他的反對者，立自己的宗教爲國教，蕩除「加巴」（Kaba，麥加的大祈禱場中的四方形的建築物，爲古代阿拉伯人的神廟）的偶像。但是，不是一切的事情都可以憑仗武力的，他必然也乞靈於機謀。這樣子，塵世的方面逐漸發展伸張，神的方面漸漸後退隱匿。在第四幕中，謨罕默德繼續作武力的征服，他的教不

大像是他的目的，而倒成爲他的口實，一切想得到的手段都不惜應用，甚至不免於殘暴之行。他曾下令處死一個人，這個人的妻用毒藥謀害他。在第五幕中，他已知中毒，他的泰然自若的心境，自身大澈大悟的復歸，又使他確值得人的敬仰。他淨化自己的教義鞏固他自己的邦家，便溘逝了。

這就是我的作品的大概，費我構思的時間很久。因爲我在執筆之先，常要在腦中縈迴尋味。天才的人怎樣能藉着性格和精神之助來支配世人，和爲得爲失的消息都在這戲曲中表現出來。有好些插入其中的歌詞是以前準備的，其中只有題名謨罕默德的禮讚歌（Mahomets Gesang）一詩仍留存在我的已刊的詩集中。在戲曲中，阿里爲禮讚他的教主，在新宗門達到成功的極點，毒殺的大轉變快就發生之前，把這歌唱出來的。我還記得幾個場面的構思，不過在這兒把這事再說下去，便會離題太遠了。

第十五卷

這樣子，我爲種種的人和事物而分神散心，——固然，大多時會促起我作鄭重的甚至宗教的考察——但仍常復回到我的可貴的女友克勒敦堡女士那兒去。我一與她會面，至少在那瞬間，我的向四方八面突進努力，暴風似的衝動和情熱便鎮靜起來。我心中的計劃企圖的事，除了妹妹之外，我好最先向她披瀝。我本可以看得出她的健康已一天比一天衰頹，但是我故意瞞着自己，何況她的愉快的心情又隨病勢的增加而增加呢。她通常穿着整潔的服裝，坐在窗前的大椅子上，欣然傾聽我講述我的遊覽的經過，以及我所朗誦的詩文。許多時，我畫一些圖，來說明我自己所游賞過的地方。有一天傍晚，我的腦海中正浮出種種的形象，恰在落日的餘暉中她和她的周遭却像神光離合那樣現出來。我不禁竭盡我的生硬的手腕畫出她的小影和她的屋子的陳設來。如果我是刻斯丁（Kersing）擅長室內畫的德國畫家，一七八三——一八四七）這幅畫恐怕極美妙可觀了。我把這畫寄給一個在外地的女朋友，并繫以一短詩，作爲註釋和補充。詩如下：

Sieh in diesem Zauberspiegel
Einen Traum, wie lieb und gut
Unter ihres Gottes Flügel
Unsre Freundin leidend ruht.

Schone, wie sie sich hinüber
Aus des Lebens Woge stritt;
Sich dein Bild ihr gegenüber
Und den Gott, der für euch litt.

Fühle, was ich in dem Weben
Dieser Himmelluft gefühlt,
Als mit ungeduld'gem Streben
Ich die Zeichnung hingewählt.

看啊，在這魔鏡之中的一夢，
我們的女友愀然歇着不動，
多麼聖慈可愛呀，
爲她的神底裏包容。

看啊，她撥開現世的波濤，
怎樣向着彼岸奮身，
比照她和你自己的容顏，
看看爲你們而受苦的神。

我以難抑的心的衝動
苦心塗成這幅圖畫
在神國的靈氣的吹拂中，
我所感受到的你也感受吧。

我在這些詩句中——也像在其他許多詩作那樣——雖取傍觀者，局外人甚至異教徒的態度，但克勒敦堡女士不以為忤，倒對我力言，我這樣子比從前應用基督教的術語，而從不會善用的場合好一點。當我把「傳道報告」讀給她聽時，她總覺得很暢快，因為我已慣於站在異教民的方面，與傳道師相對立，和盛稱他們從前的生活狀態，而貶黜我們的近代生活。她每一回見我總對我很親切和藹，像是為着我和使我得救起見絕不露出一點懸惴不安之態。

然而我漸漸與她的信仰疏遠了，這是因為我以太過認真的態度來致力於信仰，和在這方面太過於熱情之故。自從我接近她的信仰團體以來，我對於這個集合於基督的勝利之旗之下的團體的親愛日增。凡是積極的宗教，在牠的「生成」中接近牠時，就有極大的魔力。因此，在基督教的歷史上，想起使徒時代來最是愉快，那時一切的事物還是新鮮的，直接帶着靈的色彩。克勒敦堡女士們的宗教團體像是繼承這種原始的狀態，甚至欲使之永久化，在這一點上是有一種魔力的。他們把自己的宗教團體的淵源與基督教的最初期相接，認為到現在還從沒有達到完成的狀態，只在粗俗的世界中若隱若現地延布牠的蔓藤而已，但現在却在一個卓越的敬虔之士的庇護之下（指親層多夫伯爵，見前）一個幼芽也長起根來，要從看來像是偶然的和覺不到的發軔，再蔓延於全世界去。他們的新活動的最重要之點，就是宗教制度

與公民生活之不可分離，合爲一體，宣教者同時又是發號令者，教父同時又任裁判者，甚至他們認爲對於主宰的神，不獨在宗教上的事情要致無條件的信仰，而且還要奉爲世俗的事務的指導者，從一般的大事到一椿一椿的小事之處置，也要藉圖占的啓示，虔敬地聽神的裁覆。這派的信徒的耐美的寧靜——至少在他們的外貌上現出如此——是極可使人景慕的，而在他方面，他們爲着傳道的聖業，盡人類能夠盡的極大限度的努力，我曾給伊遜堡(Isenburg)伯爵的事務代辦人，公使館的參事，官摩列茲(Moritz)帶領參觀馬利安波爾因(Mariemborn)的宗教會議，認識了不少的優秀的人，他們博得我高度的尊敬。因此，只要他們對我稍加勸誘，我恐怕即會加入他們的中間，從事同樣的宗教生活了。我致力於他們所奉的教派的歷史、教義、由來和發展的研究，結果我覺得我可以作報告的演說和與同志共同談論。可是，我對後來不能不覺得，同派的教友以至克勒敦堡女士都不肯把我看作基督的信仰者，這事初時使我感到不安。不久使我的熱心景慕有點冷下去了。我與這些教友們究竟有甚麼差異之點，雖然頗爲明瞭，但很久我還不能找出牠的真正的根據來。後來我驟然悟得，倒不是研究的結果，而是偶然的事。即是說，使我與這些教友和其他可敬重的基督教信徒離隔者恰就是已使教會一再陷於分裂的狀態的原因。教會的一部分人主張人性因「原罪」而墮落惡化，以至其最深的核心也充滿着罪孽，沒有一點善良的，因而人類憑自力

得救是絕對無望，一切都要倚仗神的慈悲和神的施恩。另一部分人雖也承認人類有遺傳的罪障，但同時却認人性中也有一種胚芽，藉着神的恩寵的吹拂，培養，可以開枝發葉起來，蔚成靈的至福的歡喜之樹。我自己爲後一說所浸淫，確信出自衷心，而不明白自覺，因此有時我嘴裏筆下倒發表出相反的議論。但是，我在這方面繼續作暗中的摸索，自己從不了澈自己實際陷在進退維谷的狀態之中。可是，出其不意地我有一回竟打破這個迷夢了。那就是當我與他人作宗教上的談話，把自己的宗教觀——自以爲極天真純潔的宗教觀——和盤傾吐，因而受他們的大大的說教懲戒時的事。人們向我說：「您所說的恰就是真正的皮雷吉阿斯主義（Pelagianism）五世紀間，英國僧侶皮雷吉阿斯（Pelagius）等創唱的神學說，否認原罪，主張人類靠自己的自然的能力得救，四三一年受異端的宣告。」這種有害的神學說在近代的復活流行，正是想造成近代的不幸。」我聽了不獨驚異，而且嚇了一跳，試回溯教會的歷史，把皮雷吉阿斯的教理與生涯作精密的考察，我就清楚地看見，這兩種互相冰炭的見解，歷千百年來，怎樣像波濤那樣互爲起伏，互相追逐，隨着世人的活動性與受動性的多少不同，而分別爲人所接納信奉。

以我自己而論，在過去的歲月中，必須不絕地發揮鍛鍊自己的能力，在我的身上有一種不斷的活動，誠心誠意地致力於我的道德的修養。外界環境要求把這種活動條理化，和爲他人的利用而使用，而我便

順着這種要求，在我自己身上做去。無論在那一方面我都忘不了與自然的接觸，自然以善美的狀態現於我之。此外，我又認識了那麼些的善良的人，他們在盡義務的時候，和爲着義務起見，雖受任何苦難也在所不辭。拋棄他們，以至拋棄自己那樣的事，我覺得是不可能的。使我與那種教義分隔的鴻溝，我既瞭然，我就不得不與那個信仰團體脫離。可是，我對於聖經的愛好，基督與初代的聖徒的愛慕，既不能因此奪去，我便爲自己作成供自己用的基督教，謀以歷史的熱心研究，及關於與自己抱同一樣見解的人的精細的考察，來建設我自己的基督教和予以論證的根據。

然而，凡屬我心裏喜歡接納的事，我總馬上以詩的形式表出，我因發生一奇想，即是把俗本久已流傳對我很深的印象的永遠的猶太人的故事，描成史事詩，藉這線索，俾能照着自己的信念自由地把宗教史和教會史中的重要之點加以表明。但是，我怎樣把這故事改作，和附加甚麼意義進去，我想在這兒講一下。

據傳說，耶路撒冷有一個名喚阿哈隨魯 (Ahasverus) 象徵流浪的猶太民族的基督教傳說的人物。基督背着十字架，被押赴刑場的途中，在他的店裏歇息，阿哈隨魯却惡狠狠地趕他走。因此，在基督再臨之日以前，罰他在世界中徬徨流浪。歌德這一詩劇只有草案，沒有完成。我在德勒斯登認識的鞋匠供給我

以他的主要的特徵，我又替他造出一個夥伴，把他描寫成有漢斯·薩克森（Hans Sachsen）那樣的才氣，同時又對基督敬愛，使他的人格更加高尚。但是他的作坊是露天的，他喜歡與過路的人交談，跟他們開玩笑，像蘇格拉底那樣，隨着過往的人的不同，而逞其舌鋒。因此，鄰近的人及他處的人好在他那兒流連，連走過的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跟他搭訕，甚至救世主的耶穌大概也有時與他的弟子們一道在他的作坊裏逗留過。這個鞋匠的心目中雖只顧着俗世的事，但對於基督也抱特別的愛慕。不過，他既不懂得這個偉大的人物的教義，便想說服他，使他改宗自己的思想和處世方法，他對基督的愛慕，主要地從這兒表現出來。他因此很懇切地敦勸忠告基督，從這種空談冥想教化運動脫出，不要帶着那些游手好閒的弟子在國內跋涉，不要引誘國民忘了他們的生業而到荒野祈禱去，膺聚在一起的民衆，總會騷然易動，只會引起不祥的事。

聽了他的話，主耶穌極力把他的更高尚的見地和目的向他譬解，但在他那樣的粗朴的頭腦，這些話格格不入。因此，當基督的名氣日大，成爲一個國內的人物的時候，這個對基督有好意的手工業者便日益激烈地對基督忠告，謂這樣的事態必然會引起騷亂和暴動，基督縱然不是出自本心，也必須自居於一個黨派的首領。可是，事情是像歷史所傳的那樣發生了，基督被捕和受磔刑的消息宣告了。當那表面上像

是賣了主的猶大抱着絕望走到他的作坊來，對他淒然訴說自己的計劃的失敗時，鞋匠益加奮激。即是，猶大也像其他最聰明的弟子那樣，確信應推戴基督爲執政者和國民的元首，擬以武力強迫至今仍冷靜地不肯聽從他們的基督當機立斷，而至今仍不敢公然用暴力的僧侶，也受激動而採用這種手段了。當時的弟子們大概也有武器的準備，如果基督不自挺身受縛，使弟子們陷於無可挽救的窮境，也許事情也會成功呢。阿哈隨魯聽了猶大這一番話，毫不容情的斥責他，倒使這個可憐的舊使徒更加難受，思量無路，只有倉皇縊死。

可是，當耶穌被押赴刑場，道經阿哈隨魯的作坊之前時，那傳說上著名的事件便發生了。即是，背着十字架的基督不勝其重而倒地，施勒尼 (Cyrene) 人的西門 (Simon) 必須替他負着走。這時，阿哈隨魯便出現了，像一切偏執不通情理的人那樣，看見別人因自己的過失而遭禍不感到甚麼同情，而反不合時宜地逞其正直，以叱責非難增加那人的痛苦，於是阿哈隨魯站在基督的面前，覆述從前他一切的警告，更由警告而進於痛罵，自以爲他對於受難者的愛慕之念予他以這樣子非難他的權利。基督一言也不答，那時，可愛的女信徒維尼卡 (Veronica) 恰拿一塊布遮着主的臉龐。可是當她把這塊布除去，高高舉起時，主的容顏映在阿哈隨魯的眼中，但絕不是押赴刑場的受難者的容顏，而是神光輝耀，天上的生命燦然照射的

容顏，他爲這種異象所迷眩，回轉頭去，他便聽見主的嚴命：「你一直在世界上流浪，直至再見我現在這樣的容顏爲止。」愕然驚駭的阿哈隨魯經過了一些時候才回復過來，看見一切都擠到刑場去，耶路撒冷的街市有如荒野，他爲不安和憧憬所驅使，離去耶路撒冷，開始流浪的生涯了。

關於他的流浪以及這詩以之終止而不以之收束的事件，也許待第二回再講。詩的起頭，散見於中間的一些部分及最後的部分已經寫下來，但是我不能聚精會神和沒有充分的時間，使我能夠作必須的研究，俾這詩的內容如我所期。加以那時我的作品正向另一個局面發展——當我寫維特的時候以及後來看見牠的反響，必然會釀成這個傾向——我寫下來的幾頁原稿紙，更不得不就這樣子束諸高閣了。

我們無論何人都要共負人類的共通的運命，但是最痛感到這種運命的重壓者，是精神能比常人發展較早和較廣的人。我們雖可以靠兩親和親戚的庇蔭而立身，倚仗兄弟和好友，藉交游的扶助，因愛人而得到幸福，但是無論怎樣，結局人類還須倚賴自己。并且連神也吧，也不是常能有求必應，報答人類的尊崇、信賴和愛。至少在緊急的場合不是如此。我從幼小的時候起很常常地聽到，在最需要他人幫助的瞬間，有這樣的警告：「醫者呵，自己救你自己吧！」我不得不握腕歎息，呼着「我自己獨自撑着葡萄呵！」的時候是多麼常慣的事呢。當我尋求自己的獨立的保證時，我覺得我的創作的才能是自立的最穩固的基礎。自

這數年以來，這才能沒有給我以一瞬間的休息。在白晝醒着所遭遇經驗的事，甚至在夜裏形於夢寐，當我把眼睛張開時，在眼前映現着的不是一個新的奇異的現象的全體，便是往事的一部分。我通常在清晨把這一切寫下來，但是到了晚上，甚至夜深，酒和社交使我精神的活動異常奮昂時，別人想要我作甚麼應酬的文章，我也能揮筆立就；只要是一件具有多少特徵的偶然發生的事件，我就可以拿牠來寫成文章了。我既把自己這樣的天分加以省察，覺得牠是我全然獨具之物，而不能爲外力所助長或妨礙，於是我便欲把自己的一生建築在這種才能之上。這個念頭化成一種詩的構想，古代神話中的人物伯羅米修士（Pro-methens）便惹起我的注目。據傳伯羅米修士與衆神絕緣，從他自己的作坊，造出人類。我也很感到，一種顯著重大的東西只在孤獨之中作成。我一向所作博得那樣大的讚賞的作品也都是「孤寂」的產兒。自從我在世間交游漸廣，關係漸繁雜之後，我雖仍有充分的創作的才力和興味，但是創作却停滯了，因為我在散文方面也好，詩的方面也好，本沒有自成一家的文體，每有新的創作，視乎題材如何，必須從新着手嘗試。然我在這一點既不煩他人的助力，甚至完全謝絕，所以我也弄到像伯羅米修士那樣與衆神隔絕了。加以依我的性格和思想的方法，有一個思想，便沈湎其中，其他的思想都爲所埋沒排拒了，所以這種孤獨的傾向更是自然的事。

在我的想像中，伯羅米修士的神話是饒有生氣的。我照着自己的身裁來裁剪這個古代的巨人之天衣，不假思索就寫出一篇戲曲來。在這戲曲中，伯羅米修士與主神嚙斯（Zeus）及其他新生諸神所生的齟齬表現出來。即是，他以自己的手造成人類，藉女神密涅發之助，使人類得有生命，創出第三統治階級。那時統治着世界的神感到棘手的確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因為他們可視他們爲巨人與人類間的一種不當的插入之物。我所發表的伯羅米修士的獨白詩是屬於這奇態的構想的一部，在德國文學上起顯著的影響，勒辛乘着評論這詩的機會與雅谷比論戰，闡明關於思考和感情的重要之點而且，揭破當時的名作家們的最隱微的相互關係的爆發，是以這詩爲導火線。這種關係，連他們自身也茫然不知，在一個本來極開明的社交關係中潛伏着。那次的爆裂非常的猛烈，益以偶然發生的其他細故，我們便因而失掉最可敬佩的一個朋友——孟特爾遜（見前）了。

關於這篇伯羅米修士的獨白詩雖也可像一些人所爲的那樣作哲學的觀察，以至宗教的觀察，但他的題材究竟完全屬於詩的方面。巨人爲多神教的襯托，正如我們之可以把魔鬼視爲一神教的襯托那樣。可是魔鬼和與他對立的唯一的神決不是詩的人物。密爾頓的失樂園中的撒但，雖描寫得極好，但因為他力謀破壞較高級的存在者的美麗的創造物，而總要屈居於隸從的位置。反之，伯羅米修士與神那樣的

高級的存在者對抗，能夠自己創造建設，便立於有利的地位。其次，人類不由宇宙的最高的主宰者造出來，而出自位於他們與人類之間者之手，而這中間者也是最古之神之裔也。神尊嚴，所以這種創造故事也是美麗的，宜於詩的情節。總而言之，在希臘的神話中，關於神與人類的象徵的解釋，有無盡之藏。

然而，巨人伯羅米修士擾亂天庭的反抗精神對於我的詩的性質並沒有供給甚麼材料。我覺得適宜於我的描寫者，是巨人一方面承認比自己更高的威力的存在，但同時思與之比肩，以平和的、忍耐的努力掙扎，造成人類一事。不過，巨人族中的三個勇士坦塔拉斯（Tantalus）易克賽溫（Ixion）和息息法斯（Sisyphus）也是我的聖者。他們在諸神中間，不甘屈居於末席，為從屬的存在者，自視如傲慢不遜的來客。櫻他們的真實的庇護者的主神之怒，而受可悲的遷謫的懲罰。我對他們抱有同情，而古代的詩人也早已把他們的情況當作是悲劇那樣描出。後來我在我的“伊菲格尼”一詩中拿他們當作是神們的勇敢偉大的對抗者，作為這詩的背景，這詩之幸而收良好的效果，一部分是受他們之賜。

可是，在那時候，我作詩和繪畫的興致同時勃發，不能自己。我在灰色的紙上，以黑和白的粉筆繪畫我的朋友們的側面像。當我口授別人書寫，或聽人朗誦的時候，我把那在寫着字或念着的人和他們的周圍的景物摹寫出來。畫得極肖其人，故這種畫很受人的歡迎。因為業餘畫家白替人家繪畫，不取報酬，他自然

常得人這種稱賞。不過，我自己仍覺得這種人物畫要不得，還是再向我可以較自由揮使的詩文方面致力。我執筆時怎樣奮興，歡喜和神迷，有許多詩可以爲證。這些詩把藝術的本性和自然本位的藝術熱烈地加以鼓吹，在這些詩作出的時候，總給予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們以新的勇氣。

在這個時期中，我忙着這樣的事情，坐在一個密閉的屋子中，至少從那屋子的外觀看來像是藝術家的工作室那樣，此外，周圍的牆壁上又貼着掛着半完成的畫，看來像是產出甚麼大傑作的氣勢。有一天，一個瘦長的男子走進我這個屋子來，在黃昏光中，我認不清楚，以爲是菲德列希·雅各比，但是一會我就知錯認了，向我招呼的是一個陌生的客人。從他的闊達莊重的態度看來，可以認出他是具有軍人的特徵。他自道他的名字喚做豐·克納貝爾（von Knebel），略告訴他的來意。由此我知道他是普魯士的軍人。服務於柏林和波次但（勃蘭登堡州之省會）頗久，與當地的文學結親密的關係，對於德國文學也消息靈通。他特別愛讀蘭勒（見前）的作品，並且學會了藍勒朗誦詩的方法。他又熟知格茲（Götz 阿那克里溫派的詩人，一七三一——一七八一）一切的著作，那時格茲還沒有甚麼藉藉之名呢。藉他的斡旋，格茲的少女島（Madcheninsel）得在波次但出版，並且達於國王之手，得其恩語稱賞。

我們纔把德國文壇的一般情形縱談一番，他即告訴我，他現在威瑪任職，隨侍君士但丁小公爵。我聽

了非常高興，關於威瑪的許多好處，我早已有所聞，因為有許多從那兒到佛郎克福城來的人證明大公爵夫人阿馬利亞怎樣禮聘卓越的人物來教育小公爵，耶拿大學怎麼派遣名教授來助成她的優美的目的，夫人怎樣不獨掖護藝術而且自己也熱心地徹底地精研藝術。我又聽見微蘭特別受她的優渥的待遇，許多外地學者協力編輯的文學雜誌德國麥庫爾（主任編輯是微蘭）既以威瑪爲出版地，對於該城的光榮也有不少貢獻。而且，德國最完善的劇場之一是設於威瑪，在那兒工作的俳優和劇作家都蜚聲全國。不幸那年五月從威瑪城起的可怕的火災，却把這個劇場和其他的善美的建築物破損了，劇場有長久停頓之虞。但是，人民對於儲君的信賴那麼的大，各人均確信，這種損失不獨不日可以恢復，而且其他一切的希望也可以圓滿地實現。當我聽了這些話之後，恰如威瑪城的故人那樣，向他打聽那裏的種種人物和事情，幷說出欲更詳細地知道那兒的情形的願望時，那新來訪問的客人便親切地答道，那是最容易不過的事了，因爲今回儲君和他的兄弟士但丁殿下恰一塊兒到佛朗克福來，想認識我和跟我談話。我馬上表示以得謁見儲君兄弟爲無上的光榮，我的新朋友接着便說，那就事不宜遲，因爲他們在此不會有多日的逗留的。爲準備這事情起見，我領着他到我的父母那兒去。他們聽見他的來訪和用意，非常驚訝，很暢快地跟他交談。其後我連忙跟着他到小公爵那兒去，他們以親切和爽快的態度接待我，即是那任儲君的響

導的格爾茲 (Goltz) 伯爵，也像對我表好感。他們雖不乏文學上的話題，但是一樁偶然的事的出現，使我們得有極好的話柄，談話即漸漸有意思和有效果起來。

事情是這樣的，恰恰在桌子上放有一本麥些爾（見前）所著的愛國者的空想的上卷，剛裝訂起來，書邊還沒有切齊。我既充分地知道這書的內容，而儲君們所知極少，因此我估得便宜，可以作關於牠的詳細解說。而且儲君抱有最善的意志最良的企望，利用自己的地位，決定地來行仁政，與儲君論及這書正是最適當的話題。麥些爾的書，以其內容論也好，以其意義論也好，一定會引起一切德國國人的感興。世人對於德國的分裂，無政府狀態和政府的軟弱無能，雖向加非議，但依照麥些爾的見地，許多小國之並立，正可隨着源於各邦的非常相異的地理的位置人文的特色而起的不同的需要而設施，極便於各地文化的發展。麥些爾又識得以奧斯那布律克一城做出發點，推而論及威斯特發稜，然後詳說其與全德意志帝國的關係，在批評其情況形勢時，把過去的歷史和現況合並而觀之，從前者溯尋後者的遞嬗，由此等實際的論證，變革之是非非，可行與否，便明白如繪，因此，各個執政者只要依他的立場，採取同樣的方針，就可得到關於本國的情勢，以及與鄰國和全帝國的關係的最精到的知識，以至能把現在和將來加以正確的判斷了。

從這個話題我們便引到許多問題去：例如上薩克森與下薩克森諸國的國勢有甚麼相異的地方，禮教、法律、習慣以至天然物產怎樣從以往的時代到而今變成別的樣子，以及怎樣隨着政體和宗教之異，而受隨時不同的方法的指導支配，都爲我們論及。座中有人想把兩方相異之點更精確地指摘出來，這時，眼前有一個好模範（指麥些爾之書）之怎樣有益，更明顯地現出來。如果我們不管這書的縷細而觀察牠所用的方法，這書可以應用於各種各樣的場合，藉此正可作極有效驗的判斷。

在席上，我們繼續作這種的談話，儲君們因這一席話對於我起一個很好的印象——恐怕我自己值不了的好印象。因爲，我不把我自己所著的作品拿出來做談話的對象，不求他們對於自己的劇曲小說起同感，我倒將麥些爾那樣的作家特別推稱，這種作家的才能是源於實際的活動生活，而又復歸於這種生活中，直接生出有益的效果，在他方面，真正詩的作品飄浮於道德的世界和感覺的世界之上，要繞一個灣，差不多偶然的，才發生有益的作用。我們這回的談話彷彿天方夜談那樣的情形！由一個重要的話題扯到別個去，有許多題目只是開了端緒，不能繼續發揮下去。兩位殿下在佛郎克福只能作很短促的逗留，因約我隨往梅因茲多談幾天，我便欣然承諾，連忙把這個可喜的消息帶回家裏去，稟告兩親知道。

可是我的父親聽了這話倒絕不喜歡；因爲他自負爲帝國直屬的市民，向來總與領主公侯疏遠，他縱

然與附近的公侯大貴族的事務代辦人有關係，但跟他們却絕沒有私人的接觸。甚至所謂宮廷一物成爲他的諧謔的好資料之一，他人對宮廷加以攻擊，他也覺得高興，不過，在這場合，一定要以適他之意的機智雋妙的話出之才行。當他引用「離開朱匹忒（主神）遠也就是離開電擊遠」[Procul a Jove procul a fulmine]一句諺語對我們說時，我們雖承認爲真理，但又補充一點，即是關於電擊一事，到何處去一層比從何處來一層更成問題。於是他又把「與大人物共食櫻桃，也是不佳」一句古格言引用出來。我們便答道：「跟饑嘴的賤民從一個籃子取來吃更糟。」他雖也承認這話，但他又馬上拿出另一個使我們不知所對的格言出來。諺語和格言詩是從庶民方面出發的東西，庶民雖必要服從，但是至少嘴可以說他所欲說的話，但是爲民長上者，却能以行爲來彌補這個缺憾。此外，十六世紀的詩差不多全是教訓的，修養的，所以在我們的日常的話中，從下而上所應用的語句中，莊重的和戲弄的成分決不少。而我們青年既自期爲大人物，也好站在那大人物那一邊，使用從上而下的警句。現在讓我在這兒插入幾句這些一正一反的話做例子吧。

A

Lang' bei Hofe, lang' bei Höll!

久居官廷，久禁地獄！

B

Dort wärmt sich mancher gute Gesell!

地獄的火燦着不少的好男兒！

A

So wie ich bin, bin ich mein eigen;

Mir soll niemand eine Gunst erzeigen.

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

不要邀任何人的寵賜。

B

Was willst du dich der Gunst denn schämen?

Willst du sie geben, musst du nehmen.

爲甚麼你以恩寵爲恥？

你想予人恩惠，就要先受人的寵賜。

A

Willst du die Not des Hofes schauen!

Da, wo dich's juckt, darfst du nicht krauen!

如果你想瞧瞧宮廷的苦惱!

那就是有癢也不許你搔!

B

Wenn der Redner zum Volke spricht,

Da, wo er kraut, da juckt's ihn nicht.

當演說家對民衆的時候，

就是沒有癢也要搔。

A

Hat einer Knechtschaft sich erkoren,

Ist gleich die Hälfte des Lebens verloren;

Ergeb' sich, was da will, so dank' er:

Die andere Hälfte geht auch zum Henker.

如果一個人甘爲人下，

他的生涯就有一半失掉；

若更俯仰隨人，

剩下的一半也糟塌了。

B

Wer sich in Fürsten weiss zu schicken,

Dem wird's heut order morgen glücken;

Wer sich in den Pöbel zu schicken sucht

Der hat sein ganzes Jahr verflucht.

誰識得迎合王侯的意思，

今明天就會騰達飛黃；

誰要買得賤民的歡心，

他的一輩子都會遭殃。

A

Wenn dir der Weizen bei Hofe blüht,
So denke nur, dass nichts geschieht;

Und wenn du denkst, du hättest's in der Scheuer
Da eben ist es nicht gehener.

就使麥子在宮廷中開着花，

你要知，那也終成虛話；

如果你以為已儲在穀倉，

那兒也不是車載斗量。

B

Und blüht der Weizen, so reift er auch,
Das ist immer so ein alter Brauch;

Und schlägt der Hagel die Ernte nieder,
's andre Jahr tragt der Boden wieder.

麥子開花自也會結實纒纒，
那是從古以來的老規矩；
如果收成給雹子打壞，
明年大地又會長出來。

A

Wer ganz will sein eigen sein,
Schliesse sich in Hänschein ein,
Geselle sich zu Fran und Kindern
Geniesse leichten Rebenmost.
Und überdies frugale Kost,
Und nichts wird ihn am Leben hindern.
誰願意完全自由自在，
還是整居小屋之內，
麥子共同度日，

喝輕清的葡萄汁，
添上粗茶淡飯，
一生中沒有甚麼麻煩。

B

Du willst dem Herrscher dich entziehen
So sag', wohin willst du denn fliehen?
O nimm es nur nicht so genau!
Denn es beherrscht dich deine Fran
Und die beherrscht ihr dummer Bube
So bist du Knecht in deiner Stube.

你是不是要避去王侯？
試問你往那兒逃跑？
看世事不要那麼認真；
因為黃臉婆就是君臨你的主人，

她還統治着你的獸兒子，

到頭你也是家中的奴隸。

恰當我從舊的備忘錄中檢出上錄的詩句的時候，我又在其中找到與這個類似的有趣的雜作。這些詩是我們把過去時代德國的警句敷陳擴大一下，作成一種在經驗上有同等的實現性而採諺語的形式反句。從這些詩裏頭挑選一些好的出來，可以作為傀儡戲的收場詩，可以使觀劇者的心神為之一爽。

可是，我的父親却不因為我這種種的答辯而改變他的意見。他慣常把自己最有力的論據留到談話的末了才拿出來，於是他詳細地講述福祿特爾失寵於腓德烈二世的始末，怎樣那過度的寵遇親狎，相互的殷勤親切，一旦消失，我們還聽到他歷歷如繪地描寫這個非凡的詩人兼著作家怎樣因駐筭官佛萊他格 (Freitag) 的請求，部長菲莎德 (Fischard) 的命令而被捕，在鬧市的「薔薇」旅館中拘留頗久。對於這個話，我們雖拿出許多的反駁的議論，然以小孩尊重父親之故，結局總為他所折服。

現在這件事情發生，他也舉出這個和別的相似的例子來警戒我，所以我差不多不知怎樣做才好。因為他直白地警告我，並且說，他們的招請只是一種圈套，來替他們的寵幸者薇蘭報我的戲弄侮辱的前仇（見後），縱然我的確信恰與父親的相反，而且看得很清楚，父親的疑慮不過是他的先入之見為一種憂鬱

病的妄想所煽動之故，但我仍不肯斷然逆他的確信而作梅因茲之行，又找不到一個藉口來取消我對儲君的前約，而不致有辜恩失儀之誚。在這樣的場合，我慣常跟克勒敦堡女士商量，可惜她又臥病。她和母親本是我兩個卓越的女伴，我常只稱她們兩人爲「忠言」和「實行」，因爲克勒敦堡女士對於塵世的事情，從高處投以明朗吉祥的光輝，所以我們塵世的人覺得迷惑的事，拿到她的面前去便很易解決。加以她又常能指出正常的途徑，這正因爲她從高處下眺人生的迷宮，而自己已不陷身其中之故。可是，事情一決定之後，就可以仗賴母親的敏活的實行的才力了。前者藉靜觀之助，後者則藉信仰之助，而且母親在甚麼場合都保持明朗爽快的心情，故從不至想不出方法來實現所企望所希求的事。這回，梅因茲之行的問題發生，我請母親替我去訪臥病的克勒敦堡女士，請教她的高見，女士既表示贊成我的梅因茲之遊，母親便極力求父親的允許。父親雖還狐疑不高興，但也讓步了。

於是，我在很冷的季節，約定的時日到了梅因茲，兩殿下和他們的隨員當我真是所招請的客人那樣殷勤地接待我。那在佛郎克福城提過的談話，我們再記起來，以前開頭講的事繼續講下去，及至談到最近德國的文學及其大膽的傾向時，極其自然地說起我所作的神·英雄和薇蘭（Götter, Helden und Wieland）這一篇有趣的詩曲了，一開頭，我就覺得他們磊落明快地看這事情，而很寬慰。但是，這個哄動

讀書界的開玩笑的小著作，究竟爲甚麼會發生，却要我講個明白。於是我不能不先承認，我們道地的上萊因河的住民有一種通癖，就是，無論愛也好，憎也好都易過度。我們對莎士比亞的尊重，弄到像膜拜那樣。反之，薇蘭在他的莎翁譯本的註釋中，說了許多非難原作者的話，而且他的攻擊，引起我們極度的憤慨，在我們的眼中，簡直是把這譯作的勞績都消滅了。總之，薇蘭是爲他自己的決定的偏癖所誤，敗壞了自己和讀者對於原作的興趣和熱愛。以詩作而論，薇蘭是我們所推崇的詩人，以翻譯而論，從他的翻譯我們得益不少，但現在我們覺得他做起批評來，便任性隨意，褊狹不當。此外，他對於我們所膜拜的古代希臘也有貶辭，更加强我們的反感。希臘的神和英雄不是以道德的優越爲特性，而是以璀璨的肉體上的卓絕爲特徵，是我們充分地知道的事，因此，他們對藝術家也提供很豐富的題材和模型。然而薇蘭在他的歌劇 *“Alces-tes”* 之中，把英雄和半神寫成近代的東西那樣。這誠然是不能加以非難，因爲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自由，把古來的詩的傳說依照自己的目的和思想的方法來改作。但是，從他在德意志麥庫爾雜誌中所寫關於這一歌劇的書簡體的論說看來，他太過不公平地以這種改作的方法自驕，不負責任地冒瀆那些卓越的古代希臘人，和他們的崇高的樣式；同時又不肯承認這些神話傳說所根據的簡素健全的自然底價值。我們的青年詩人團體才把薇蘭這種可疵議的地方熱烈地討論過，我的好把一切事物戲曲化的癖性又拿出

來了。有一個星期日的午後，跟他們一道兒喝了一瓶勃良地的酒，乘着酒興，即席把那劇曲一口氣寫出來，不加潤飾。我把牠讀給同座的人聽，他們大爲讚賞，我便即寄給斯特拉斯堡的楞次。楞次也像是很感興趣，勸我馬上付印發表。經過幾次的書信的商量之後，我答應他了，他於是趕緊拿牠在斯特拉斯堡付印。到後來很久我才知道，這種勸告是楞次故意損我和使我不理於人口的陰謀的第一步。但是在當時我却茫然絕不料到會有這樣的事。

這樣子，我在我的新的愛護者之前，極坦白地，盡我所知，把那無惡意的劇曲的緣起源源本本講出來，使他們完全相信我在這篇作品中絕沒含有對個人攻擊及其他的目的，我還告訴他們知道我們青年詩人之間怎樣譁而虐地互相戲弄嘲笑，習以爲常。我作這種辯明之後，我覺得小公爵們的顏色爲之暢悅，差不多使我們驚訝的，就是他們還這樣說：我們大概很担心文壇中有任一個先輩戴着他的月桂冠睡朦朧了，所以有這樣的事。他們還把我們的小團體來跟 *Ribustiero*（十八世紀時候襲擊南美的海賊）相比，他們無時無刻不担心因爲安逸無事之故而弄到柔懦了，因此他們的首領在沒有甚麼敵人襲擊或沒有甚麼好劫掠的時候，也從宴飲的桌子底下，開短槍亂射，俾在無事之時也不免有創傷和痛苦。關於這問題，他們與我交換過幾回意見之後，我終於答應他們的勸告寫一封懇切的信給薇蘭。我很高興獲得這樣

的機會，因為薇蘭在麥庫爾雜誌中對於我的稚氣的惡作劇已作很寬大的論評，并像他平時在文學的論爭中所爲的那樣，以機智巧妙的筆法來付討論以終結。

我在梅因茲的滯留雖只幾天，但過得很舒適。當我的新愛護者因拜客或赴宴而外出時，我便跟他們的隨員一塊留在旅館裏，替他們畫肖像，那時城砦的外濠恰已結冰，我又正好往那兒作滑冰的遊戲。我滿帶着這次在梅因茲所遭遇的好印象回到佛郎克福去，正想一踏進家門就傾箱倒篋地講給家人聽，使我的心一鬆。但是家人却以黯淡的面容迎我，不消一會我就聽見我們的女友克勒敦堡逝世的消息，我聽了很受打擊，因為正在這個場合，我需要她比任何時爲多。家人爲安慰我而向我講述她死時的情形，她的篤信虔誠的生涯以靜穆的至福的死而終，她的信仰的證明到彌留時還保持純淨無疵。更有一件事情阻礙我，使我不能盡情詳述梅因茲之遊的經過。即是父親不獨不以我這次小冒險的好結果爲喜，而且堅持他自己的見解，認爲這一切都是他們的做作的圈套，以後恐怕對我還要施出更壞的手段來。因此，這必得將我要說的話對青年的朋友講述，當然我不能很詳細地說。可是，我這番話也很失策，就從他們對我的友愛和好意之中，生出一個極不愉快的結果來。因爲不久，一本也用戲曲體寫的小冊子伯羅米修士與其批評家們（*Prometheus und seine Rezensenten*）出現了。在那裏頭，作者惡作劇到妙想天開，對話的

起首不附人名，而用種種的小的木板畫來代替，把那些對於我的作品或與之有關的東西發表過意見的批評家，用譏刺之筆描畫出來。有一個地方畫着一個沒有頭的阿爾多納（Altona）的駕御馬車的御者（象徵在阿爾多納市發行的評論雜誌）吹着角，有一個地方一個熊喃喃念着，另一個地方一個鵝咯咯叫着，麥庫爾（Merkur 卽神使）也沒有被忘記，不畫進去，還有許多的野獸和家畜像是要在畫師的畫室中攪亂他，但是畫師却滿不在乎，熱心地繼續他的工作，恰顯出他自己也不知他應爲何事那樣。我見了這個出人意外的戲弄的作品，非常驚訝，因爲這個惡謔在文體和筆調上都像是一定出於我們中人之手，甚至人們可以把牠當作是我自己的手筆。但是，我最感到不快的就是在伯羅米修士所講的事中還有涉及我在梅因茲的居留，在那兒所講的話，以及本當只有我才知道的事情。由此我却可以推斷，作者定是與我很接近的少數人中的一個，曾經聽我詳細地講及梅因茲的遭遇和情形的人。我的朋友們彼此互以猜疑之眼相看，但那個匿名的作者很知道裝假。我把這個作者罵得很厲害，因爲我才在梅因茲受了那樣優渥的待遇，作過那樣有意思的談話。以及給薇蘭寫過那樣懇摯的信之後，今又有會引起別人對我抱新的懷疑和不快的導因，我因極度氣忿。可是這悶葫蘆不久就打破了。卽是有一天，當我在屋子裏往來蹣跚着，朗誦那本書的時候，我很清楚地聽得出那書的思想和語法是瓦格涅（見前）的聲口，而實際上寫這

的也是他。我馬上下樓飛跑到母親那兒去，告訴她我的推測，她却說明白，她早已知道是他了。作者瓦格涅自信是以可稱道的良善的用意來寫這書，不料却有那樣不良的結果，害怕起來，因來見我的母親，自認是該書的作者，因為我曾聲言與那個濫用我的信賴的作者絕交，他便向我的母親求情，使我不爲己甚。有一事恰巧幫了他的忙的，就是我自己看破了他是作者一事，一個人如果能夠察知一件祕密就感到洋洋得意，這種喜悅便使我有饒過他的意思了。瓦格涅的過失既足以證明我的偵察的能力，我終於寬恕他。但是讀者大衆卻不會那樣容易確信瓦格涅是真正的作者，我自己沒有插手其中。人們不相信他有這樣的多才多藝，因爲人們以爲他非具有繁榮的大才不能理解我們一夥詩人許久以來所作的種種諧謔談論，誌之於心，和以這樣的方法表現出來。這樣子，我不單因爲自己的愚慧，而且還因爲朋友們的輕躁性急而受過，這個場合是如此，以後還屢有發生。

——隨着種種的聯想，我還憶起幾個名人，而想在這兒敘述一下。他們在不同的時期道經佛朗克福，或下榻於我們的家裏，或受我們的親切款待。在這些人中，克洛普斯托克再度是應大書特書的人物。我與他早已通過好幾回的書簡，有一回他通知我，受了加爾斯盧合 (Karlsruhe) 城某家的招請，不日就道，並將在那兒滯留，某日某時便會抵腓烈德堡 (Friedberg) 盼望我在那兒接他。我屆時果然到了那個地方，可是

他在途中給偶然的事情耽誤，不能依時來。我白等了好幾天，便回到家裏去。過了一些時候，他才到我的家裏來，請我原有他的爽約之罪，和鄭重感謝我的迎接他的好意。他的身材短小，但長得很好，舉止謹嚴而不板執，談話明確悅耳。以全體論，他的丰采有點像外交官的樣子。外交官那樣的人挺身擔當艱巨的事業，同時發揚他自己的威嚴和他所要衛護的更高的人物的威嚴，增加自己的利益，而同時又促進王侯以至全國的更重要的利益，他站在這種極關重要的地位，故先要博得世人的好感。從克洛普斯托克的舉止看來，他也像是自居於有價值的人和具更高的意義的事物——宗教，倫理和自由——的代表者，他還具有深於世故的人的一種特性，即是，他不輕於談論別人正等着要聽他的意見的事情。他很少談及詩和文學。但他既知道我和我的朋友熱烈地愛好滑冰，便跟我們詳細地談這種優美的遊戲，說明自己關於這種技術怎樣細加思索，有甚麼應該努力甚麼應該避免。可是，我們在拜聆他的親切的講解之先，不能不讓他把我們所用的名詞訂正。即是，我們使用南部德意志語“Schittschuh”（滑靴）一字，他認為我們的語源的解釋全然不當。這字不是從 Schitten（橇）來，如果是這樣，那就是以橇的小承軸 Kufe 來滑行了，實際牠是源於 Schreiten（闊步）一字，滑冰的人像荷馬詩中的神那樣穿上這雙翼一般的靴，在化為大地的海上邁足闊步。其次，說到工具問題，照他的意見，高跟中間凹的滑靴沒有甚麼好處，他倒抬舉矮跟，

寬身，平底和流行於佛里斯蘭（Friesland）的鋼鐵製的靴，認爲最宜於快速的滑走。人們在滑冰時慣作的花樣，他也不贊成。我照他的吩咐做了一雙平底而尖端長的靴，滑起來雖不很舒適，但使用了好幾年。關於馬術和調馬法他也能講得頭頭是道，並且喜歡講。他像是故意避開關於自己本行的談話，俾能更自由無礙地談論他當作業餘的嗜好那樣從事別的專門技術。關於這個非凡的人物的種種奇癖，如果不是跟他相處久一點的人已有充分的報告的話，我還可以舉出許多來。但是有一個感想我不得不說出來，即是，某些有非凡的天資而用之於狹小的範圍內或至少用之於不相稱的範圍內的人，往往流於狂狷怪僻，他們既不會直接地利用其天分，便想拿來在異樣奇態的途徑中施展。

親麥曼（見前，瑞士的醫師，著述家，一七二八——一七九五，漢諾威王國的御醫，腓德烈大王病篤時也聘他診視）有一個時候也在我們家裏作客。他的體格魁梧堅實，在天性上是急激爽直的人，但他却完全節制自己的外表和舉止，所以在交友間他被目爲深於世故的熟練的醫師，他的激烈的內面的性格只在著作之中和在極親密的朋友之間才會不加抑制地爆發出來，他的談話涉及多方面的，極饒啓發的價值。如果我們可以寬恕他對於自己的人格和功績的非常的自負，那麼，與他交往是最好不過的事了。可是我對於世人稱爲虛榮心之一物總不會一度起反感，而且還容許自己也有虛榮之念——這即是說，自

己覺得是可喜的事，就坦然表露出來的癖性——所以我跟他意氣很相投。我們相互地自己標榜，自己誇負，因為他對我表示極坦白和同感的態度，所以在短短的時間內，從他學得許多東西了。

但是，如果我對於這個非凡的人物，感激地，好意地而又徹底地加以批評，我絕不能說，他是個虛榮的人。我們德國人太慣常濫用「虛榮的」(eitel)這個字了；本來這個字帶有「空虛」(Leerheit)的概念，所以正當地使用這個字，就只應該用來指那些以自己的空無一物爲喜，或以自己的空疏的生存爲滿足而不能自隱其喜悅之情的人。然而親麥曼的場合恰相反，他是有偉大的勞績而沒有內心的滿足的人。但是，如果有一個人能夠對自己的天分沾沾自喜，在發揮其天分時又不自已收牠的報酬，而等待着希望着別人會承認他的成就和加以適當的尊重，這樣的人便會陷入很苦的境界中。因爲我們誰都知道，世人吝予人以賞讚，卽有稱道，也加以折扣，而且只要有一點可能，便轉作非難之詞。昧於這個事實而出來處世的人只能有不快和失望的預期吧。因爲他對於自己所作所爲縱不作過大的評價，然也無條件地自認爲有價值，而世人所與的一切的承認都是附有條件的。其次，對於讚賞和喝采，也像對於一切快樂那樣，需要有其種的感受性。如果我們把這種考察應用到親麥曼的身上，我們在這兒也不得不自認：一個人除自己已經帶來的東西以外，別的都不能收得。

我替親麥曼作這樣的辯明，如果讀者之中有人不以爲然的話，則這個名人更有一種失行，足以阻礙以至毀壞別人的幸福，更難爲之護短。那就是他對於自己兒女的態度。他有一個女兒跟他一道旅行，當他在附近的地方游覽時，把她留在我們家裏。她大約有十六歲大了，身材瘦而高大，沒有甚麼打扮；她的端正的面孔，如果有一點溫柔的表情便很能動人。但是，她老是像畫像那樣冷靜，很少言笑，在她的父親的面前，更沒有一回說過話。可是，她跟我的母親兩個人住了沒有幾天，薰受了這個深於同情的母親的明朗的慈愛，她便投身母親的脚下把自己的心事盡情披瀝出來，並且不斷地流着淚哀求母親收留她在我們那兒。她以極熱烈悲痛的話訴說道：「無論是使女也好，女奴也好，我願意一輩子留在您們家裏，只要不回到父親那兒去，父親的嚴酷暴虐真是誰也不能想像出來。」據說她的兄弟就因爲親麥曼的虐待而發了瘋，她含辛茹苦地忍耐了那麼久，因爲她相信無論在那一家裏，父親都是這樣嚴酷，不會好多少；但是現在她既嘗過我家裏那樣慈愛、舒適、自由的待遇，她自己的境地便變成地獄了。我的母親聽了大爲感動，當她向我講述那女孩的悲痛的剖陳時，對她的同情更深，以致對我明白地示意，如果我決定娶這個女孩做媳婦，把她留在家裏，她就快慰。我聽了答道：「假如她是一個沒父母的孤兒，這事情還可以考慮商量，但是，岳父是一個這樣一個做父親的人，那太糟了！」我的母親還爲這女孩子盡了許多力，她倒因此更爲不幸。到後

來靠着母親等的幫忙，她找到一條生路，那就是，進了一個寄宿學校。不過，她還是享年不永，不久就殤逝了。

像親麥曼那樣的勞績昭著的人却有這樣的可非難的變態的失行，如果這事不早已人言嘖嘖，並且在他的死後，他臨終時的狂暴性的憂鬱病使自己和在身邊的別人都受磨折一事不爲人所知，我恐怕不會把他說出來。因爲他對兒女們的殘酷也是由於憂鬱病之故，這種病是一種部分的精神錯亂，慢性的精神殺人，因爲牠，他先把兒女們犧牲了，最後便回頭殺害自己。可是，我們試想一想，這個外表像是強壯的人在壯年時代便爲這種病所苦，自身是一個優良的醫師，曾治愈了和治療着無數的病人，而自己偏罹了這種不治之症。的確，這個篤實的名人在外表上是享受着尊榮、名譽和富貴，而實際上度極極悲慘的生涯，如我們再從他所印行的數種著作中更詳加考察，我們不會責他而倒會憐惜他呢。

可是，如果讀者期望我更詳細地講出這個顯著的人物對於我的影響，那麼，我就必要把當時的時代加以一般的說明。我們生當的時期可以稱爲「要求的時期」，即是，當時的人，對自己和對他人提出一些從前還沒有人實現過的要求。卓越的有思想有情感的人悟到，人類最可盼願的事就是關於自然的直接獨創的見解和基於這種見解而生的實踐的行動，而達到這種境地，絕不是難事。於是，經驗再成爲一般的口號，一切人都盡量的擴張自己的見聞。但是，最有理由和機會向這種新傾向邁進的本是醫師。從古代

以來便有一顆大文星投射他們以璀璨的光芒，可以奉爲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的榜樣。據說是希波革拉第（Hippokrates）紀元前四世紀希臘的名醫，有「醫聖」之稱。傳下來的著作，可以作爲模範，顯示人類應怎樣觀察世界，和他所見的，不參雜主觀的見解，傳給別人。可是當時的人都相信，我們學不到古希臘人那樣觀察事物，也總不能像他們那樣創作詩和美術以及治療。而且，縱然承認我們可以學他們，但我們的經驗比他們的多不知多少，又總不能那樣純粹，並且常爲獨斷的見解所左右。正確地知道這一點，加以鑑別選擇，也是必要的。這又是一個重大的要求了。其次，我們爲個人的審察和行動起見，自己還應熟知健全的自然，一若自然是破題兒第一遭被觀察應接那樣，在其間只有純正和正當的事發生。不過，言學識而沒有淵博和術學的傾向，言實務而沒有實驗和江湖郎中似的誇示，是難以想像的，因此要分別誤用和利用，取核仁而棄外殼的時候，在人類間便發生一種激烈的衝突了。可是，在這場合，一進於實行，我們便覺得借助於天才者是最後脫退難局的捷徑，天才者藉其魔術般的才能調停爭論，而一切的要求也由之實現。在這場合，理智也出而參與其間，一切都應付以明確的概念，和以論理的形式表現出來，俾一切的先入的偏見都能摒除，一切迷信都能推翻。實際上既確有像部耳哈味（Boerhaave）荷蘭的醫生，一六六八——一七三八）和哈來爾（Haller）詩人，博學多才，著有小說、詩集，及關於解剖學、植物學等書，一七〇八——

一七七七）那樣的幾個非凡的人，成就難以置信的大業，世人便以為有理由要求他們的門徒和追隨者作更大的事業。世人認為一條進路已關開出來了，可不知道，在一切塵世的事物中，這樣的進路常不得而言。因為正像為船所擠開的水，船一過，水馬上便再合了那樣，人類的迷惑錯誤雖一度為卓越的人所撥開和廓除，但在他之後便馬上極自然地再現了。

但是，偉大的親麥曼却總想不到這一層，他不肯承認這個世界本為不合理所充滿。自己覺得和認為不正當的事他就不能忍耐，極力加以攻擊，甚至有類於狂暴。無論他與吵鬧的對手是來看病的人也好，是巴拉塞爾斯（*Paracelsus*）醫師，博物學者，在製藥界中教人應用化學，主張醫師應重視外界的觀察，一四九三——一五四一）也好，是幻術師也好，是化學者也好，他都視同一律。他每次都大刀闊斧的砍下去，當他弄到力竭氣喘的時候，他以為可以用腳踐踏的九頭蛇（*Hydra*）希臘神話中赫邱利（*Hercules*）所斬的怪物）的一切的頭依然活生生的，從無數頭中張着利齒向着他，他就極為駭異了。

凡是讀過他的著作，特別是論經驗一名著的人，就會更明確地知道這個優秀的人物與我所討論的事了。他的年紀比我長二十年，所以，他的談話更予我以強烈的影響。他既是一個名醫，求他診治的主要地是上流社會中人，每次與我會面，他總談到當時的上流社會因過度的享樂和懦弱的生活而墮落的情形。

他談到醫術上的事情時，也像哲學者和我的詩人的朋友那樣，引我再回到自然去。對於他的熱狂似的改革，我不能完全贊同。我跟他分手之後，我即回到我自己固有的專門範圍，謀以相當的努力來應用自然所賦與的才分，一方面磊落地反對我認爲不對的事情，而同時爲自己開拓一些境地，不管我的影響及得多遠，和把我引到那兒去。

在馬爾希林斯 (Marschins) 建立大寄宿學校的豐·薩里斯 (Von Salis) 軍人，政治家，詩人，一七六二——一八三四) 也是在旅行中道經佛城而客於我們家裏。他是一個篤實明達的人，對於我們青年詩人小團體的天才而兼狂人的生活，暗地裏首作可驚異的批評。在往法國南部旅行的途中來訪我們的蘇爾最 (Sulzer) 美學者，柏林大學教授，著有美術的理論，自敘傳等書，一七二〇——一七九九) 恐怕也有同樣的奇異之感。至少在他的游記中，記述與我會見的地方，含有這樣的意思。

可是，這些有益而愉快的過訪中也參雜有我們寧願避面的怪客。真正身無一文和厚臉皮的撞騙者每向容易相信他人的年輕的我求助，借着種種的真正的或偽造的因緣或事件做口實，來達到他們的迫切的要求。他們從我借了錢，使我不得不向有錢的和好意的朋友轉借，由是我跟他們的友誼常弄到極不痛快。因此，我視這些求助的客人像蛇蝎一樣，而父親也像童話中的魔術師的弟子那樣的情形，雖然喜歡

自己的房子洗得乾淨，但看見水滾滾而來，洶湧流進門檻和樓梯時便害怕起來。即是，因為許多好的遭遇，我的父親爲我預籌的相當的生活計劃，一步一步的被妨害了，延宕了，一天一天的被變更了。累根斯堡和維也納的居留的計劃已不啻拋棄，但是將來在意大利旅行的時候仍應在那兒通過，俾至少能作大概的游覽。可是，有些朋友却不贊成這個計畫，認爲繞一大彎才走到活動的實際生活去，不是辦法。他們的意見以爲我應該利用眼前那麼有利的機會，而留居家鄉爲永久的福利之計。雖然，那時因爲外祖父任市長，其後舅父又任市會議長而杜絕了出仕於市會之路，不過還有其他許多的市府官職，可以求謀，先打下了腳跟，然後徐圖將來的發展。市中有許多代辦人的位置，大可用武之地，而駐外使員之職更是很榮譽的。親友們這樣的鼓吹，我覺得頗入耳，自己也相信適宜於做這樣的事，却不省察一下，代辦人和駐外使員的實際生活和事務生活是要忙於社交，最好以應酬游樂來做辦事的手段，這種職位是否真個與我的性情相宜。同時這種建議和期望之外還添有愛情的事，這像是使我不得不作成家立室之想，而促進那種決定。

從前講及的佛城的青年男女的游樂會，雖不是由我的妹妹發起，但牠的持續却仗妹妹之力，自從她出嫁和離開佛城以後，仍然存在。因爲會中人彼此已廝混慣了，一星期一晚，一塊兒玩，總是最有意思的。前在第六卷敘述過的那位異樣的雄辯家，歷經種種的變故之後，又更伶俐地更別扭地回到我們那夥人中

來，再任這小國家的立法者。他承着以前的滑稽公案而想出類似的辦法來。即是每週拈鬮一次，但是這回拈鬮不是決定那一對應做愛侶，而是那一對應做假夫婦。對愛人怎樣應付，我們知之已熟了，但是，夫和妻在社交場上的舉止應該怎樣，我們却是不了了，年紀既已一天比一天長大，那就是最先應該學的事。於是他便發出一些一般的規律來，這些規律就是普通人知道的，例如在他人之前夫妻彼此間要裝作不像是夫妻那樣，不應同坐在一塊，彼此談話不要很多，更不可多作親愛溫存的舉動；但是，在其間，不獨是要避免一切可以惹起互相猜疑互感不快的事，反之，一個人如能以一種絲毫不勉强的方法來博得他的太太的恩情，便是最值得稱揚的。

決定假夫妻的鬮便實行拈了，結果有幾對奇怪不相配的夫婦撮合出來，大眾都笑他們，戲弄他們。這樣子，這個大結婚的喜劇諧笑百出地開始了，每隔一週便重新拈鬮。

真是怪湊巧的，我在第二回拈得的假妻也是第一回拈得的那個女人。她是一個可稱為理想的妻子的性質賢良的女子。她的體貌美麗而端正，眉目可人，她的一切的舉動都帶嫻靜，顯見她的身體和精神的健全。無論何日，無論何時，她的舉止都不不變。她的持家的才幹，已極得人的稱讚。她雖少說話，但從她的談吐中可以看出她是具有正當的理解力和自然的教養。以友愛和尊敬待這樣的人，自是意中的事，我在拈鬮

以前，由於一般的感情，已對她作這樣的表示，現在既成了假夫婦，依照社交的義務，更對她表示一種傳統的愛敬。可是到了第三回拈鬚，恰巧又是抽着她，於是那個滑稽的立法者莊嚴地宣布道：「天意已定了，您們今後不能再拆散了。」我們雙方聽了都情願，彼此在公衆中盡夫婦的責任非常得當，實際上可以有模範夫婦之稱。照一般的規矩，在晚的聚會裏，假作夫婦的男女在那幾個鐘頭，彼此要以「你」（Du）即第二身的親稱（相稱呼，我們既有好幾個星期用這樣的親密的稱謂，就使在我們相遇的時候，這個「你」字也從口邊輕鬆地滑出來。但是，這種習慣是很奇妙的，我們雙方漸漸都覺得，這樣的關係是最自然不過的，我日益敬愛她，而她對我的情形也顯出一種美好穩靜的信賴。到了這樣的地步，如果我們一夥人中有一個僧侶的話，我們恐怕真會毫不躊躇就讓他卽席替我們舉行婚禮吧。

在我們每週會集的時候，必須有一些新的，未知的詩文當衆朗誦出來。有一晚我帶了一篇極新穎的東西——波馬社（Beaumarchais 法國文學家，一七三二——一七九九）的訴訟私錄（Menaine）中的控告克拉維哥（Clavijo 西班牙的官吏）的這一部分的原文到會來朗讀。大家大爲喝彩，各人紛紛吐露他的意見，彼此談論了一番之後，我的假夫人這樣子說道：「如果我不是你的妻而是你的愛人的話，我就請你替我把這訴訟私錄改作戲曲了，我覺得牠是一個恰好的題材呢。」我聽了便答道：「我愛，

你知道，妻和愛人也可合爲一人呢，那麼，我答應你，下一個星期的這一天，我把這本書的情節，編成戲曲，在你們的面前一樣的朗讀。」座中的人聽了我這樣的大胆的承諾，覺得詫異，而我却毫不躊躇地來謀牠的實現。因爲，在這種場合，世人所謂「構思」一事，在我是即興的，當我伴送我的假夫人回家的時候，我便沉默不作聲。「你怎麼一回事呢？」她問道。「我已在那篇戲曲怎樣做，」我答道，「現在正在構思的當中呢；我希望你知道我是要做一些事情博你的歡心呵！」她便握着我的手，當我熱烈地吻她時，她說道：「你不要忘記了你扮的是丈夫的角色呵！人們說，這樣的溫存不宜於夫婦間做的呢。」——隨得他們說去，」我答道，「我們有我們的做法呢。」

其後，我繞了一個大彎才回到家裏，在入門以前，那戲曲的構思已有頭緒了。但是爲使人不說我太過吹牛起見，我要承認，在第一次第二次讀這「私錄」的時候，其中的情節已經像戲曲似的，活劇似的。現在我的心目之中，不過，如果沒有這樣的刺激勸誘，這篇戲曲也像其他許多的嘗試那樣，單成爲一種可能的腹稿，而埋沒了。至於我改編爲戲曲的方法，已盡人都知道了。（見歌德的戲曲“Clavigo”）我既厭倦那種出於復讐，憎恨或其他卑劣的用意，而與高潔的人爲敵，把他害死的歹角，我便構成卡羅斯（Carlo）那樣一個角色，表出健全的常識和真實的友誼，對於情熱，愛好和外界的壓迫發生甚麼的作用，并想以這種

方法來作悲劇的骨子，看看成不成。有我們的大宗師莎士比亞做前例，我毫不遲疑地，把「私錄」中的主要場面及本來已有戲劇性的描寫的部分逐字翻譯過來。在結束的地方，我借用某一首英國的故事詩（Ballad）的尾聲，在會期的星期五那天，全篇早已脫稿了。我朗讀牠時所博得的好印象，自己很容易察知。命令我做這篇戲曲的假太太，也很喜歡，我們兩人的關係恍惚是爲這作品，爲這種精神的產物，而更接近鞏固起來。

但是，對於這篇戲曲，那個麥菲斯陀士似的麥爾克第一次給我難堪。當我把這篇東西寄給他看時，他覆道：「這樣的不成東西的作品，請你以後不要再寫了，誰也會寫呢。」其實，他的話是不對的。不是一切的東西都要獨出心裁，機杼一新的，有許多作品仍不脫舊套，也是不俗的。如果我當時編著有一打這樣的戲曲，——這種戲曲只要有多少與奮刺激就容易寫成——就恐怕有三本或四本在劇場上演了。知道脚本創作的勞苦的劇場當事者才會說，這種戲曲有甚麼好處呢。

我們的小團體的這種奇趣的結婚遊戲，因爲上述的和其他的巧妙的諧謔笑樂，縱不喧傳市內，也已成家家戶戶的話柄，我們的女伴們的母親聽了倒不覺得不愉快。我的母親也不反對這種偶一爲之的事。她在以前已經喜歡那個與我發生那樣巧的關係的女子，像是相信，她是一個賢妻同時也可做孝順的媳。

婦。她看見我從許久以來，鬧的無目的的奔撲忙亂，覺得不安，而事實上也有許多令她極麻煩之處。即是，我有許多文友源源不絕到我家裏來，她必須殷勤款待，饗以盛饌，而所得的報酬，只是客人們對於兒子的文才的推重。而且，她看得很清楚，這許多青年大概都是赤貧，不單是爲學問文藝而聚頭，而且還爲着游樂的目的，故結果必然會互相牽累損害，而對於輕於信用別人和隱庇他人的我，終歸更會有這樣的惡結果。

因此，當父親再度提出那久已計畫的意大利旅行一事時，母親便認爲這是一舉斷絕我與這些青年人的關係的最切實的手段。但是，爲要使我在旅中的廣大的世界裏不陷於新的危險，她便想在動身之前把我跟那位女友的結婚關係確定了，然後我將來回到家鄉來才會更得人望，我的一生的計畫才可決定。母親這種計畫，是否只出自我的推測，抑或她明白地——也許跟她的信仰上的女友商量之後——盤算過，我不能確言。總而言之，她的言動，像是基於一個想好了的方針那樣。即是，我屢聽見說，自從妹妹出嫁以後，我們的家庭像是太寂寞了，我們覺得，我少了一個妹妹，母親少了一個家政的幫手，父親少了一個學生。而且我聽見了的還不止這個話。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的父母在散步的途中碰見了那個女子，請她到附近的花園去，跟她作頗久的談話。兩親歸來，在晚餐的席上，便戲談起這件事情來。他們得意洋洋地說，那個女子很合父親的意，因爲自負能鑑識人的父親對婦女所要求的德性，她恰具備呢。

這事發生以後，我們的家突然間像是要接待許多客人那樣忙亂起來，第一層樓處處作新的設備，簾幙等物新翻花樣，一向忽略的其他幾種家具也成爲問題。有一回，母親在房頂的貯物室內檢視舊搖籃時，我突然掩至，這些搖籃中有一個格外大的，用胡桃木製成，鑲着象牙和黑檀，特別惹人注目，那就是搖過在嬰孩時代的我的故物。我在旁邊對她說，這樣的搖籃，現在已完全不時髦了，現在的嬰孩是四肢舒暢地放在齊整的小籃子裏，用繩子跨過肩膊把籃子吊起來，像是別的用器吊起來給客人看那樣。

總而言之，暗示家中將有新變化的這樣的預徵頻頻現出來。我對於這事既完全默認，因此，對於我的終身大事的預想，使全家和家中各人都浸淫於久矣乎不領略的平和的熱鬧的雰圍之中。

第十六卷

正如世人慣說的那樣，「禍不單行」，同時，我們也可以說，幸福或是在在我們身邊諧和地出現的情況也是這樣。這或許是運命給我們這樣子安排，或許是人類有把互相聯屬的事物都拉到自己身邊來的力量。

至少，在這間，我經驗到一切的事情都諧和一致來構成外面和內面的平和。外面的平和因為我靜心等待着他人替我計議試行的事的歸趨而獲得；內面的平和的獲得則有待於自己在學問上的新的奮發。

我久已不想起斯賓諾莎了，這時却因看到反對他的文章而再研究起他來。在我們家裏的藏書中，我找到一本小冊子，著者對這個特異的思想家猛加抨擊。爲要使他的攻擊更有力起見，在書名的簽題之下登載有斯賓諾莎的肖像，并題有這樣的字：*Signum reprobationis in vultu gerens*（連面貌也印着咒罵的標識）。誠然，看見這個肖像題字的意味是不能否認的，因爲銅版的雕刻壞到不堪，簡直是一幅漫畫。由是，我不能不想起種種的論爭家來，他們，先把他們所反對的論敵歪曲醜化了，然後當作是醜類怪物。

那樣來攻擊。

不過，這本小冊子沒有給我甚麼印象，因為我本來就不喜歡論爭的東西，我老愛聽見人家說他自己怎樣的思想，而不願意聽見他說別人應該怎樣思想。但是，我爲好奇心所驅使，仍翻閱了一下貝爾（Bayle）法國著作家，一六四七——一七〇六）的辭書所載「斯賓諾莎」一條，這本書一方面以博識銳眼之故而可稱爲貴重有益之作，但同時從牠的懷疑的誹謗和江湖的自稱自讚的口吻看來又很可笑而有害。

讀了這篇論斯賓諾莎的文章，我心中感到不快和疑惑。在開頭貝爾稱斯賓諾莎爲無神論者，認爲他的學說極可非難，但是，其後却承認他是一個深思篤學的學者，善良的市民，好啓導別人的人，以及靜居潛修之士。這樣看起來，著者像是忘記了聖經中「從果實而認知樹木」那句話了。因爲一個爲人和神所喜歡的生涯怎樣可以從一個腐惡的原則生出來呢？

我還記得很清楚，自己翻閱這個非凡的思想家的遺著時，我的精神感到怎樣一種的明澄和寧靜。牠的影響，我雖不能一一詳細記得，但仍很清楚。我連忙把他的書再拿起來讀。從前我已很受牠之賜，現在開卷，我感到有平和的微風再向我漾來。我傾全神來把這書讀一下，同時以內觀之眼反省，我覺得世界了然於我的胸中，爲從前所未有。

關於斯賓諾莎的這種著作，到今日仍有許多爭論，所以我不願給他人誤會了自己的立場，而不得不在這兒插入我關於這個爲世人所驚怖憎惡的思想體系的意見。

我們的肉體的生活，社交的生活，風俗，習慣，世故人情，哲學，宗教，以至許多偶然發生的事，一切都是叫我們克己的。有許多我們內部固有的東西，我們也不應向外部實現；我們從外部取來以補足自己的本性的東西又爲人所取消，而我們覺得是陌生和煩累的事物却紛紛襲來，我們辛辛苦苦得來的東西，天惠的好處，爲人所剝奪，在我們還沒有對之了然以前，我們就通須——初時部分地，後來全般地——摒棄自己的個性。可是，因爲這樣做而作苦臉的人，通常爲人所蔑視，運命的杯越苦澀，我們倒應越張着笑臉向人，俾那些泰然旁觀的人不致因我們的苦臉而感到不快。

這個道德的課題誠然很難，但自然已賦予人類以豐富的力量，活動性和柔軟性來解決牠了。我們生而具有的不可消除的輕率性特別是爲此事之助。靠着這種天性，一個人可以在任一個瞬間捨棄一椿事，只要他在別時有新的事物可以移情就成了。因此，我們無意識地不斷地更新和恢復自己整個的生涯。我們以一種熱情來替代別種熱情；事業，愛情，嗜好，玩藝，我們都一一試過，嘗過，爲的是到頭要喊出「一切都·是·空·虛」的嘆聲。這句話雖是錯誤的，甚至瀆神的，但沒有人覺得牠可怕。甚至人們還相信這句話還含有

智慧和不容否認的真理呢。可是這種難堪的絕望之感只有少數人預想到，他們爲避免零碎地逐漸地斷念，便索性一時間看破一切了。

這種人確信事物的永遠性，必然性和合法則性，而在心中養成一種不能磨滅的觀念——不因無常的事物的觀察而揚棄，反因之加强的觀念。但是，這樣的確信實含有一種超人的努力，所以這種人便常被目爲非人，不認神與世界的怪物，世人甚至還替他添角添爪，視爲與妖怪無異。

我對於斯賓諾莎的信賴，是基於他給我的寧靜的影響，當我聽見我的可敬的神祕的道友們被譏爲斯賓諾莎主義的信徒，連萊布尼茲（Leibnitz）哲學家，數學家和政治家，一六四六——一七一六）也不免受這樣的攻擊，部耳哈味（見前）因爲被疑抱有同樣的思想，而不得不由神學轉到醫學去，我對斯賓諾莎的信賴只增強起來。

可是，讀者不要以爲我承認斯賓諾莎，逐字都認爲金科玉律。因爲我早已了然明白，一個人總不能完全領略別人的思想，一樣的文字，一個人從其中所理解的跟別人不同，一種談話，一篇文章所引起的思想視人而異。而且讀者可以相信，寫過維特和浮士德的我，是深知人類彼此總有隔膜而銘刻於心的，更不敢抱完全理解斯賓諾莎的妄想。斯賓諾莎本宗法笛卡兒，籌着數學和猶太神學的教養，而登思想的最高峯，

到了今日，這個峯頂像是仍有爲一切思辯的努力的目標的價值。

至於我從斯賓諾莎所攝取的是甚麼，如果我在永遠的猶太人一曲中把主人公訪問斯賓諾莎一節——我當作是全曲中的重要部分而細加思索的一節——寫下來，就會很明白表現。可惜我太喜歡自己的構思，只在心裏老咀嚼尋味牠，以致不遑把牠寫出，因此，這個腹稿——如果當作是偶起的妙想看，無價值——漸漸擴大起來，以致失去牠的雋永之味，我終於視同贅疣而不再加以思索。可是，我的思想的主要點，與斯賓諾莎的關係，仍不能磨滅地存續着，給予我以後的生活有很大的影響，至於我的思想與斯賓諾莎的關係到甚麼程度，我想極簡明地加以說明。

自然循着永遠的必然的法則而運行，而起作用，這種法則是那樣神怪的，以至連神也不得怎樣變更牠。關於這一點，一切人都無意識地一致承認。人類想到自然的現象怎麼暗示牠的背後有知性理性甚至只自發的意志的潛在，使我們起驚異以至畏懼之心。

當我們看見動物也顯示一種理性的行動時，我們爲之舌蹇不能下，因爲動物雖與我們人類接近，但牠們與我們間像是仍隔有一條無邊的鴻溝，牠們仍是局處於必然的領域內。所以，有一種思想家認動物的行動雖有時極其巧妙，而仍嚴密地被規定，是完全機械的，我們對於這種學說不能加以譁議。

再進而把植物加以觀察，我們的主張便更明顯地證實。當我們以手觸到含羞草時，牠那羽毛一般的葉子便一對一對地合起來，終於那葉柄也像是聽了吩咐那樣卸垂下來。我們見了這樣的現象而起的莫名其妙之感，有人加以記述。更或把 *Hedysarum gyrans*（一種半灌木，葉能舞動的植物）來觀察，我們這種感覺更見加甚。即是，這種植物的葉，沒有可以見得到的外來的誘因，就上下扇動，像是自己玩自己似的，同時又向我們的理解開玩笑那樣。試想像一下，如果芭蕉也具有這樣的本事，牠把那龐大的羅傘似的葉子獨自上下舞動起來，第一回看見的人恐怕總會驟吃一驚而倒退幾步吧。我們自信人類特有優越性的意識既深植於我們的腦海之中，所以我們絕不肯承認人類以外的萬物具有同樣的優越性，甚至連極相類我們的生物，只要有類似的表現我們也要儘可能地抹殺牠。

可是，當我們看見別人的行為不合理地違反一般承認的道德法，愚昧地違反自己和他人的利益，我們也為同樣的驚異之感所襲。爲了擺脫在這種場合所感到的驚駭，我們就把牠化成非難憎惡，我們想實際上或想像上與這樣的人斷絕關係。

這種對照，斯賓諾莎很使勁地表白出來，我則很巧妙地把這種對照論應用到我自己的身上。不過上頭所講的本來只是用來使下述的事較容易明白一點。

即是，我可以把自己所具有的詩人的才能完全當作是自然來看。加以我習於把外部的自然視爲牠的對象，我更作如是觀了。這種詩才的揮使，雖可爲外部的誘因所引起和規定；但是，最歡暢地最豐富地表現出來，却是牠不由自己的意思甚至反乎自己的意思而流露的時候。

Durch Feld und Wald zu schweifen

Mein Liedchen wegzupfeifen,

So ging's den ganzen Tag

漫步於田野森林之中，

信口吟出我的短歌，

這樣子一天又過了。

這樣的卽興的詩作，卽在晚上醒來時，也會在腦海中湧起，因此我學某一個先輩那樣常好叫人替我做一件軟皮的短衣，練慣在黑暗中摸索，起來把我的慕然湧起的詩意寫下。我常慣衝口吟出一小詩，而馬上就不能把牠照原來的樣子記起來，因此有幾回我一徑跑到一張斜面的書桌上，連斜置之紙也無暇放好，身體動也不動地，打斜把詩從頭到尾寫下來。正因爲同一的緣故，我覺得鉛筆遠比鵝毛筆爲便利，用鉛

筆寫字較聽使喚，有幾回，鵝毛筆的漸漸作聲和濺墨水，使我從作詩的夢游狀態中醒過來，分了我的心，那小小的作品便流產了。我對於這樣子寫成的詩特別尊重，因為我對於這種詩的態度，恰像母雞之孵出雛雞來聽牠的粥粥的鳴聲那樣，我從前以朗吟這種詩來與他人共賞之癖，今又復活。但是以這些詩來換錢，我却覺得是可恥的事情。

說到這兒，我想提起一件後來才發生的事情。即是，我的著作日益爲人所搜求，甚至有人求我的詩集的出版，但是剛才說過的心理阻止我自作這樣的嘗試。於是柏林希姆堡（Himbürg）書店便利用我的躊躇，隨便替我編成一本詩集出版。我意外地從他那裏收到幾冊。這個恣意妄爲的出版家還在一封給我的信上，稱贊自己這種舉動是爲公衆的便利起見，一若我應該感謝他那樣，並自願給我添寄一些柏林的瓷器來，假如我要的話。我讀了這信，不由得想起柏林猶太人的事，即是法律規定他們結婚必須買入幾套瓷器，俾王室經營的瓷器工場有確實的銷路。我對於這個厚顏無恥的書賈的鄙視，使我轉不對於這種掠奪生氣，我連信也不答覆他，當他安然據有我的所有物時，我暗地裏以這樣的咒罵的詩來復讐。

Holde Zengen süß vorträumter Jahre

Falbe Blumen, abgeweihte Haare

Schleier, leicht geknickt, verblichne Bänder,
Abgeklingener Liebe Tranerpfänder,
Schon gewidmet meines Hades Flammen,
Raft der freche Sosias zusammen,
Eben als wenn Dichterwerk und Ehre
Ihm durch Erbschaft zugefallen wäre
Und mir Lebendem soll sein Betragen
Wohl am Tee und Kaffeetisch behagen?
Wer das Porzellan, das Zuckerbrod!
Für die Himburgs bin ich tot.

夢一般逝去的甜蜜的年華的可愛的表記，
萎殘的花，女人的一撮青絲
微破的面帕，還有褪色的帶兒
都是消去的歡愛拿哀愁換來的東西，

已付竈中的火，好化成灰，

却給那個無恥的蘇西亞搜集起來，

一若詩人的著作和名譽

他有權利來承襲，

有血有肉的我，怎能忍得他這樣的醜態，

還啜着茶或咖啡而愉快？

茶碗也好，點心也好給我滾開，

在希姆堡的眼中我已是一具屍骸。

● 蘇西亞是紀元前一世紀羅馬的書藉商指希姆堡。

可是，常引起我自發地寫出這樣的大小作品的自然，有時很長久不給我靈感，我便在這時間內，就是有意創作也不能作出甚麼來，因此常感到無聊。於是上頭說過的對照之感，使我發生一種思想，即是，看我應否從他方面，把自己所具有的人性的，理性的和知性的東西爲自己和他人的利益而應用，把我的作詩的餘暇拿來致力於世俗的事——我本來已這樣做過，而別人更日益熱烈地勸促我這樣子做——俾我

的能力不至投閒置散。我覺得從這樣一般的考察而生的決心與我的天性和境地又很相諧洽，我便決定這樣子幹，以這樣的方法來解決我從前的躊躇遲疑。當我想起，今後我一方面可以實務上的勞績來向世人要求物質上的報酬，他方面，我的詩才仍可繼續地當作是神怪的東西不爲自私的目的而使用，我便感到很愉快。我這樣子對於前途的瞻望又使我能免除一種痛苦的思想，即是，當我看到這種值得敬慕和讚歎的才能在德國恰是置於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的保護時，我便不禁悲憤填胸。因爲隨便翻印之爲人所默許甚至被目爲可喜之事，不獨在柏林爲然，而且那位以善政見稱的可敬的巴登方伯也庇護馬克羅特（Macklot）巴登的書賈）的不道德的行爲；事事滿足世人的期望的約瑟夫大帝也徧袒豐·脫拉特納（Von Trathner）維也納的書賈。）因此，天才的權利和所有物之無條件地任由書店和印刷店的隨便處置，便成爲這時代的昭著的事了。

當我們有一回對著一個從巴登來訪的人訴說這種不平的事的時候，他告訴我們這樣一個故事。即是，方伯的夫人是一個好活動的女性，也出資設立一個紙工場，牠的出品很粗惡，以致找不到銷路。於是書賈馬克羅特便向她建議，用這種紙來翻印德國的詩人和散文家的著作，俾略增高這種紙的價值。這個建議便被她欣然採用了。

我們雖把這種背後閒話當作無稽之談，但聽了覺得很有意思。同時馬克羅特這名字却被當作是一個醜名，有壞的事體發生時，便屢用這個名字來罵人。這樣子，鄙劣的書商借着我的天才來發財，而時常逼要借錢的輕躁年輕的我，却靠着一兩首嘲罵的詩來得到充分的報償了。

幸福的兒童和青年在一種沈醉的狀態中向前漫步，這種狀態有一個特別可注目之點，就是這些善良純潔的人忽略了當時的外界的關係和情況，更說不上認知。在他們的眼中，外部的世界是他們的製作品的素材，他們應領有享受的貯藏品。一切的東西都屬於他們，對於他們的意志，一切都像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因此他們常陷於一種野蠻狂肆的生活狀態。但是，少數優秀的青年的場合，這種傾向便發展為一種道德的狂熱，機會來時，每由於自身的衝動，向着真實的善或外觀上的善前進，但也往往受別人的領導指揮，或錯誤的勸誘。

現在我們所談論的青年（指歌德自己）就是這樣子的，在一般人的眼中，他雖像是奇態異樣，但仍為許多人所歡迎。凡是初次跟我會面的人，在談話中便馬上覺得我的無條件的自由思想和明快坦白態度的橫溢，以及不假思索隨機立即行動的特性。現在讓我把後者的事例舉幾個出來吧。

有一天，舖戶極密擠的猶太街忽發生大火。我的博愛之心和由此而起的好幫助人特性驅使我就

穿着外出時的齊整的衣服飛跑去。人們已從至聖街那兒開出一條路來。我就從這個入口走去。那兒已聚着許多人在運着水來施救，有些提着滿桶的水擠上前，有些拿着空桶返轉來。我馬上想出一個方法，即是，如果救火的人一行一行的列在街上，把水桶傳遞，便事半功倍，於是我自己裝滿了兩桶的水，站着不動，叫從後邊運水來的人站在我的後頭，叫前邊的人接轉水桶，一路傳遞下去，那把水倒了回前的人便排站在街的另一邊。這種辦法博得人們的喝采，我想出的方法和親身參與救火工作也得人的稱讚。由取水處直至火場，馬上排成一行列傳遞水桶的隊伍。可是，當這樣的事情的得意之處，才在這個合理地運行的活機械中引起一種歡悅，甚至可以說樂趣的時候，惡作劇就出來，幸災樂禍之心就引起了。狠狠的逃難者，皆負着他們的僅能保存的襖包，一跑到這個人叢列成的街來，左擠右突也不能通過。惡作劇的學徒，小夥子，還用水潑濺他們，這些避難的猶太人既遭了火災又要忍受別人的欺負作踐。但是，我一作溫和的勸告和誠懇的叱責，這種淘氣的舉動馬上停止，也許是他們看見我身上穿的整齊的衣服——我看作等閒的衣服——恐怕給水濺污了的緣故吧。

我的朋友中的好看熱鬧的也走來看火，見到他們的同伴的我穿着短靴和絲襪子——當時外出一定做這樣的裝束——在這兒做這樣濕水淋漓的工作，嚇了一跳。我叫他們幫忙，但答應的極少，更有一些

人只笑一笑，搖搖頭。我們站在那兒很久，有許多拿水的人累了退出去，但又有許多新手補充進來，看熱鬧的人，也此往彼來。這樣子，我的純潔的見義勇爲之心傾動全城，而我所發明的傳桶救火的妙法也成爲當日城中的佳話。

我這種輕舉妄動是基於一種善意的爽朗的奇想，也是源於一種容易被人譏爲虛榮心的沾沾自喜之感。因爲這種輕躁的性情，我還演出種種的奇行，動人的視聽。

有一個冬天，非常寒冷，梅茵河滿爲冰所蓋，而且化成堅硬的地了。在冰上照來攘往着車馬行人和爲游樂而來的人。無盡的大滑冰場，滑滑的冰凍的廣闊的水面，有無數的羣衆蠢動着。我清早便跑到那兒去，後來我的母親坐着馬車來看熱鬧，我穿的衣服既單薄，渾身都要凍僵了。母親坐在馬車上，披着紫紅色天鵝絨面的裘，裘在前胸上繫着燦然的金絲的帶和纓，穿起來很是華貴莊嚴。「娘，把您的皮衣服給我穿！」我不假思索，卽順口喊出來，「我冷的很厲害呢！」她也毫不躊躇，卽把皮衣脫了給我穿。這件鑲着黑貂皮，飾以黃金綫的紫紅色長過膝的上衣，與我原來帶的褐色的皮帽，不見得不相配。我穿着牠坦然在冰上滑來滑去。那天的行人游人也很多擁擠，沒有特別留意我的異樣的服裝，不過其中也有人注意到了，因爲日後，別人亦莊亦諧地再數說我的狂行時，也把這樁事算作一件呢。

我把這種天真爛漫無思慮的行動再提起之後，今回言歸正傳吧。

有一個意趣雋妙的法國人曾說：「如果一個有才的人曾以一種卓越的著作惹起公衆的注意，人們便盡力妨害他，不讓他第二回有這樣的作品出現。」

這是實際的情形。一個孤獨靜居的青年產出一些優美天才的作品，雖博得人們的稱賞，但失去他的獨立性了，人們爲從他的人格中吸收攝取一些東西，便企圖把這青年引到自己的夥中來，分散擾亂他的集中於創作的才能。

我便是這樣子受人的招請款待，其實還不能說是招請，一個朋友或認識的人約我，或不如說拉我到這兒或那兒去。

有一個像是從別個世界來的怪客，初時自稱爲「熊」，因惹吃閉門羹之故，再自稱爲福祿特爾著作中的「露洛奈士人」(Durone)，昆布蘭 (Cumberland 英國的詩人，戲曲家，一七三二——一八一二) 的著作中的「西印度人」，多才多藝的「自然兒」，惹起許多人的好奇心，種種的人家要設法子跟他會面，這個人就是當時的我了。

這樣子拉我去跟別人晤面的事情很多了，有一個晚上，一個朋友來約我去參加一個小音樂會，會是

在一個改建的有名的商館內開的時間已經晚了，但我既好不假思索，乘興立斷，我便穿着平常外出的衣服，跟他一道去。我們踏進商館的地下一個寬敞的住室去。來聽的客人很多，在正中放着一個大鋼琴，這商館主人的獨女兒正坐在那兒很熟練靈妙地彈奏着。我站到鋼琴的下手去，俾更真切地瞧她的容貌和舉動。她的容態帶有一點孩子氣，她彈奏時的作動，輕快而自然。

奏鳴樂彈完了之後，她站到琴邊來，正對着我，我們只互相點首招呼而不發一言，因為那時四部合奏已開始了。到了奏完之後，我已近她一點，向她這樣稱贊：「我第一次跟您會面，便即又認知您的音樂的天才，我深感榮幸。」她識得很有禮貌地答我，她就站在那兒不動，我也沒有他去。我可以看出，她很留心打量我，我自己簡直給她看過飽了，但是我隨得牠去，因為我也可以飽餐秀色呢。我們的視線交射，我當時感到某種極溫柔的引力，實不容否認。但是聽衆們的擠來擠去，和當時的彈奏，使我們在那晚無從作進一步的接近。到了散會告別的時候，她的母親特別向我表示，希望我不久再來訪，而那女子也以一種殷勤親切的口氣幫她母親的口。我聽了心中的愉快，實不容諱。過了相當的日子，我再到那家訪問，當日我們所談的是一種爽朗正經的話，像是沒有預示我們將來會有熱情的關係。

可是，同時，我們家裏的已經開了頭的喜客之風，使兩親和我嘗到種種不快的結果。我本不斷地努力

認知更高尙的東西理解牠促進牠和盡可能地作成與這樣的類似的東西但是我這種志望因來客的不絕而無所成了。來訪的如是善良的人，那就是虔誠者，如是活動的人，那便是欠聰明甚至拙劣的人。前者對於我毫無補助，後者倒會引起我的迷惑。關於這種情形，有一樁很值得注目的事，我曾詳細地記下來。

在一七七五年的春初，榮格——後來以斯提靈格知名（見前）——從下萊因州寫信通知我們說，應佛城某大戶的招請，要到這兒來治眼疾。我和兩親聽了都很高興，覆信請他住到我們家裏來。

請榮格治療的人就是豐·勒爾斯納（von Lersner）。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知名之士，以曾爲公侯子弟的師保及任職宮廷和游歷四方時的方正賢明的言行，到處受人尊敬。他患了失明之疾已久，但他仍不拋棄求醫的希望。這幾年以來，榮格靠着善意的勇氣和從信仰得來的果敢，在下萊因州以手術醫好了許多眼珠生膜的患者。眼科名醫的名聲遠近都知。他的心地的正直，性格的和藹可親，和對神的至純的信仰，使世人對他更爲信賴。由是，他的名聲溯萊因河而上，藉着商業上的種種的來往做媒介，便傳到這裏來。豐·勒爾斯納和他的家人們聽了一個有見識的醫生之勸，決心請這個走紅運的醫生來醫治。雖有一個佛城的商人曾受榮格的治療而不見效，鄭重地勸止他，他也不聽。治好的實例既不可勝數，一個例外自然不算甚麼一回事呀！榮格終於來了。一向他治病都只得很少的謝金，這回却給人以重禮請來了。他以爲此

行名聲會更高一點，意氣洋洋地到了佛城，我們也祝這個善良暢悅的曾共食桌的故人幸福。

榮格施過幾回預備的診治以後，便終於要向兩眼施行割開翳膜的手術了。我們在旁邊都極度緊張，因為施了手術，患者就希望可以馬上看見東西，只在網上細帶時才再不見天日。可是我們覺得榮格的面色有點慘淡，像是心中有事忐忑不甯那樣。我後來再向他尋究時他便承認他是擔心這回治療的效果。眼疾的治療通常像是最容易不過的，我在斯特拉斯堡也好幾回親眼看見過，而實際上榮格也有好幾十回這樣奏功的。把那沒感覺的角膜毫無痛苦地切開之後，只輕輕一壓，那溷濁的水晶體便實現出來，患者馬上看見眼前的東西，然後不得不忍受幾天細帶的障礙，到了完全痊治之後才能隨意地舒適地使用這個重要珍貴的器官。好些受榮格之賜而得見天日的貧人，恐怕會為他們的大恩人祝神的賜福，這種祈求總會藉着這個富有的患者的厚謝而實現吧。

榮格對我們自認這回的手術不會那樣容易順利，眼珠不會自己跑出來，他要把牠取出，而且牠已長到跟膜連在一塊，必要把牠與膜的聯繫割斷才行，這就要費點手脚了。他又自責同時治療兩隻眼為失策。但是事前既已決定兩眼同時受手術，因為他不會想到會有這樣的意外。意外既然發生了，他也不會馬上攔起而不割下去。總而言之，第二隻眼睛的水晶體不是自己跑出來，也要很麻煩才能挖出。

像榮格這樣一個善良慈祥敬神的人，陷於這樣的難局，他的苦惱真非敘述和描寫所能形容。也許關於他的這樣的心情作一般的說明，在這兒是適當的吧。

爲自己的道德的教養而努力，是人類可能從事的最簡單而又最易實行的事。他生來本已具有這種的衝動，及至置身於公民生活之中，常識和愛又引他，甚至強他致力於此。

斯提靈格（即榮格）生活於一種道德的宗教的愛感之中，沒有他人的同感好意，他就不能生存。他要相互的愛。在不知自己的人的面前，他默不作聲，在自己不愛自己的人的面前，他愀然不樂。因此，他最愛的人，就是安於一種小範圍的穩靜的職業，以一種愉悅的心情來努力於自己的完成的善良的人。

這種人自能擺脫虛榮的引誘，不作外部的榮譽的營求，慎言寡語，對於同事和隣人採取不變的親愛的態度。

這樣的人在根本上又常具一種朦朧的特殊的精神狀態，隨各人的個性之異而略有參差。這種人偶然受了刺戟打擊，就很重視他們自己的經驗的生涯的價值，他們認爲一切都有超自然的決定，深信神直接地干預人間的事。

此外，人類中又有一種情性傾向，要停留於自己的現狀之中，而同時又讓自己爲他人推進和領導，却

躊躇不肯自己去實行。這種傾向，因為自己充分考慮過的計畫的失敗，或因偶然湊合的好情形，收意外的成功而更增強。

這樣一種生活方法，既可妨害熱心勇敢的行為，所以陷於這種情形的人的性質也是成問題的，值得觀察的。

抱這樣的性情的人們，彼此間最好談的就是所謂「發心」(Erweckung)和「轉心」(Sinnesveränderung)，牠們的心理的價值，我們不能否認。這實即是我們在科學和詩作上稱爲「省悟」(Apercu)的東西——對於某一真理，原理的省識，常是一種天才的精神的作用。在這場合，只有直觀可以奏效，思索，學說，傳習都無所施其技。在這場合，是一種道德力的發見，這種力在信仰中拋下錨，在現世生活的驚濤巨浪裏也可昂然有穩如泰山之感。

這種的Apercu給予發見者以無上的歡喜，這因為牠以獨創的方式暗示「無限」，牠不要時間的過程就達到確信，一刹那間便出現和完成了。所以法國舊時的韻語說得好：

En pen d'heure

Dieu laboure

神明的照顧

只是一念之間。

從外部來的激動，時常惹起這種心的轉變的劇烈的爆發，這種人相信會看到靈兆和奇蹟。

信賴和愛使我與斯提靈格結成極心的朋友；我對於他的生涯也給予很好的很有利的影響，而他對於人們爲他做的事，感恩地細心地頌略，也是他的天性使然。但是，在那個時期的我，覺得與他交際晤談既不可喜，也無所得。無論甚麼人都好，他喜歡怎樣解釋說明他自己的生活之謎，我隨他的便。但是，度一種冒險的生涯，把一切精理性而成就的善事委諸神的直接干預，我覺得確太過僭越了。更或因爲我們輕浮驕慢之故而致過急或怠忽，逼須受難堪的惡結果，而也認爲這是神的教誨之道，這種思想的方法，我也不以爲然。所以，我的善良的朋友（斯提靈格）對我講他的意見時，我只能聽，而不高興答他。但是，我對他也像對其他許多的人那樣，隨他喜歡怎樣講就講出來，如果思想太過庸俗的人不惜以毒語中傷他的優良的人格，我無時不盡力爲之辯護。因此，有一回，一個譫而虐的人很鄭重的呼道：「不真的，如果我對神的關係有榮格君那樣的親密，那麼我就不祈求最高的存在者賜給我金錢，而祈求他賜我以智慧和忠言，俾我不做那麼些優事，以致化錢而債台高築。」我聽了這個俏皮話，卽覺不能入耳。

況且，當時確不是開玩笑說俏皮話的時候。好幾天是在恐懼和希望之間過了。恐懼漸漸增長，希望減少，終於完全消失了。這個善良而能忍耐的患者的眼發起炎來，治療的失敗像是無可疑的了。

我們的朋友當時的處境的苦，真非筆所能盡述。他要抵受潛在於心底的極深的絕望的苦悶。因為這回失敗，他所受的損失會多大呵！第一，重見天日的患者的極大的感謝——醫生樂受的最美好的報酬；第二，許多別的同病者的信賴；如果他的手術有了毛病，他的一個家庭就陷於絕望無助的狀態了。總而言之，我們從頭到尾是演着那約伯（見聖經舊約約伯記）的悲劇，而榮格這個誠實的人却自己擔當那罵約伯的朋友們的角色。他認為這次的失敗是以前幾次過失的天罰，他隨便以為他自己偶然想出的治療法就是神喚他做眼科醫的召命。他自責不曾徹底地研究這種重要的專門學問，而只輕率地靠着運氣來治療人。一時間，惡意的人在他背後說的閒話也突現在他的心中，他懷疑這種誹議，不知是否真實的話。加之，對於篤信的人最危險的輕浮，甚至自負和虛榮心等毛病，在他的生涯中也免不了犯着，所以他的懊惱更深。在這個苦悶的時節，他完全茫然自失了，我們縱彼此互相開解，但是到末了只能達到這樣的理性的必然的結論，即是一「神的裁斷，非人智所能忖測」罷了。

那時的我，正是抱着着暢快前進的心，如果我不把榮格所影響到我的苦悶，以認真的態度，從友情方

面視察，以自己獨特的方法來解釋，則我更會痛苦，可是，我的仁慈的母親比平時加倍的担心和爲家務煩勞，而所得却是這樣壞的結果，我心裏很是難過。幸而我的母親無時不平心靜氣，不感到自己是白勞苦一場。我最可憐的就是父親，爲着我的緣故，他殷勤地開放了他一向嚴格閉鎖的家庭。因爲有外地人來下榻的緣故，本地的朋友和旅行中經過的友人也常聞風而來，我們在食飯時便很熱鬧。席上的談話興高采烈，奇奇怪怪，父親聽了特別高興。我又拿出一切的正辯詭辯來，使父親樂趣橫生，笑聲不絕。因爲我有好辯之癖，無論甚麼都要拗一下，但是只當對手方有正當的理由，而故意跟他爭辯，便會變成滑稽可笑時，我才執拗。可是到了榮格醫眼失敗那週間，這樣的歡樂是拋向九霄雲外了。榮格在醫治勒爾斯納時也替另外幾個人治眼而見效，但是最重要的治療失敗了，小的奏功也無濟於事，更不能使我們的煩悶的心情有好轉之望了。

有一事使我們樂的，就是一個年老失明的猶太乞丐的療治。他是從易森堡（Isenburg 侯國）到佛郎克福城來，貧苦無堪，差不多連惡劣的食宿之所也找不到。但是，東方民族的堅強耐苦的特性爲他幫助，因此他受治療時，竟不感到手術的痛苦，便霍然痊愈。喜見天日。有人問他：「受手術時痛不痛？」他便以一種誇張的口吻答道：「如果我有百萬隻的眼睛，我便願意每回化十個銅錢，一隻一隻的把全數都受手

術呢。」在他離開佛城時他在大街上也作同樣的離奇的行動。他像舊約時代的善良的人那樣感謝上帝。稱讚榮格先生爲上帝派來的奇蹟的名醫。他這樣子穿過繁華的長街，到橋邊，夥計和客人從商店奔出來，看見他這樣奇特而虔誠，激昂地向全世界聲言他的熱心而大爲驚異。一切人都動起同情之心，以致他不須開口求乞，人們即紛紛解囊相助，作爲他的路費。

可是，在我們所交與的人們的間，這樣的事却不能說得出口。因爲當那個赤貧的叫化子，過了梅崗河回到沙漠的故鄉，縱然短於衣食而雙目已明，自喜幸福無上的時候，在梅崗河的北岸，那個富裕的名士，却失去他的初時還存希望的無價之歡悅了。

當初，慷慨的勒斯爾納會約過不管治療見功與否，以一千金厚禮爲酬，所以當榮格受了這酬金時，他的心非常難過。這筆現金他要歸途中還清一部分的舊債，爲着負債的緣故，他實陷於悲慘的狀態呢。

這樣子，他快快地跟我們分別。他預想到歸來的時候，妻子會以焦灼的臉孔迎接他，親切的岳父母會改變待遇他的態度。他的岳父母認他是個極可信賴的人而做他的債務的擔保者，今聽了他這回的失敗，恐怕會說替他們的女兒錯選了終身的伴侶了。在他運氣好的時候還對他抱惡意的人們的冷嘲熱諷，恐怕現在家家戶戶都可以聽見了。他在斯特拉斯堡的醫業因這次外出而失去許多生意，替勒爾斯納治療

的失敗，當會使牠受致命的打擊，他預想及此，更爲非常憂慮。

但是，我們離開了他，在我們看來，覺得他仍不是完全沒有希望，因爲他的能幹有爲的天性，輔之以對於超自然的信仰，必然會使他的朋友們暗默裏對他信賴。

第十七卷

當我要在這卷再述到我與麗梨（即彈琴之女）的關係時，我不禁記起我那時過的極快樂的時間，有一部分跟她的母親三個人一塊兒過的，有一部分是單跟她兩個人過的。她們從我的著作中知道我是一個「通達人情」（這是當時的用語）的人，而信賴我，因為她們這樣的想，所以我們的談話總是從道德上的觀點看來是有意思的。

可是，人們怎能彼此互話關於人情的，而不互相披瀝胸襟呢？所以，不消多久，麗梨在甯靜相對的時候，便向我講述她少年時的故事。她是在社交上的一切游樂與世俗上的享樂之中長成人的。她對我細說她的兄弟，親戚和其他身邊的事情，只有她的母親沒有在她的口裏提過，依然是在朦朧中讓人瞻仰。

她也談到自己的細微的弱點，她不能否認自己天生有一種動人之方，很明顯地給人看見，而同時又與一種隨便任性的特性相結合。我們於是彼此互相傾談，而終於觸到一個重要之點。即是，她要施展她的魔力來吸引我，而她像是受罰那樣，也為我所吸引。

這種自白，是從那樣一個純潔天真的天性吐露出來，所以她使我聽了深深銘刻於心，不能磨滅。

我們間的晤談，已成爲雙方的需求，成爲一種習慣。可是如果不能決心在有許多人聚於她的身旁的時候也去訪她，我恐怕有許多天許多晚寂寞得很難受了。因此我的心裏便長出許多煩惱來。

我跟她的關係是個人對個人的關係，對於一個美麗，可愛，有教養的閨女的關係，雖與我從前跟別的異性的關係相似，但帶有更高的性質。至於個人以外的關係，混人和錯綜於她的社交生活的關係，我從沒有考慮到。一種很自然的熱望支配着我們，我少了她不行，她少了我也不行。但是她的周遭，和與她來往的人們的言動常阻礙着我們，因此我縱然特別去訪她，也往往沒有機會作親切的談話而別。

例如我們約過作郊外的游樂，而結果却不歡而散。她有一個兄弟遲遲不動身，而我又不能不等他一塊走，他却極泰然地慢吞吞地——我不知道他是否故意跟我爲難——完成他的事，因此定得很好的郊遊計劃便給他敗壞了。此外我與她之間還有其他的事，錯過的事，熬不住性兒的事，故意紮制着自己的事，這一切的苦惱如果在一節小說中詳細描寫出來，定然會獲得同感的讀者的心，在這書裏却不得不割愛了。可是爲着使剛才所講的我與麗梨的關係添點栩栩欲活的光景，和引起讀者的青年氣的同感起見，我想在這兒附錄一兩首短詩。這些詩雖已發表，爲讀者所知，但插在這兒恐怕意味更深吧。

Herz, mein Herz, was soll das geben?

Was bedrängt dich so sehr?

Welch ein fremdes neues Leben!

Ich erkenne dich nicht mehr.

Weg ist alles, was du liebtest,

Weg, warum du dich betrubtest;

Weg dein Fleiss und deine Puh-

Ach, wie kanst du nur dazu

Feselt dich die Jugendblüte

Diese liebliche Gestalt,

Diese Blick voll Tren und Gute

Mit unendlicher Gewalt?

Will ich rasch mich ihr entziehen,

Mich ermannen, ihr entfliehen.

Führt mich im Augenblick,
Ach, mein Weg zu ihr zurück

Un an diesem Zaubertüchlein,
Das sich nicht zerreissen lässt,
Halt das liebe, lose Mädchen
Mich so wider Willen fest:
Muss in ihren Zauberkreise
Leben nun auf ihre Weise
Die Veränderung: ach, wie gross!
Liebe! Liebe! lass mich los!

心呵，我的心呵，這是怎麼一回事？
你受甚麼強烈的壓制？

這是多麼陌生的新的生涯。

我已不再認得你。

你所愛的一切都已消除，

你所悲的一切也都逝去，

你的精進，你的安寧都已不再——

呵，你怎樣會弄成這個樣子？

縛你的是不是這青春之花，

這可愛的美麗的容顏，

這雙滿着真心和善心的眼，

個中的魔力無限。

我才欲迅速地擺脫她

鼓起勇氣從她身邊逃亡，

呀！只在一剎那之間，

你又牽我回到她的身旁。

這個魔術的地網天羅

怎樣也不能碎破

這個美好媚人的少女

牢牢地強把我縛鎖：

在她的魔力的範圍內，

一舉一動都要聽她的話。

呵，這是多大的變化！

愛呵，愛呵，饒過我吧！

Warum zielst du mich unwiderstehlich.

Ach, in jene Pracht?

War ich guter Junge nicht so selig.

In der öden Nacht?

Heinlich in mein Zimmerehen verschlossen.

Tag im Mondenschein,

Ganz von seinem Schaverlich umflossen,

Und ich dannert' ein.

Träumte da von vollen goldenen Stunden Ungemischter Lust,

Halte schon dein liebes Bild empfunden

Tief in meiner Brust.

Bin ich's noch, den du bei soviel Lichtern

An dem Spieltisch häßst?

Oft so unerträglichen Gesichtern

Gegenüber stellst?

Reizender ist mir des Frühlings Blüte

Nun nicht auf der Flur:

Wo du, Engel, bist, ist Lieb' und Güte,

Wo du bist, Natur.

呵，

爲甚麼你牽着我毫無抵抗，
到那繁華之場？

是不是善良青年的我沒有歡娛，
在這孤獨的晚上？

怡然蜷居斗室之中，

正是月光滿地。

臥在這淒清的光輝的懷中，
我便頹然睡去。

我夢見那黃金的良宵，

嘗到那爛漫的歡娛

我已感到你的豔姿的慰撫

在我的心胸的深處。

我還是在高燒的銀燭之下

跟你鬥牌賭勝的我嗎？

生憎有種種的外客插進來，

常使人不耐。

春天的媚人的野花，

在我的眼中今已鮮妍不再：

安琪兒呵，只有你在的時候，

才有自然，才有善和愛。

如果讀者留心朗誦這些短詩，更或設身處地那樣來朗吟牠們，我相信我所經驗的極樂的良宵的微

風會向他們吹拂呢。

但是，我還不欲匆就撇開我跟麗梨的關係及在她那裏的繁華的社交生活而不談，我想先補足幾樁事體，對於第二首詩的末端特別想加以說明。

我跟麗梨會面時，她慣穿着簡素的衣服，很少替換，有時她或作時髦的華麗的裝束，容光四射地站在我的面前，不過她還完全跟從前一個人，她的嫺雅溫柔比前不少變，只她的動人之處更顯露出來就是了。因為她這時要款接許多的客人，要逐個逐個的應酬，所以她的談笑應對比平時更加靈活，更是儀態萬方。總而言之，我不能否認，這些客人一方面雖使我起不快之感，但是同時，我之得享有許多歡樂也是受他們之賜。即是，有他們在，我才識得麗梨是交際的能手，在廣大的社交界中也不讓人。

她的胸現在雖已裝飾上，但還不是向我披瀝過，使我了然洞見像是自己的胸那樣的胸麼？她的嘴唇還不是從前向我驟然微啓，細述她的身世和閨中的往事的嘴唇嗎？每一回相互的眼波，每一次伴着的嫣然微笑，都透露出我們倆的高尙的祕密的交情，即在稠人廣衆之中，我想起我們那樣天真純潔地暗通情愫，那樣的極近人情極自然的友誼，也驚嘆起來。

可是，到了春天來臨的時候，郊遊時的適度的行動自由，使我們的交誼更爲親密一點。梅茵河畔的歐

芬巴哈（Ottobach）大公爵領黑森的首府，離佛郎克福城不遠，在那時已儼然有開始成爲都市的氣象。在當時很奪人目的美麗的房子已現頭角。伯爾拿舅父（Onkel Bernard 麗梨的舅父，我也這樣稱呼他）住的是那裏最大的房子，寬敞的工場與牠相連，對面住的是一個喚做多維爾（Orville）的人，年紀較舅父爲小，氣象活潑，性情可愛。帖近的園圃平場，綿亙至梅茵河岸，到處都可通至美麗的郊外，凡是踏進來的人或在這兒流連的人都覺得心曠神怡。對於在戀愛中的我，這兒更是最可容我的感情馳騁的地方了。

我是租在約翰·安德里（Johann Andre）的家裏。這個人在日後相當地出名；我在這兒既要提起，我不得不插入一段額外的話，讓讀者略明白當時的歌劇的情形。

那時，佛郎克福城的劇場是由馬爾向（Morchand）主辦，他想靠自己在舞台上出演盡量使劇場發展。他是一個面貌漂亮，身材高大，體格良好，正在盛年的人。快適的女性的角色，他像是最合宜演扮，所以他出台很得觀衆的歡迎。他又具有當時樂劇出演上所需要的嗓子，因此他努力把法國的大小種種歌劇採取過來出演。

在演格累特里（Grétry 法國作曲家，1741——1813）的美女與怪物（Die Schöne

bei dem Ungeheur) 一歌劇時，他扮演父親一角色，特別拿手，他在紗帷的後面看見幻影那一場的表演，情很是動人。

這一歌劇在同類的歌劇中算是成功之作，與高超的風格還接近，也適宜於引起極纖微美妙的感情。在他方面，寫實主義的惡魔在那時也上了歌劇之身，凡俗的生活狀態和職工生活也編入歌劇而出演。獵人，籬物匠，以及其他一切人物都出現於舞台之上。安德里挑陶器匠做他的角色。他自己把脚本寫出來，傾注他的音樂的天才於他的自作的曲本之上。

我是住在他的家裏，在這兒，關於這個隨時隨地都可以取材著作的詩人兼作曲家，我只想揀必要的才說。

他是一個天生就活潑的才能的人，本來是以技術家和製造家為業，住在歐芬巴哈。他時而想充當絃樂隊的指揮，時而想做業餘的藝人，他希望做一個良好的樂隊的指揮，認真地努力，在音樂上打下深固的基礎。他把自己當作業餘者時，他好將自己的作曲不斷地翻來覆去。

在當時我們交往那夥人中，有些人盡力添我們的熱鬧，增我們的緊張，教區長厄瓦爾德 (Ewald) 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當他與我們為伍時，他是一個才氣橫逸的豪爽的人，他方面又能靜中致力於他的義

務和職務的研究，因此在日後也著名於神學界。在當時我們一班人中，他也富於理解力，善於應對之故，總算是不缺的人物。

麗梨的鋼琴的彈奏，傾動了安德里，而加入我們的隊中來。他有時指導人，有時教人，有時自己彈奏，白天也好，晚上也好，他跟我們混，混像家人一樣，社交上的日常生活少不了他。

步耳革（Bürger 格丁根的詩人，一七四七——一七九四）的“Tenore”（一篇抒情詩，一七七四年）那時剛新鮮熱辣地出現，受德國人的熱烈的歡迎，替這詩作曲的人就是安德里，他自己很喜歡牠，三番四次地唱出來。

我常在席中興高彩烈地朗吟，也準備朗吟這詩。當時的人還不以翻覆地吟唱同一樣的東西為無聊。如果我們兩人讓大家挑選，看要誰來朗吟，挑選我的時候倒多。

可是，這一切的雅集宴遊，無論是怎樣的，只令到兩個戀人更想藉此延長聚首的時間，我和她都不欲這種會集的散場，我們倆更番勸誘安德里幫忙，不費多大的唇舌，他就不斷地忙着奏這個，唱那個，直至夜深，他還翻覆地奏他的音樂。我們倆藉此便穩得到珍貴的不可缺的聚首之歡了。

當我們絕早起來，步出戶外，我們置身於空氣清新的空曠的地方，但實際還不是鄉村的情形。壯麗的

房屋，在那時足以使一個城市引以自豪，家家的庭園從樓下可以展望砌平的花壇和其他裝飾用的壇，梅西河橫在眼前，遠眺一直達到對岸；在清早的時候，已常有木筏，小舟和市場船往來上下；河上的世界是一個濕柔地蕩漾的活動的世界，與戀人的似水的柔情正和諧洽。即使河上有時有一點微浪，岸邊的蘆葦簌簌地吶戰起來，倒使那輕柔地流動着的川流添點情致，不免使那些漫步前來的人，受一種恬靜的麻醉。在晴和的季節，明澄的大空俯臨着這一切，一對愛侶，在這樣的風光的懷中，晨間又一同散步，是多麼愉快的事呵！

可是，如果嚴正的讀者覺得這樣一種的生活是太過輕浮放縱的話，讀者却要知道，這兒所記的遊樂等事，只在從敘述的聯絡上記敘出來，其實在一次遊樂與下一次遊樂之間却隔有幾日幾星期，插有別性質的活動，甚至難堪的乾燥無味的事。

男人們和女人們各自熱心地做他們職務上的事。我爲現在和將來起見，也決不忽略了做我所應做的工作。此外仍有餘暇來成就我的才能和熱情不可抗地驅使我致力的事情。

每天清早的時間，我化在詩的研究上頭；稍晏我就致力於世俗的事務——以自己特有的方法處理的事務。我的父親本是一個造詣極深的典雅的法律學者，爲着自己的財產的管理，以及名門大的朋友

的委託，而辦理法律上的事。因為他有帝室顧問官的頭銜，不能公然執行律師的業務，但是有許多親友仍請他做法律顧問，他所作成的法律文書交由一個普通的律師署名，而給予後者以相當的酬金。

他這種事務上的活動，因為我參進去幫忙而更添活氣。可是，我覺得父親認為我的詩才勝於我的作實務的能力，所以他自已辦一切的事情，俾我能有充分的時間來做詩的研究和創作。他像是一個候補司法官那樣，徹底地精到地考究種種法律上的文書，但構想下筆却較遲緩。當我們會面時，他便把案件的內容告訴我，我便一揮而就，他見我有那樣的捷才，親心為之大悅，有一回他禁不住對我那樣說道：「如果你不是我的兒子的話我恐怕要妒忌你了！」

為幫忙我們辦這種事務，父親還僱了一名書記。這個書記的性格，為人，若好好地描寫出來，可容易構成一篇小說。在學校的時候，他很用功，對於拉丁語造詣很深，對於其他學科也有充分的知識。畢業後的生括，以游蕩無度之故，為之蹉跎，鬱鬱地虛度了幾年貧病交迫的日子，到後來才藉他的一手好字和會計之才而獲得較好的境遇。他受過幾名律師的雇用薰陶之後，他便很熟識法律上的程序程式，藉着正直和守信，博得雇用他的一切人的愛護。我們家裏也請他幫忙，凡是法律上計算上的事他都幫同辦理。

實際上，我們的事務漸見繁劇，不單是純粹法律的事務，而且一切種類的委託，訂定，運送等代理行為，

我們也要兼顧，所以這個書記的助力很大。他精通市政府的一切實情和內幕，謁見新城和舊城兩區的區長，也能博得他們的好感，加以新選出的市議員中有許多個在他初做書記——甚至遊蕩無業——時他就很熟識，其中有幾個不久就要由普通議員而升為陪審官，所以他在市廳內獲得人們的信用，甚至可以說是勢力了。他懂得利用他這種地位來為他的僱主謀利益。因為他的健康逼使他不能作過度的活動，所以委記他的事務，他總很小心地辦理完成。

他的丰貌不致招人不快之感，身體瘦長，五官端正，他的舉止不見得有僭越之處，然他自以為是的確信，却形諸顏色。在掃除阻礙的場合，他又神色自若，手腕熟落。他大概有四十多歲的年紀了，但是我還後悔（讓我重述上次那一句話）不會把他當作一個主要的角色插入我的小說情節之中。

上頭所講的，為的是想使謹嚴的讀者得到一點滿意，現在讓我掉筆續講那友情與戀愛交輝着的美景良辰吧。

在我們所交往的一班人中，各人生日的加意地熱烈地慶祝，意趣層出不窮，是這種交際的本性上很自然的事。祝賀牧師厄瓦爾德的壽辰，我有這樣一首短詩：

In allen guten Stunden,
Erhöht von Lieb' und Wein
Soll dieses Lied verbunden
Von uns gesungen sein!
Uns hält der Gott zusammen,
Der uns hierher gebracht,
Erneuert unsre Flammen
Er bat sie angefaßt

在一切歡樂的辰光
愛和酒使我們意氣揚揚，
讓我們齊聲合口，
把這個壽歌高唱！
我們是神所結合，
他領我們到這兒來，

他重燃起我們的火焰，

那本是池點起來。

這個短歌到現在還留存着，每當宴會的席上，來客意興漸豪時，大家便喜氣洋洋地合唱這詩。我們也
想把這詩推薦給我們的後輩，並願唱這歌的一切人都像我們當時那樣，從內心裏笑樂起來，而不想到外
頭有更廣的世界，只閉居在自己的狹小團體中，覺得自成一個天地。

不久，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麗梨的第十七回誕辰也快要來臨，我們預期特別地慶祝一番。
她答應在那天的正午到歐芬巴哈來。關於這事，我不得不申明一下，即是，我們大家商量的結果，一致主張
廢除陳舊的祝賀俗套，只準備以適宜於祝賀她的真心厚意來款待他，娛樂她。

我忙着盡這樣的暢快的義務，抬頭看見赤紅的太陽落下去了，心想這是明日天氣晴和，我們的祝賀
會有暢快輝耀的日光臨照的預報。恰在那時候，麗梨的兄弟喬治走來了。他是不識得裝假的，一進屋子來
便露出冒失鹵莽的神態，不客氣地對我報訊，明天的祝賀會有點糟糕了。他不知道是甚麼緣故，但他的姊
姊囑他傳言，她在明天正午絕對不能到歐芬巴哈來參加我們的祝賀會，希望最早也要傍晚才能到場。她

自己也很感到很明白這消息一定會使到我和其他的朋友不高興所以她萬分懇切地求我想出一個妙策，來使到她叫我傳知的消息的不快之感紓緩一點，甚至完全解消。如果我這樣子做，她就感激無量了。

我默然一會，馬上聚精會神的想了一下，像是天啓那樣即想出一個應急的手段了。「喬治，」我說道：「趕快回去吧，教麗梨安心，盡可能地在傍晚來；我敢誓言，她遲來一點，正可做祝賀會的一個節目呢。」他的小兄弟聽見我的話，好奇心起，想知道是怎樣一個妙法，縱然他出盡了愛人的弟弟敢施展的種種手段以至用強，我也絕不肯說出來。

他才回去，我即帶着特殊的洋洋自喜之感，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想到這回是自己效忠於她的絕好機會，而喜躍不勝我隨用十幾張紙綴做一小冊，而以美麗的緞子做封面，裝成送禮詩的稿本那樣，連忙在頭題上這樣的標題：

「她不來！」

「一幕家庭的悲劇——也許是天道不仁罷——將於一七七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梅茵河畔的歐芬巴哈極自然地出演，由早上起至傍晚為止。」

這一篇開玩笑的作品，既沒留有草稿，也沒有複寫本，我雖屢次搜尋，但連牠的斷片也找不到。所以我

只有重新再做過，這在大體上不是怎樣難的事。

演這戲曲的場所是歐芬巴哈的家和庭園。開場時，婢僕們出來，各自小心地盡其職責，而壽辰慶祝的準備便很清楚地表露出來。孩子們也參雜在裏頭，照實際的生活那樣的表演。然後主人與夫人出場，表現出特異的舉動和作用。當一切人都在匆匆忙忙地做事時，那個孜孜不倦的隣舍的作曲家安德里便進來了。他坐在大鋼琴的前面，叫大眾聚在那兒試聽他才作成的祝壽之歌。一屋子的人都給他叫來了，但是沒有多久他們又走開繼續做剛才做開的急切的事。一個人給別一個人叫走了，一個人需要別個人的幫忙，園丁的出現使人注意到花木和噴水的裝飾，花環，繡着美麗的文字的長旗，應有盡有。

當大家正在聚在這些美麗可喜的東西的周圍一塊兒笑樂的時候，一個送信的進來了。這一類的人大概是一個好玩的人物，也可以拍演做一個表現特別性格的角色。他看見自己這回得到意外的酒錢，也猜到主人家是有甚麼喜事了。他便像煞有介事地捧着他的郵包，像是裏頭有甚麼很重要的東西帶來那樣，希望主人會賞給他一杯酒，一些小麥的麵包，故意開玩笑地延宕了一下之後，那急報的信便遞給主人家了。主人看了一遍之後，手垂下來，信落在地上，他喊道：「讓我到食桌去，讓我到放衣裳的屋子去，待我好 *Streichen*」下」

本來，愉快的人的風流洒落的會常有一個特有的現象，就是喜用一種寓意的用語或手勢。於是在同伴間發生一種黑話，個中人聽了覺得極爲有趣，但局外人或覺得到，或覺得到而生不快之感。

由所謂“*Streichen*”這種言語和舉動表現出的特性是麗梨的最可愛的性癖之一，當有人在她的面前說出或講不雅的話時，——尤其是就食時，或在平面的東西的附近時——她這種癖性就發作了。

她這種癖性的起源是極爲有趣的，當她的家裏請吃飯時，如果她身旁的生客說一些不雅的話，她就作這種極可愛的淘氣。那時，她聽了顏色一點不變，只用右手在桌布上很妙巧地一掃，便把她這種輕輕的動作所能及的一切掃落地上。刀呵，叉呵，麵包呵，鹽瓶呵，以致他隣座所用的東西都落在地上，座上的人都嚇了一跳，把用人叫來，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她的這種舉動是甚麼意思，只有在她旁邊聽懂那生客的粗鄙的話的人知道，並覺得她以這樣的美妙的方法來報復打消他的非禮，是很可讚賞的。

我們這一夥人也做效她的「一掃」的玩意兒，見有甚麼不快的事要摒斥的，便常作這種象徵的手勢。因爲我們所在的社交團體雖是由優良可愛的人物構成，而仍不是溫文嫺雅無可訛議，這種刺耳礙睛的事總不免有發生的。用右手橫掃以表示拒絕的姿勢，我們都敢隨意學做了，但是實際上把傢伙從桌上掃落，連麗梨自己在後來也不敢爲之，只有時很謹慎地，毫不粗暴地重演出來。

這篇滑稽戲曲的作者既讓主人作「一掃」那樣的打諢，而「一掃」已成爲我們的第二天性似的習慣，所以一演出來，大家都感到很有意思，很爲激動。一切桌上机上的東西都有爲他掃光之虞，因此，大家都阻擋着他，設法使他安靜，到後來他才筋疲力倦倒身椅子上。

「怎麼一回事呢？」有些人問道。「是不是她病呢？是不是有人病故呢？」「你們讀信呀！你們讀呀！」多維爾叫道，「那信就在地上呢。」大家檢起那快信來念，一齊喊道：「麗梨不來了！」

多維爾氏所引起大家的驚駭因大家讀了這信而更加甚。——但是她的身體是沒有甚麼病的呀！——她的身邊沒有甚麼事故發生呀！她的家中也沒有甚麼人遭意外之變；大家還希望到傍晚時她可以來。安德里在當時只老顧着彈奏他的音樂，到末了也走過來了，設法安慰別人和自己。厄瓦爾德牧師和他的夫人恰也走進來，時而表示不快，時而故作冷靜，時而感到麗梨不來爲苦，時而自慰自解，各自顯出特別的個性來。但是大家還是議論紛紛失望慰安並起交集的時候，模範的冷靜家伯爾拿舅父來了。他本是爲等着吃一頓好的早餐，豐盛的午飯來的，但只有他才能從正確的觀點考察麗梨爽約遲來的原因，說出有道理的安慰的話，使大家都安靜如前，正像是在希臘的悲劇中，稀世的英雄們在困惑的當中得神的片言響解便渙然冰解那樣。

以上的所講的即興劇的情節是我在夜裏化一部分時間走筆寫下來的，並交給一個送信的，叫他在明朝準十點鐘送快信到歐芬巴哈去。

我早上醒來一看，正是風和日麗的天氣，準備好準十二時自己也到歐芬巴哈。

一到了那兒，大家騷然紛紛跟我打招呼說，賀壽的被耽誤，大家差不多不覺得；他們帶笑地罵我，說我在小戲曲中把他們描寫得那樣形容盡致。用人們看見自己也跟主人們同登舞台，做舞台上的角色，而洋洋自得。只有那些最決定的，最純正的實在主義者的孩子們頑固地提出抗議，說他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戲曲中所描寫的簡直不是他們的本來面目。我答應分給他們一點飯後的點心來哄他們，他們才像一向那樣又跟我很要好了。午宴很爲歡樂，祝賀雖沒有預定那樣豪華，但我們却因之意興過發，不以繁縟的俗套而更以真情來迎接麗梨。到了旁晚，她來了，大衆都以怡然的歡顏迎她，她看見自己的爽約遲來倒會有那樣的歡樂，而不勝詫異。後來人們把這事情的始末告訴她知，和把那戲曲念給她聽，她拿出平時的可愛的甜蜜的態度向我道謝。

我們爲她特別預備祝壽會而 she 遲到，這事的理由在不是特別具有洞察力的人也容易猜出來。那是，這不是因爲甚麼偶然的事，而是由於我與她的關係已成爲人們閒話的問題之故。可是，這事對於我們

當時的感情和態度絕沒有一點影響。

在那個季節，從佛城到這兒來遊覽訪問的人很不少，我通常是在日暮很晚的時候才來，看見麗梨只是表面上參加在客人之中。我既不能在那兒有很久的逗留，所以我總想對她獻一點殷勤，替她効勞。這種服役是人生最可樂的事，古代的騎士小說雖把這事朦朧地寫出，但能很有影響地傳給我們。她之支配我是不容爲諱的，她很可以此自豪。但是在這場會，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同得到勝利，彼此都以同樣的驕傲自得。

這樣的會晤雖爲時很短促，但次數倒不少，牠對於我的影響因益加強。約翰·安德里有無盡藏的樂曲，我也獻出一些自己和別人的新作來。詩和音樂之花片，像雨那樣散下來。那時正是一個黃金的時代，我們一班人都喜氣橫溢，會面時從沒有枯燥無聊的事。無疑的，我們這種愉快的意趣漸漸薰染到他人去。因爲，當愛好和熱情以其本來的大膽的性質流露出來的場合，羞怯的人也因而心胆一壯，他們才知道自己也有同樣的用情的權利無隱藏之必要。由是，從前多少也避人耳目的種種戀愛關係今却顯露出來，並毫不羞怯地發展下去，有些還怕人知的戀愛關係也暗地裏自樂其樂。

我因爲事務繁冗的緣故雖不能在白天到歐芬巴哈那兒與她一道的過，但晴和的晚上也給我們以

在戶外久聚的機會，下述一事，有戀愛經驗的讀者讀起來大概會很高興吧。

我與她的交情，正所謂「我雖睡着，但是我的心醒呢」那樣的情形。明亮的時節和幽暗的時節對於我們都是一樣；白天的日光不能蓋過戀愛的光輝，夜裏却因相思的心的光華而燦同白晝。

我們在燦然的星空之下，在野外往來漫步直至夜深。我把同行的人一個一個的伴送到家裏，最後才送她到門口，與她作別，我那時絕無睡意，重新開始獨自散步。我循着大道，向佛郎克福城的方向走去，一路一路耽溺於種種的沉思和希望之中。然後我倒身坐在道旁一張椅子上，在極寥廓澄澈的深夜的靜寂之中，閃爍眩目的星空之下，冥想着自己和「魔梨」的事。

我覺得可注意的，就是聽到起在身旁的一樣難名其妙的聲音，那不是木葉的撲簌搖曳，也不是小溪的潺湲，我留心聽了一會，才發覺那是從地中出來的大概是地底的小動物的勞動的聲音。也許是刺蝟或鼯鼠或其他的在這樣深夜活動的小動物。

我站起來繼續向佛郎克福城前行，到了勒德爾堡，拾級而登，走到葡萄園去，認得牠的灰白色的外觀。我走上去，倒地就睡着了。

當我再醒來時，熹微的晨光已滿佈了，我看見自己的面前有高牆矗立，這堵牆是在古時建築來對着

向此方追來的羣山而作爲護牆用的。薩森豪遜橫在我的面前，薄霧起處，指出梅崗河的所在清晨的鮮爽的景色正迎着我呢。

我留坐在那兒，直到太陽漸漸從背後天空升高，把對面都照得通亮了。這一帶地方恰就是我約過與我的愛人再見的地方，她這時正爲這個樂園似的地方所圍抱着，還睡着吧。我一邊這樣想，一邊循着歸道緩步回去。

我爲着愛她的一念，努力把法律的事務推廣和弄好，因此我就餘暇很少，到歐芬巴哈去的時候漸稀疏了，由是我不得發生一種苦惱不安之感。這樣子，我覺得人類本來是爲着將來的緣故而忽略和喪失了現在。

我的前途的希望既漸漸改善，在我的想像中我認爲牠比實在的情形更好，我越覺得儘早正式訂婚的必要，因爲我們的關係已盡人皆知，如就這樣繼續下去，總會有不快的事情發生。正如在這種場合的少年男女所慣爲的那樣，我們彼此不明白地談及這事，但是雙方的絕對的歡樂之感，分離全不可能的確信，彼此同樣的相互的信賴——這一切使我們不得不把事情認真起來。我從前雖已立下決心不再與異性作引續的關係，我與她的戀愛將來的結果的幸福與否，雖不能確知，但我再陷入情網之中，我的確是爲自

己的愚笨所累，現在挽救之法就是日益致力於與此事全無關係的世俗之事，我也可希望由事務生活得到利益和滿足而與愛人共享。

這種真態的情況和心境的苦味，恐怕讀者中也有許多人嘗過，幸而有一個女友出現，把我救出來。她是一個很洞明人情世故的人，人們稱她做德爾佛（Delph）小姐。她在海德爾堡跟她的姊姊一塊經營一個小商館，以前有好幾回經濟上的變動，常得佛郎克福城的大銀業店的援助，很為感激。他從小時就認識麗梨和愛她。她是一個很特別的女子，面貌端嚴而有男性，走起路來，步武穩重而急，她之特別出到社會來營生是有相當的理由的，在某種意味上她洞明人世的真相，她決不是好弄權謀之輩，通常她慣把事物的關係作長久的觀察，靜中進行她的目的，但是她有見機立斷的才能，當她看見別人的思想正在懷疑與決斷之間動搖，一切都繫於能決斷與否的時候，她就能以斷然的態度臨事，因此她常能達到她的目的而不易失敗。實際上，她沒有甚麼自私自利的目的，做一件事，成就一件事，特別是撮合一件婚事，本身對於她就是一種報酬。我跟麗梨的情形，她已看透很久了，因屢來佛城之故，又有很透切的觀察，到後來她終於決心助成我們的好事，認為我們兩人的用意雖是真誠，但沒有充分地貫徹，她決心助我們一臂之力，使這一個小羅曼斯儘早完場。

她從許多年以前已博得麗梨的母親的信賴，由我的介紹，她到我們的家裏，又得我的父母的好感。因為在這個皇帝直屬的自由市中，像她那樣的粗豪的女人不會爲人所厭，而且因爲她具有理智之故而更加歡迎。她知道我們的志願，我們的希望，好替人做事的她覺得應以這事自任了。結果，她跟我的父母商量，她怎樣開口，怎樣掃除她會碰到的困難，我不很清楚，總而言之，有一晚上她走來會見我和麗梨，把兩親同意我們的婚約的好消息帶來。「你們握手吧！」她熱烈地用命令的口吻對我們喊道；我站在麗梨的前面，伸出手來，她雖不躊躇但慢慢地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中。我們深深地呼吸一下之後，便猛然相擁抱了。這樣子，在我的奇態的一生涯之中，竟也嘗到世間的未婚夫所嘗到的滋味，這確是高高在上支配我們的神明的不可思議的意旨吧。

我敢說，這種滋味是重道守禮的人一切記憶中最愉快的。這種感覺真是難以用語來表示和說明，回想起來總是可樂。婚約成立以後，以前的一切情形都完全改變了，最嚴酷的對立消散了，最強頑的不和也調整了，突進前逼的人性的自然，永久警告牽掣着的理性，逞暴虐的種種的衝動，明達的法律——這一切從前不絕與我們自身爲敵，與我們齟齬，現在這一切都對我們融洽無間，只等待壯嚴虔誠的婚禮在大衆之前舉行，從前的要制止的事反應促進，從前要嚴禁的事便成爲不可忽的義務了。

可是，從婚約締結的瞬間起，我的心情便起一種變化，讀者聽了也許會致道德的讚美吧。即是，以前我把麗裂當作愛人看時，我覺得她是美麗，嫵雅，動人，現在我却又覺得她是一個有品格有價值的雍容華貴的女人。對於我，她是有兩重人格的；她的嫵雅可愛之處是我的所有物，我像從前一樣的覺得到；但是，她的性格的價值，她的沉靜自持和對一切的自信，仍是她自己所有。我把她的所有物靜觀透視，覺得她像是一種資本那樣，我可以一輩子跟她一塊來享受牠所生的利息，我想到這兒便高興得很。

古諺有說：「盛極必衰，」這話是有很深的根據和意義的。本來只藉德爾佛小姐斡旋而獲得的雙方父母的同意已爲人所承認，但只是默認，而沒有其他的形式，可是一當一種理想的事情——我們確可以此稱這種婚約——進於現實的時候，當我們相信這事已完全告一段落的時候，便發生一個危機了。外部的世界總是冷酷無情的，如果她是有理的話，牠便堅持不肯放鬆一步。愛情的信賴心是很大的，但是牠碰着牠的對頭的現實的礁石而擱淺，是屢見不鮮的事。青年的未婚夫婦如沒有充分的貲財，而作新婚之夢，恐怕連蜜月的滋味也不能嘗吧。這種情形在近世更是常見。一個他們預期不到的世界直接向他们提出難堪的要求，來威脅他們，如果這些要求不能滿足的話，青年的新夫婦生活便弄到可憐又可笑了。

我爲結婚而認真地準備的物資之不足，到了某一點才能夠用，初時我還不大清楚。可是目的之實現

已漸逼了，這兒那兒都有點棘手。

戀愛着的人隨意作成的樂觀的推論，今已日益顯出牠與現實不一致的地方來。我的家和家境，這時要冷靜地加以緻密的考察。我們的全家人的心中雖已準備媳婦的入門，但是像麗梨那樣的女子是不是合父親的心的女性呢？

在第三卷之末，我已把那個賢淑，端莊而有才，美麗，可愛深情而有分寸的女子介紹出來。她之於我們的家庭，正像一塊樞石之於已經砌疊好的窿穹那樣。但是，在我與麗梨結婚的場合，如加以冷靜的考察，我們不能不承認，爲要使這個新嫁娘也有同樣的作用，我們就逼要再建一個新的窿穹。

不過，在這時候，我不明白這點，她也茫然。可是，如果把我在家中的地位觀察一下，和想想娶她進門的情形，我就覺得她與我不相配。我記起我在她的家出入的時候，爲要使自己也與她所往來的髦時的朋友隨和一下，我迫須時時更換我的服裝，甚至換過又換。但是，一個家和家風却與衣物服裝不同，不能隨便的更改。我們的家是一個新築的堂皇的市民之家，却把古代的豪華的裝飾保存着，一切都像是帶有復古的意味那樣。

因此，即在我們的兩親已同意這婚約以後，他們彼此還沒有來往過，沒有發生甚麼親家的關係。家教

的習慣不同，家教家規也相異，如果可愛的麗梨要稍爲繼續她在家時的生活，她便會在我們的頗寬敞的家裏感到跼蹐不安，無從施展。

我一向所以不考察到這一切之點，是因爲自以爲有大好的前程橫在前頭，可以有貴顯的官職的希望。一個活動的人到處都可以立足，有爲有才易博人的信賴，只要時機一轉，就水到渠成，誰都作此想。只要能獲到一個確實的位置，奮發有爲的青年必得人的好感，天才必爲一切人所信任。

當時德國的學術界和文學界的地面真可以視爲新打開那樣。在實業家中有些聰明的人期望在這幅新開闢的地面上有能幹的實技的人和精明的事務的人材。即使那爲世人所尊重，基礎很好的祕密共濟組合（Freimaurerloge）也想以巧妙的手段引我加入。我因爲與麗梨的親交得認識他的重要的社員，但在我當時的獨立不羈的精神——後來覺得而實是一種傻氣——我拒絕與他們發生較密切的關係，却想不到他們既以高尙的精神互相結合，若加入他們裏頭，他們對於我的目的——與他們的也很接近的目的——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呢。

讓我現在掉筆再回到最關係於我個人的事去。

在像佛郎克福城那樣的城市中，有一種統理許多種事務的官職，卽是駐筭公使，代辦官之類，視任職

者的活動能力怎樣。職權可以無際地擴大。我有任這種官職的機會，驟看起來像是俸祿厚而又名譽好。親友們預料我一定勝任愉快，實際上，如果以上述的三人（哥德，他的父親和書記）協力辦事為條件，也許會有相當的成功。人們把疑惑之點瞞着不說，而把有利的點說出來，以為只要奮力活動就可以把狐疑不安掃除。因此我的生活情形弄到有點渺茫的因素在其中，而我的熱情却不因而稍冷。

在平和的時代，一般民衆最歡喜讀的就是官報新聞紙之類，有牠們，我們可以很神速地知道世界最近的情事。過着安逸富裕的生活的市民在讀新聞時也無邪地露出他們的黨派心來，其實，我們的眼光有限，這種黨派心是無法擺脫，也不必避免的。快活地度日的人，像是打賭投注的那樣，各自隨意地站在某一黨派的立場，把本事對於自己沒有實際影響的得失利害算作自己的事，像是看戲的那樣，對於外人的幸與不幸，寄與雖是想像的而很熱烈的同感。這種態度，常像是任意亂擇的，但也有道德上的根據。即是，我們有時對於可稱道的意圖表示相當的讚美，但是，有時又為某人的赫赫的成功所動，他的意圖本可非難，我們也轉而謳歌他了。當時的德國和國外有許多這樣的事件，可供我們作黨同伐異的材料。

腓德烈二世以他的強大的武力做基礎，像是老握着歐洲和世界各國的運命。羅俄斯女王喀德鄰是個偉大的女性，在位以賢明著稱而又廣招賢才英俊，使他們有充分的用武之地，替女主日益擴充她的

威權。這種擴張運動正向土耳其人着手，向來給土耳其人蔑視的我們，以對他們大施報復爲痛快，已成了我們的習慣，所以聽見這些非基督教徒的國民死傷盈千，也覺得不是犧牲甚麼人命。拆斯麥（Tachisme 亞洲土耳其）軍港土耳其艦隊爆炸（一七七〇年七月六日）的消息傳來，歐洲的文明國都大喜若狂，爲使這個大的戰蹟永遠留下活生生的印象，便在里窩那（Livorno）的軍艦停泊所，特地把一艘軍艦爆炸，好使畫家照着實景來繪圖，當這時候，一切都醉心於戰勝者的驕意之中。這事發生後沒有多久，北國（斯干的諾維亞）的一個青年君主靠着自己的威力從貴族的手上奪回軍隊的統率權。貴族之被他壓迫，沒有人覺得可憾，因爲一般民衆對於貴族絕無好感，貴族階級在性質上是密祕行動的，牠的行動越密，他的權力便越鞏固。加以這個青年的君主爲要與貴族對抗，庇護較下級的民衆，引爲己助，所以他更得大衆的同情。

但是，使世界更爲轟動的，還是國民全體作解放運動一消息之傳來。固然，在許久以前，這種運動已以小規模發生，惹人的視聽。科西嘉（Corzica）的解放運動久已爲全世界注目的焦點。那兒的志士帕奧利（Paoli 一七二五——一八〇七）既不能貫徹自己的愛國的志望，取道德國赴英，沿途大受人的衷心歡迎。他是一個身材瘦長白晰英俊的人，舉止嫺雅溫文而和藹可愛。我曾在柏特曼（Bethmann）的家裏

會過他在這兒他只作短促的逗留，以豪爽殷勤的態度接見那些爲好奇心所驅而來的訪客。但是，這回在地球上的僻遠的部分又重見同樣的運動的發生了。人們祝阿美利加人完全勝利，佛蘭克林和華盛頓的名字開始在政治界和軍界放射燦然的光芒，許多有助於人類的解放和改善的事件連續發生，最近，法國的新王又顯出極善的意圖，自動地廢棄向來許多的王權的濫用作爲，以最高貴的目的之達成自勵，實施整然有序出入相符的財政制度，拋棄一切專慾的行動，只按照着法律和秩序來治理國政。這個消息傳出後歐洲全境却瀰漫着極明快的希望，輕信的青年便相信自己和他的時代都可以有美好燦爛的前途了。

我對於這種種事件，只當牠們對於一般社會有巨大的影響時，我才注意和感到興味。我自己和我的常與來往的朋友對於新聞，新事件殊不關心，我們所關心的是人的內部認識，至於一般人類的行動，我們聽其自便，不聞不問。

我們的祖國德國（我們的故鄉佛郎克福城成爲牠的一部分也已有百餘年）雖歷經許多次的戰爭和動亂，但仍屹然不動，保持牠的原來的形體。從最高位的人到最下級的人，從皇帝到猶太人，等級身分雖極其繁雜參差，但這像是不使國民分裂，而使之團結，這種階級制度的存在倒是一種可喜的事。諸侯雖隸屬於皇帝，但皇帝却予他們以皇帝的選出權，以及由此取得和維持的種種特權，使皇帝與諸侯間維持

均勢。可是，高級的貴族既自以爲儕於第一流的王家之列，以他們的特權而論，且可自視爲與皇帝比肩，而有世襲大僧正的位階的選帝侯，既高出其他選帝侯之上，又是羅馬的僧政制度的演派，保有誰也不能否認的名譽的特權，所以在某種意味上且有高出皇帝之上之概。

如果我們想起這些根深蒂固的舊貴族不止在世襲的封地上享有絕對的特權，而且領羅馬教會的賜與，受騎士的爵位，就國政的要職，有自行協約聯盟之權，我們就容易想像得到，這一大羣的貴族，自覺同時是居下位而又同等的人，在極大的滿足和正常的世俗事務的活動中過了他們的一生，不必有怎樣特別的勞苦費神，就把自己這樣的享樂傳給後裔。這一階級也不是沒有精神的教養，因爲百數十年來，在他們間有傑出的軍事和實務的人才的出現，他們在軍事和外交方面都蟠據着。同時，他們又能以文學和哲學的研究，來修養精神，攀登一種對於現狀無不大適宜而很高超的立場。

在德國差不多還沒有一個人作艷羨這個巨大的特權的貴族階級之想，也沒有人妒忌他們的豐厚的世俗的優先權。中層階級專心從事商業和學術，他們藉此和與之有密接關係的技術，確得到與貴族頗顯的勢力。完全自由或半自由的城市援助中層階級這種活動，那兒的市民在一種安居樂業的狀態中。凡是積有巨資的人，或在精神的活動上——特別是在法律界和政界——聲譽雀起的人，到處都能受人的

特別的尊敬，以有勢力自豪。在最高等的帝國法院中及其他法院中，貴族的陪審席之旁還設有學者的陪審席，前者自由發揮的概觀的見解，爲後者的深銳的洞察力所補充，互相諧洽。在實際生活上，兩者絕沒有露出階級敵對的痕跡。貴族安然擁有他們的久經歲月而神聖化的隱如泰山的特權，而市民階級以爲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加上一個豐（Von，貴族的名字之前通常是這樣）力謀在表面上儕於貴族之列，是他們所不屑爲的事情。工商業家和技術家爲要與駸駸進步的外國的實業家競爭，不愁不忙。如果我們把時起的弛緩反動的現象置而不論，我們真可以說，那時大體上是純粹認真的努力奮發的時代，爲從前所未有，其後隨着外部和內部的發展，這種狀態也不能持久。

在這個時候的我，對於上層階級保持良好的關係。在維特中，我縱會將存於上中層階級之間的不快的事情激昂地說出來，但是，誰都覺得這不是以獲得直接的影響爲目的，從該書的其他的熱情的描寫看來，讀者當不會把這種說法視爲階級反抗的呼聲吧。

可是，後來出版的格茲·豐·伯里生根使我與上層階級的關係非常良好；牠縱然不守向來的文學所奉的繩尺，但是牠藉着豐富的歷史上的知識，優秀的技巧，把古代德國的國情描出來，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立於絕頂，以下在種種品級的人中點出一個騎士格茲，他鑒見當時的綱紀廢弛法律蕩然的國情，決

心以一個私人的資格，縱不依照法律的手續，但也依正理來打不平，結果他自己就陷於困苦的地。這種複雜的內容絕不是嚮壁虛構，而是把史實化爲栩栩欲活的描寫，因此從這點看來，牠是帶有近代的作風的，但是同時力求不失這個善良的英傑自己執筆以相當的文學技術寫下來的自傳的精神。

現在，格茲的子孫，還沒有息微，他的一家還保留佛郎克騎士的爵位，但是這種爵位也跟中世紀的其位階那樣，今已名存實亡了。

我這個戲曲出版以後，雅克斯特（Jaxt）小河（尼加爾河之右方支流）雅克斯特豪遜（Jaxthausen）符騰堡王國的村落，格茲的生地（便驟然獲得詩的意義，有好些人特地到來游覽憑弔，海爾布琅（Heilbronn）的市公所（十六世紀建造的建築物，格茲曾被幽閉於那兒的一個塔中，該塔今稱爲「格茲塔」而保存着）也有游人的足跡。

世人又知道我有意欲就當時的歷史的其他之點着筆，有許多從那時到現在還繁衍的名門貴族，盼望自己的祖先也靠着我的一枝筆而得到表揚。

本來，以優美的天才的手腕把史實文藝化，使國民對於本國的歷史有新的聯想，是引起他們的特別的感興的快事。他們看見祖先的種種的長處而自鳴得意，看見祖先的缺點，則自以爲自己早已免除而不

禁微笑。所以這樣的描寫總會博得人的同情和讚賞，而我在這種意味上，從格茲得到許多可喜的效果。

可是說到這兒，有一事很可注意的，卽是在爲此著作所動而與我接近的人中，附隨我的青年之羣中，却沒有一個貴族。在他方面，三十歲過外的人來探訪我的倒不少，他們立志和努力認真地教養自己，使成祖國有用的一員和有用的人，跟他們接觸使人充滿愉快的希望。

在那個時候，一般地關於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之間的時期的研究正在開始且甚熱烈。烏爾立喜·豐·胡特敦（Ulrich von Hutten 符騰堡的公爵，一四八七——一五五〇）的著作給我搜羅到了，從那兒我看見在那時代昭著的事在近代也同樣的再演出來，而覺得非常奇怪。

烏爾立喜·豐·胡特敦致卑里巴爾德·皮爾克海姆爾（Billibald Pirckheimer）的信的一節，在下頭錄出來，大概還恰好吧。

「幸福給予我們的東西，大抵牠再取回，不單是如此，而且我們常見來自外部而成爲人類所有的其他一切東西，也受偶然的支配。可是，現在我爲名譽而努力，盼望不爲人所嫉妬，不問手段怎樣而得到。因爲我抱有力求貴顯的強烈的渴望，願盡可能地達到高位。親愛的卑里巴爾德，縱然我是出自這種家門，生我的父母是貴族，如果我不藉着自己的功業致

身貴顯，而自以為今已是一個貴族，我覺得是可恥的，我是心心念念着偉大的功勳想着更高的事，我絕不是想進於爵祿更高，更顯赫的地位，而是想不藉先人之蔭，獨力從他處尋求階梯，進身成爲一個特別的貴族，不與尋常的貴族爲伍，以先人之蔭爲滿足，我還想在祖先的遺業之外由自己更添上一些東西，俾可由我直接傳給我的子孫。

「因此，我向着這個目的，而從事學問的鑽研和奮發努力，與那些以一切現狀爲滿足的人的意見相反。因爲，正如我曾對你說過我是有這種名譽慾的，我絕不會以現狀爲滿足，我不瞞你，我對於那些出身最下層階級，而致身貴顯在我們之上的人，不加羨妒；我在這一點與我的同身分的人的思想相反。他們常詆譏那些出身寒微而藉實際的功績榮達的人。因爲這些人把我們所忽略的名聲的實體以自己的力量獲得，縱使他們是晒布匠或染皮匠的兒子，他們當然比我們強；他們是歷經遠比我們所遭的爲大的困難，而竟能獲得這樣的地位。那些妒忌他人以才學致身通顯的無學之徒，不獨是惡人，而且算是可憐的人，甚至最可憐的人中之一。這種愚行是我們貴族的通弊，他們對於這種彰身之具加以嫉妒的橫眼。其實，我們妒忌那些獲有我們自己所忽略的事物，是甚麼道理呢？爲甚麼我們自己不用功研究法律呢？爲甚麼不自己去精究學問和藝術呢？當我們疏懶不上進時，晒布匠，鞋匠，車匠等等便着先鞭了，爲甚麼我們放棄我們的機緣，爲甚麼我們將最自由的學問研究委諸我們的僕役——多可恥呵！——他們的卑污之手呢？我們付諸等閒的承襲的特權給那些有手腕而勤勉的占有，以活動來利用牠，是很正當的。我們可憐的貴族，忽略了那足以使下層的人高出我們之上的學問技術。因此，我們不要再妒忌他們，而努力獲得他人以之自負的東西（說來這真是我們的恥辱呵。）」

「求名的欲望總是可尊重的，好勝爭強總是值得稱賞的。怎能每一個階級都保留着牠的特有的名譽，而又添上一種固有的美呢！我對於先祖的遺像，和高貴相承的譜系都不是藐視；但是，如果牠們的價值，如果我們不以自己的功績化爲已有，牠的價值縱怎樣高，也不是我們所得而有之。如果我們過的道德生活不是貴族所應爲者，這種價值也不能永久存在，貴族社會的腸肥肚滿的家長指其先祖的遺像向人誇耀，而自己過飽食暖衣的怠逸的生活，與其說他們是功業標柄的列祖的後裔，不如說他們是一個木偶似的蠢物，他們的自嬌也是枉然的。

「以上的就是我想關於我的名譽慾和牠的性質向你詳細地而又坦白地直陳的話。」

我從我所知的貴族社會的朋友間也聽見過與此相似的精到有力的思想——縱然不是說得那樣的貫串圓滿——他們的這種思想的結果在他們的誠實的活動中顯現出來。「人一定要以自力成爲貴族！」一語已成爲他們的信條。在那時的昇平的時代，他們間已有一種競爭的活動，以及由上而下，貴族與庶民互爭雄長的努力。

然而，在貴族社會以外的我們却能得到我們所欲求者：我們的天賦的才能，只要是在我們的公民身分所許可的範圍之內，便能自由無礙地揮使。

尤其是我的故鄉佛郎克福城在這點有一種全然特殊的情形——不很充分地爲人注意的情形。即

是北方的帝國直屬自由市是以日益擴展的貿易爲基礎，而南方諸市以商業衰退之故，以美術和工藝爲活動的地盤，至於梅茵河畔的佛郎克福城則顯出一種混合的狀態，一方面見商業，資本，土地房屋所有的發展，他方面見知識慾與蒐集慾等精神活動之盛行，彼此互相錯綜。

在這個城中，路德派的新教握信仰上的牛耳，繼承所謂「根」世襲領（Gan-Erbschaft）的林普爾格（Limpurg）家，本以「俱樂部」起家的佛牢因斯坦因（Frauenstein）家，在下層市民起暴動的時候，曾極力庇護有識者。法律家，以及其他殷富優秀的人都得有參與市府的機會，即使那些在亂時盡力維持秩序的職工階級也可以任市會議員，所異者，就是他們的昇擢不易就是了。此外，市政上所必需的種種均衡的勢力，正式的制度，以及其他自由市的政制所需要的機關官職，給予許多人以充分活動的地盤，他方面，以佛城地位握交通的要衝之故，工商業也日益發展，毫無障礙。

上層的貴族的所作所爲，不見爲旁人所羨妒，甚至幾不爲人所注意；次於他們的階級已不能不努力上進，以先世的豐厚的家業爲基礎，力謀在法律學及政治學方面揚名顯聲。

所謂宗教革新派（Reformierte）加爾文派的基督教徒）及在其他各地的宗教亡命者（南特勒令撤回後，亡命於德國的法國新教徒）自成一個惹人注目的階級。即當星期日他們在博根海姆舉行

禮拜，各自驅華麗的車馬經行街上時，也像是對其他的市民誇示其勝利那樣。後者無論在天氣好的時候也好，壞的時候也好，依照教規，只能徒步到教會去。

天主教徒差不多不為一般市民所注目，但是其他兩派所占的利權，他們也得擁有的。

第十八卷

在這卷中，我將回頭講文學上的事情，這就先要提起那對當時的德國詩界有很大的影響的一種情形。這種情形的影響支配我們的詩的藝術的整個的進程，直至今日，在將來也不會失墜牠的威力，故特別值得注意和觀察。

德國人從古時起已慣於用韻，因為牠有一種好處，即是可以用很素樸地來使，差不多只須數音節，照着格式配列就行了，可是，隨着文學的教養的進展，人們多少本能地注意到節奏的意味意義，有許多詩人精於此道，便獲得世人的賞讚。韻是表示詩的句的終結，句較短時，還顯出是與以下之句隔斷，自然地陶冶慣的耳朵還聽出變化和韻味出來。可是，在我們那時代有些詩人一舉把韻廢去，而不想一想，關於音節的價值仍沒有決定，而且很難決定。克洛普斯托克是這種新運動的前鋒。他怎樣努力，和他有甚麼成就，已為世人共知的事實。誰都覺得無韻的詩有點不妥，人們不敢冒昧猛進，而隨着自然的傾向，從事散文詩的嘗試。革斯浪的極為人愛誦的牧歌已為散文詩開一無盡的前途。克洛普斯托克寫的散文詩有赫爾曼之役的

對話和阿當之死。在戲劇一方面，藉着所謂市民悲劇和新劇(Drama)一種富於感傷的高尙的風格流行起來，反之，因為英國詩人的影響而流布於我國的五腳韻的抑揚格 *Jambus* 使詩散文化。不過，一般的詩人還不能完全擯絕韻與音律的要求。藍勒雖奉不正確的詩律，但對於自己的作品甚為苛求，對於別人的詩作，也不能不作同樣峻嚴的批判。他把散文改變成詩，把別人的詩加以修改潤飾，因此，他不獨不獲得人的感謝，而且使問題更加混亂了。詩人中最有成就者是那些略承認音節之價值而利用傳襲的押韻法，為自然的詩人的趣味所導，遵守不成文不確定的原則的人，例如薇蘭就是這樣。薇蘭的天才雖非他人所能模仿，但他的作品可供中才以下的詩人的模範。

但是，創作的嘗試，無論如何總是拿不穩的，無論何人總有一個時候迷誤起來，即第一流的詩人亦所不免。所以，那時德國的詩壇雖說是真正的天才輩出的時期，但可認為正格的完成的詩作極少產出。因為當時在詩壇上的時代精神也是動搖的，多所要求的，和活躍的，而沒有靜觀的餘裕，和滿足自己的要求。

當時的人為要找出可容詩立足的地盤，為要發現可供詩人自由呼吸的氛圍，就回到前幾個世紀去。在那個時期，許多的鄭重作成的業績從一種混沌狀態之中放出光彩，故人們採用當時的作詩法。可是中世紀的 *Minnesanger* (十二三世紀的抒情詩人，大部分為當時的騎士。) 離我們太遠了，如要師法他

們一定要研究語言，這種事却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所欲的是過活而不是學習。

跟我們最接近的是那真正的大師漢斯·沙哈斯（Hans Sachs）在紐倫堡城生卒的詩人，業靴匠一四九四——一五七六。他是一個真正的天才，與騎士、宮廷中人的 Minnesanger 有異，而是像我們那樣可以自豪的單純的市民。他的教訓的現實主義，很合我們的脾胃，我們在許多場合利用他所用的輕快的節奏和很聽人揮使的韻律。他的詩那樣的風格像是很與日常生活的詩相宜，我們隨時都需要牠。

可是，如果本來需要一年間甚至一輩子的注意集中和勞苦的重要的著作却那樣鹵莽地從事，因為一些輕浮的機緣，多少有所成就，那麼，我們就可以想見其他的即興急就的作品是怎樣隨意亂作的了。例如我們以之向自己內部挑戰，和向外部尋釁的一切形式的書翰詩，寓言詩，諷喻詩，就是如此。

當時這些作品，除了已被翻印的之外，只有很少存留着，縱然牠們是保存起來。這些作品如加以簡短的解說，對於深思的讀者或頗明確地露出牠的起源和用意來。在將來，卓識銳眼的人見了這些詩，將會看出這些奇態的作品也潛含有正直的努力做牠們的基礎。即是在這些詩中誠實的意慾與驕慢戰，自然與傳統戰，才能與俗套戰，天才與牠自己戰，力與女性的軟弱戰，未發育的卓越與既成的凡庸戰，因此，我們可

以把這一切的嘗試看作一種前哨衝突。牠是正式宣戰的先聲和大決戰的前驅。因爲如精確地加以觀察，這種戰爭在這五十年來還沒有終結，牠還是一路繼續下去，所不同的，就是進於較高的階段吧。

我曾就古代德國的傀儡戲和雜耍戲的情節構思，編成一本滑稽劇，牠的名字喚做漢斯烏斯特的結婚（Hanswusts Hochzeit）。劇的情節是這樣的：漢斯烏斯特是一個父母雙亡的有錢的農家子，正在成年的時候，他想跟一個名喚烏塞爾·伯蘭丁納（Ursel Blandine）的富家女結婚。他的監護人啓里安·布魯士特佛力克（Kilian Brustfleck）和她的母親烏塞爾都很同意這個婚事。他們的多年的計劃，他們的最大的願望由是終於成就了。這事情沒有一點障礙，一切只集中於一點，即是這一對青年男女的結合因婚禮的準備及其他種種的不可缺的儀式慣例而延宕了。在序曲開場時，婚禮招待人出現，講他的熟套的平凡的吉利的演詞，最後以韻語結束。

Bei dem Wirt zur goldenen Laus

Da wird sem der Hochzeitsschmanns.

「金風酒館」設席開筵，

舉行婚禮的大宴。

爲使這劇的場所的統一性不致有被破壞的非難，金虱酒館在舞臺的背景中飄現牠華麗的酒帘，但是，這酒館却弄成可以旋轉的那樣，東西南北向都可，不過，舞台前方的配景，却須加以適宜的變更。

在第一幕，前景是向着街，現出金色的，給太陽顯微鏡放大的酒帘，第二幕的前景是庭園，在第三幕，面着小森林的部分，在第四幕，附近的一個湖的景現出來。當然，由此豫言，對於後世的舞臺裝置者，在整個舞臺上配置波面的景，直至後台助言人的窟窿之前，也不是困難的。

但是，該劇的本來的趣味還不是由這一切的舞臺上的裝置表現出來，因爲根本的滑稽味是達到瘋癡的田地，一切登場的人物都是用德國人向來聽慣了的罵人譏諷人的字眼做名字。因此，各個人物的性格和彼此間的關係，一聽見名字就可馬上明瞭。

我們既希望現寫的自傳成爲下等的人的讀物，也爲溫良有禮的家庭所愛誦，所以，我們絕不用照着劇場的廣告所揭示的那樣，在這兒將登場的人物順序舉出來，也不必在這兒把他們最明白地最觸目地表演自己的地方再敍出來。不過，以極簡單之筆表出他們的滑稽的，俏皮的無邪氣的關係，和玲瓏巧妙的談諧，是必要的。茲附上一紙這樣的試作的說明書，至於插入本書與否，聽憑出版者的酌奪。

老表蘇夫特（Schuff，字義爲卑劣的人，）以親戚的關係，有被請參加婚禮的資格，沒有人對此提

出異議。因爲，他在人世上縱然總是一個無用的人，但是他確是人世中的人物，他既在那兒，就沒有妥當的方法拒絕他。而且在這樣大喜的日子，也不好提起從前曾有過不滿意於他的事情。

蘇爾克（Schurke 字義爲無賴漢，）老爺的赴席却是一個難題。當新郎新婦的家正用得着他時，他就利用這個關係，從中取利。可是他又給予新郎們的家以損害，這或是爲他自己的利益，或是也因爲他覺得這樣子是他合式的事情。有些多少有點聰明的人贊成接待他，唱議拒絕他的人佔少數而不得通過。

可是，還有第三個賓客，他的接待與否比蘇爾克更難決定。在衆人之間，他是一個平常的人物，與別人無異，他知道迎合人的意思，原諒人的過失，和有種種的用場，但是他有一個毛病，就是他不能聽見人家說出他的名字，他一聽見他，就霎時間動起像斯干的諾維亞的英雄故事所說的那樣三尺無名火來，把左右的一切都要打個落花流水，在這樣的暴怒中，他把他人打傷，自己也被打傷，本劇第二幕就因爲他的狂暴而在很紛亂狼狽之中落幕。

在這劇中，我不能放過絕好的機會，來懲戒那盜印我的詩集的馬克羅特（見前）他帶着印馬克羅特書店盜版的書沿門求售，當他看見婚禮的舖陳時，他遏不住他的劣根性，來打秋風，騙他人的錢來飽他

的枋腹。他投刺請謁啓里安·布魯士特佛里克便出來問他的來意，但是把他拒絕了，因爲今日一切的來客都是在社會上知名之士，而馬克羅特却没有這樣的資格。馬克羅特再鼓其如簧之舌，證明他自己也像別的客人那樣聲名藉藉。但是啓里安·布魯士特佛里克是一個峻嚴的婚禮招待員，不爲他所動。這時，那個名字說不出的先生出來了，他在第二幕末所發作的暴怒已平服，看見這位偷版的馬克羅特是自己的同類，極力替他關說，終於他被列爲賓客之一而受主人家的招待了。

恰在那個時候，斯托爾堡兄弟（見前）在瑞士旅行的途中，順道來訪。我在以前很早寄稿給格丁根的文藝年報，露出我的詩才的時候，就與他們兄弟以及氣味相同的青年詩人們結了很密切的友誼，他們的人品和著作，我知道的甚深。當時的人關於友誼和愛情抱有頗奇怪的觀念。即在兩者的場合，人們以一種青年活潑的意氣互相結合，雙方傾露出彼此的天才的而粗雜的內部的光輝來。這樣的相互的關係，在外觀上確是一種相互的信賴，世人便稱爲愛，看作真實的愛好。我也像別人那樣對此抱有幻想，這幻想想多年來使我嘗過種種的苦的經驗。步爾革（見前）當時寫給我的信，今還留存，由這信可以看見當時的文人的朋侶間絕沒有道德美那一回事。各人都覺熱情沸騰，自信可乘勢隨便的行動，隨便的作詩。

斯托爾堡兄弟跟豪格維次伯（Craf Hangwitz）一道來了。我打開胸襟般勤地歡待他們。他們安

頓在旅館內，吃飯却大多時在我們家裏吃。最初的晤談是很明快可喜的，不過，不消多久，清狂不羈的談吐便湧出來了。

這三個賓客的來臨，使我的母親處於一種特殊的情境中。她的精明爽直的待人接物的態度，使她上儕於中世紀的賢母，可比於倫巴底或拜贊廷宮中的王妃的女傅阿雅夫人（Agnese），出於意大利小說亨孟的孩子們的母親。他們三人也只以「阿雅夫人」稱她，她也喜歡這樣的戲呼，自己也跟着青年的人們作這樣的空幻之想。其實，她看見我的格茲·豐·伯里生根中所寫的主婦已相信是自己的影子了。

可是，這樣的文靜的談話不能繼續多久，只一同吃過二三回飯之後，當酒已喝乾了一兩瓶的時節，詩人的使酒醉罵的皮氣便鬧出來，滔滔喋喋的把暴君攻擊，甚至慷慨激昂到要喝飲暴君之血。我的父親看見，搖頭微笑。我的母親一輩子差不多還沒有聽見過暴君那一回事，只記得在哥特夫里的編年史中看見過這種可怕的人物的銅版照片。在這銅板畫中，波斯的加姆比塞斯王（Kambyses）當着一個幼兒的父親之前，用弓箭射中幼兒之胸，而自鳴得意。這種可怖的印象現在還留在母親的記憶裏。我們這種和與這種相似的談話，愈談愈激昂，我的母親爲使這種滿着殺氣的話轉成愉快，便跑到酒窖去，在窖裏頭藏有幾

大壘的遠年陳酒，在那裏頭還有她自己手製的一七〇六年，一九年，二六年，四八年的舊釀，極少打開，只在特別的喜慶日子才拿出來。

當她把那醇酒裝在磨光玻璃的瓶裏放在桌子上時，她喊道：「這就是真正的暴君之血了！你們喝這個來解悶洩憤吧，但是喝了牠，就不許再談殺人那樣的事了！」

「對了，這是暴君的血呵！」我高喊道，「沒有再像這個暴君那樣可怕的，現在把他的肝臟的血滴出來陳在你們之前了。你們開懷飲啜吧，但是，不要過度為甚麼呢？美味和芳烈之氣使你們都陷入暴君桎梏之中是不能不提防的呀。葡萄實是世界的暴君，非斬除根株不可；因此，我們應該推戴色雷斯（Thrace）的聖王來喀古斯（Lykurgus）傳說是紀元前九世紀的斯巴達的立法者，他熱心地從事禁酒的可敬的事業，但是後來為騙人的酒鬼巴克古斯（Bacchus）所魅惑，而頹廢下去，不過，在歷來的殉難者中，他是值得首先提及的人物呵。」

「葡萄這個傢伙，真是最壞的暴君，同時又是偽善者，阿諛者和暴力漢。先須喝他的血，一兩杯使你都痛快起來，但是一滴引起第二滴，使你欲罷不能。牠們正像是人們恐怕會碎裂的的一串的真珠那樣。」

如果我在這兒所說，是像古今的優秀的歷史家那樣，不插入本來的話，而有虛構一演說詞的嫌疑，那

際，我就只得願望當時的我是一個連記者把我的演詞的片段記下，保留到現在來。如果真是這樣，讀者恐怕會發見那速記錄與現在所引的文句在用意上雖全相同，但詞采當較精美動人吧。總而言之，現在所引用的文句是缺乏一個青年——自己感覺到自己而不知道怎樣發揮他的磅礴的青年的青年——所有的滔滔的詞源和豐富性呢。

在一個像佛郎克福那樣的城，情景是很特別的：常有種種色色的旅客從世界各地踏入佛城來，從他們那兒聽到關於世界各地的話，而引起人的旅行癖。我在從前因為許多的機緣已是好動不好靜的了，這時候我正要試行一下看能否離開麗梨，加以一種痛苦的不安之感使我無法做預定的事務，所以斯托爾兄弟邀我作伴旅行瑞士，我便欣然有行意。我的父親贊成我這個旅行，并勸我如機緣湊合便不好錯過順道轉往意大利旅行。因此，我很快就下了決心，即把行裝打疊妥當。我見了麗梨，沒有正式辭行只隱言有遠行之意，便離開了她。她在我的心中長得那樣根深蒂固，我以爲是真個與她分別呢。

不消幾個鐘頭，我便偕同三個愉快的旅伴到了丹姆斯達城到那兒的宮廷謁見時，我們還要彬彬有禮的。在這城的游覽，是靠豪格維次伯爵做主要的嚮導。他是我們中最年青的一個，體格良好，儀容溫良高貴，面目和藹可親，舉止時時一樣，待人接物抱有同情，但不見熱烈，故我們覺得他是一個冷靜的人。因此，他

必須忍受斯托爾堡兄弟們的種種的戲謔和替他起的綽號。當他們以為可以學「自然兒」那樣無拘無束的言行時，豪格維次伯爵不以這種笑謔為意，可是當着要舉動規矩矩的場合，那就迫着——縱然不是不喜歡——再裝作伯爵那樣，他自己先能以身作則，一變為莊重雍容的態度，所以在這種場合，縱不能文質彬彬禮儀周到，然也差可無大過了。

在丹姆斯達逗留的時候，我還往訪麥爾克，與他傾談。他以麥斐斯陀那樣的斜眼來睨視我今次的長途旅行，對於曾一度過訪的我的旅伴作不留情的批評。從他自己的見地看來，他是了解我很透澈的，我的牢不可破的天真坦白的好心腸，他極不以為然，我的永行不斷的恕道和利己利人的主張，他覺得是一種可怕的事。「你跟這樣乳臭未脫的人們混在一起，真是傻瓜！」他對我喊道。他對於他們三人的批評刻畫雖有說中的地方，但不是完全對。總而言之，他的論人，是缺乏好意的，所以我相信可以漠視他的意見，其實也不是完全漠視，我只重視他的視線看不到的部面吧。

「你不會長久跟他們一道的。」這是他跟我談話的結論。說到這兒，我記起他曾對我說過一句很值得注意的話，他後年屢對我重覆地說，我自己也屢提起，覺得這話在實際生活上很饒意味。「你的勢力，」他說，「你的不肯稍變的方向，就是想給予現實的事物以詩的形相；而別人却想把所謂詩的，想像的事物

現實化，結果只是一個傻瓜。」如果我們能理解這兩種行爲的方式的大不同之處，牢記於心，拿來應用，我們便能對於無數事物得到許多的啓示了。

不幸，在我們一行還沒有離開丹姆斯達城以前，便發生一些事情證明麥爾克的批評的確擊不可駁。「人類必須復歸於自然」那樣的一般的標語，使我們青年在那時作種狂放不羈的行爲，在露天的河川洗澡也是其中的一種。我的旅伴扮過一些時的正經規矩之後，在這兒也禁不住作這種的撒野的行爲了。丹姆斯達城位於砂地的平野，沒有河流，在附近却有一個大池塘，（我這回才聽見有這個池。）熱烈的自然主義者，日益興奮的斯托爾堡兄弟想在這個池塘裏洗一個澡來舒散一下。可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見青年的男子赤條條一絲不掛，在這個地方算是罕見的事情。不管怎樣，市民把這事當作醜聞傳開來，麥爾克更以辛辣的話覆述他的結論。我不加反駁，催促那三人匆匆離開丹姆斯達城。

即在向曼海姆前進的途上，縱然我們都抱有共通的善良高尚的意想，思想和行動上的若干的差異已現出來。利歐破爾德·斯托爾堡熱烈地談起他怎樣與一個美麗的英國女子陷於深摯的戀愛，而被追與她決絕因此要作這樣的長途旅行。當我們向他表示同情，說誰也有過這樣的經驗和心情，他的青年的汪洋無盡的情感便突然沸騰起來。他說他的熱情，他的痛苦，以至他的愛人的美麗可愛之處，可以說是世

界無比。我們像一般的有教養的朋友所應做的那樣，以委婉的話來使他冷靜一點，他的感情更加興奮。我與豪格維次伯到後來不得不噤口不談這個問題。到了曼海姆，我們安頓在一家上流的旅館的精美的房間裏，在第一次吃午飯上點心的時候，我們免不了又喝酒，利歐破爾德便提議爲祝他的美人健康各乾一杯。大家轟動了一下便把酒呷了。乾盃之後，利歐破爾德又喊道：「以後不許再用這個神聖的杯喝酒了，第二次用這杯來祝別人健康，便是污瀆，因此，讓我們把這個盃摔壞吧！」他說完便馬上把自己用的腳盃擲向背後的牆上去。我們跟着他照樣的做，在這刹那，我恍惚覺得麥克爾在牽扯着我的領帶那樣。

但是青年人從幼小的時候起便抱有這樣的心理，即是無論怎樣也不要使好朋友銜恨，一種天真爛漫的友情縱然有時會逢着不快之感，但決不應敗壞。

我們喝過這樣爲英國小姐的健康而喝的酒，我們的賬單的數字也增大起來。我們帶着滿懷的喜慰匆匆趕到加爾斯盧合（巴登大公爵領的首都，）好在那兒無掛無礙地進入新的交際範圍。我們發見克洛普斯托克也在那兒作客，在這兒他的往日的道德的支配力對於那些非常崇拜他的人有很大的影響，我也願意得親他的訓誨，因此，當我跟其他三人被招到宮廷去時，我不難把自己裝作是一個新進之士，以謙恭自處。不過在他的周圍，動作自然而不自卑，也是洽他之意。

當時執政之方伯是諸侯中的老輩之一，特別因為他力謀善政的設施，得德國各君侯的崇敬。我們晉謁他時，他喜歡談及本國的財政。方伯夫人從事美術及種種的學藝，有精通之稱，也想以風雅的話來跟我們略事應酬！我們對於她的這種態度雖表感謝，但回到旅館裏，却不禁又將她的販賣劣紙庇護盜板的書賈馬克羅特的行爲嘲笑一頓。

在加爾斯盧合逗留的時候，對於我最關重要的一事，就是薩克森·威瑪的小公爵偕同他的未婚妻黑山·丹姆斯達的路意斯公主爲締結正式的婚約而到加爾斯盧合來。爲着這事，威瑪的總理大臣豐·摩些爾已先行到此，準備鄭重地宣佈這種重大的婚姻關係，和內大臣格爾茲（Goltz）伯仔細地商量。我謁見小公爵和公主時與他們的談話最感愉快，當我向他們辭行時，他們三番四次的說，如果不久能在威瑪再會見我，他們倆都覺得榮幸。

我跟克洛普斯托克作過幾次特別的談話，當時爲他的親切的友情所動。不禁對他表示公開和信賴的態度。我告訴他在浮士德中最近構想的一齣，他像是對牠很有好感。後來我也聽見，不輕於褒獎人的他對着他人也這樣子稱讚，並希望全曲的完成。

我們的狂放不羈，當時稱爲才子風流的舉動，到了加爾斯盧合，便稍斂跡。這是因爲那兒的人士都是

端正有禮，使人肅然起神聖之感之故。隨後我與我的旅伴作別，而取別道往訪我的妹夫任知事所在的恩門丁根（Emmendingen）城。我順道探訪我的妹妹，爲的是要知道妹妹婚後生活的真相，我知道她所過的日子不幸福，但不曉得這究竟是她自己之過，妹夫之過，還是與環境有關係。她的品性本是奇特的，很難加以說明，我們想在這兒把可以告訴讀者的事情約略說出來。

她的體格在天賦上是很好的，但面貌却不是這樣。她的容顏雖然充分地明白地表現出她的善良的氣質，理智和同情心，不過還缺乏一種端正和秀麗之美。

加之，她的前額高凸像一個圓拱那樣，依照着當時的流行的打扮，把頭髮梳攏到後方去，因此，她的道德和精神的優越性縱然很顯露，她的容貌也使人起一種不快之感。到現在我還這樣子想，如果她照着最近的時髦的樣子，以鬢髮覆着她的臉的上部，太陽穴和兩頰都用同樣的髮環掩飾着，對鏡自照，恐怕會覺得自己悅目一點，不必愁到自己和別人都嫌自己的貌醜吧。況且她還有一種不幸，就是她幼時起便患皮膚病，通常在有喜慶的日子，音樂會跳舞會和其他的宴會中就發起來，這真是她的命宮的磨礮呢。

可是，她一方面逐漸戰勝這種惡劣難堪的情況，同時她日益把其餘的美好的特性培養發展起來。

堅強不易撓屈的性格，對他人同情而求他人同情的心靈，優秀的精神的教養，豐富的知識和卓越的

才能，二三國語言的精通，書寫的擅長，都是她的過人之處，如果她的外貌也得天惠，那麼，她真可稱爲當時的婦人中最可讚歎的一個了。

除了上述之外，還有一種奇態的現象要揭露出來，就是她絕沒有一點肉感。她跟我一道兒長大，希望一輩子繼續在這樣的姊妹的友愛中度過。自從我從大學畢業回家以後，我們倆仍是難解難分。我們從衷心上互相信賴，心中有甚麼思想，情感和一切的偶然的印象，都互相披歷。當我客居威茲勒爾時，她感到難耐的孤寂，我的朋友斯羅塞爾以前既爲妹所熟識，又不爲她所厭，這時乘虛而入，代替了我的位置。不幸，斯羅塞爾從同胞的友愛再進一步而發生決定的愛情，以他那樣的謹嚴誠篤，這還恐怕是最初的愛情呢。他們的結合正世人所謂很相對的配偶，會有許多名門大族向她求婚，她總以對方是她所鄙視的男子而斷然謝絕，終於給斯羅塞爾勸動——我可以這樣的說——而同意這個婚事。

說起她來，我不得不直白地承認，當我有時關於她的命運作種種的遐想時，我不愛把她想像作爲一家的主婦，而常設想她是一個女修道院的住持，或其他的女道侶的清淨團體的主事人。她具有這種高尙的地位所必需的資質，而缺乏世俗生活所不可少的要件。她對於同性的人們，具有一種不可抗的魔力，青年的女子給她所吸引而戀慕着她，她憑着內心的優美之力——齊也可也良也司來十於周圍的人們抱

寬大的態度，對於善良和合於人性的事固不吹毛求疵，即一切變態的行動，只要不流於邪僻她也加以寬恕，所以任何非凡的人，在她之前用不着隱瞞那成爲他的外面的特徵的畸形變態，或引以爲恥。因此，我們兄妹間的情誼——像以前我說過的那樣——常是變化多趣，自由無礙，天真爛漫，有時甚至流於大胆放縱。我與年青的女人交際，總是規規矩矩，殷勤有禮，而不立即發生決定的戀愛關係，即是完全拜她之賜。從以上所述，那些能夠從字裏行間讀知不明言而暗示的消息的明眼的讀者，當會察知我當日踏入恩門丁根時我的痛切之感吧。

可是，經過幾天的耽擱，跟她作別時，她極懇摯地，甚至以命令的聲口勸我與麗梨斷絕關係，我心裏更覺難受。她自己也因婚期的延宕而嘗到很痛苦的經驗，稟性正直的斯羅塞爾要在任職於巴登大公爵領一事確定，甚至可以說就任以後，才舉行訂婚典禮。但是，實際的任命意外地延遲，照我的揣測，原因恐怕是這樣的，即是，善良的斯羅塞爾君雖有精明的幹才，但以太過率直之故，大公爵不肯任他爲身邊的近臣，大臣們更不願意他廁身於他們的左右。他所預期和急切地企望着在加爾斯盧合任官一事，不能實現。當思門丁根有空缺出，他很快就任那兒的知事，我就明白他出任延遲的原因了。知事本是一個名譽也好，俸祿也厚的職位，以他的才能，是勝任愉快的。他的見識，他的行動的方法，很宜於獨當一面，憑着自己的信念來處

理事情，不問他人的毀譽如何，對一切的事情負責。

他出任這個職務是沒有甚麼可非議之處的。我的妹妹當然要隨他赴任，可是任所不是她所希望的大都會，而是在她看來不能不說是荒野似的孤寂的小城鎮。他們所住的官舍雖是寬敞堂皇有官衙的威勢，但沒有甚麼社交上的歡娛。有幾個以前與她親交的青年女子，跟着她搬到這裏來，格洛克（Gerock）一家有許多女兒，她們輪流地來游，因此，她縱然十分岑寂，但也還享受舊雨時相晤對之樂。

她既有這種境遇和經驗，所以她自以為應該極認真地勸誡我與麗梨斷絕關係。照她的見解，讓一個她非常愛重的青年女子，從一種雖不璀璨而饒有活氣的社交生活脫離，而嫁到我們的家裏來，是一件殘酷的事情。我們的家縱是有可稱道的地方，但還不是一個適宜於上流的社會交際的場所。加之，父親雖是一個慈祥的人，却寡言笑，好教訓人，母親是主母中的極善於操持家務的，每日家務做妥了之後，一邊做着女紅，一邊好與她親暱的選拔的青年人作娓娓的談話，不願為別事所分心。

她又在反面把麗梨的家庭和環境很生動地對我描畫出來。她知得那樣的詳細，是因為我在信上和熱烈而直白的閒談中，把麗梨的事情，無論怎樣微細，也說過給她聽。

可惜，她關於麗梨的這種描寫，只像是一個好談人長短的人暗地裏說一個朋友的壞話，而說得較詳

細而懷好意那個朋友却漸漸失去信用了。

我雖然承認是給妹妹說服了，但我不肯答應遵從她的話。別時，我感到心裏頭有謎一樣的塊壘不能解消，我對麗梨的熱情以這塊壘爲餌食。這原怪不得的縱然希望的女神已邁着大步急急的離開，愛神的丘匹德（Cupid）童子還緊牽着她的衣裙不肯放呢。

從那兒到沮利克，我清楚地記得的只有沙佛豪姆（Schafhausen 瑞士北部地方）的萊因河的瀑布，這個雄壯的激湍顯示出上登雲梯似的山地的行程的第一步，從此以往，山道越來越險阻崎嶇，一步一步高峻了。

我到了沮利克，從「寶劍」旅館的門前眺望沮利克湖，當時入望的景色，到現在還像是在眼前。我說從旅館的門前眺望，因爲我沒有進旅館，而先趕往拉發忒的家去。他很高興親切地接待我，而且，我不能不說，他的殷勤週到，真是無比。與他晤對只覺得他的懇摯，寬大，慈祥，高尚。他的夫人雖有點異樣，而流露着平諱敬虔的神態，跟他身邊的一切一樣，與他的性情和生活習慣完全融洽無間。

我們最先談起而且幾乎不斷地談及的話，就是關於他的著作人相學。那時候——如果我的記憶不錯的話——這書的第一卷已完全印刷，至少也離殺青不遠。他這種新著可以稱爲是有獨創的兼經驗

的，系統的兼綜合的性質。我自己與牠的完成有極特別的關係。本來，拉發忒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與他合作的，參與這書的編成。在旅行萊茵河沿岸的時候，他已叫人替許多知名的人畫肖像，想以牠們做實例的插畫，來引起他們對這書的個人的興味。他對於畫家，也作同樣的企圖，他敦請各國畫家送給他畫像，來達到他的目的。結果，種種的肖像畫從各地送來了，但不適合他所定的要件。他把這些畫製成銅版，滿堆在他的左右，但也很少能特別作他的學說之證明。他爲準備這本重要的著作，曾費了許多心血，犧牲無限的財力，賭他的一切的名譽，現在人相學既要編纂成書，便須以學理爲根據，以實例爲證明，以求獲得科學的威嚴，可是牠的插圖却從沒有一幅是能夠說明他應該說明的。對於一切插圖都不加以指摘，附加條件，絕不稱許，而只認其可作實例甚至有許多例爲那說明所取消了。我自己做一件事情，通常在前進之前，便先謀踏硬地步，故他託我爲這著作幫忙一事，實是我所擔任的任務中最困難的一件。關於這一點，讀者可以自己推測吧。他的原稿和插入本文的銅版畫，寄到佛郎克福城給我。他任由我自由地刪削我所不喜歡的，以及隨我的意思加以修改添附。當然，我不肯濫用他所特許給我的這種權利，只有一回，他插入一篇東西，與一個不當的非難他的人作激烈的論爭，我把這篇拿掉，而補上一首明快的歌詠自然之詩。因此，他罵我不對，可是後來他心平氣和之後，又贊同我的舉動。

凡是從頭瀏覽過那四冊的人，相學並且從頭讀到尾（這決不會使他後悔吃虧的）的人，也許會猜想到我們兩人的協力は爲甚麼目的？那時候書裏頭的插圖的大部分已畫好，一部分已上銅版，拉發忒和我把牠們陳列在眼前，加以檢視，想一種巧妙的方法，使那些不適當的實例也像是與本文照應因而變爲適當。

現在從頭把拉發忒的這本著作再讀過一遍，我不覺啞然失笑；彷彿看見一個以前熟識的人的亡靈，這個人我已厭惡，現在已不喜歡再見他的影子那樣。

但是，書中那麼些的不適切的插畫，而仍頗能與本文契合一致，實應歸功於里普斯（見前）的畫才和銅版雕刻的技能。實際上，他生而善於實物的自由的，散文般的寫生，這正與拉發忒的條件相適應。他在這個要求得很特別的骨相學者之下工作，因此必須小心加意，俾能適合他的恩主的要求。這個多才的農家出身的畫家，得有機緣爲那來自名都大邑的學者兼高僧的主人服務，非常感激，而極用心來盡他的責任，做他的工作。

我到了沮利克來與先到的斯托爾堡兄弟們別宿，所以我與他們日漸疎遠起來，不過我們間絕沒有發生一點惡感。我們不再一道用作市外的遊覽，但在城內，我們仍有時來往。他們經我的介紹，也往訪拉發

忒，青年豪放的貴公子氣也露出來。在熟練的觀相學者之前，他們的容儀，當然顯得有點與衆人所見有不同之處。他對於這兩人的骨相學的判斷與我的意見相違。我還清楚地記得他批評里歐破爾德的話：「我不明白你怎樣會這樣批評他。」他喊道，「他誠然是一個高尚優秀多才的青年，但是，人們對我說起他來，把他描摹到像是一個英雄，一個赫邱利（Hercules）那樣的人，照我看來，他實是我一輩子所見的青年中最溫柔，最易爲人所動的青年吧。固然，我的相人之術還沒有升堂入室，但是，你和世人所見却確墜入五里霧中呢。」

自從拉發忒旅行下萊因以來，他的名聲漸高起來，世人對於他的人相學上的新說有很大的反響。各地曾受他訪問的名士接踵而至，紛紛回拜，在當地的僧俗界的傑出的人物中有第一人之目，且被視爲能吸引外國人士的唯一的人物，他因此感到有點不安。爲豫防一切的嫉妒和反感起見，凡有來訪的人，他必對他們謙遜地提及當地其他的名流，加以推獎，而希望他們也去訪謁。

在這些人中，他特別提起老年碩學之波德麥（Bodmer，瑞士的著述家，詩人，與克洛普斯、托克友善，對於青年時代之微蘭也有影響。一六九八——一七八三）我們爲他的話所動，不能不往訪他，致後進文學者的敬意。他的住宅坐落在那位於沮利克湖水所注出的林馬特（Limmat）河的右岸的大城或舊城

的小山之上。我們橫穿過這城的街市，沿着逐漸險峻的小路步登高牆後的小山上。在山上，有鄉村風味似的平地，人家或羣居或散處，介居於堡壘和舊城砦之間，是很佳的一個近郊的住區。波德麥一輩子棲留所在的住宅就是在這兒，四周曠朗無比，在和風麗日之中，我們在未進門以前已覺得周圍的風景至爲可人。我們上一樓梯，被領到一個四周鑲着壁板的屋子裏，一個中等身材的和顏悅色的老人已站在我們之前，他以通常招呼青年來客的話跟我們招呼，他的辭令大概是這樣的意思的，卽是他到了這樣高年，還殘存於世，爲的是能夠仍親切地受我們青年的訪問，多理解我們，親接我們的才能而引以爲喜，以及爲我們無限的前途祝福吧。

我們覺得這位屬於家長時代的世界的詩人，在文教最發達的都市的附近，築一真正牧歌似的住宅，悠然自適地度過一生，在空氣曠朗清澄的環境之中，高瞻遠矚，遊目騁懷，而享遐齡極爲仰慕，因致我們的讚頌之辭。

當我們請求他許我們從他的屋子的窗前向四方眺覽時，他欣然答應。那時恰在一年中最好的季節，在耀麗的陽光之下，風景確美妙無倫，從大城至湖際一帶的傾斜地，在林馬特河對岸的小城，以至西方的豐沃的西爾農園，種種景物，歷歷在目，在背後的左邊，沮利克湖的一部分閃爍着蕩漾着鏡樣的波光，水際

丘陵起伏，間以山谷，千變萬化，使視線應接不暇。我們目眩神迷，在遠遠的天際更橫有蔚藍的高山數疊，可以稱爲山的絕頂，我們更流連瞻望不忍捨去。

青年的訪問客對此絕佳的風景的驚嘆，已是多年來司空見慣的事，他顧而樂之，我們還可以說他帶着諷刺的神態參加我們的嘆賞。我們欣然珍重道別，那時對於青山的憧憬已深入我們的腦際，不能拂拭去了。

現在，我正想收筆不談這位可尊敬的家長似的詩人時，我才記得還沒有講到他的體貌、容儀、動作和態度。

但是，我總覺得在旅行的途中訪問名流，而把這個人刻畫盡致，像失蹤人的訪帖裏頭所寫的那樣，是不大妥的事。看到這個的人却沒有想到，這只是在數分鐘的會見之內，好奇心與偏頗的觀察的結果。因此在訪問記所描寫的名士，時或傲慢，時或謙讓，時或沉默寡言，時或談笑風生，時或愉快，時或鬱鬱，有時寫成真個如此，有時只像是如此。可是在訪問波德麥的場合，我可以說這個可敬重的大老的風貌，如用語言傳達，恐怕不能形容盡致，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幸而現存有豐·包塞伯（Von Bause 德國的銅版畫家，一七三八——一八一四）所繪的肖像畫，躍躍如生，與我們眼中的波德麥氏亦無二致，而他的觀察和靜

思時的眼光更畫得傳神。

在沮利克，我邂逅着少年時代的朋友巴沙汪特（Cassavant），我雖不感到出乎意外的喜悅，但也是特別的無上的快慰。他是我們故鄉一個宗奉迦爾文派新教的大家子弟，繼居這教派的發源地的瑞士，欲成爲該派的宣教師。他的軀體不高大而敏捷，他的容貌與全身顯出他是富有優美的果敢性，頭髮和鬍子都是黑色，雙目炯炯有光。從他的整個人物看來，他是一個有熱情而頗活動的人。

我們才互相擁抱，寒暄數語，他即勸我往各小縣區（Kantone）游覽。他自己曾遍游各地，覺得非常賞心悅目，也想我能飽覽那些地方的風景。

當我與拉發忒談論緊急重要的事情把我們兩人共通的事務差不多弄妥的時候，我的快活的旅伴已作種種的探勝之舉，照着他們自己的方法遍歷各地。巴沙汪特既滿注我以真摯的友情，以爲總可以獨佔着我，作我一人的導游者。我的三個旅伴已不在我的身邊，本容易爲他所動而作山游，何況我自己又熱望以較靜的心，隨着自己的意思，完成這個久已憧憬的瑞士的漫游呢。我們買舟動程，在一個日光燦然的早晨，溯着秀麗的沮利克湖而上。

下錄的一首詩，也許可以把當時的佳興寫出幾分吧。

Und frische Nahrung, neues Blut

Sang' ich aus freier Welt:

Wie ist Nature so hold und gut,

Die mich am Rusen hält!

Die Welle wieget unsern Kalm

Im Rudertakt hinauf

Und Berge, wolkig himmelan,

Beegnen unsern Lauf

Aug', mein Aug', was sinkst du meder?

Goldne Träume, kommt ihr wieder?

Weg, du Tramm! so gold du bist:

Hier auch Lieb und Leben ist.

In der Welle blinken
Tausend schwebende Sterne,
Weiche Nebel trinken
Rings die türmende Ferne;
Morgenwind umflügelt
Die beschattete Bucht,
Und im See bespiegelt
Sich die reife Frucht.

清新的食糧，鮮紅的血，
我從空曠的世界吸收：
懷中所抱的自然
是多麼恩愛，多麼溫柔！
綠波搖送着我們的輕舸

雙槳有節奏地撥水作聲，

高聳雲表的一疊遠山，

迎着我們的水程。

眼睛呵，我的眼睛呵，你爲甚低垂？

金色的夢呵，你還再來。

縱然是怎樣璀璨，夢呵，給我走開！

這兒也儘有生命和愛。

在輕波上閃爍着

萬千的浮動的星辰

高峯聳立的遠處

滄着輕爛輕霧的縹緲；

清晨的風吹拂着

林木成蔭的河浦，
鏡似的湖面映出

熟的果實無數。

我們在利希脫斯威爾 (Richtesswy) 上岸，往訪拉發忒所介紹之霍慈 (Holze) 博士。他是一個醫生，而又明達慈祥，在當地和這一帶地方都受人的尊敬，紀念這回訪問他的印象的最好的方法，我想就是請參照拉發忒的骨相學中論及他那一個地方吧。

我們在他家裏受到極豐厚的款待，關於以後的游覽的路程，他也指導得非常周到，我們別了他，開始上登村後的山嶺。當我們要再向新德里基 (Schindellegg) 山谷下降時，我們再一度四首眺望沮利克湖的美觀，俾牠的印象長留在我們的腦際。

當時我的心情怎樣，看下錄的幾行詩，就可以窺見，詩是在那時寫的，仍在一束備忘錄中保存着：

Wenn ich, liebe Lili, dich nicht liebte,

Welche Wonne gäh' mir dieser Blick?

Und doch, wenn ich, Lili, dich nicht liebte,

War', was wär' mein Glück?

可愛的麗梨，如果我不愛你，

這種眺覽有甚麼歡喜。

麗梨，如果我不愛你的話，

究竟甚麼才是我的福氣？

這幾行的咏嘆本也收入我的詩集之中，但插在這兒，我覺得更爲動人。

從此地到瑪利亞·愛因斯德爾因（Maria Einsiedeln 在愛因斯德爾因山村的本尼狄克派（Benediktiner）的大僧院，建築於十八世紀初年，每年來參拜該寺的瑪利亞聖像者達十數萬人）的路，雖非常崎嶇，我們的登山，的壯懷却不因之而沮喪。一隊參神的香客，我們在山下湖上時已經看見，這時一路登山，一路祈禱和唱着讚美歌，已趕及我們。我們與他們招呼，讓他們先行。他們邀我們參加他們的虔誠

的禮讚，幽寂的山中一時間爲之鼓舞，熱鬧起來。我們看見他們一隊人的影子在羊腸似的山徑上蜿蜒着，我們也要沿着這山徑走的，而且覺得更高興地跟蹤前進。我因想起羅馬教的種種的習慣，從新教徒看來，是饒有意味，且起人嚴肅之感。而後者只認知這些習慣所由生的第一次的，內面的東西，他們藉以一代傳一代的人性的東西，故他所深求的是核仁，而不同時注意到果實的皮殼，以至果樹，枝葉，樹皮和根鬚。

沒有多久，我們望見一所宏麗的寺院矗立在沒有樹木的荒涼的山間。僧院房舍寬敞，規模宏大，位在清淨的新開山的中間，因此，可以容納種種色色許多的香客，而沒有侷促褊狹之感。

寺院中更有一小寺，是往日本尼狄克派的聖者潛修之所，今用大理石鑲嵌，盡可能地改建做莊嚴的禮拜堂。這個覆着圓穹窿，用圓柱支撐着的紀念室，是很新奇的，真爲我從來所未見。爲使往昔的聖者的篤信和淨德的聖火長留，今在這兒不斷地燃着熊熊的火焰，虔誠的香客成羣結隊，不辭跋涉之苦到這兒來參拜，爲的是借這聖火也把他们的小蠟燭點着，我們看了，不禁肅然沉思。無論怎樣解釋，我總覺得這個事實是顯出人類企望與先驅者在止觀的心境和不動的確信中所抱的，所領略的同樣的光明和溫熱的無限的要求。寺僧領我到寶庫去，其中的貯藏豐富，令人起敬，而最使人驚歎的就是聖者和開山祖們的實物一般大的，甚至可以說巨大的胸像。

其後寺僧打開一個櫃櫥給我們看，引起我們全然異樣的興味。那兒藏有奉獻佈施於該寺的種種的貴重的古物，式樣不同的精美的金細工製成的王冠惹我的注視，其中更有一頂最使我賞玩不置。那就是——一頂尖頂形的古式的王冠，像是古代后妃的圖像中所見的那樣，但是花樣極饒美術的趣致，雕鏤精細，具見不倦的名匠的苦心，即使那些鑲嵌的寶石，也配置很有分寸，十分精巧。——總而言之，牠確是一種盡美盡善的藝術品，縱然不能把印象以藝術的眼光說明，然一入眼就可感到了。

在這樣的場合——即是美術品的真價不是認知而是直感得到的場合——也是觀者的精神和心易起作用，觀者欲化該珍品爲己有，俾能儘情地把玩自娛。我請求寺僧許我拿起這頂小王冠來把玩，當我得了允許，恭謹地把他托在手上舉高的時候，我心裏所想的，不外是把牠覆在麗梨的金髮之上，領她到明鏡之前，使她目擊自己顧盼生姿的歡悅，和周圍的人看見她的雍容華貴的儀態時的讚賞。後來，我常常想起，如果她這樣的姿容是給名手的畫家描出來，一定會成爲一幅極賞心悅目的畫圖。我又幻想自己如能爲青年的國王，獲有這樣的一個王妃，和一個新的王國，那是多麼值得企求和努力的事呵！

寺僧爲飽我們的眼福，遍觀寺內的藏品，又領我們到美術品，古玩，和自然標本的收藏室去。那時的我對於這些東西的價值還是茫然不知。而且我不喜歡地球構造學和地質學那樣的學問，前者雖是極可稱

道的科學，但把關地球表面的美麗的印象，在眼前弄到支離破碎，後者更滿着不確實的空想，使我墮入五里霧中。可是寺僧偏拿出一個用青色板泥珍藏着的小野豬的頭的化石要我諦視，據他說，精於此道的鑑定家非常重視這化石，牠雖然已變做黑色了，但後來常遺留在我的記憶中。牠是在拉柏爾斯威爾（Radperswyl）的附近發見的，這一帶地方從太古時代起就多沼澤，所以很能夠替後世收容和保存這一類的木乃伊。

但是，用玻璃鏡架裝着馬爾丁·孫（Martin Schön）所繪的瑪利亞昇天的銅板畫，對我的吸引力，又完全不同。誠然，只有完全的印本才能使我們領略這位名匠的傑作的妙處，但是，即在這個場合，像見了任何種類的盡善盡美的東西那樣，我們玩賞之餘，不禁存有欲化為己物，俾能不時的把玩的欲望，縱然過很久的時日，我們還不肯放棄這個念頭。我後來真個到獲得了這幅銅版畫的一張精美的印本，才得心安，我不妨在這兒就預先說出來。

一七七五年六月十六日（我的備忘錄到這天才記日子）我們走上崎嶇難行的險路，嶙峋奇拔的石山必須越過，四週孤寂荒涼，到了傍晚七時三刻，許衛遮爾·哈根（Schwyzer Hagen）山許衛茲縣所在阿爾卑斯山脈的支脈，已現在我們面前，雙峯相並，屹然高插雲霄。在路上我們破題兒第一遭看見

雪。在那巖巖的高峯上，雪自去冬以來便積着不消。太古的松柏的森林，密密地填着那樣不見底的山谷，俯瞰下去的我們凜然起一種嚴肅畏懼之感。我們是要下山到這谷去，略事休息，精神勃發，便大胆地敏捷地循着那峭險的小徑，從一個崖到一個崖，從一個岩到一個岩，跳躍似地下山，到了晚上十時，我們便抵許衛茲市。我們又疲乏又精神煥發，又頹然欲倒，又興奮異常。我們急忙找水喝來潤我們的難耐的乾喉，飲罷，精神更覺酣暢。讀者試將當時的我和我的朋友想像一下吧，我是約略兩年前寫過少年維特的煩惱的青年，而巴沙汪特君比我還年輕，曾讀過我這篇異樣的作品，原稿而起熱烈的共鳴。這兩人在不知不覺，意外地置身於某程度的自然生活中，栩栩欲活地回憶熱烈的舊情，凝念着現在的熱情，隨便構想未來的計劃，憑着自己的優裕的力，而縱橫馳驟於空想的世界中。讀者如設想及此，就可以推測得我們當時的情景的幾分了。關於牠，我的日記曾寫有這樣的一句：「縱笑歡呼直至夜半才止。」如果日記上沒有這句話，我恐怕還不知怎樣形容當日的情景呢。

十七日早晨，我們看見許衛遮爾·哈根的峻嶺矗立在我們的客舍的窗前。在這個巨大不整的自然界的「金字塔」之巔，白雲相繼生起，浮動來去。到了下午一時，我們離開許衛茲而向里基（Risi）離海面一八〇〇公尺）進發。二時我們已泛舟於陽光燦然的勞耳遮爾（Lauerger）湖上。我們爲美感所醉，目眩

神迷，差不多甚麼都看不見了。操舟的是兩個精壯的山家女，這是寫意的事情，我們沒有感到一點不安。到了湖中的小島，我們捨舟上陸，船娘告訴我們，從前的領主曾在這島上築有城堡，究竟領主曾否居此，不得而知，但是現在廢墟之間却添了隱遁者的茅舍。

我們登里基山，七時半，我們已站在雪封着的瑪丹那（Madonna）峯之前，然後走經禮拜堂和尼院，在奧克遜旅館歇宿。

十八日星期日，早晨從奧克遜眺望把禮拜堂畫出來。十二時，往「冷浴場」或稱爲「三姊妹泉」的泉場去。二時一刻，已登里基山的絕頂，我們身在雲中，這回感到有兩重的不愉快：望眼既爲所障，降下來的霧又霑濕衣裳。可是，有時這兒那兒雲破霧消，讓我們看見一個爲離合變化的輪廓所包圍，莊嚴輝耀的浮着太陽的光彩的世界，我們便不再以這個偶然的不幸爲可惜了。因爲這樣的影緻實是從前沒有見過，一生也難再見的絕景。所以我們甯願留在這個有點不快的境界中，徘徊不忍去，俾從那些飄忽浮動的雲海的罅隙之間，領略那浴着日光的一隅的大地，一線的湖岸，一角的湖面的景緻。

晚上八時，我們再回到奧克遜旅館去，啖了燒魚鷄蛋，喝了充分的葡萄酒後，我們的疲倦的身體又復原了。

那時暮色已深，夜也漸漸來了，幾種意味深遠的諧和之音不斷地在我們的耳邊繚繞。禮拜堂的鐘聲，山泉的潛潛潺潺之聲，變化不窮的微風的瑟瑟颼颼之聲，遠處傳來的獵角之聲——傾聽着這些聲音的時候，心安神甯，不覺頹然欲睡。

十九日晨六時半從旅館動身，先上坡後下山，沿着瓦爾德斯忒特湖（Waldstätter）到菲茲璠（Fitznau），然後由那兒泛舟到革爾騷（Gersau 有名的療養地），中午在「湖濱旅館」用飯。二時左右，我們到了格律特力（Grütli）在瓦爾德斯忒特湖的西方的山林牧場，傳說一三〇七年烏里，許衛茲和溫忒發爾登三縣圖謀獨立，最初在這個地方締結聯盟，其後席勒把這傳說採入戲曲威廉·退爾之中。）相傳這兒，三個「退爾」（縣代表者）會合盟誓之所。繼而我們的船經過一個砂洲，據說，退爾曾從小艇縱身一躍上到這兒來，為紀念他起見，還把這英雄的故事在這兒繪成畫圖。三時，我們到了夫盧厄稜（Frieden）在湖的南岸，有退爾禮拜堂，傳說是退爾乘船的所在。四時左右，我們抵阿爾多夫城（烏里縣的一城，有專為演席勒的威廉退爾一劇而設的劇場），據說退爾射蘋果就是在此地。（譯註）

（譯註）威廉·退爾為瑞士傳說中之人物，一三〇七年，治理瑞士之官華斯拉非常苛刻，立柱于小山上，而覆以一帽，令領內的人民拜牠。退爾獨不拜，官大怒，因命退爾射他的兒子的頭上的蘋果，蘋果落地，而兒子沒有受傷，後來退爾卒將暴官射死。

游客沿着這樣的詩的聯想之絲，悠然繞行穿過湖邊的迷宮似的崖岩之間。這些峭拔的絕壁終古沈默無言，不壞不動，像是舞台上的側面背影那樣，幸與不幸，歡樂或悲愁，只是今日登場的人類的事，與舞台的側面背景却一點沒有關係。

但是這樣的感想，却完全不會存當日的我們的腦際發生，我們對於最近過去的事已不遑回憶而未來又像是我們將要跋涉的山嶺那樣，藏有不可思議的祕密，不能預見。

二十日，我們向阿姆斯特（Amsteg）烏里縣的村落出發，在這兒嘗到很鮮美的燒魚。這一帶山巒奇絕，墨斯（Reuss）河從巉巖的山壑間迸流而出，清涼的雪水飛濺於潔白的岩石的床上，我到此不禁利用我多年渴望的機會，飛身走下激湍的泉中，一嘗澗浴的滋味。

三時左右，我們從那兒再前行；一隊馱馬在我們的馬前走過，我們跟他們一道兒踏過廣大的雪塊之上，到後來才知道，雪塊的下面是空的。而這兒冬天的雪積在峽谷之間，在別的季节，行客必須繞過這谷，現在却堆成一條捷徑，人馬可以一直走過了。在谷底穿流着的谿水，漸漸使他凹下去，夏季的溫風使這雪的穹窿日益消融，現在却像一個巨大的橋拱那樣，把兩邊自然地聯結起來，當我們大胆地在上方一站，試降下峽谷一看時，我們便目擊這種不可思議的自然現象而深信不疑。

我們漸走漸高，下望只見深谷間的樅林，從林隙間時一見那激濺於峭岩絕壁間的壘斯河的片影。

七時半，我們到了瓦遜（Wasson）。在這兒我們嘗到紅色濃烈而帶酸的輪巴底的葡萄酒的滋味，不能攪入水和加許多的砂糖來補充這地的風土所不會賦予葡萄實中的成分。旅館主人拿出美麗的結晶石給我們看，他的價錢雖很賤，但那時我對於這些東西還沒有研究的興味，不肯買這種累贅難帶的山中土產。

二十一日六時半我們又登山；沿路的岩石越來越大，越巖巖可怕。到惡魔岩去的路一步比一步險惡難走，一直到望見了惡魔橋還是如此。我的旅伴喜歡在這兒歇息一下，他鼓勵我把這兒的奇影寫入畫圖。把他的輪廓描出來，我還可以，但却不能畫得玲瓏浮凸。對於這樣的景物，我實想不出有甚麼表現法。我們邁着倦腿再前進，廣大的荒山愈見幽寂，平的地面變成山獄，峽谷變成絕壁懸崖。我的導游者巴沙汪特君領我到烏爾塞納洞（Urseiner Loch）去，我帶着有點不快的情緒穿遊其中，以前所見的一切都起人崇高之感，這個漆黑的洞却把這等印象都打消了。

但是，這位惡作劇的導游者，當然預先猜想到出洞一望的時候一定會驚喜欲狂吧。那有點激湍的河流到這兒便緩徐地蜿蜒於羣山四合而相當地寬廣開明宜於居住的平坦的河谷間。恰在那平地上對着

我們的清淨的小村烏塞倫 (Usereu) 和牠的教堂的背後，有一片樅林矗立，村人視同神聖，因為他保障那些在山麓居住的鄉民，使免於從高處落下而雪崩之災呢。這谷中的青綠的草場在近河之處還有矮矮的垂楊點綴着，在這兒我們看見久已不見的植物，而心神一快。閒靜之趣悠然而生，在平坦的小路上，我們覺得元氣已恢復過來，而我的導遊者以出我的不意領我到這樣的可驚歎的佳境，不禁自鳴得意。

這個牧場產出有名的「烏塞納乾酪」，當時得意洋洋的我們，更在旅館裏叫一些酒來飲，酒味頗佳，我的愉快的心情因此更加增進，我們的探勝的計畫又帶上一種飄飄欲仙的情調了。

二十二日三時半，我們離開旅店，從平坦的烏塞納谷而入岩石歷亂的里維納谷 (Liviner Tal) 在這兒也不見有草木的踪跡，光禿或長着苔蘚的岩石給雪遮蓋着，山風時時捲起，白雲悠悠自來自去，在極度的荒涼寥寂中的瀑布的鳴聲和馱馬的鈴聲隨風送來，而又不見行客的來去的影子。這兒的岩窟是蛟龍的巢穴，不難想像出來。但是，一條經過無數的曲折段落瀉下來的壯麗的瀑布，使我們的心情頓覺爽快明朗。這條瀑布可謂瀑布中的最壯觀者，最宜於入畫。這時恰值雪融的季節，水勢大增。我們佇立牠的前頭，看見白雲往來其間，時隱時現，心曠神怡，歷久也不忍去。

到後來，我們來到一個小的霧湖 (Nebelsee) 的前頭，這個名字是我給他起的，因為他與空際的霧

混成白濛濛一片，煙水難分呢。我們前行不遠，便有一所房舍從霧中浮出來，那是一間供旅客止宿的僧院（Hospiz），我們想起快就在牠的棟下受到和氣的接待而感到很大的歡慰。

第十九卷

到了門口，一個搖尾迎着我們的小犬低聲輕吠，報客人來到，一位年老而尙壯健的女人出來親切地迎接我們進去。她說住持剛到米蘭去，但今晚便回來，請我們原諒接待不周之處。其後，她不再說甚麼，只替我們摒擋張羅。她安頓我們在一個暖而寬廣的屋子內，端進麵包，乾酪和可飲的酒來，且答應替我們預備豐盛的晚飯。於是我們再把出黑洞時於驚喜情形再談起來，巴沙汪特君以這回的勝游自負，並說今天過得非常有趣，牠的印象非詩或散文所能再產生出來。

黃昏很晚才來臨，到了那時，那位道貌岸然的住持終於回來了，他以和藹可親而莊嚴的態度跟我們招呼，吩咐女廚子幾句，叫她儘好的替我們預備晚飯。我們覺得他在這樣荒涼的空山居住，與人世完全隔絕，度過一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不禁對他表出我們的驚異，他却回答我們說，這兒還是與人世時常往來的，像我們這回的來宿，就夠使山門熱鬧了。德國和意大利間的貨物貿遷是很繁密的，此地既爲阿爾卑斯山路的必經之點，故不斷的貨物運輸使他與兩地的第一流的商店有關係，他常常下山到米蘭去，有時也

到呂森 (Luzern) 去。呂森的大運送業者派年輕的店員到他這兒來，在這個山上交通的輻輳點，學習關於德意間運送事業的一切實際情形，故他在僧院中殊不感到孤寂無聊。

當我們這樣子拉雜交談着的時候，夜色漸深了，我們便歸房酣然睡去，所睡的床是頗短的，緊附在牆上，與其說是一張床，還不如說是一個櫥吧。

清早起來，在僧院附近散步，雖在露天之中，但高山四合，地面狹小得很。我坐在那往意大利去的山路之傍，以業餘畫家的手法寫生，所取的景本不是應寫的東西，更不能入畫。即是說我寫的是近處的羣峯，牠們的側面，以雪融之故，露出白色的縐痕和黑色的脊筋來。這幅速寫雖徒勞而無功，但我因此却把那時的光景銘刻在記憶中不能磨滅。

我的旅伴意態洋洋地跑到我身邊來，說道：「嘿，你聽了昨晚那位方丈的話覺得怎樣呢？你是不是也像我那樣動了興致，想從這個蛟龍的窟穴的空山下去，飛到那秀麗的意大利去呢？取道這個峽谷下山而往意大利，一定多奇趣，而且不崎嶇難行，如果一下山，伯林索那 (Bellinzona) 瑞士的南部忒辛縣的都(會)就豁然現在眼前，那是多麼愉快的事呵！聽了住持的話，大湖的島嶼的風景再活現在我的眼前。自從開斯勒 (Keyssler) 的游記以來，那兒已印上無數游人的足跡，和寫入許多的游記中，我真不能遏住到

那兒探勝的躍躍的興致呢。」

「你不是也感到這樣麼？」他繼續說下去，「你坐的地方恰是到意大利去的路上，從前我也有一回在這兒坐過，却沒有勇氣邁步下山。你就這樣子下去吧，在愛勞羅村等我，我跟那位住持作別，把一切事收拾妥當之後，便跟同脚夫一塊隨後追上。」

但是我不該在咄嗟之間就決定動程前往，我這樣子答他，他喊道：「這還有甚麼好躊躇呢！到米蘭去的路費，我們是夠的，在那兒我們還可籌備，自前次歲市以來，我認識的米蘭商人不止一個。」他的話漸逼漸緊，到後來我說道：「先回去吧！把出發的一切準備都弄好，然後我們再決定。」

在這種場合，人類覺得自己沒有決心，像是爲以前的印象所支配決定那樣，我當時的心境就恍惚如此。在我的心目中，倫巴底和意大利像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德國却是一個熟識，可愛，滿着親切之情使人懷念的鄉土；而且，老實說，在那兒有多年包圍着我，支持着我的生命的一切，今已成爲我不能缺少的零圍，踏出一步，實是我不能堪的事情。一個黃金的心臟形的紀念品，是在奧麗梨戀愛最熱烈的時候她送給我的，到今仍用她所打的小帶子拴着，掛在我的頸子上，我們的熱情使牠常溫。我從懷中拿牠出來，攔在唇間不斷的吻爲這事，我曾題一首詩，讓我在這兒也把這詩插入吧。

Angedenken du verklingner Frende,
Das ich immer noch am Halse trage,
Hältst du länger als das Seelenband uns beide?
Verlängerst du der Liebe Kurze Tage?

Flieh' ich, Lili, vor dir! Muss noch au demem Bande
Durch fremde Lande
Durch ferne Täler und Wälder wallen!
Ach, Lilis Herz konnte so bald nicht
Von meinem Herzen fallen.

Wie ein Vogel, der den Faden bricht

Und zum Walde Kehrt,

Er schleppt des Gefängnisses Schmach,

Noch ein Stückchen des Fadens nach;

Er ist der alte freigeborne Vogel nicht,

Er hat schon jemand angehört.

你是消逝去的歡娛的紀念，

我還老繫在我的頸上

是否你聯結我們倆比心靈的紐帶還久？

是否你要將短促的戀愛延長？

麗梨，我爲避你而遠去呢！

我走遍了外國，迢迢的山谷和森林，

你爲我結的絲帶還是不離我身！

呵，壓裂的心怎能那樣容易
從我的心裏消殞。

恰像一頭啄斷了繩的小鳥

飄然飛回高林，

腳上還繫着赤繩一段，

留着箱中生活的殘印：

牠已不是生下來時那樣自由的鳥，

牠已有過主人。

我連忙站起來，俾離開那往意大利去的峻峻的路，免至那個帶了損行李的脚夫趕着跑來的朋友把我拉下坡去。我也回到僧院裏跟住持道別，不說一句話，就循來時的原道出發。我的朋友略一躊躇也跟着我走，縱然他對我那樣的愛慕，走了一程，他還是不跟我一道走，故意落在我後幾十步，直至後來到了前述的大瀑布附近，我們再合在一道，原定的循舊路回去的計畫終於也被認為安全妥善了。

關於歸途，沒有甚麼特別的事可記，只有一樁事，就是，幾日前與負重的馱馬隊一道兒泰然踏過的雪橋，今已完全融崩了。我們既要沿着那深陷的廣闊的溪谷繞一大灣，更不能不對着那自然的大建築的殘址而驚嘆不已。

我的朋友仍然不能消去遊意大利的念頭；也許他在最初就有這個打算，想故作狡獪，臨時才用出乎我的不意的手段，徵求我的同意。因此，在歸途上，他沒有來時那樣的高興地做嚮導；可是我更得默然循着山坡走，作很留神的觀察，把那希有的偉大的自然——通常在漫然眺覽之後，隨着時日的流徙而在我們的記憶中平凡化和縮小——的容易理解的特徵逐一銘刻於心中。

我們帶着許多新的，和重新尋味的感興，經過環着費爾瓦爾德斯忒湖（Vierwaldstätter See）的峯巒，而到達啟斯納特（Küssnacht）許衛茲縣的村落，在湖的北岸。（在那兒，我們捨舟登陸，繼續前行，參拜那矗立在路旁的退爾禮拜堂，追想那被全世界稱為名譽的英雄的愛國行為之刺殺貪官污吏的故事。我們以同樣的興致渡過沮格湖（Zuger See），介於許衛茲與沮格縣間，在里基山麓（我們前次遠遠從里基山上望下時已看見這湖了。在沮格，我只記得在旅館的屋子內的窗翼上鑲嵌着的彩畫玻璃，玻璃片雖不是大型，但在花樣上非常精美。我們從沮格再走，經過阿爾比斯（Alps）沮利克湖西方的山峯）

而到西爾谷（也在沮利克湖西端的山間低地。）在那兒，我們往訪一個生於漢諾威，名喚豐·林道（Von Lindan）的青年。他喜歡在這兒過孤寂的生活，在沮利克時我跟他結識，曾自請陪我一遭作登山的旅行，我却斷然拒絕，在友誼上和禮貌上實有點過分。有他做伴侶誠然增人愉快！但以巴沙汪特君對我的友情已到嫉妒第三者的程度，有他在倒會惹起不快，所以我謝絕他的好意。現在因到他的寓所，求釋前嫌。

可是在我們離開這些秀麗的峯巒，再下降到湖上和藹然迎接我們的沮利克市之前，我還要說說我以圖繪速寫攝取這次旅行所經的風景的嘗試。本來，從小的時候，我就有把風景看作是畫那樣的習慣，因此，無論甚麼時候，一看見自然中有畫一般的景色，便不禁馬上把牠繪成畫圖，使剎那間的印象明確地留在記憶中。但是一向所繪的對象大都是小景，現在與瑞士那樣偉大超絕的風景相接，真感到我的畫筆無所施其技了。

在這場合，既要在短時間內急急畫就，我逼着想出一個特異的補救方法來：即是，我一看到一處美麗的風景，即取紙粗疎地畫上大概，然後在旁邊把我用畫筆不能描繪刻畫出來的地方，用文字詳細記敘。靠着這個方法，這些風景便銘刻於我的心中，在後來在詩或小說裏須要用到牠們的時候，牠們便馬上浮現出來，聽我的揮使。

當我回到沮利克的時候，斯托爾堡兄弟已不在那兒，他們本定在這城有較久的逗留，大概因爲一些特異的事情提前返國了。

一般來說，我們都承認，旅行者既離開他的家庭的狹小天地，不獨以爲是到了陌生的地方，而且是置身於完全自由無碍，可任意作爲的地方來，加以當時旅行不像今日那樣要給警察檢查護照，要納關稅通行稅及有其他種種的障礙，——有這種麻煩，在外頭還比在家不自由不舒服呢——故對於旅行更可存這種幻想。

如果讀者會想到當時一部分的青年抱着無限的熱情，來謀自然的自由之實現，那麼，血氣方剛的他們把瑞士恰恰當作是發揮他們的青年的蓬蓬勃勃的天性的，牧歌似的地方，是無足怪的了。而且，革斯涅（瑞士的詩人兼銅版畫家，一七三〇——一七八八）的幽婉的詩歌和非常動人的銅版畫，對於青年們這種心理更予以極有力的口實。

在實際上，要試行這種牧歌似的自然生活，在空無遮蔽的河中洗澡，像是最好不過的方式。不過在到沮利克的途中，當地的人們已覺得這樣的自然行動與近世的善良風俗相違，斯托爾堡兄弟也不得不稍爲謹慎。可是，到了瑞士看見種種的河流，時而緩流，時而急走，時而激湍傾瀉，時而在平野合流，逐漸水勢浩

瀚灌注成大湖，在水光泉聲之中，誰也不能抵住水的誘惑，而躍躍欲動。我自己也不能否認，我也曾跟我的旅伴一塊在澄澈的湖水中洗澡，雖然下水的地方像非一切人類的視線所及，但是裸赤的身體在遠遠也發亮的，誰看見我們這種舉動，當會加的譏彈吧。

善良、天真的我們青年，像牧歌中的牧夫那樣半裸體，更或像異教的神那樣赤條條一絲不掛，都不以為有甚麼不雅觀之處，但沮利克的朋友却忠告我們，不好作這種舉動。他們說，我們來的不是原始時代的地方而是一個以遵守從中世紀傳上來的舊制度風習為善良有利的國度。斯托爾堡兄弟也欣然容納這個忠告，尤其是因為說起中世紀來，在他們的心目中，中世紀像是第二自然狀態那樣可尊敬。因此，他們離開那衆目睽睽的湖邊，不作裸浴，可是在山中散步的時候，看見清澈潺湲沁涼的溪水，而正值七月之半，實禁不住不作水戲了。於是他們更遠遠的走了一段路程，到了一個幽寂的山谷裏。那兒是西爾河從阿爾比斯山的背後在沮利克的下方突然瀉下與林馬特河合流的所在，渺無人烟，甚至沒有一條路可通。他們覺得這兒是水戲很安全的地方，便把衣服脫下，聳身跳入那潺湲激着的波中。在水裏洗澡時，他們自不免縱聲高呼，一方面由於水的冰涼之感，他方面由於暢適之感所刺戟，不禁歡聲雷動。這樣子，他們可以把這個寂寞的樹木扶疏的岩壑化為牧歌似的場面了。

可是，不知道是否從前跟他們有惡感的人跟踪而至，抑或他們的詩意的喧鬧在這荒涼之處也惹出敵對者來，總而言之，他們在水裏沒有多久，便有人從上頭不作一聲地密密擲下石頭。是一個人投的，還是幾個人，是偶然的，還是故意難以斷定，他們還是覺得離開這清涼的溪流，飛身上岸穿回衣服是三十六着中的上着。

幸而沒有一塊石頭擲中，吃驚和不快，是精神上所受的損失，他們既是生性快活的青年，這種不如意事很容易就忘記乾淨了。

不過，他們這種放縱不羈的聲聞，給予拉發忒以極不好的影響，沮利克的人們認拉發忒竟與這樣撒野無賴的青年親交，陪他們一道游覽和對他們種種禮待，而這些青年居然在這個良風美俗的地方，施展他們的野蠻的，無法無天的，非基督教的異教的劣根性來，弄至醜聲四播，因對拉發忒大為不滿。

但是，這位有道行有修養的人，很識得怎樣鎮靜這一類的流言，這事情也給他無形中解除了。當我與巴沙汪特君回到沮利克的時候，那兩位流星似的遊客早已離開，這種飛短流長的話已完全止息了。

在我的全集第十六卷新錄入的維特的旅行的片段中，我企圖把這次瑞士之游所經驗的矛盾——加以即是瑞士的可稱道的社會秩序，法律上的限制與意興蓬勃的青年所求的自然生活間的矛盾——加以

描寫。但是一般人通常以詩人直白地描寫的事，認爲他的斷然的意見，含有訓戒的非難，因此瑞士人見此頗爲不滿，而我也擱筆不繼續寫下去。本來，我想以旅行通訊的形式把維特的旅行寫到他漸陷於悲哀絕望的時候，如果我這樣子執筆，對於人性研究有興味的人們恐怕很高興讀吧。

回到沮利克，我的身又爲拉發忒所有，再受他的款待，每日大部分的時間只與他兩人度過。人相學的種種奇奇怪怪的插圖急待整理，他應該做的事情日益繁重。我們斟酌一切情形，徹底地商量討論，我還答應回到佛郎克福城後也給他幫忙。

我所以這樣子答應他，實由於我中年氣盛對於自己的敏活的理解力有充分的自信，尤其是由於自己喜歡順從別人幫他的忙的性情。其實，拉發忒的人相分析法還不是我贊成的事。我最初碰見一個人時給予我的印象，頗能左右我對他的關係。當然，我心中所抱的一般的好意，與青年人的輕率大意的性情湊合起來，常支配着我的一切行動，使我眼裏的事物像是霧裏看花那樣，有點朦朧。

拉發忒的精神，人格，是非常有感動人之力的；在他的左右，無論何人不能不受到他一種決定的感化，因此我也不禁常學他的榜樣，觀察人的額，鼻，眼口，以及考究牠們彼此間的關係聯絡。拉發忒的看相是出自必要的，好從學理上充分說明他在直觀上很瞭然的事情，我却不是這樣，當我把坐在前面的人的相貌

加以分析，藉此來推測他的人品時，我只以為我所做的是一種惡作劇，是一種偵探似的行爲。我倒覺得聽一個人隨便吐露出來的話，比看他的相還較可以做判斷的標準。其次，我不欲否認，在拉發忒的身邊，是有點惴惴不安的；因為他藉着相術可以看破我們的品性，故在與他交談的時候，他也瞭然於我們的思想，他只須跟我們問答幾句，少加留神也就猜中幾分。

凡是在經驗中貯有豐富的綜合判斷的人才，真會有作分析判斷的資格，因為他以外部的單個的事象來檢驗，實證他的內部的全體。拉發忒就是這樣一個人，關於他的做法，下次單舉一例就可明白了。

拉發忒既任牧師之職，在星期日說教已畢的時候，他也像其他的牧師那樣拿一個短筒的天鵝絨口袋，站在門口，受那些走出去的教徒的施捨，而一邊爲他們祝福。於是，他在某一個禮拜日，自定不看那些走出去的人的臉孔，而只留心他們的手，和判斷他們的軀體。但是，他的銳眼不獨注意到手指之形，而且投錢入袋時手的姿勢也難逃他的觀察，他其後把這種觀察的結果對我說過不少。我既有志於人類種種形相的描寫，他這種談話當然給予我以很大的啓迪和刺激了。

拉發忒是我有親密的交誼的朋友中的最卓越的一個，因此，在我以後的生涯中的許多時期，常會想起他來。下錄的幾段關於拉發忒的話就是我在不同的時期寫的。我與他彼此所致力的人生的鵠的既相

異，我們必然會漸漸疏遠起來，但是我對於這個偉大人物仍不減我的敬慕之思。他的風貌言行時常浮現在我的腦際，因此，下錄的幾段是完全不相聯屬，而記敘出來的，其中或會有重複之處，但希望不至有矛盾吧。

拉發忒的思想本來是很現實的，只帶着道德的形相的事物，他才認為是理想的。如果我們記得這一點，我們對於這個罕見奇特的人物，就極易理解了。

他所寫的對永生的展望（*Aussichten in die Ewigkeit*）從神祕的基督教的立場，主張與基督合一，論述來世，一七六八——七八，共四卷，其實只是現世的繼續，那兒的條件比起我們現在所要接受的較為平易。他的骨相學實基於這種確信，即是官能的現存的形態與精神的現存的形態完全合致，前者足為後者的證明，甚至為牠的表現。

對於藝術上的理想，他不大抱好感。在他的銳利的眼光看來，他很了然，藝術所描寫的理想的人物，不能栩栩如生，因此牠們便流為童話的世界中的人物甚或妖怪似的人物。可是，他欲把理想現實化的孜孜不倦的傾向，使他有空想性的狂熱者之稱，縱然他自己確信沒有別人比他更力求實際。因此，他從不能

發見他自己的思想和行爲有謬誤之處。

像他那樣熱烈地力求爲世人所稱道的人，也是少見的。從這一點看來，他是宜於做教師的。但是他也爲別人的精神和道德的改善而努力，所以名譽一事還不是他致力的最終的目的。

他平生最關切的一件事，就是基督的人格_{的實現}，他叫人替他圖繪，摹寫，複製無數基督的像，差不多可以說是無意義的舉動，也源於這種的企圖，可是這些畫當然沒有一幅能滿他之意。

他的著作，即到現在還是難懂的，因爲真正能洞明他的本意，是不容易的事。像他那樣從時代取材和爲時代著作那麼些東西的人，還沒有一個。他的著作，是真正的「時論」，需要從當時的史實尋求適當的註釋。他的文章用一種當時流行的暗語，讀者必須懂得牠才能正當地理解他的著作，否則在有識者看來，他的書中有好些地方像是愚笨無味的了。在他的生時和他的身後，這樣的非難已聽見不少了。

例如我們非常醉心於事物之戲曲化，一切情節均以這個形式表現，以爲非此不可，他也受了這種刺激，在他的“Pontius Pilatus”一書中（別名人類的諸相，一七八二——一八五，共四卷），極力指出，聖經是最富於戲曲意味的作品，而基督受難史更是戲曲中的戲曲。

在該書的這一章，甚至從全書看來，拉發忒與聖大克拉刺（Santo Clara）的長老阿伯拉罕（奧古

斯丁派的說教僧，奇警的著述家，生於巴登，一六四四——一七〇九）酷肖。即是，凡是天才的著述志在眼前發生影響，見功效，往往不免會這樣做法。他不得不利用時流的好尚，俗語，專用語來說教，來達到他的目的，以及接近他所欲拉到自己身邊的民衆。

他所了解的基督，是聖經中和種種的註釋書在字面所講的那樣，這種觀念既成爲補充他自己的性格所不可缺的要素，他又長年累月在理想中把基督的神身合入他的個體的人性之中，以致後來他妄想自己真個與基督融合，同體，甚至化爲基督。

他這種拘泥聖經的字面的斷然的信仰，進一步自然會使他深信我們在今日也像基督在世的時代那樣定能演出奇蹟，而且實際上，他在較年輕的時候有甚麼重大迫切的事，他屢能以熱烈強行的祈禱，使那瀕於危殆的難關好轉。因此縱有冷靜的理智的人持反對之論，也不能動他的奇蹟的信仰。此外，他還確信爲基督所拯救而可登於至福的永生的人類有很大的價值，但同時又熟知人類的精神和心情有種種色色的需要，以及無涯的求知慾，甚至有延長自己至於無盡的世界的慾望。——星辰無數的天空甚至在官能上引起我們這種慾望——因此，他寫成對永生的展望一書，這書在當時大部分的讀者看來當然會

覺得很奇怪吧。

不過，這一切的努力，以求事業，比起他的天賦的觀相的才能來，還是相形見拙。正如試金石之藉着牠的黑色和表面的特殊粗滑，而最確當地指出所試的金屬的異同那樣。拉發忒仗着他所抱的關於人類的純淨的觀念，以及敏銳的觀相之才（他初時觀相只出自一種自然的衝動，作表面的偶然的觀察，其後却加以深思熟慮，在一定的法度之下有自覺地爲人觀相，遂精於此道）而認識辨別，以至說出各個人的特殊的品性。

凡是基於純粹的天賦的才能，無論是屬於那一種類，在他人的眼中，總像是神祕的那樣，因爲我們對於這才能的本身和牠的作用都不能附以一個概念。實際上，拉發忒對於個人的洞察，超絕一切概念。當人們聽見他關於某人某人的品性生平說得如數家珍時，人們爲之咋舌驚異，甚至我們還可以說，自然限制我們各個人的隔膜，他也瞭然於胸，在他的左右，真使人感到可怕呢。

我們誰都相信自己所有之物可以傳給他人，故拉發忒不自己利用這種驚人的看相之技爲滿足，而且想在別人之中，甚至一般世人中發見和喚起這種才能。他把這種可注目的人相學的學說發表之後，一部分讀者怎樣加以幽默和惡意的曲解，笨拙的嘲笑和卑鄙的漫罵，至今想還在一些人的記憶中。但是，

說到這件事，他自己也不能辭其咎。即是他的內面的個性的統一，雖以一種高尚的道德的性格爲基礎，而他以向種種方面努力之故，究竟不能獲得外面的統一，這因爲他生來既沒有哲學家的頭腦，也缺乏藝術家的才能。

他既不是詩人，也不是思想家，甚至也不是真正的雄辯家。他總不能有系統地把握事物，只把單個的事物當作單個的事物那樣明確地把握而大胆地把牠們併列起來。他的大著人相學也是這種處理方法的最顯的例證。在他自身之中，道德的人格與官能的人格的概念也許構成一個整體，但是在他本身以外，他就不能把這概念表現，只有把他在實行上所經驗的各個場合，各個事實，以及在他一生中所把握的各個事物說明出來。

他那本大著恰也顯出有遺憾的地方，卽是，一個像他那樣精明的人做極尋常的事也要暗中摸索，化了無數的金錢，無論那一個活着的畫家畫工都請他繪畫不能表現性格的拙劣的肖像畫和銅版畫，而結果插入書中之後，却得到這樣的評語：「這一幅，那一幅，都多少有點畫不好，沒意思，沒用場。」固然，因此他使自己的批判力更加精銳，使讀者的批判力也犀利起來，但同時也證明他爲自己的精神上的愛好所驅使，徒然把經驗集積起來，而不知怎樣利用牠們。正因爲這個緣故，我縱然時常很懇切地勸他，他從不能獲

得甚麼結論。他日後在與友人親切的談話之中說出來，當作是結論的東西，在我却不覺得是一種結論。因爲這只是外貌的特徵，甚至痣墨，斑點等等的列舉，他藉着這些，來觀測一定的道德的特性，和非道德的特性。固然，這裏頭也含有驚人的卓見，但是沒有甚麼論理的系統，一切都是偶然地互相組合錯綜，總不看見有像引言或照應前文那樣的東西。在他的其他的著作內，也同樣找不到著述上的條理，或藝術家的手腕。他的一切著作包含的倒常是他的思想和意欲的熱烈和激越的論述，對他的全著作所不能成就的，他却以一種極熱心的和富有機智的細端的敘述來補足。

下述的一節，與拉發忒的學說有關係，在這兒插入，恐怕是很適當的吧。

無論誰也好，他承認別人的特長，只在他絕不能否認他的時候。人類特長之中，一切種類的先天的特長最難否認，然而照當時一般的說法，只詩人纔許有天才之稱。可是，驀地裏現出新的形勢，世人在醫生，將軍，政治家中甚至在學術或實行上出人頭地的一切人中要求天才。親麥曼（見前）特別提出這個要求。拉發忒在他的骨相學中必然指出種種的天才的較普遍的分配；天才一名詞成爲一般的套語，人們聽這名詞已聽得太慣熟了，便以爲這名詞的內涵也通常存在。可是，一切人既可向他人要求天才，終於他相信

連自己也一定有天才。後來有一個時期，把天才當作是人類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藉着行動作爲而作成法則與規律。但是這裏所述的，當時還離這時期很遠。據當時的解釋，天才之表現，在於現存的法則的踰越，現行的規律的拋棄，以及自己有無限自由的聲明。因此，要成爲天才的，便很容易了，放言妄行既認爲天才者的真面目，所以當時的循規蹈矩的人士對於這種放縱的狂行痛加攻擊，是最自然不過的事了。

比方說，有一個人徒步在世界上亂跑，連爲甚麼這樣，到甚麼地方去也不知道，而稱爲天才的旅行，又比方說有一個人沒有目的，沒打算有甚麼用處，胡亂做了一件事，而稱爲天才的行動。這樣子，青年活潑，常常實際上有天分的人便流於放縱無度；在他方面，年長，有理智，也許是沒有真正的才能和天分的先生們看了感到無上的痛快，存幸災樂禍之心，把他們的種種的墮落行爲對着公衆加以嘲笑。

說到這兒，我覺我之爲教養自己和抒寫自己的情緒而發表作品，爲志趣相反的人的阻撓所妨礙，倒沒有自稱與我意趣相同的人的似是而非的幫忙臂助所妨礙那樣的大。冒瀆天才這種最高的精神的才能的詞句成語，在那些拾人餘唾的愚鈍的大多數人之間，非常迅速地廣播起來，以至到現在，在俗世中，從無教育的俗物的口裏，也時常聽見這一類的名詞，甚至這類的辭句屬入字典辭書之中，天才這一個字藏了那樣的誤解，使有識者歸結到有完全摒棄這個字於德語之外的需要。

本來，在德國人中，通俗的事比起在別國來較容易傳播。如果不是幸而有一種較深遠的哲學上的新解說爲根據，把天才這個字的最高最善的意味重新恢復過來，恐怕德國人會失去語言中這個最美麗之花丁。（天才 Caine 這個字固然在外形上雖像是外來語，但是一切國民的共有語。）

後頭所述是關於兩個人物的青年時代的，這兩人的功績在德國的文學史和思想史上永遠不會湮沒（譯者按這兩人即斯托爾堡伯爵兄弟）。但是在那個時代，我們只從他們的謬誤的著作認知他們，他們之所以入此迷途，是因爲與當時年齡相若的青年文人狎習，共爲當時流行的謬想所惑之故。現在我們最應以適當的敬重和尊崇來表彰他們的獨自的個性和天然的形相，而銳眼的拉發忒在當時與他們近在咫尺，對於他們的品性早已瞭如指掌。可是拉發忒的大著人相學，既卷帙浩繁，價錢昂貴，恐怕只有極少數讀者才會買來讀，因此，我毫不躊躇從該書中，把關於這兩人的地方——即是二四四頁第二卷的本文與牠的第三十斷篇——在下頭抄錄出來：

這兒附其肖像和影像的兩位青年，恰像請人替自己畫像坐在畫家之前那樣，坐立在我的面前，是請我看相的最

初的兩個人。

這兩個貴族子弟……我以前也認識，這回破題兒第一遭試替他們看相，按着自然的暗示，以及自己所有的其他知識觀察和記述他們的性格。

關於他們的整個的人品的敘述如下：

先就弟論：

看看這位正當開花時候的二十五歲的青年呵！富於彈性，飄蕩浮游似的好男子！他不躺，不站，不靠，不飛，不跑；只飄蕩或浮游。爲要靜止而過度活潑，爲要牢牢地站立而過度疏忽，爲要飛騰而過度凝重和輕弱。

那麼，是一位飄蕩的人了，不觸實地的人了！在他的整個輪廓中，沒有一條完全弛緩的線，但也找不到筆直的，緊張的，很彎的穹窿形的，或險曲的線；——沒有稜角的痕，額角不見岩石似的峻嶒，沒有板硬，憤激似的粗暴，威脅人似的嚴厲，也沒有鑽石似的意力，——富於彈性容易受刺戟的意力是有的，但沒有屹然不動的意力。沒有堅固深沉的探究心；不會作徐徐的考慮或慎重的懷疑。絕不是左手堅執着天秤，右手握着劍的理智家，可是他的眼光也好，判斷也好沒有一點呆板呀！而且他的理解是完全光明正大，——或不如說他有完全不爲外物所惑的真理的直覺力呀！他老是一個內心易感的人，而不是一個深思熟慮者。他雖那樣迅速地發見，認識，愛重和把握真理，但決不是把這種真理考究和批判地加以闡明的人。……永遠的飄蕩者！明眼的人！理想化的人！美化的人！——賦與自己的一切理想以形相的人！常

是半醉的詩人，常是見到自己所欲的——而不是因悲哀而憔悴——也不是斬釘截鐵的人——而是高貴雄偉的人，穩重地抱着「到太陽去的渴望」，而翱翔於太空的世界，奮身高舉，而再——決不是墮下——下降於地上，浴身於激走岩石間的谿水之中，簌搖於岩谷雷鳴的奔流激湍之內——他的眼光不是鷹的火般的，他的額和鼻不是表出獅子那樣的勇猛，他的心胸——不是血戰前長嘶的戰馬那樣的堅定，但是在全體上看來，却很有象一般的柔捷的快捷性。

鼻子突出而沒有稜角之痕，凸出的上唇稍向鼻捲，而口緊閉，表出他的趣味的豐富和感受性的敏銳，總而言之，臉的下部表現實感性，惰性和疏忽的性情。從側臉的輪廓的全體，看出他是坦白，誠實和近人情的人，同時又容易受人誘惑，和有一種出自善心的極度輕忽，而結果損害只及自己而不及別人。中間線在不動時，顯出他是率直，無計畫和軟弱的善良人物，在動時，又顯出他是深情敏感，極易受刺戟的高潔仁慈的人。從眼的弧形和眼光看來，徵見他不是荷馬的本身，而是最深切地，最敏速地感知和理解荷馬的人；不是史詩的作家，而是抒情詩的作家；他是流溢着，改造着，予事物以高貴之美，和新的形體的天才，飄蕩的天才，化一切事物為英雄的形相，把一切神明化的天才——眼皮彎彎的作弧形，若隱若現，顯出他不是照着豫定的計劃來創作，或窮年累月勞作的藝術家，而老是敏感的詩人，與其說是嚴格的人，不如說是深情惓惓的人——這個青年的臉龐從全面來看，比起有點過於鬆弛，過於延長的側臉，較為動人，較為有魔力。臉的前部，如略一動，便顯出他的多感的細心的，有機智的，和不待教而能的內部的善，以及溫柔地顫動，嫉惡如

仇，渴望自由的蓬勃之氣。這青年有時或不絕感受的印象，就是一點，也形於臉的前部，不能瞞過人。一切與他有密切關係的事物，一提起來，便使他的兩頰和鼻子都漲着紅潮，在與他的名譽攸關的場合，處女似的羞，像電光那樣泛過他的柔嫩易顫的臉皮。

以臉色而論，不是創造一切消盡一切的天才者的青白色，不是驕傲的蹂躪者的熾紅之色，不是魯鈍者的乳白色，不是剛性者或韌性者的黃色，不是傻傻用功的勞動者的褐色，而是紅白色與紫色微妙地交融，像他的性格的全體的強與弱之混和那樣得當。——他的臉龐的全體與各部分的精髓，是自由，是有彈力的活動性，這種活動性容易發動又容易被壓回。從臉的前部全體和頭的位置，現出闊達大度和磊落豪爽的光輝。——感性的純潔，趣味的優雅，精神的純良，心靈的善美和高貴，勤勉的能力，自己的強點與弱點的自覺，這一切在整個臉龐中極明白地透露出來，以至本來的活潑的自負心溶解而化為高貴的謙讓，先天的自尊心和青年的虛榮心，不須強制和機巧，而美妙地隱晦於這個優美的全人格之中。——帶白的頭髮修長和不落着的體格，溫柔而輕快的姿勢，靈忽的步武平的胸，白而沒有皺紋的額頭，以及其他種種的特徵，使這個人的全體帶有一種女性，因此，他的內部的急激的活動力為之緩和，內心永久不能作故意的侮辱行為或做卑劣的事，而同時，這個勇敢熱誠的詩人縱對於自由和解放有極純摯的渴望，也因此顯然不能成為一個有決心，以堅強的意志貫徹自己的計劃的實業家或成為在血腥的戰場立下不朽的英名的人。可是到了最後，我承認我還沒有把他的最可驚異的特長講出來，即是，沒有講到他的不知有矯扭做作的高貴的純朴，沒有講到他的

赤子似的天真之心沒有講到他對於自己高尚的外貌之美的完全不自覺沒有講到他的非語言所能形容的好性情——任人們怎樣警誡，非難，以致斥責譏諷他，他也承受忍耐的好性情。

不過，關於這個善良的人物，具有那樣豐富的人性美人的物，要把我們在他身上所認知的所感到的一切說出來，真是說之不盡呢！

兄的相：

我關於他的令弟所說的話，也有許多可以移來贈他。我能够記錄的主要之點如下：

這個人的體格和性格，比前者較為密實，沒有那樣大的擴展性。在弟的方面，一切都較長較平，在兄的方面，一切都較短，較寬，呈多少曲線和弧形。在前者，一切都較鬆散，在後者，一切較有稜角。額也好，鼻也好，胸也好都是這樣。他的力和活氣比較上緊密一點，蓬勃一點，較為集中，而沒有那樣擴散。除了這點以外，是一樣可愛的人格，一樣的好人！沒有那樣顯著的率直性，而較為機巧，然而在根本上看來，從實際上看來，他是同一樣的誠實的。對於不正和邪惡的難己的憎惡心，對於一切可稱為狡猾和詭計的行爲的敵愾心，對於暴虐專橫的不稍寬恕之心。對於一切高貴的，善的，偉大的東西的純真的同感，對於友誼和自由的欲求，精緻的感受性，高尚的名譽心，對於一切的善良的人，賢明的人，純朴的人，有能力的人（不管是有名與否，被人知或被誤解與否）的寬宏的包容心，以至輕率的無思慮之處都是跟前者同一樣的。

可是，不是完全一樣！他的臉孔較多稜角，較爲縮斂，堅緊；對於事務和實際上的商議，較富於容易養成的內部的機巧，較富於實行的勇氣，這一點在他的顯然突起的扁而短厚的眼窩骨上特別表現出來。沒有豐富的清純滔滔湧出的高度的詩才，沒有前者那樣的神速的創作力。但是在較平凡的境界中，他也是活潑的，正確的，誠實的。不是在朝霞的大空之中飄蕩着，作出巨大的形象的光的天才。——較富於內力，而也許較少表現！較威猛較可怖，——而沒有那樣的華麗，圓熟；縱然他的畫筆不是缺乏色彩和魔力。——較穩機智和狂躁的氣分；能作諷刺的諷刺，額，鼻，眼光——全是那樣下垂，顯出他是具有獨創的添人熱鬧的機智，這種機智不是從外部蒐集來，而是從內部迸出的。概括地說來，這性格所具的一切都是比較上突進的，稜角的，襲擊的，暴風似的！——總沒有平坦弛緩的地方，有一例外就是他的深凹的眼窩，在這眼中，像在鼻和額上那樣，對於快樂的耽溺性反映出來。除了這點，就是全神所聚的額也好，眼光也好，都非常明確地表出他的不習而得的偉大，堅強，熱烈的人性堅毅的意志，素朴和明確性。

我在歸途中，順道往丹姆斯達城再訪麥爾克，他聽見我說與快活的旅伴斯托爾堡兄弟同行不久便即分道，自誇他的預言的靈驗，我亦不得不服他的知人之明。由丹姆斯達回到佛郎克福，一切人以至父親都欣然迎我；不過父親有點不滿意於我的地方，就是我不聽友人之勸，下山往遊愛洛羅，給他一封安抵米

蘭之信。可是，父親的不滿，不是明白說出口，而只是暗中示意。特別是當我談到嶙峋的石岩，雲霧的海和蛟龍的窟穴時，他絕不表示一點歎賞之意。他雖不責我，但有時講起這事來，他便這樣說：「山中所見的種種景致沒有甚麼生奇的，誰沒有遊過拿不勒斯才是虛生一世呢。」

我會見麗梨了，這是我不能避免的事，也是不能避免的事。我們倆間的情形很可珍惜，很爲微妙。我聽見人告訴我，在我外遊的時候，有人向她進言，使她也深信她須與我斷絕關係，這是必要的，而且也易實行的事情，因爲我獨自作長途的旅行，而且不告而別，我自己也顯然有解約之意了。但是，在市內也好，在鄉間也好，我們所往的地方都相同，所交往的人也相同，而他們也知道我們從前的事，所以，雖奇怪地被拆散而仍常相愛着的我們倆欲完全不接觸，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倆的情形是可咒詛的，恍惚希臘神話中的「冥土」(Hades)不幸地死亡的人們又幸而聚首一處那樣。

有時，逝去的往日像是重來，但是，又恍惚鬼火似亡靈那樣馬上消滅了。

懷好意的人會暗地裏對我說，不管人們怎樣對她陳說我們結合的種種障礙，她爲着與我相愛之故，決心拋棄當時一切的境遇，跟我一道到美洲去。那時的美洲，在那些被迫離棄故國的人們看來，比現在的美洲更是一個「黃金鄉」(Eldorado)呢。

但是，我認爲足以激發我的希望的事情，倒使麗梨灰心了。我現在的家——離她的家才是百步左右——比起那遠隔重洋渺茫不確的環境來，確是過得去而且有利的居地。但是，我不能否認，如能與麗梨在一塊兒，一切的希望願望都復蘇了，新的動搖不安之波又在我的心中洶湧起來。

誠然，妹之反對是很斬釘截鐵的；她不獨竭盡她的明達的心思，使我瞭然於我們的現況，而且她的真正有力而沈痛的信雪片的飛到，向我諫阻，一回比一回說得激烈。「好」她說道，「如果你們不能避免這樣的結局，那麼，你們就應要忍耐。這樣的事，我們只有捱受，而不應選擇。」這樣子，我與麗梨間的情形，弄到極爲可悲，經了兩三個月還是如此。到後來，一切的情形都只有妨害我們的結合。我相信而且知道，能夠克服這一切的障礙的力，只有我的妹妹才有。

我們兩個戀人，自覺到彼此間的關係的變化，因避免單獨兩個人會面；但是，照着交際的習慣，我們倆不能在交際場中或別的朋友家裏避面不見。那時我挨受到最艱苦的試練，如果我把當時的事詳細地說出來，凡是有高尚的情緒的人都會察諒吧。

我們一般地可以承認，如果新得到一個可親的人，形成一種新的愛好，戀人也喜歡把往事隱去。這種新生的愛好是不爲過去的事所煩擾的，牠以電光石火那樣的速度，天才般迸出，不知道有過去，也不知道

有未來的。固然，我跟麗梨進於更親密的關係恰是由她關於童年往事的縷述所促成。她細話她從小時候起怎樣爲許多人所疼愛，怎樣特別引起那些來訪她的熱鬧的家庭的陌生的客人的鍾愛，她自己怎樣也以此爲樂。不過這些人與她沒有進於特別的關係和交情。

真正戀愛着的人把他一向所感嘗的一切都只當作是爲目前幸福而設的準備，爲建築愛的殿堂而打下的基礎。過去對種種人所抱的愛好，像是在幽暗的午夜裏出現的幽靈，到了真實的愛出現時，便像晨光放時，馬上消滅了。

但是，實際上發生的情形怎樣呵！年會來了，於是那些幽靈之羣便真個蜂湧而至。麗梨的家既是有名的商館，各地的豪商巨賈陸續過訪，很快我就瞭然明白，這些人中沒有一個人想和能夠完全忘去他與這個可愛的女郎的舊誼。其中，年輕的人雖不對麗梨有甚麼強求，然也像是很熟落的朋友；中年的人在她之前取一種博人歡心的懇切有禮的態度，但總想拿出他們的某種特權來。他們中有些是容貌英俊而擁有豐厚的財產的人。

可是，上了年紀的人擺起老叔父的樣子來，真是不堪，他們的手禁不住觸到她的身上，作討厭的撫摩，甚至要求接吻，而臉頰的接吻便不容拒絕。麗梨應接他們的態度都中規中矩，沒有不自然的地方。不過，他

們間的談話揭發出過去種種可疑的事情來。甚麼郊遊泛舟的盛會呵，怎樣碰着危險而卒安然渡過呵，跳舞會和晚上的散步呵，對可笑的求婚者的嘲弄呵，一切的話，惹起那寂寞寡歡的戀人的心中的妒火，我覺得像是多年的辛苦得來的結果却爲人暫時所霸佔了。不過在那麼些客人的紛亂擾攘之中，她沒有待慢我，當她向我周旋時，她能夠用一兩句話說出在我們現在的情境中極適當的溫馨的話來。

但是，讓我們現在掉筆從這個憶起來還有不能堪的餘痛而轉到當時所作的詩上去吧。當時我的詩才情緒藉這些詩而發洩，自己的苦惱也爲之輕減。

麗梨之園 (Lilys Park) 大抵是在那時候作的，我不想把這詩插入這兒來，因爲牠不能表現出當時的纏綿悱惻的心境，而只是極力以天才的激越之調，誇張我當時的不快，並以近於滑稽的苦悶的描寫，把我的斷念化成絕望。

下錄一詩較能把當時我的苦惱的優美的心情表現出來，故在這兒插入。

Ihr verblühet, süsse Rosen,

Meine Liebe trug ench nicht;

Blühet, ach, dem Hoffmungslosen
Dem der Gram die Seele bricht!

Jener Tage denk' ich Tranernd,
Alsich, Engel, an dir hing;
Auf das erste Knospchen lauernd
Früh zu meinem Garten ging,

Alle Blüten, alle Früchte
Noch zu deinen Füßen trug
Und vor deinem Angesichte
Hoffnung in dem Herzen schlug,

Ihr verblühet, susse Rosen,

Meine Liebe trug euch nicht;
Blühet, ach dem Hoffnungslosen,
Dem der Gram die Seele bricht

可愛的薔薇花呀，你們凋謝了吧，
我的愛維繫不住你們的溫馨
對着失去希望的人徒然盛放
悲恨已破碎他的心靈！

我悽然惘然思着往日
天使呵，那時我對你無限纏綿
爲要覘視你的最初的蓓蕾，
清早就步出我的庭園。

一切的花，一切的果

都捧到你的膝下，

在你的艷姿之前

希望在我的心頭敲打。

可愛的薔薇花叢，你們凋謝了吧

我的愛維繫不住你們的溫馨；

對着失望的人徒然盛放

悲恨已破碎他的心靈！

我的歌劇厄爾文和厄爾彌勒 (Erwin und Elmira) 是得了那出自哥爾斯密的威克斐爾牧師傳的可愛的戀歌的暗示而作的，在我與麗梨正極親熱的時候，我們倆以誦這歌爲樂。那時却絕料不到我們也有相似的運命臨在前頭。

我在前頭已插入一些那時期所作的詩歌，並只希望牠們還完全保存着。在戀愛正濃的時候的不斷的興奮，因悲愁的驟入而更增進，引起我的詩興，這些詩絕不是過於緊張的感情的流露，而老是歌詠那時利那間的柔情。從社交宴游的詩，到贈呈給她的小詩，一切都歷歷如在目前，有教養的朋友們都對牠們抱有同感。這些詩的情調初時是愉快的，繼而是悲痛的，到最末了，幸福的絕頂，憂愁的深淵，都有詩致其咏歎。

我的父親既日益不能希望那個初時稱他的心的媳婦娶到家裏來，我這時與麗梨間所發生的事情和我的心境，自然會令到他的心中不快，母親却能極聰明地極幹練把這些事瞞着他。但是像麗梨那樣的「女中丈夫」(Stattdame)——這是他暗地裏跟母親密語時給麗梨的稱呼——絕不會治他的意的。

可是，他對於一切事都任其自然，孜孜汲汲地專心辦他的法律事務。前所述的青年法律家那個熟練的書記，在他的事務所中逐漸擴張他們的地盤。正如俗諺所謂「遠出者不會迷途」，他們便讓我自己走自己的路，而在我不會有成就的法律方面日益打下基礎。

幸而我所取的方向與父親的興趣和希望一致。他那時對於我的詩才抱有很大的期望，對於我初時發表的著作所博得的聲譽又非常自鳴得意，所以他常常跟我談到我的新作和新的創作的企圖。可是這

些出於友朋的遊戲的詩和歌詠熱情之作，我絕不敢讓他看見。

我自從在格茲·豐·伯里生根，以自己的手法把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時期像微地描寫出來之後，我想在政治歷史中細心找尋類似的轉機點，作為戲曲的材料。結果，荷蘭的叛亂（荷蘭人脫離西班牙獨立的革命戰爭）便贏得我的注意。在格茲中的主人公是一個英傑，因妄信在無政府的紛亂時代，善良而具有武力的人是有相當的意義，遂致覆滅。在挨格蒙特（Elgmont）五幕的散文劇，一七八七年出版，主人公的挨格蒙特為佛蘭德斯的政治家，崇尚良心的自由，讚美新教的尊嚴，因反對西班牙王腓烈普二世的虐政及對於新教的壓迫，為西班牙的將軍阿爾巴公爵等所謀，蒙叛逆的罪名，而處死刑。一五二二——一五六八年）中的主題，是說縱使立場是理直氣壯，也難與嚴峻的有充分的打算的暴君抗爭。我曾對我的父親講及我的構思，講得極為起勁，因此父親不禁希望我的已完成的腹稿早日寫下，付印，和博得世人的讚賞。

在前一些日子，我還希望可得麗梨為偶，故殫精竭力來謀精通世間的實務生活，可是現在我幡然不同了，我要以精神和心靈的工作來填補我與麗梨間的可怕的空隙，因此，我着實開手寫挨格蒙特一劇，而且我這回與寫格茲，豐，伯里生根時不同，不採順序寫下去的方法，而一做好楔子便馬上着筆寫主要

的場面，不管到前後種種應有的聯絡的線索。我這樣子寫了不少，因為我雖疏懶性成，我的父親却相信容易構思的也容易脫稿，日夜的激勵我（這不是誇張的話，）不肯放鬆呢。

第二十卷

這樣子我繼續爲挨格蒙特的完成而努力寫下去，藉此我略能排遣去我的失戀的悲哀，加以那時恰有一個英氣蓬勃的美術家與我結交，與他會面的時候，他也幫助我忘去悲痛的回憶。我這時——像從前也常慣試過那樣——仗着一種爲實際上的陶養而作的結果渺茫的努力，而在沒有別的救急策之望的時期，獲得靈魂的寧靜的平和。

這個美術家名喚喬治·麥爾希奧爾·克勞斯（Georg Melchior Kraus），生於佛郎克福城，而在巴黎受教育。那時恰從德國北部的小旅行回來，到我家訪問我，我即感到有與這個人結交的衝動和欲求。他是一個樂天派的瀟灑風流的人物，他的洒落輕快的才能在巴黎恰好找到適合不過的陶冶的地方。

那時的巴黎，在德國人的眼中，是非常舒適的棲留地。腓立普·哈克爾特（Philipp Hackert）——七三七——一八〇七，德國風景畫家，生活的大半在意大利過去，曾以畫仕於拿破勒斯王，也客居巴黎，得人的敬重，過着富裕的生活。他以真正的德國的畫風，寫生的筆風，巧妙地畫水彩和油繪的風景畫，與當

時法人所崇奉的實際主義的書法正相反對，非常得人歡迎。其次，銅板畫雕刻師之威爾（Wille）有大家之稱，努力發揚德國風的藝術！格林姆（Grimm）本已聲名藉藉，更爲他的國人多方盡力。在巴黎學畫的德國學生常作愉快的徒步旅行，俾得與自然親接，作實物的寫生，因此獲有不少的成就，爲後來的收獲播下不少的種子。

部社（Boucher）法國畫家，一七〇三——一七七〇）和發托（Watteau）法國畫家，一六八四——一七二一）是兩個真正天才的畫家，他們的作品雖有不合時宜之稱，但仍極爲世人所推重，而且這時也迎合新的傾向，甚至執筆——縱然只是戲作和試作——作這樣的畫。格勒茲（Greuze）法國的畫家，一七二五——一八〇五）隱居家中以畫自娛，好描寫私人的平和生活，家居的生活，以優雅輕妙的筆觸擅長。

克勞斯很能摘採上述各流派的特長，他以社交生活培養他的畫才，並以社交生活的畫題，能夠將家庭的和友誼的集會像肖像畫般緻密地繪出來。在風景畫方面，他的藝術手腕也不壞。他的風景畫仗着整潔的輪廓，濃厚的筆觸，鮮麗的色彩，很悅人目，而意匠之中有一種素朴的真實味，又予觀者以內心的滿足，在方家看來特別可稱賞的地方，就是他能夠把從自然摹寫下來的東西即巧妙地取入畫面，加以適當的

斷置

他自身是一個極可人意的交際家：無論何時，他都意態洋洋，樂於爲人効勞，而不卑躬屈節，謹嚴而不驕慢。因此，無論到甚麼地方去，他都隨遇而安，爲人所愛，一方面生氣蓬勃有作有爲，同時又悠悠然自適，無人可以與爲比。具有這樣的才能和品性的他，不久便受上流社會的激賞，而斯泰因男爵（Freiherr von Stein 一七五七——一八三二）特別賞識他，聘請他到拉因河畔拿騷的居城來，使輔導他的才色絕倫的女兒的繪畫的修業，同時使城中的社交界更添種種的韻事。

這個優秀的青年婦人與伯爵豐·維特恩（von Werthern）結婚後，新夫婦延請克勞斯到他們的吐靈根的廣大的領地去，因此，他也曾作威瑪之游。在那兒他亦露頭角，得人的賞識，當地的名流學者更歡迎他在那兒作長久的居留。

這回他回到故鄉佛郎克福來了，到處都好幫助人的他，也激勵我——一向只從事美術品的蒐集的我——作繪畫的實際練習。本來，對於業餘的美術愛好者，與真正的美術家的親炙，是不可少的，因爲前者在後者中得到自身所需要的補充，愛好家的願望藉有實技之人然後實現呢。

我本來有多少的畫才，稍加練習，已頗能繪出輪廓，在自然中所見之物也容易摹寫入畫；不過我缺乏

真正的造形的手腕，以及沒有藉着濃淡得宜的光線和陰影來使輪廓有骨肉那樣的能幹。我的寫生是實物在遠距離內的近似形，我寫的人物彷彿是但丁的煉獄中的縹渺的人物，自己沒有影跟着，看見實物的影而驚恐那樣。

我聽了拉發忒的人相學的教唆——因為拉發忒不獨逢人就極力勸他看相，而且還強他繪藝術的或非藝術的畫像，所以可以稱這種強烈的勸促做教唆——也習會了用黑粉筆白粉筆在灰紙上寫朋友們的小照。我所描的肖像雖與實物相似，但要使克勞斯君的點竄渲染然後肖像才從灰色的紙面玲瓏地浮出來。

克勞斯君在旅行中繪有許多畫，帶了來，當翻閱他的豐富的畫冊時，他把風景或人物的圖繪指點給我，而威瑪城的人物及其風景便成爲我們最愛好的談話資料。而且我對着這些畫，也流連不忍釋手，因爲這些畫可看作一篇詳細地翻翻覆覆的樂詞，表白那兒的人希望我去的意思，作此想的青年的我，自會覺得無限得意。克勞斯君很能夠以優美之筆來描繪那些跟招呼和款待他的人物，使他的遊宴添生氣。其中有一幅寫得很好的油畫，音樂指揮坐在大鋼琴之前，他的夫人站在他的背後準備引吭高歌。看這畫時，克勞斯君還懇切地說，這對可尊敬的夫婦也會很歡迎我去呢。在他的風景畫中，有好幾幅是描寫步格爾

(Bürgel)附近的林地和山地的。在森林中，有一個森林經營家——與其說是爲自己，不如說是爲得他的可愛的女兒的歡心的緣故——住着，在嶙峋的岩石堆中和菁密的林藪中架設橋梁，裝置欄杆，闢有可供遊人並行共語的小徑。畫面中繪着兩個白衣的女郎在幽邃的小徑上慢步，有兩個青年男子爲伴。其中一個青年，分明認出是伯爾士哈（Bertuch）威瑪的出版業者，著述家，從一七八六年至一八二七年與克勞斯協力出版流行美術雜誌。一七四七——一八二二。他熱心地懷慕那大女兒一事，不容爲諱；第二個青年似是克勞斯自己，我們說他對那妹妹也有情愫，他也不以爲忤。

伯爾士哈是薇蘭的弟子，據克勞斯說，他的知識和實際的閱歷都卓絕一時，今已任公爵的祕書，前途未可限量。談到同在威瑪客居的薇蘭時，我們不斷以他的人品的誠實，明快，善良爲言，至於他在文學和詩的所抱的可欽佩的革新計畫，我們已有詳細論及，他主編的麥庫爾雜誌及於全德國的影響也是我們的話題。我們還舉出在文學，政治和社交方面許多傑出的人的名字，例如穆舍烏斯（Musaus）文學者，威瑪的高等學校教授，薇蘭的弟子，所著以童話著名。一七三五——一七八七。（給爾姆斯（Kims）伯倫第斯（Berendis）魯德庫斯（Ludecus）等就是我們所提及的。在許多著名的婦人中，我們特別舉出烏爾夫夫人（Fran Wolf）和已故的科策部（Kotzebue）的夫人（科策部爲德國的戲曲家，生於威瑪，曾數度往

遊俄羅斯，後歸德國，以其持專制的反動的態度之故，在曼海姆爲一學生所暗殺。一七六一——一八一九。對她們的特長，甚表讚美。科策部夫人自夫被暗殺以來，與她的一個可愛的女兒和一個活潑的兒子共居。這一切都隱示文學和美術界的一種新鮮蓬勃的氣象。

自從青年的公爵回去後，威瑪的空氣漸漸一新，而這種新形勢的釀成，母后攝政之力爲多。（這裏所講的青年公爵指加爾·奧古斯特大公爵。一七五七——一八二八。一七五八年父王愛倫斯特·奧古斯特·君士但丁公爵薨逝後，母后攝政，至一七七五年以後始獨立臨朝，極力獎勵文學美術，在位時，威瑪成爲德國的精神文化的中心地。一七七五年以後，與哥德交際，並招聘赫德爾、席勒等。）但是重大國政的實施，却聽未來的國君的裁斷，這是臨時的執政者的當然的義務。因王城的火災而留下的荒涼的廢址，人們看了，已預測爲新的活動的誘因。久已停頓的伊爾曼腦（Ilmenau）的礦山，今已投下很大的費用，把深深坑道修復，不日再行開工採掘，自在意中。耶拿的專門大學在時代精神上略爲落伍，且失去幾個很能幹的教授，有識之士已奮起謀這大學和其他種種文物制度的改革。這個奮發爲雄的國家因此極力搜求可以有種種貢獻的人材，所以對於有作有爲意氣蓬勃的青年，新的飛黃騰達的機會出現了。當新的公爵夫人迎娶過來的時候，沒有準備到王宮似的壯麗的建築物，而迎入一個爲其他目的建築的朴素的殿宇內，這

事誠然是很遺憾的，但是，厄特斯堡（Etersburg）的別墅，各處的離宮，和其他的亭苑都是名勝之地，設備完整，足供新君夫婦的現在的歡樂，而且這樣子既可與大自然接觸，又可希望作有益的愉快的活動。

讀者一路讀這個自敘傳式的故事，已詳細地看見由幼年到童年，到青年時代的我，怎樣循種種不同的途徑，不斷地謀與形而上接近。我初時憧憬一種自然的宗教，繼而熱心信奉一種實證宗教，繼而又以自己為中心，試練自己的能力，最後欣然傾心於一般通則的信仰。當我在這些信仰的領域之間徬徨不定，回顧搜求的時候，我碰見許多都不屬於這些信仰的領域的事象，因相信漸漸明白，不把那些無窮大的和不可解的事物加以思索，倒還好點。

我相信在自然裏頭——不管自然是有生命的還是沒有生命的，是有靈魂的還是沒有靈魂的——發見有一種只在盾矛中顯現，因此不能以概念，更不能以言辭表之的東西之存在。這東西不是出於神，因為牠像是沒有睿智；也不是屬於人性，因為牠沒有理性；也不是具有惡魔性，因為牠是善意的；又不是具有天使的性質，因為牠往往使人覺得牠幸災樂禍。牠與偶然相似，因為牠顯不出有甚麼聯繫；牠又與天道神意相似，因為牠暗示有統一性。這個東西可以突破那些制限我們的一切境界；牠像是按照着我們的存在

的必然的條件姿意處理，牠把時間綜合而把空間展開，牠像是只喜歡「不可能」而拋棄「可能」不顧。

這個東西像是躡入一切其他的東西之間，把牠們分開，又把牠們結合，我做效古代的人和有着相似的感覺的人，稱牠做妖魔之力。照着我通常的做法，我躲到具體的想像之後來逃避這個可怕的东西的脅威。

荷蘭的革命戰爭一事使後來聯合成功的荷蘭放一異彩，這事也是我在世界歷史中特別注意研究的事件之一。我孜孜不倦地考究當時的史料，盡可能的設法找尋直接的事實，和把一切構成歷歷如繪的想像。我覺得這事件的情節極富於戲劇性，而埃格蒙特伯爵可充當中心的角色，以其他一切的人物配置於他的周圍極為適當。伯爵的切近人情的武士道的偉大之處，又最稱我的心。

但是，為適合我的使用，我必須把實際的埃格蒙特伯化做戲劇的角色，把他的年齡境遇改變。即是，本來是中年人的他變做青年，有妻子的家長變做未婚的武士，一方面抱着自由思想而仍為地位身分等所限制的人，變成沒有甚麼牽繫的獨立的偉丈夫，俾與戲劇的性質相適應。

我既這樣子在想像中把埃格蒙特青年化，並使他從外部一切的拘束解放出來，更進一步授予他以

無限的樂生之心，無限的自信，吸引一切人的魔力 (attraction)，藉此他博得國民全體的信望，一個公主的暗地裏的眷愛，一個天真爛漫的平民女子的明白的戀愛，一個精明的政治家的協助，甚至他的最大敵人的兒子的仰慕。

爲這英雄的特徵的剛勇之氣，是他的整個性格的基礎和萌生的根源。他不知有甚麼危險，即自己最大的危險臨頭也茫然不知。從四面八方包圍我們的敵人，究竟還可以突破，但政治陰謀的羅網之衝出却很困難，在這場合，那個妖魔的東西便在雙方發揮牠的作用了，兩方面發生衝突的結果，值得敬愛的人敗亡，被憎惡的人獲得勝利。於是，從這個衝突，有發生第三者的形勢，因爲這第三者的作用，一切人的願望都會得到滿足。我這一篇戲曲之所以經過相當的時日——誠然不是在發表的當時——博得世人的稱賞，至今仍享盛名，正是靠這一點。爲許多親愛的讀者的緣故，我想在這兒也把一些事情提前先講一下，因爲我不知道不久有沒有執筆的機會，所以將很後才深信的事情在這裏先說出來。

這一個妖魔的東西雖然能夠憑着一切有形和無形的東西而顯現出來，並且在動物身上起極顯著的作用，但在人類身上起作用時，特別極紆餘曲折之致，牠形成一種勢力，縱然不是與世界的道德秩序正反對，也把牠橫切過，所以我們可以把世界的道德秩序稱爲經，而把這種妖魔的力稱爲緯。

由這種力而起的現象有無數的名稱：一切的哲學和宗教曾謀以散文般和詩一般的手法解釋這個大謎，和作最後的斷案，但是這些企圖無論怎樣繼續下去，也不能損這種力的毫末。

可是，這種妖魔的力最可怖的就是牠在某一個人之中支配着而顯現的時候。在我的一生涯之中，我就有幾回一見牠在我的身邊，時近時遠。這樣的人不一定是精神才能卓絕的人，更少是以德行著稱的人；但是一種絕大的威力從他們中發出，及於一切人，一切生物，甚至自然力也為所影響，他的威力伸張到多遠，誰能夠斷言呢？一切道德力結合起來，對牠也無所施其技，世人的明眼者雖斥他們為「欺騙者」或「被欺騙者」，但民衆却為他們所吸引。在同時代的人中，能與他們為敵者很少，甚至絕無。除了他們與之爭競的宇宙之外，無物可以克服他們，「除了神自己以外，誰也不能抗神」(Nemo contra deum nisi deus ipse) 這句特別而含有廣大的祕義的箴言之所以發生，大概就是基於這種觀察吧。

現在讓我掉筆從高遠之談而回到我自己的渺小的生涯去。不過在我那時的生涯中，至少也像是為一種妖魔之力所憑，而發生意想外的奇怪的事。我從瑞士的哥特哈德(Gothard)的絕頂，背着意大利，回到家裏來，那時因為我不能拋棄麗梨的緣故。男女的戀愛，既基於雙方的互相佔有，和長久的雙宿雙棲的希望，自不能一時消斷。而且，牠還為我們對於所抱的種種正當的願欲和誠實的希望之吟味所培養助長。

在這種場合，女的方面比男的方面較爲謹慎，是自然之理。爲判多拉（Pandora）希臘神話中所傳最初的女性）的苗裔的女性，天賦以媚人動人的可愛的能力，與其說她們出自真實的愛情，招引許多男子在她們的身邊，不如說是爲朦朧的意圖和不能自己的本性所推動，漫然隨意作這種舉動，而結果她們自身常陷於困境，正如童話中所說的魔術師的弟子，學弄玄虛，招出掀天的大水來那樣，她們看見求愛者之泛濫而來，亦爲之手足無措。結局，在這場合，便不能不加選擇，男子中有一個人被挑中了，便成爲那女的丈夫。

可是，在我們的場合，與這選擇以指南和決定選擇者的傾向的，却多是偶然的事。我深思的結果已決定拋棄麗梨，但是我的愛麗梨之心使這種理性的裁斷動搖。麗梨也抱有同樣的意思與我作別，我便試作散心的勝遊，但是結果却正與預期相反。

在我外遊的期間，我以爲我只離開麗梨，而不是與她斷絕。一切的懷想，希望和欲求自由地湧起心頭。現在，我回來了，如果自由地歡暢地戀愛着的人的再會是天國那樣的喜悅，那麼，單因爲理性上的根據而分離的戀人們的再會便是一種難堪的煉獄之火，地獄的前廊。當我再見着麗梨，回到她的環境中去，我感到那阻擾我們的故障更兩重地可詛咒，當我再站在她一個人的面前，我想起我已失掉她了，便心如刀割。

因此，我決心再逃到遠方，恰巧那時威瑪的青年公爵與他的新婚夫人從加爾斯盧合到佛郎克福來，將從前邀請我的事再提起，要我隨他們之後到威瑪去，我覺得那是求之不得的事了。這兩位殿下方面老表示出對我不變的恩寵甚至信賴的態度，而我方面則以熱誠的感激來酬答。我在最初謁見公爵之時已心悅誠服，至於他的夫人，雖只聞名，但景仰已久。其次，從前我一半因為好惡作劇，一半因為偶然的事情對薇蘭作不遜的攻擊，而他却以那樣的寬大的態度待我，這回欲與他晤面，親自對他表示親切的友情，和稍補從前的過失的願望，也足以激發我，推動我——縱然我是平心靜氣，感情不衝動的話——作威瑪之遊了。何況現在還有與麗梨這一層關係，無論我走那一條路，我總不能不避開麗梨，或者南下，或者北上，南方那一條路，則有父親每日的講談使我憧憬那美麗的藝術和自然之鄉，北方那一條路則有濟濟的名流學者引手相招。

青年的公爵夫婦在他們的歸途中，路過佛郎克福城。那時買寧根（Meiningen）的公爵偕同他的廷臣也在這兒居留，我謁見他和隨從公爵夫婦的樞密顧問官豐·杜爾克海姆（von Dürkheim）也受極親切的接待。但是青年的遭遇，總少不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奇特的事情，因此在訪謁威瑪和買甯根的領主的時候，也發生一樁誤會，惹出縱然頗有趣而非非常大的狼狽。

事情是這樣的：威瑪和買寧根的領主同住在一箇旅館。某日我被招到那兒赴宴。我既老把威瑪公爵夫婦放在心裏，總不想起向使者詳細打聽一下，更從不會想像到買寧根公爵也會有眷顧及我的事。我穿好齊整的服裝到「羅馬凱撒」旅館去，可是威瑪公爵所住的屋子却空無一人，打聽一下，知道他們都在買寧根公爵的屋子裏。我便到那兒去，他們都殷勤地歡迎我。我心中以爲這是宴會前的拜訪，或者與買寧根公爵等一道食飯，亦未可定，正等待着看個究竟，可是忽然間，威瑪公爵家的人們告辭出去，我於是也跟着走，但是他們不是到他們的餐室去，而下樓梯出門外坐車走，剩下我一個人街上。

我本來應該回到旅館去把賜宴的事打聽清楚才是精細聰明的辦法，我却不會想到這一層，按照着我平日的任性的辦法，馬上轉回家裏去。兩親恰在吃着飯後的茶果，我把這事略述一遍，父親聽了搖搖頭，母親盡力來安慰我。到晚上，她暗地裏對我講，我走了後，父親會這樣的說：「我很奇怪，這個孩子怎樣會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還不明白所謂賜餐等等，只是存心愚弄他，羞辱他呢！」但是我不會爲這話所動。因爲我已街上碰見豐·杜爾克海姆，他一向的和藹的態度把這事講出來，用婉曲而談諧的聲口指斥我的不當。我這時如夢方覺，請求他代向公爵鄭重致謝他的出乎我的希望和期待以外的寵遇，和請求他的寬宥。

這樣子，我因上述的種種的理由，答應了威瑪公爵的懇摯的招請，其後便作這樣的約定。即是那時，公爵還有一個待從的武官留在加爾斯盧合，等待在斯特拉堡製造的「蘭道型」的馬車造好，就於某日到佛郎克福城，我方面要把一切摒擋好，即時跟他坐該馬車一道到威瑪去。我與青年公爵夫婦作別時，他們的和悅優渥，廷臣們的親切的態度使我覺得威瑪之行是至可樂的事情，預料此行一路會非常的舒適平坦。

可是，這樣的單簡的事情，也因為偶然的事故而發生岔子，因為我的性情的偏急而弄出麻煩，甚至完全被打消。即是，我預期某日武官抵步，事前先向各親友辭別，通知我動身的日期，然後匆匆把行裝打疊好，連未刊行的文稿也裝進去，等待着預定的時間來臨，隨同那武官坐着新馬車到新的地方新的環境去。可是，那時間到了，還不見武官的來臨，那一天也空過了。我既不想作再度的話別，也不勝朋友的紛至沓來之煩，所以告訴人知道那天早上便不在家。現在武官未來，我不能動程，只得墊居家中，甚至墊居自己的臥室之內，情形便弄到很奇特了。

可是，這種孤寂侷促的情境一向對我是有利的，我在這種場合逼着要把時間好好的利用，因此，我便繼續把埃格蒙特寫下去，差不多把牠完成了。我讀給父親聽時，博得他特別的稱賞，他只願能早日目擊這

篇戲曲的完成和付印，因為他預期他的兒子的聲譽將會因這新作而更增高。對於我的父親，這樣一種的安慰和新的滿足是必要的；因為，他把武官和馬車不來的事加以極懷疑的解釋。照他的推測，這回的事又只是空中樓閣，不相信有甚麼新的蘭道型馬車，認那留下的武官是子虛烏有之流；他雖然只間接地把這個人見解告訴我，但已對母親明言，因此自己添了許多煩惱也替母親添了許多煩惱。他把這整件事都看作是威瑪宮廷要的手段，用來報復我的惡作劇，作踐我和羞辱我。結果，我不獨得不到那預期的榮幸，而且要丟臉蛰居在家中了。

初時，我自己還堅信武官會來，反以沒有朋友訪問的煩擾，其他社交的分心，靜居一家的時間為礙，繼續奮筆把埃格蒙特寫下去，不過心中已有點躊躇不甯。可是這種心境恐怕有裨於那篇戲曲的撰作，因為那篇作品中既洶湧着種種的熱烈的情感，如果我是寂然無所動於中，也不會寫得成功吧。

這樣子，過了一週，又過了好幾天，杜門獨居的境界開始使我感到難受。許多年來，我已慣於在曠朗的天空之下過活，與朋友們往來，彼此誠實相處，有事彼此通力合作，此外還在一個愛人的左右，我雖然已立下決心離開她，但是，一有機會，我便不由自主地為她的吸引所攝引——這一切的事情開始使我感到那樣的不安，我寫悲劇的興致有消滅之勢，詩的創作力因我的焦灼而將停滯。已經有好幾晚，我不能再安心

留在家裏。我披着一件寬大的外套在城中周圍潛行，經過我的朋友和相識者的門口，甚至還在麗裂的屋子的窗下站過。她住在街角的房子的樓下一間屋子內，綠色的窗簾垂下來；但是我還看得清楚，燈仍放在往常的地方。一會，我聽見她彈鋼琴唱歌之聲。她唱的就是以“*Ach, wie ziehst du mich un widerstehlich*”（你爲甚麼牽着我毫無抵抗！）爲主句的歌，我贈給她這首詩還不及一年呢。在那天晚上，我總覺得她唱得比平時還動人，我一字一字都聽得清楚：我把耳朵盡可能地貼着那向外彎的窗格子傾聽着。她唱完之後，我看見她的印在簾上的影子，知道她站起來了。她在屋裏走來走去，我雖欲清楚地窺見她的可愛的姿容，但爲厚的布帷所阻，不能如願。這時幸虧我還有堅決的心要離開這處，不欲使她因我還同居一城而感到痛苦，真個拋棄了她，以及想像到我之再現會引起她怎樣的驚異，我才決定離開那近在咫尺的可愛的她。

這樣子又過了幾天，我的父親的臆測漸增加牠的蓋然性，因爲那麼久還沒有接到一封從加爾斯盧合來的信，說明馬車久不至的原因。我的詩思已停滯了，筆也不動了。我爲着焦灼不安的緣故，心亂如麻，而父親却乘機來說我道：「這事情已不會再有變動了。你的行李已經收拾好，我給你錢和支票到意大利去吧？但是，你必須馬上決定，立刻動身。」對於這樣重大的事情我猶豫躊躇一下，終於這樣子答應他，即是，

再等到某一天，如果仍沒有馬車到，又沒有消息來，我便動身，不過先到海德爾堡去，然後從那兒——這回不取道瑞士——經由格勞倍敦（Graubünden 在奧瑞意國境）或提羅爾，越過阿爾卑斯山地而到意大利去。

如果一個容易誤入迷途的沒有主意的青年，更因為長輩的帶有感情的謬見而被領到錯誤的路上去，那就當然會發生奇奇怪怪的事情。所謂戰略一事通常是在戰役完畢之後才能了解，不過這樣子做才是青春，才是人生。在單純事務上的問題的場合，這種偶然的事情也很容易說明，但是人類偏好與錯誤結納而否認自然的真實，正如我們在分派撲克牌之前把牌混勻，而結果，偶然在人爲上的作用依然不減那樣。這樣子便產生一種霧圍，那種妖魔之力正好在這霧圍中，對於這種霧圍施展牠的神通，並且我們越預感到牠的近在，牠便越發猖狂。

最後的一天也過了，第二天早上我就應該動程。那時，我的朋友巴沙汪特君恰由瑞士回來，我覺得不再見他一面才動身，便非常不安。因為，以我們那樣的親密的交情，我却完全瞞過他就走，他確有對我生氣的理由。因此我托一個不認識的人約他晚上到某一個地方來，屆時我披著大的外套先到，他不久也來了。他本來已以晚上有人喚他來爲怪，看見是我，更大吃一驚。他的喜悅的程度，也不減驚訝，不過我們已無細

談和商量的餘暇了。他祝我此行一路平安。我們分手了，到了第二天，我準時到了宮堡街。

我之所以先到海德爾堡去，是有種種理由的：有一個理由是以理性為根據的。即是，我會聽見說，那位武官是由加爾斯盧合經過海德爾堡來，所以我一到驛場，即留下一封信托驛中人交給乘如此如此的馬車道經此驛的武官；第二個理由是基於情感，跟我從前與麗梨的關係有關。即是，那位熟知我們倆的情誼，和替我們倆做冰人取得兩親的同意的德爾佛女士是住在海德爾堡。我覺得在離開德國以前，還得與這個寬仁深思可敬的女朋友暢話過去與麗梨共處的樂事，是一種最大的幸福。

德爾佛女士很殷勤也接待我，並介紹我與城中好幾家人認識。其中特別使我感到愉快的，是森林局長豐·W氏的家庭。主人夫婦是嫻雅可親的人物，他們有一個女兒很像菲烈德力加。那時恰是葡萄收割的季節，日麗風和，在這美麗的萊因河和涅卡河流域游覽之際，從前在斯特拉斯堡游學時所感到的阿爾薩斯的情調復蘇起來。當時的我在自己和他人的身上得到種種特異的經驗，但是這些經驗仍是在「生成」之中，關於人生還沒有得到甚麼結論，而我所接觸的所謂「超自然」、「無限」等，倒使我更加迷惑。不過，與友朋交際的時候，那時的我與從前沒有甚麼分別，或更為可親更為多趣。現在，在這個晴和曠朗的天空之下，新的快活的朋侶之中，我再尋求那老是使青年感到新鮮有趣的舊夢。在心中，我與麗梨的

舊情，還是藕斷絲連，我縱然沒有把這事在人面前說出來，想博他們的同情，但他們却已知道了，都安慰我。這樣子，我不消幾天，便成爲這裏的人的熟落的朋友，他們甚至依依不欲離開我，我自己却忘記了再談笑幾晚之後，便依着原來的計畫繼續我的征途了。

世間有一種人雖不是好弄策略，但常是忙着一些事情，使他人也參加進去，一時想實行這個目的，一時又想實施另一個計劃。德爾佛女士就是這樣一個人。她與我的交情既拉得很緊，加以我住在她的家裏，她對我陳說留居在海德爾堡城的種種好處，和設種種方法阻礙我的出發，所以她更容易引我入歧途，和使我久滯該地。當我談及麗梨時，她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大願意聽，和不大對於我的失戀同情。她倒說我們倆在這樣情形之下決心分離，是妥善的辦法，並主張人類總要忍從那不可避免的運命，在心中拋掉那不可能的事情，而另尋一種新的生活興趣。她既然是滿腹計畫的人，她不欲袖手旁觀任這事情聽偶然的擺弄，而早已替我的未來的立身處世，想就一個計畫。由此我才明白，她最近勸我海德爾堡來，決不是我像我所想像的那樣沒有目的。

卽是：選帝侯加爾·狄奧多（Karl Theodor 一七二四——一七九九）素以提倡學術，獎勵文藝著稱，當時仍駐驛於曼海姆，正以宮廷信奉天主教，而國民遵奉新教之故，國民痛切地感到招納卓拔有爲

的人材謀勢力擴張之必要。現在我預定先到意大利去，在那兒陶養我的美術的知識，在這期間，德爾佛女士等便替我設法。到我從意大利回來，W女士對我才萌芽的愛苗是生長起來還是萎謝，跟一個有勢力的家庭結婚的關係，在新的祖國裏開展我的鵬程是否可行，待我從意大利歸來就可明白了。

我聽了這一切的話，雖沒有拒絕，但是像我那樣沒有計畫的人不能夠完全贊同我的有打算的女友的畫策。我以她的好意爲快，麗梨的影子，無論醒也好，夢也好，都浮現在我的眼前，與那些會使我快慰的事情交雜。但是，我記起我這回的壯游的鄭重的計畫，決心以委婉的方法脫身，在幾天之內廢續我的旅程。

德爾佛女士把她的計畫，怎樣願意替我設法等詳細對我講，直至夜深。我縱然多少也明白該城有一部分人士有心想利用我和將來在宮廷或會得到的寵遇，來增加自己一黨的勢力，但我只有對她們的親切之意表示敬意和感謝。我們談話一直談到半夜一點鐘才各自歸房就寢。不消一會，在我已睡熟的時候，驛馬車的喇叭聲把我驚醒了。一剎那間，德爾佛女士拿着蠟燭和一封信站在我的牀前，喊道：「這是您的信呵！請您讀吧，告訴我甚麼事情，那一定是威瑪方面的來信吧。如果是請您去的話，請您不要去，記着我跟您說的一番話。」我請她把蠟燭借給我，和離開我十五分鐘。她帶着不高興的顏色走開了。我不打開

信，先思索一下。這快信是從佛郎克福城來的，從印和筆蹟就可認出來。那麼，那位武官是到了那兒了；他真個來接我，而我們的懷疑不定使我們作這樣輕率的行為。他既已確定到佛城來，而途中又會因種種的故障而阻滯，爲甚麼我不在這樣太平安甯的城中耐心等待呢？我的眼睛像是驀地裏光明起來。從前威瑪公爵對我的親切，寵遇，信賴再活現在我的眼前，我想我像野馬似那樣奔向岔道的行為，差不多羞慚不能自容。然後我把信拆開，知道事情弄到這樣田地都是很自然的。那位留在加爾斯盧合的武官等待那輛在斯托拉斯堡定製的馬車，正像我們等待他那樣，過了一天又一天，望眼欲穿還是不到，後來馬車到了，因爲有點事的緣故，他繞道曼海姆到佛城來，聽見我已外出而吃了一驚。現在他星夜派人送這封快信來，預期我明白這事情耽誤的原因後即回佛郎克福，一道同往威瑪以免使他無以報命，而抱疚於心。

縱然我的理智和心情都傾向於威瑪之行，但現在所取的新的方向，我覺得也有與前者頗頗的重要價值。我的父親已替我定好一個很不俗的旅行計劃，並給我裝備一個小文庫，帶在身邊，有了牠，無論到意大利那兒去觀光我都可以得有指南。閒居無聊的時候，我只有以這些書籍自娛，即在這次到海德爾堡的小旅行中，在馬車裏頭，我也拿這些書來看，不忍釋手。而且意大利的美麗的景物，我從小時候起已在種種的記述圖繪上頭親炙過，常湧現我的腦際。現在我既已決心爲離開麗梨而遠游，那麼往意大利去親接這

些實物一事，當是我所最希望不過的事了。

我一邊在盤算，一邊已把衣服穿好，在室內走來走去。德爾佛女士帶着緊張的顏容走進來了。「您怎樣打算呢？」她喊道。「姑母，」我答道，「請您不要勸我了，我已決定回去；牠的理由我已充分考慮過了，再述出來也是沒有用處。決心到頭總要下的，而除了有切身關係的本人之外，誰下這個決心呢？」

我這時很興奮，德爾佛女士也是這樣，我們弄到作劇烈的爭論。結果，我吩咐我的用人去叫馬車來，把這場爭論結果了。我請求德爾佛女士鎮靜，讓我把昨晚戲與來客作別的玩笑化爲真實，請她想想我這回威瑪之行只是訪問的性質，短期的滯留訪謁，意大利之游仍不放棄，回來的時候一定到這兒來。可是任由我百般譬解，也是徒然。她堵耳不願聽我的話，本已鎮靜的我又漸焦急起來。馬車已停在門口了，行裝却已打疊好，馬車夫已顯出急不及待的樣子，老捏着喇叭相催。我飛身走出，但她仍不讓我走，巧妙地舉出目前應有的理由來留我，於是，到末了，我熱烈地興奮地喊出埃格蒙特的道白來：

「孩子，孩子，不要說下去了！光陰的白駒像是被不可見的幽靈鞭策那樣曳着我們的運命的輕車走了，我們已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勇敢地鎮定着緊握着馬韁，駛轉車輪，時而左，時而右來閃避石頭，躲開懸崖吧。到那兒去，誰知道呢？從那兒來，差不多也記不清了！」（完）